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
(上)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陈志凌

中国古代历史学的体裁形式种类很多，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体例：即编年体史、纪传体史、通史演义。编年体史，是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的。我国古代记载史事，从《竹书纪年》、《春秋》，以至《汉纪》、《后汉纪》，都属于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等按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巨著。纪传体史，是以人物传纪为中心的历史著作。我国从商代起设立史官，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史书，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陆续出现了一些专门历史著作，如《春秋》、《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在这些著作中虽然也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但那是在记载历史会议、事件、战争中谈到的，不是历史人物的专门著作。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学是从司马迁《史记》开创的。《史记》一问世，即为历代史家所推崇，成为他们修史的典范。此后，从汉到明的 23 史，它们的体例虽略有变动，但大体上总是遵循《史记》的成规。

这两种史书被称为“正史”，但这些史书都是出自封建士大夫和史官手笔的高雅典册，不仅史事内容头绪纷繁，史料芜杂，一般人望而生畏，不敢去读，就是读了也不易读懂读通。怎样使这些高深的历史知识，广为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因之，平民史学开始陆续出现了。唐宋时代有大批唱说历史故事本，如《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三国平话》、《五代史平话》、《孙庞斗智》、《刘项争雄》等，到了明代，说书艺人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在“变文”、“平话”的基础上加工润饰，发展成为通俗演义形式的历史章回小说。明清间，特别到晚清，历史演义便广为流传。明人罗贯中撰写的《三国演义》，成为宋、元以来演义创作成熟的标志，所谓《三国》以文高，而《演义》以通俗胜，时人读《三国志》不若读《三国演义》者多。清代蔡元放根据冯梦龙《新列国志》删改的《东周列国志》，它的影响虽不及《三国演义》，但比起《左传》、《史记》来，不知要广泛多少倍。民国年间的蔡东藩所著《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演义》，以后许厘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民国，共写了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演义专史，风行全国。可见，历史演义已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风格历史体裁，在历史知识传播上起着“正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又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和拼搏，建设了以工业现代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强国。其间尽管出现过若干失误和挫折，但总的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的经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成为中外史学界学者们一个热门的课题。世界各地出版发表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可说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其中，香港、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共党史学者，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颇有影响。

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党的领袖和党的理论家，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选集，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影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报刊，整理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为了加强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研究工作，除了充实中央高级党校和各级党校的教研力量外，还成立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一些文科大学专门设置了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专业。

与此同时，党还加强对中共党史的编写工作。五十年代初，出版了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北京市委主编的《中共党史讲义》、胡华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呈现出繁花似锦的景象，全国各高校和各研究机构，编写出版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各民主党派史等不下几十种，其中尤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是这一时期中共党编年体史中的代表作。

近十几年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正确地概述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纠正了社会上出版的许多党史人物功过的伪造和失真，蜚声国内外，完成了中国史学界想做而未能实现的中共党纪传史学任务。

周恩来同志提倡，“学史明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尤其应该重视普及党史知识，加深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和认识，加快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步伐。普及党史知识，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利用文艺手段，包括历史小说这种体裁。建国以来，一些作家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成功的工作，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黎汝青的《皖南事变》等。这些以中共党史某一战役、某一事件为题材的小说的出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成就的通史演义问世。

张涛完成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是继明清民国通史演义学家之后，第一个以文学笔法和章回小说形式写出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他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演义所做的大胆尝试。

这部书共一百一十一回，前十七回叙述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创建共和国的光辉历程，接着的三十九回描写和叙述了建国后头十七年共和国建设发展的历史，又接着的四十六回叙述了十年动乱前后的历史，最后九回叙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占了四十回左右的篇幅，似乎多了些。但这十年是党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生死搏斗的十年，斗争异常激烈、曲折、复杂，需要较多的笔墨，才能叙述清楚。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成绩很大，理应多占些篇幅。但因时间太近，许多经验尚需进一步总结，这一段历史写得稍“粗”些。我认为，作者这种考虑是妥当的、合理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建设了伟大的党，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的前十七回生动而真实地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读着这部演义，我们又仿佛看到了南湖的革命航船、“二·七”大罢工的工人游行队伍、黄埔军东征、上海宝山路惨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平型关大战、皖南事变、八年抗战、和平谈判、上党战役、中原突围、转战陕北、挺进中原、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大军渡江、开国大典……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大活剧在我们的眼前活脱脱地再现出来，令人振奋，让人感泣，使人鼓舞。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它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改变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战胜了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基本上在工业建设中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几亿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在国际上，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严格遵循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饱含着对党、共和国和人民的真挚的热爱，以热烈的笔触，展示了共和国勇往直前的光辉历程：“一五”计划、抗美援朝、一化三改、中苏论战等共和国经历的重大斗争，都在这部演义中再现出来；举凡有影响的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的风采都在这部演义中展示出来。全书生动地告诉人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读了这部演义，我们更加珍惜共和国的辉煌岁月，也更加激发起我们对共和国的热爱，对党的热爱。

毋庸讳言，建国后，党的领导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甚至出现了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失误。这部演义的作者按照党的有关决议的精神，如实写出了这些失误产生的原因、过程和严重后果。作者尊重历史，在写这些失误时，如实地写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彭德怀、叶剑英、李先念、彭真等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各级干部、广大群众为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所表现的英勇的、奋不顾身的、可歌可泣的高贵品质。实际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时间较长、危害很大的全局性的错误，正是在

诸多党中央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无数次殊死斗争后才得以结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对这段历史的描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部书写的是共和国历史这样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题材，这就决定了这部演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全书的绝大部分主要情节完全取自于可靠的、公开的史料，只是在一些次要情节上有虚构。这些虚构的次要情节也是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托的，符合书中人物的身份、思想和当时的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书作为共和国的历史去阅读。

过去的历史演义，受到正史史法的影响，字里行间，演的尽是帝王将相统治阶级内部篡窃乱夺、勾心斗角，乃至宫闱秘闻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则不仅写了政治史、军事史，还重笔反映了共和国各条战线的巨大成就。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医药战线的断手再植、科技战线的核弹火箭、体育战线的女排五连冠等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

塑造人物形象来体现主题思想是一切文学著作的共同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的作者下大力气，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几百个为创建共和国和建设共和国而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领袖、元帅、将军、领导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歌颂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写出了他们的个性特点，使得他们的英雄气概栩栩如生，激起人们对他们的无限爱慕和敬仰。这部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深刻揭露了他们凶残反动的本性，从而激起人们对他们的憎恶和仇视，使他们的丑恶形象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成为历史上难得的反面教员。

总起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是一部以党的有关决议为指导的形象化的历史若作，许多篇章写得生动感人，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漏掉了个别重大事件未写，对 某些历史过程的重大情节采取回避态度等。尽管如此，本书还不失为一本好书。它的出版，将受到史学界、尤其是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的热烈欢迎。

（作者为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
（上卷）

第一回
创民国孙中山建立共和
闹复辟袁世凯再演帝制

话说我中华大地，本是文明古国。自远古巨鹿之战后，黄帝、炎帝入主中原，经略南方，风化渐开，遂奠定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基础。我们都自称是炎黄子孙，道理就在这里。后来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百姓安宁，生产发展，遂出现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春秋战国时，诸候问鼎，逐鹿中原。这时远处西陲的秦国引进人才，改革图强。范雎进策，商鞅变法。秦国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竟练成百万雄师。再加上君臣齐心，将士用命，遂灭六国，统一天下，废除分封，设立郡县。后世效之，遂成定制。再经一千八百年的发展，成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诗书之乡，礼仪之邦。国居中央，四方来朝。古丝道上，驼铃叮　。茫茫大海，舟楫竞渡。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四大发明传往世界各地，开辟了世界各民族进化之路。

列位看客，如此说起来，我中华本是个文明大国。论物产，真个是世界无比；论文明，世界上哪国能当？！谁知到了 19 世纪中叶，祸起海上。先是英吉利，后是法兰西，美利坚、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沙俄诸国，轮番开着兵船来打中国。中国呢，每战必败，每败必是赔款割地。就连中国人一向瞧不起的弹丸小国日本也来欺侮中国，并割走了中国的宝岛台湾。一个文明大国为什么会受到列强的欺侮呢？

原来当时统治中国的是清朝政府。清朝政府是由满族入关建立的中央政权。相传满族的祖先是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的母亲即是天女佛库伦。当时佛库伦年才及笄，天真烂漫。一日去布库里山下的湖中洗澡，见一红果鲜艳动人，就摘了吃下去，就此怀有身孕。最后产下一子，佛库伦名曰布库里雍顺，又为他起了一个姓叫爱新觉罗。这是长白山下满族的土语的音译，如果翻成汉语，爱新觉罗的意思是金子一样宝贵的姓。

布库里雍顺长大后，身材魁梧，胆略过人，率领着族人东征西杀，渐渐地成为长白山下的一个霸主。他死了以后相传几代，到努尔哈赤时满洲的势力在东北更膨大起来。当时长白山下的部落中，能与爱新觉罗为敌的，只有叶赫了。这叶赫部落在东北北方，与哈达、辉发、乌拉三部结成同盟，明朝时称为扈伦四部，任为海西卫，是努尔哈赤统治东北的一大障碍。努尔哈赤集结重兵进攻叶赫。当时叶赫的首领叫金台石，也惯于征战厮杀，闻努尔哈赤兵到，上城防守。努尔哈赤督兵昼夜攻城，金台石连日苦战，稍一懈怠，满洲兵便强登入城，擒住金台石。金台石大骂努尔哈赤，被立即斩首示众。临刑前，金台石大叫：“我生前不能抗满洲。我死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将来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灭掉满洲。”

金台石这番话，虽是临死前的恨言，但也使努尔哈赤心惊肉跳，特地制定了一个规矩，爱新觉罗氏族人永远不得同叶赫氏族人通婚。清军入关以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用一班明朝投降将帅率领汉八旗为前锋，荡平汉人的抵抗，建立起了清朝。开国之初的几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倒也励精图治，扩大版图。到了咸丰年间，皇帝广选秀女，叶赫氏姑娘兰兰被选入宫里。这兰兰生得脸若桃花，身如杨柳，能歌会唱，美中带媚，被咸丰帝看中，封为贵妃。兰兰偏又争气，为咸丰生了个儿子。于是，母以子贵，专宠椒房。这

兰兰出身低贱，饱尝人间酸辛，读书知文，极有决断。自被咸丰宠幸后，常替咸丰批阅奏牍，渐渐掌握朝政秘密。咸丰帝病死热河，她和恭亲王奕䜣密谋，发动北京政变，逮捕权臣肃顺，斩首于菜市口。兰兰也由贵妃变为太后，垂帘听政。爱新觉罗氏的天下遂为叶赫氏夺取，二百年前金台石的临死恨言竟然应验，真是千古异事。

慈禧太后掌权之后，一味地穷奢极欲，把建海军的经费挪来修建颐和园。园子建成之后，自己住在里面亭乐，全不顾国家安危，致使甲午年中国打了败仗，海军全军覆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眼看亡国灭种之祸不远了，即创办报纸，呼吁变法图强。慈禧太后唯恐变法成功，大权旁落，发动戊戌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禁苑中的瀛台，逮捕谭嗣同等人，押赴菜市口处斩。她镇压变法运动是这样凶狠，对列强却是奴颜婢膝，竟然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腐败的卖国贼要不推翻，中国还有救么？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倡言革命。这个人是谁？就是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氏。在香港雅丽氏医学院学习期间，即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痛骂清朝政府，倡言革命。无奈人们觉醒的不多，认为他们四人大逆不道，听到他们讲起推翻清朝，结束帝制，个个掩耳逃走，唯恐招来杀身之祸。

到了 1894 年，中国被日本打败，订了城下之盟马关条约，日本割去台湾。消息传来，万民震怒，痛恨清朝政府的腐败，孙中山的主张才被一些人接受。孙中山乘机在美洲的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倡导驱逐鞑虏，建立共和。当时中国去外洋留学的学生大部分都在日本，多时有一万余人。这些留学生都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熟悉中外情况，知道要救国必须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共和，所以个个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日本也就成了孙中山革命的大本营。

慈禧太后为了防备留学生造反，也想了很多办法，派了一个叫姚云甫的佞人担任日本留学生的督学。这个姚云甫甘愿当慈禧的走狗，密报了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慈禧大为惶恐，听说孙中山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就密令中国驻英会使馆设法捉住孙中山，偷运回国杀害。

这天孙中山正去看他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博士。康博士住在伦敦波德兰区。快到康家时，孙中山碰到了两个在英国留学的青年男女。他一听他们说的广东话，不禁动了乡情，上去和他们攀谈起来。那两个青年学生倒也热情大方，特别是那位姑娘，秀丽端庄，主动拉起孙中山的手，倾诉对清朝政府的不满，莺声燕语，声声入耳。海外逢知己，孙中山满心喜悦，也忘了警惕。正行走间，突然从旁边的门里走出两个彪形大汉，不容分说，就把孙中山架上楼去，关在一间房里。

孙中山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把他关起来。直到中午，有一个英国仆役来送饭时，孙中山才知道这是中国公使馆。这个仆役叫柯尔，他告诉了孙中山，那两个广东青年男女根本不是留学生，是中国公使馆派出来引诱他的。孙中山一听急了，问柯尔：“你听说公使馆打算怎么处置我吗？”柯尔看看后面，压低声音告诉他：“听说公使馆正在交涉租一条轮船，把你装在箱子里运到船上，押解回国。”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慈禧太后要把他抓回去杀害。现在能救他的只有康德黎博士了，于是他写了一张名片，许以重金，要柯尔送给康博士。

康德黎博士接到孙中山要来拜访的信后，连忙作了准备，一连等了几天，却不见孙中山的踪影。正疑惑间，接到柯尔送来的孙中山的名片，这才知道孙中山被中国公使馆绑架了。他急忙向英外交部和警署报告，又让《环球报》登了消息。英国舆论大哗，一致反对公使馆的野蛮行径。市民们包围了公使馆，大家嚷着要冲进去砸烂公使馆，救出革命家。慈禧的走狗、公使馆馆长龚照瑗在楼上看见群情汹汹，吓得浑身发抖。正当市民们要冲进公使馆时，突然警笛长鸣，一大队警察在探长乔佛斯的带领下开了过来。他们和康德黎博士及外交部的官员走进公使馆，找到孙中山，把他救出使馆。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消息传到日本，留学生非常恼怒。大家商量着怎么出出这口恶气。正在议决不下的时候，一个叫陈独秀的留学生大声说：“血性男儿，连这点事都议决不下。有种的，跟我去剪督学姚云甫的辫子，给孙先生出出这口恶气。”话语未毕，一个面容清秀的少年带头响应：“独秀，你这个主意妙极了。走!咱们两个去，剪掉姚云甫的辫子，看他还怎么害人。”陈独秀高兴极了，一把拉住少年的手：“邹容，你真有种。走！”于是两人向姚云甫的住处跑去，众人也一齐跟上来。

督学姚云甫依仗清朝的势力，惯于迫害留学生。这天正坐在书桌前准备给朝廷写报告，忽听院外人声喧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惊愕间，一大群留学生冲了进来。陈独秀不容分说，双手按住他的头。姚云甫挣扎着大喊：“陈独秀，你想干什么？”陈独秀把他的头按下去：“我要剪你的辫子。”姚云甫一听大惊失色，还想训斥陈独秀时，邹容抓起他的辫子，“咔嚓”一声，齐齐地剪了下来。姚云甫抱住头，哭倒在地，连连喊叫着：“我的辫子，我的辫子啊！”众留学生看着他那副狼狈相，拥着陈独秀和邹容哈哈大笑起来。

光阴荏苒，邹容在日本留学期满，就要回国了，跑来和陈独秀辞别。陈独秀拉着他的手问：“你是先回四川老家巴县呢，还是先在成都住一阵子？”邹容发愁地说：“我回国后，想先找一个地方把我的《革命军》印出来。”陈独秀见他忧愁，忙加劝慰：“不要紧，我的好朋友章士钊正在上海主办《苏报》，他是我在日本扪虱谈书的挚友。我写封信，他一定会帮你的。”陈独秀匆匆写了封信交给邹容说：“我也要回安徽老家了，把安徽的革命烈火烧旺些。”这天晚上，两人煮酒叙怀，不觉大醉，抵足而眠。

邹容别离陈独秀，乘船回国。船抵上海后，他便去苏报馆找章士钊，恰好章太炎、蔡元培都在馆中。大家看了邹容写的《革命军》，齐声赞好，章士钊立即命在报上发表。清廷阅报，非常恼怒，向上海公共租界交涉，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会审之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刑满后，被孙中山接到东京。这时革命形势异常高涨，孙中山已在东京团结同志组成了同盟会。章太炎到东京后，孙中山请他担任《民报》的主编，介绍他和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认识，又组织七千人大会欢迎他。孙中山在会上演说：“我们革命，总要有个主义。那么我们的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后来有一个党人叫冯自由的，在香港办党报《中国日报》，把这三个主义取其第一个字，简称为三民主义，既便当又稳妥。革命党一致叫好，于是三民主义就这样叫起来了。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多次在国内组织起义，但都失败了。徐锡麟和秋瑾在安徽、浙江举事，也都失败了，二人英勇就义。黄兴又在广州组织起义，

又失败了。黄兴在女同志徐宗汉的掩护下，脱逃出来。革命义加同志情，黄徐两人遂结为革命夫妻，成为辛亥革命一段佳话。

多次起义均告失败，激怒了一些党人。其中有一位叫吴樾的，亦是留日学生。他自己做了一颗炸弹，跑到北京前门车站去炸清廷派出的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不料火车上送行的人多，挤来挤去，碰响了炸弹，一声大响，吴樾被炸得血肉模糊，五大臣只受了轻伤。仵作赶来，验明吴樾身份，抓起他的遗体在车站示众。这时吴樾已是腹开肠露，血肉模糊，但面目安详，充分体现了烈士视死如归的精神。

汪精卫听到吴樾炸死的消息，暗暗垂泪。他和王复生等一起也做了一颗炸弹，埋在北京地安门外一桥上，准备炸死清廷的摄政王载澧。结果事败，汪精卫等被捕，打入死牢。

孙中山率革命党人屡举屡败，难道革命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么？其实不然，经过孙中山等人的多年宣传冲击，人们越来越同情革命，清廷统治已逐渐动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连死去，宣统继位。这时的宣统不过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能懂得什么。虽有他的生父载澧摄政，也难挽颓势。清朝政府不思改革，反而变本加厉出卖主权，取悦洋人，竟宣布将川汉铁路和川粤铁路收归“国有”，让洋人去造。原来这川汉、川粤两条铁路主权本已由清政府卖给外国，各省商民为了保住主权，集资赎回，清政府方才答应这两条铁路由商民筹股自建。于是四川商民筹集大量款项，准备开工。现在清朝政府一宣布“国有”，四川无数商民的血汗钱就都入了清朝政府的腰包。川人闻讯十分愤慨，组织保路同志会，向川督赵尔丰请愿，并公推著名士绅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先为代表，往见赵尔丰。这时督署中警备森严，五人进了大堂，眼看大兵荷枪实弹排满大堂，不禁大惊。蒲殿俊大着胆子说：“四川铁路，是先皇光绪皇帝准归商办。制军为什么不遵先皇遗命，压制舆论？”赵尔丰不等他说完，大喝一声：“你五人名为绅士，胆敢聚众谋逆。还不快与我拿下！”士兵们闻令一齐上前，把五人绑起来押了下去。

川民们闻知代表被捕，立即聚集了几万人，捧着光绪皇帝的黄纸牌位到督署请愿。赵尔丰下令军队开枪，顿时数十人倒于血泊之中，其他人扔下了光绪皇帝的牌位，狼狈逃窜。这时只见满街子弹乱飞，尸横遍地。人们逃走后，一街都是光绪皇帝的黄纸牌位。

川人闻变，纷纷打制刀枪，准备武装起义。四川江河很多，四通八达，人们把“赵屠户”拘禁代表，屠杀平民的消息写在木板上，外面刷上桐油扔到江里，任这无数的水电报漂流。于是，四川各地的人民都从水电报上得到了消息，群情汹汹。清朝政府得到赵尔丰的急奏，急派端方率武昌新军入川镇压。武昌警备空虚，革命党人遂乘机在武汉准备起义。这里原来已有党人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长期秘密地在新军中宣传革命，成绩斐然。武昌新军两万人中，近六千人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武昌新军主力入川后，武昌党人建立起义指挥机构，推选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为革命军副总指挥。不料孙武在汉口配置炸弹时失慎爆炸，鄂督瑞澂当即命令统领张彪、协统黎元洪等人搜捕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当即被瑞澂斩首示众。彭楚藩等人都是新军下级军官，瑞澂遂怀疑新军中大有党人活动，下令收缴新军士兵枪械，大索党人。协统黎元洪得令，先行搜捕，抓获二名革命士兵，亲手用刀把他们砍死，暴尸军营。

革命士兵群龙无首，形势非常危急。第八镇第八营的革命士兵熊秉坤、

金兆龙挺身而出，召集革命士兵代表开会，商议起义事宜。熊秉坤严肃地说：“弟兄们，人家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咱们不能等死。只有起义才能求得一条活路。”金兆龙把手枪掏出来拍在桌子上，大声地说：“端方带走了大部新军，现在正是起义的好机会。熊大哥，你就领头干吧！”熊秉坤说：“只要弟兄们信得过我，我就领这个头。”正商议间，门被踢开，进来的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万排长。他厉声喝问道：“你们聚众密议，想造反吗？”金兆龙大声说：“我们要造反，你敢怎样？”万排长喝令其他士兵：“把他绑起来，斩首示众。”士兵没有动。他一看士兵不听指挥，就拔出枪来。只听“砰”的一声，万排长倒在血泊中。士兵们回头一看，只见熊秉坤手里握着的手枪还冒着烟，才知是他打死了万排长。大家正惊愕间，连长、营长闻声跑来。还未等他们拔出枪，熊秉坤、金兆龙就朝他们开了火。

营中士兵闻变纷纷跑了出来。熊秉坤大喝一声：“弟兄们，抄家伙，跟我来！”士兵们拿起枪，跟着熊秉坤冲了出去。熊秉坤吹响哨笛，手一挥：“同志们，愿意起义的，跟我去夺取楚望台！”大家欢呼一声，纷纷跟着熊秉坤向楚望台冲去。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士兵看到他们冲来，连连喊道：“弟兄们，别误会，我们也是文学会会员！”说着，打开军械库的门。士兵们一拥而入，拿出枪械弹药。其他各营士兵听到楚望台的枪声，知道起义发动，也纷纷奔向楚望台，把自己武装起来。熊秉坤整理了一下队伍，便带着大家猛攻湖广总督署，督署卫队凭借高墙大院拼死抵抗。正相搏间，忽然蛇山的大炮响了起来，几发炮弹落在督署院子里，炸得督署墙倒屋塌。革命士兵士气陡长，喊声连天，枪炮声响成一片，很快冲进了督署。熊秉坤抓起一个卫兵喝问：“快说，瑞澂躲在哪里？”士兵战战兢兢地说：“报告革命党老爷，炮声响起后，瑞澂就逃到江上的军舰上去了。”熊秉坤一跺脚：“嗨！让这个家伙跑了。”

攻克督署后，参加革命的士兵更多了。熊秉坤是个下层军官，没有统领大部队的经验，指挥不灵。正首急问，忽然想到黎元洪：他是协统，为什么不让他指挥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和金兆龙谈了，金兆龙一听就炸了：“让他指挥我们？昨天夜里他还杀了我们两个弟兄呢。”熊秉坤劝道：“兄弟，俗话说各为其主。他当官就不得不听上峰的命令。现在革命了，就不要记着这件事了，咸与维新嘛。再说他是汉人，总应该赞同推翻满清吧？”金兆龙一听，无话可说，就跟着熊秉坤去找黎元洪。

黎元洪听到当夜枪声响起，情知有变，正想出来弹压，闻知革命士兵夺了楚望台，知道大势已去，怕革命士兵找他算帐，赶紧躲到床底下。熊秉坤和金兆龙找了半天，才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熊秉坤端着手枪说：“你杀了我们的弟兄，本该枪毙。不过现在咸与维新，我们就不计较了。现在给你一个补过的机会，马上指挥我们攻占汉阳。”谁知黎元洪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任你劝导威逼，他只是不说话。气得金兆龙要揍他，被熊秉坤劝住了，命令士兵看好他，便出去指挥战斗去了。

黎元洪为什么不说话呢？原来他担心革命士兵成不了大气候，不说话，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过了一天，听到革命士兵占领了武昌城，汉阳、汉口摇动，这才心动，表示愿意出来指挥。一些士兵原来就不服气熊秉坤，一听协统愿意出山，马上听从他的指挥。黎元洪一掌军权，立即处决了几个革命士兵示威，接着指挥军队轻易地拿下了汉阳、汉口，自己做了湖北军政府都督。

载沣在京城得知武汉有变，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去镇压。北洋新军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一支西式军队，所用将佐，全是他的亲朋故旧，全军唯袁世凯马首是瞻。“百日维新”期间，慈禧太后欲在天津阅兵，发动政变。军机章京谭嗣同夜见袁世凯，劝他杀掉直隶总督荣禄，囚禁慈禧。袁世凯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回去就动手。杀掉荣禄就像杀一条狗那样容易。”可是回到天津后，他立即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立即发动戊戌政变，杀死谭嗣同等六君子，囚禁光绪于瀛台。袁世凯也因告密有功，当上了直隶总督。

宣统继位后，载沣为哥哥光绪帝报仇，本想杀掉袁世凯，因庆王反对，便把他以患足疾的名义开缺回家。袁世凯在河南项城老家避祸，家中设有电报房，遥控北洋新军。荫昌受命统领北洋军南下，协统冯国璋、段祺瑞都按照袁世凯的命令，走到中途按兵不动。荫昌毫无办法，只得告退。这时南方各省云起响应武昌，纷纷宣布独立，载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庆王劝他：“还是赶快起用袁世凯吧，否则大清二百年基业就要完了。”载沣到此也无办法，只好电命袁世凯出山。谁知袁世凯答称足疾未愈，不便率军。载沣明知他拥兵自重，但为了保住大清江山，便交出全部实权，擢升他为总理大臣。袁世凯这才出山，统率北洋军向武昌扑去。北洋新军久经训练，装备精良，指挥统一；民军是新组建的军队，派系复杂，总司令黄兴指挥不动。北洋军便接连攻下汉口、汉阳，武昌形势危急，指日可下。袁世凯偏不过江，只命令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昌轰击。冯国璋等人莫名其妙，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得遵守命令，每天向武昌打炮，打得武昌城内火光冲天，烟雾迷漫。

原来袁世凯另有打算。他眼看全国响应革命，知道清朝大势已去，并不想为清朝卖命。他打下汉口、汉阳，只是为了给民军一点厉害看看，留下武昌不打，是为了压清朝政府和民军和谈，他好浑水摸鱼。

清军暂不过江，武昌松了一口气。这时孙中山先生由海外回国抵达上海，起义各省派出代表齐集上海欢迎孙中山回国。嗣后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正式成立。此日即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临时政府派出军队，护送孙中山去民国首都南京赴任，早有黄兴等人在南京迎接。孙中山下车后，礼炮齐鸣，欢呼雷动。十数年革命，总算结出了硕果，孙中山不禁热泪盈眶。

这时袁世凯加紧推行南北议和。他一方面用民军压清朝皇室，迫使宣统退位；一方面又以北洋新军压民国政府。民国政府内部混进了许多立宪党人和清朝政府官员，这些人为了升官发财，闹着要孙中山交出总统职务，实现南北议和。孙中山看到推翻清朝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了大局，遂交出大总统一职。袁世凯当了第二任民国大总统，并把首都迁到北京。革命党人张振武、陈独秀眼着革命果实为奸雄袁世凯所得，不禁扼腕叹息。袁世凯得到密报，便把张振武骗到北京，宴席间掷杯为号，杀了张振武。陈独秀在安徽站不住脚，逃往上海，教书为生。袁世凯派心腹往各省接管省政权，只有江浙两省还是革命党人的天下。

陈独秀在上海教书度日，余暇时常想着：现在国家号称民国，怎么没有一点革命后的新气象？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居然也仿效历代帝王，闹起了到曲阜祭孔的把戏，这是为什么呢？想来想去，他认为这是革命中人们忙于

推翻清室，忘了对国民进行民主科学的教育。国民性没有得到改造，所以对袁世凯搞的祭孔这些把戏，人们不以为怪，反以为是正常的事。想到这里，他决心创办一个杂志，宣传科学民主精神，进行国民性改造。

陈独秀到上海后，正值国民议会选举。同盟会这时已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开展竞选，居然一路顺利，稳操胜券。宋教仁也曾动员陈独秀参加竞选，独秀摇摇头说：“ 你想从袁世凯那里夺取总理宝座，不是与虎谋皮吗？我劝你小心些，不要做张振武第二！ ”宋教仁见劝不动他，只好走了。陈独秀一面教书，一面四处奔走创办杂志，也就把这事忘了。

1913 年 3 月 20 日，陈独秀出去办事，发现街上军警密布，气氛森严，不知出了什么事。第二天一早，报纸送来，头版赫然登着“ 宋教仁昨在上海东站被刺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拭目再看，果然报纸上登着这条消息。原来宋教仁带领国民党参加竞选，大得选民拥护，已获得多数选票，眼看国民党就要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宋教仁即将担任总理组阁。不意昨天来上海竞选，一下火车，即有凶手数人连开数枪，将他击毙，凶手，乘混乱逃去。陈独秀看完报纸恨恨地说：“ 这一定是袁世凯干的，他惯于用这样的办法杀掉政敌。 ”

过了几天，陈独秀又在《申报》上看到了名记者邵飘萍的一篇北京通讯，不禁大喊起来：“ 果是袁贼干的。 ”

邵飘萍是北京《京报》的馆主，又兼任《申报》驻京记者，长于采访。宋教仁被刺后，他用重金买通袁世凯的爪牙洪述祖的小妾，盗出洪述祖的日记，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袁世凯怎么下令，洪述祖怎么组织刺杀宋教仁的全部经过。这篇通讯一发表，宋案真相大白。革命党人云集上海讨论对策。陈独秀拍案而起，大声疾呼：“ 诸君，我们牺牲了多少像邹容大将军一样的好同志，才推翻清室。现在烈士坟上的封土未干，袁贼又向着我们杀来了。不推翻袁贼，革命就要失败。现在李烈钧主江西，我们在南方还有些办法，乘这个时机，我们再在南方起兵，讨伐袁贼，为烈士报仇。 ”大家一听齐声叫好，随后纷纷去江西江苏协助李烈钧起兵。临走时，大家问陈独秀：“ 独秀，你什么时候走？ ”陈独秀摇摇头：“ 我不走了。 ”大家不禁诧异。陈独秀解释说：“ 我留在上海，是要办一个杂志，痛骂袁贼。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要他早日创办，为大家鼓气。

孙中山这时也从日本回到上海，领导国民党讨伐袁世凯。这年 7 月，李烈钧在江西起兵，号称“ 二次革命 ”。哀兵起义，士气高涨。袁世凯早已料到国民党会起兵，事先布置了军队等着。李烈钧组建的军队到底不如北洋军甲坚枪利，被北洋军打败。袁世凯这时志高意满，干脆撕下共和的旗帜，要人们写劝进表，推他当洪宪皇帝，复辟帝制。

正在这时，陈独秀创办的杂志创刊了。杂志的名称普通得很，叫《青年杂志》。杂志创刊后，外界也没有特别的反应，倒是蔡元培找上门来，批评了一番。蔡元培说：“ 仲甫兄，现在二次革命失败，袁贼要当洪宪皇帝。你的杂志上怎么连半句骂袁世凯的话也没有啊？ ”陈独秀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 子民兄，我们党人在辛亥以前，办了不少报纸刊物，成效怎么样呢？ ”蔡元培沉吟了一会说：“ 这个却说不好。总的来说，在鼓动反满这点上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连孙总理都说革命成功，一分军事，九分宣传呢。 ”陈独秀接上说：“ 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一个劲地宣传反满，倒是把人们的劲鼓起来。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民主科学。听说秋瑾女士被杀后，还有人去刑场用

馒头蘸她的血吃呢，说是吃了能治痨病。这样的国民性怎么能实现真正的共和？我现在就是要来补补课，从根本上挖掉袁贼复辟帝制的根子。子民兄，你看着吧，我就要从这个杂志起手，闹一个大事出来。”蔡元培这才明白陈独秀的用意，不禁佩服他的目光远大。

二人正议论间，高君曼拿了一张号外回来了，蔡元培站起来打招呼：“这一定是嫂夫人了？”高君曼不及回答，举着号外说：“发生大事了！出大事了！”究竟出了什么大事，且看下回接续。

第二回
陈独秀邀约胡适之
毛泽东初识周恩来

话说高君曼从外面回来大叫大嚷，蔡元培和陈独秀接过号外一看，原来上面登着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的消息。陈独秀诧异地说：“我听说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后，监视得很紧。怎么一下子就跑到云南去了？”蔡元培说：“这事我略知一二。听说他在北京结识了名妓小凤仙，表面上纵情酒色，实际上准备逃走。最后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北京，在天津坐船南下。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组织起护国军讨袁了。我看这一次肯定能成功。”陈独秀听了担心地说：“那小凤仙可要吃苦头了，老袁岂能饶了她。唉！说起来小凤仙也算是红拂再世，风尘中不可多得的人物。”蔡元培笑笑：“仲甫兄不愧是多情男子。倘若小凤仙得知有你这么一个知己，还不知多高兴呢。”陈独秀拂起袖子：“这有何难？待我写一篇文章记叙此事，不要因为小凤仙是个妓女而让她的功绩埋没。”说罢，铺开稿纸就写起来。

还真让蔡元培说中了。蔡锷此次起义，名正言顺，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护国军也真英勇善战，在前线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最后，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宦也宣告独立。袁世凯眼见众叛亲离，又气又急，“哇”地一口鲜血吐出来，忙让人颁旨宣告洪宪帝制结束，恢复民国，自己仍任民国大总统。但人们不再受骗了。蔡锷锐进，攻进四川。各省都起兵伐袁。袁世凯眼见大势已去，悔恨交加，一病不起，撒手西去，统共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可见复辟帝制不得人心了。

《青年杂志》这时颇有影响，发行量也增多了，但基本上还是由陈独秀一个人唱独脚戏。虽然他的文思敏捷，写文章不成问题，但没有其他学者的参与，他总感到思路打不开。上海的报人不少，但陈独秀要的是学者，而不是报人。怎么打开局面呢？陈独秀不禁陷入苦闷之中。正在这时，他收到蔡元培寄来的信，要他结束上海的工作，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看到朋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很为他高兴。但对自己去北京不以为然。高君曼劝他：“你不是成天为找不到同道而苦恼吗？北京大学教授很多，子民先生又提倡学术自由，肯定对你办杂志有好处。”陈独秀一想也对，就开始准备去北京。

蔡元培听说陈独秀要来北京，非常高兴，为他在北池子箭杆胡同找好了一处院子。陈独秀安顿好后，又应邀参加了蔡元培为他举办的洗尘宴会。席间，蔡元培给他一一介绍出席的文科教授：钱玄同、刘半农、辜鸿鸣、李大钊。陈独秀多次在北京《晨钟报》上读到李大钊的文章，文风朴拙，论证严谨。当时他就想，此人一定是位老实人。这次一见，果然文如其人。只见他四方四正的脸上，戴着一副老式眼镜，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长袍子，温厚地笑着和陈独秀握手，陈独秀也对他分外敬重。

蔡元培介绍完毕，大家坐下开筵。蔡元培说：“仲甫兄，你的《青年杂志》我们是经常拜读啊，对仲甫兄的宏论真是佩服得很。我是主张学术自由的，你在北京办杂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陈独秀拱拱手感激地说：“多蒙诸位仁兄厚爱。《青年杂志》已改名《新青年》，这几年一直由我唱独脚戏。诸位仁兄都是我国学界的栋梁，倘若诸位仁兄能拨冗参加《新青年》编辑部，那真是《新青年》的大幸。”刘半农放下酒杯：

“仲甫兄言重了。现在子民兄在北大倡导学术自由，我们有了《新青年》这个阵地，定能使民主科学精神在北大发扬。”说到这里，大家一齐鼓掌，表示赞同半农的意见。只有辜鸿鸣拖着长辫子，边吸水烟锅子边用英语嘀咕着，似有不悦之色。陈独秀也不管他，举起杯子说：“欢迎守常、玄同、半农兄参加《新青年》。”说罢，大家一碰杯，一饮而尽。

好戏连轴。过了几天，陈独秀又接到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写信人是胡适之，留美学生。陈独秀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对他的来信极感兴趣，连连称赞：“人才难得，人才难得。”怀里揣了这封信，赶快去找李大钊。陈独秀这是第一次到李大钊 家，只见院里极是整洁，树下支着一块大青石板，这该是夏天纳凉的地方。

“守常在家吗？”

一个乡村打扮的老妇人从屋里走出来。只见她头挽农村妇女常见的那种老式发髻，一双小脚，头发已有些花白了。她用手掸掸围裙，有些羞涩地问：“大钊不在，先生有什么事吗？”陈独秀客气地说：“你是守常家的女佣吧，我来找守常谈篇文章。”那老妇人赶紧把他让进客厅，端上一碗香茶说：“先生喝杯茶吧。大钊出去了，这就该回来了。”陈独秀坐下喝着茶，老妇人又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从那里传来了洗濯声。陈独秀想，守常家的这个女佣真勤快，看来以后自己要找女佣的话，还是找一个乡下妇人好。

不一会，李大钊从外面回来了，一见陈独秀，连连道歉，陈独秀也忙逊谢。二人落座之后，陈独秀夸起女佣来：“守常兄真是有眼光得很。你找的这位女佣又厚道，又勤快。我在北池子安了家，也想麻烦守常兄为我物色这样的一个女佣。”李大钊奇怪地说：“仲甫兄一定是弄错了，我是从来不用女佣的。”陈独秀指指厨房：“守常兄不要推辞嘛，你家的女佣为我倒了茶，就赶紧进厨房洗濯去了。”李大钊立即跑到厨房里，过一会拉着“女佣”的手走出来介绍说：“这位是刚从上海来的陈独秀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又向陈独秀介绍说：“这就是内人。”陈独秀一下跳起来，惊讶地问：“怎么，她就是嫂夫人啊？”李大钊微微地笑着说：“正是内子。”陈独秀赶紧走到跟前，向李夫人深深地打一躬，拱手谢道：“刚才出言不逊，多有得罪。”李夫人道个万福进厨房去了。

陈独秀还呆呆地站在那里，李大钊拉拉他：“仲甫兄请坐。”陈独秀这才猛醒过米，问李大钊：“守常兄学问盖世，又荣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年轻有为。怎么嫂夫人这么苍老？”李大钊点点头：“问得好。实不相瞒，内子姓赵，比我大八岁。我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时，我还幼小，家中一切活计都由她一人承担。后来我去日本留学，更是亏她一手扶持。所以她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对她是尊敬得很。原来我也要请一位女佣，让她也享享清福，无奈她坚决反对，也就只好如此了。”陈独秀连连点头：“嫂夫人真是中国劳动妇女的杰出代表。守常兄贵为教授，却能恪守古训，真是难得。我对守常兄的学问道德真是佩服得很。”李大钊连连逊谢，问陈独秀：“仲甫兄找我有什么事吗？”陈独秀掏出一封信来说：“胡适之君从美国来信，主张文学改良，不用文言文，推行白话文，用白话文创作新戏新作，宣传民主科学。我看这个意见很好，你说呢？”李大钊看完胡适之的信，说：“不错，很好。你应该写信邀请他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另外，为了学术自由，新青年可以实行编委轮流主编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思想主张。你看怎么样？”陈独秀连连称赞：“好极，好极。守常兄说的正是我要跟你

说的。”

陈独秀走后，李大钊走进里间，见夫人暗暗垂泪，忙问道：“你怎么了？”赵纫兰擦擦眼睛，小声地说：“大钊，你还是纳个妾吧。”李大钊奇怪地问：“为什么？”赵纫兰扯扯衣服的下摆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又老又土。你的朋友又多，我又不会和他们谈什么。不如纳个城里知文识字的姑娘，也好陪你见朋友。”李大钊“咳”了一声说：“这你就错了。我们是贫贱夫妻，古话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正因为你的操劳，我才得有今日，也才能安心地去做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你。另外，我参加了北大同仁发起成立的不纳妾会呢。蔡校长一来，北大热闹得很，同仁和学生成立了许多小团体，有些学生还准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要我去给他们当顾问哩。”赵纫兰担心地问：“那是不是过激党啊？听说警厅正在抓过激党呢。”正说话间，街上响起一阵警笛声。李大钊说了声“我出去看看。”就走出去了。过了一会进来说：“他们正在抓马尔克斯呢。”赵纫兰问：“谁是马尔克斯？”李大钊小声说：“马尔克斯和马克思是一个人，是德国人。他的外国名字中国人一听，又像是马克思，又像是马尔克斯，所以中国人写他的文章有写成马克思的，有写成马尔克斯的。那些警察不知抓谁，商量了半天，认定马尔克斯是过激党，就专找印有马尔克斯名字的书，对马克思倒不管了。你说这些警察蠢不蠢？”

从这次谈话以后，赵纫兰心里坦然了许多。以后有客人来时，她也不再那样羞涩了。不过她有点为李大钊担心，过激党这个名词总有点使她害怕。可不是么，从光绪以来，杀谭嗣同，杀秋瑾，他们的罪名不都是过激党么？

过了两年。有一天，一位西装笔挺、个头不高的青年来拜访李大钊。那位青年走了以后，赵纫兰赶紧问李大钊来客是谁。李大钊告诉她来客就是胡适之。赵纫兰提醒李大钊：“这个人可一点不像仲甫。仲甫是个炮筒子，爱较劲，可直来直去的。这个胡适之听的多，说的少，还一脸傲气，不是善人，你以后得提防着点。”李大钊扶扶眼镜：“行，我记着就是了。”

《新青年》编辑部这时热闹得很。除了大钊、半农、玄同等教授外，周树人和周作人也参加进来了。他们虽然不当编委，却是编辑部的两位重要撰稿人。特别是周树人写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在外界反响很大，陈独秀每读一篇，都要说：“我对树人兄的小说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胡适之一回来，陈独秀更是高兴，设宴接风。席间，陈独秀举杯说：“适之兄的《文学改良刍议》见地深刻，深得有识之士的称赞。适之兄一回来，我们《新青年》编辑部如虎添翼。陈某不才，愿拖四十二吋大炮为诸君后盾，向着那旧文化、旧伦理道德冲击，让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众人被陈独秀风趣的讲话逗乐了，纷纷举杯。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然而谈古论今，评阅时政，亦足以畅叙豪情，直吃到更深人静，大家才相扶而归。

胡适之回来得恰是时候。没过一些时候，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和会上，列强竟然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陈独秀看了报纸，赶紧来找李大钊。一见面，不及寒暄，陈独秀就嚷起来：“守常兄，你看了巴黎和会的消息么？这列强也太欺负人了。中国好歹也参加了协约国，是战胜国，还是任他们宰割。我们一定要抗议。”李大钊也气得连拍桌子：“真是一群强盗。威尔逊总统哪里有点公理，简直是威大炮。”陈独秀说：“咱们一定要在《新青年》上写文章，痛批威大炮。”李大钊摆摆手：“仲甫兄，光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不行了。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国内肯定会出现大事件。

《新青年》刊期长，不能及时报道指引，那将是我们先驱者的失职。不如把《每周评论》腾出来，专门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你看怎么样？”陈独秀拍拍自己的脑袋：“该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守常兄，我与你共事这么些时间，每每发现你对事物的判断有过人之处。你到底是怎么学得这么好的学问，可否指教独秀一二？”李大钊拱拱手：“仲甫兄总这么恭维我，真使我怕见你。”陈独秀“霍”地站起来，神色冷峻地说：“恭维？守常兄，你错了。别看独秀是一介书生，骨头可硬得很。说真的，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说过几个人的好话。独对守常兄，树人兄，适之兄的学问道德佩服得很。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一点没有恭维的意思。”李大钊拍拍陈独秀的肩，感动地说：“仲甫兄，你真是个直人。我就对你实说了吧。”他打开书厨的门，指着一排书说：“我的学问就在这里。”陈独秀一看，原来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陈独秀说：“能否借我看看？”李大钊把书抽出来放到独秀的提包里：“我送给你了。”

两人谈得正高兴，两个学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陈独秀一看，原来是傅斯年、罗家伦两人。陈独秀问他们：“看你们神色慌张，出了什么事？”两人气喘吁吁地说：“陈先生，不好了。我们有几十个同学给抓了。”李大钊拿来两杯茶给他们：“喝口水，慢慢讲。”傅斯年喝了茶，缓过气来，开始讲起事情的原委。

原来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后，北大学生气愤得不得了。他们久受《新青年》的熏陶，崇仰民主科学精神，大家决议不能就这么算了，要去赵家楼找外交部长曹汝霖讲理，要他答应拒绝在和会协议上签字。大家原本定于 5 月 7 日出发，后来感到时局紧张，就提前到 5 月 4 日。学生们走到赵家楼时，曹汝霖躲了起来，不愿见学生。学生们一怒之下，就放起一把火来，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又抓住次长章宗祥狠揍了一顿。就在这时，大批警察赶到，抓走了几十个学生。

陈独秀听罢赶紧对李大钊说：“守常兄，我们得赶快行动了。我去找子民兄援救学生，你辛苦一下，把《每周评论》赶快办起来。好，就这么说定了，我得走了。”说罢匆匆忙忙和傅斯年，罗家伦走了。

陈独秀跑到沙滩去找蔡元培，学生们告诉他，蔡校长已联合其他学校的几个校长去教育部交涉了。陈独秀一听，便赶紧找胡适之，商量联合全校教授一起签名向教育部请愿。胡适之极力赞成，两人分头征集签名去了。

学生是保出来了，但北洋政府对学生们的要求理也不理。学生们愤怒地上街游行示威，又有大批学生被捕。一个多月下来，被捕的学生监狱里装不下了，北洋政府干脆把北大的部分校园腾出来关押学生。

陈独秀眼见多次交涉没有成效，就自己印了一大堆传单要出去散发。高君曼担心地说：“现在外面风声紧得很，你得多加小心。”陈独秀坦然地说：“为了救国，我的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了监狱。我是他们的导师，平日讲民主科学，学生有难自当以身赴义，否则还有什么面目见学生？”说完慨然离开家门。

到哪里去撒传单呢？陈独秀想起了大世界。对，那里是社会各界人士集中娱乐的地方，在那里撒传单影响大。于是他叫辆人力车赶到大世界。这大世界地处北京繁华市区，里面有演戏的，说相声的，热闹非凡。游人购了票，可以随意到里面游玩。陈独秀进了大世界，跑到戏院的楼座上，大喊一声：“有良心的中国人，快起来救国，救那些坐牢的学生们吧！”随即掏出传单

一撒，传单便如雪片样散落下来。戏院正演《法门寺》，叫陈独秀一喊，大家吓了一跳，戏台上的孙玉姣吓得把拾起来的玉镯又“　啷”声丢到舞台地板上。接着大家纷纷抢拾传单，剧场里乱作一团。

陈独秀撒完传单，正想逃走，只听见楼上楼下响起了警哨声。他猛地从楼座里往外跑，恰好和冲进来的警察碰了个满怀。那警察一把抓过他的手，“卡嚓”一声扣上手铐，动作熟练极了。

陈独秀抓是抓起来了，可怎么处置呢？这可让当时的步军统领李泰和发了愁。权衡利弊，他感到现在不能杀陈独秀，杀了说不定会激起民变。最好的办法是把过激党李大钊也抓来，让学生们群龙无首，自然安静下来，然后再杀陈独秀、李大钊不迟。主意已定，李泰和立即写手令逮捕李大钊。警士中有一个原来是李大钊过去的学生，向李大钊透露了消息，李大钊急忙躲到昌黎乡下去。临走前，把《每周评论》的事完全托付给胡适之。胡适之把傅斯年找来说：“今后每周评论不要再谈什么主义，要多研究些问题。你照这个办法组织几篇文章。”

李大钊躲到乡下，胡适之通过李夫人按时给他寄每周评论。李大钊一看《每周评论》避开当前全国要求拒签协议的大事，专登一些红学方面的考证文章，非常生气，也由此感到胡适之这个人心地不善，乘自己和独秀落难之时就自作主张了，全然没有朋友之间的友谊。他越想越不对，决定回北京去。为了慎重起见，他想先到天津去，一来是在天律可以观察一下时局，可进可退；二来是天律觉悟社的周恩来君给他来过几封信，请他到天津指导社务。当时由于忙着《每周评论》和《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的编撰工作，一直没顾上去，很觉得过意不去，现在总算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

按照信皮上的地址，李大钊找到了周恩来。这是南开大学的一间房子，现在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部。周恩来正伏在书案上写稿，看见李大钊，立即起来让座倒茶。李大钊以前听说过南开大学演文明戏，没有女同学演女角，周恩来就经常出演女角。当时推想周恩来一定长相英俊，举止文雅。现在一见，果不其然。只见他个子较高，身材适中，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格外引人注目。

周恩来等李大钊稍事休息后，给他介绍了一番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原来这觉悟社早在 1919 年的 3 月就开始酝酿了。当时天津学界的领袖人物马骏、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眼看各省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而天津相对迟缓，决计成立觉悟社，以革心和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觉悟社正式成立后，二十几个会员议决在会务活动中大家都不用真名，而用化名。化名的命名也很特别，是用纸条写 1—30 号的 30 个号码，大家随意去抽，抽到几号便用这号数的谐音做他的化名。周恩来笑着对李大钊说：“我抽到的是 5 号。我的化名就叫伍豪。邓颖超君抓到的是 1 号，她的化名就叫逸豪。”说着，周恩来拿过一张照片递给李大钊。李大钊一看照片题字，原来是觉悟社成立时社员们的合影，照片上男女青年个个英姿勃勃。李大钊连连称赞：“时代的先锋，青年的楷模。你们这种不分男女组织社团我是很赞成的。”

李大钊在天津逗留了几天，同觉悟社的成员们谈了几次话，感到觉悟社成员思想修养很深，意态又很稳重，个个注重于行动。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将来都会成为社会改革的栋梁。

就在天津期间，李大钊得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撤了曹汝霖的职务，释放了被捕学生。陈独秀也被释出狱。他惦念着《每周评论》的事，辞别了觉

悟社，坐火车回北京。周恩来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上。临别时，李大钊叮嘱说：“天津的警厅厅长杨梆子是个顽固不化的人物，你们得小心点，碰到问题及时和我联系。”周恩来恭敬地答应说：“是，先生。”

李大钊回到北京以后，感到北京平静了许多，走时那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已经看不见了。他先去拜访陈独秀。陈独秀从狱中出来不久，脸色还不太好。李大钊心酸地拉着他的手说：“仲甫兄吃苦了。”陈独秀不以为意地说：“还好，还好。”寒暄了几句，两个人就把话题扯到《新青年》上来。陈独秀气愤地说：“胡适之也太不顾朋友的情谊了。我出狱后就找他谈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你猜他怎么说？他竟然说，《新青年》已成《苏俄》的翻版了，要我把《新青年》交给他，由他一人编辑，真是岂有此理。”李大钊负疚地说：“看来都是由于我，影响了你和适之的友谊。要么我退出《新青年》吧。”陈独秀坚决地一挥手：“不，守常兄，我是支持你在《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谁走在时代的前列，我就支持谁。我已经想好了，把《新青年》带到广州去出版。”李大钊吃了一惊：“怎么，你要离开北京？”陈独秀说：“是的。蔡校长写了个哑谜似的辞呈走了，新文化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改革中心将移到南方，《新青年》到广州出版更适宜。”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告一段落了。陈独秀南下，胡适之已经从新青年分离出去。今后朋友们星流云散，怕很难聚会了，李大钊心里感到一种寂寞。

过了几天，陈独秀要走了，李大钊去看他。两个人叙了一回，李大钊问道：“仲甫兄要走了，还有什么事要我在北京做的，尽说不妨。”陈独秀沉吟了一会说：“别的倒没什么。只是杨昌济教授的病越来越重，现在正在卧佛寺休养。我走后，你多去看看他吧。”“好的。”李大钊答应道：“说起杨昌济兄，我倒想起了他在湖南的学生毛润之君。听说他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弄得有板有眼，杨昌济兄对他器重得很，不知他现在在北京不？”陈独秀说：“现在不在，听说也很快要领导湖南请愿团到北京来了。适之也多次跟我提起他和天津的周恩来君，说他们办的《湘江评论》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最好的两个学生刊物。你也多留心，他们到北京来，多和他们谈谈。”

送走陈独秀以后，李大钊即去西山卧佛寺看望杨昌济教授。他与杨昌济私谊甚好。1918 年杨昌济的学生毛润之君首次来北京，身无分文，杨昌济托付李大钊给他安排个临时工作糊口。李大钊虽然感到难办，但朋友之托不好推却，便在图书馆给毛润之找了个工作，负责登记借阅图书的事情，每月工薪八元，虽然数目不多，也尽够衣食之用了。为此，杨昌济很是感激他，二人过从甚密。今年“五·四”前，二人约好，待到深秋时节同去香山看红叶。现在已是深秋了，谁想到杨昌济却病卧古寺。

马车走了半天，才到卧佛寺。杨昌济躺在床上，面容清瘦，杨夫人和女儿杨开慧侍奉汤药。她们见李大钊来，都非常高兴。杨昌济关心地问他出走昌黎避祸的事，李大钊为了安慰他，把自己经历的这场祸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杨昌济叹口气：“古往今来，要改革总要流血。守常兄要多加小心。”李大钊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把身子养好，咱们还要上西山看红叶呢。”杨昌济摇摇头：“怕是要辜负守常的盛意了。不过，我已经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两个学生，他们可以继承我未竟的心愿，为国家出力。”

说起毛泽东，李大钊又想起一件事：“听说润之和开慧两相爱好，我看这是件极好的事，要不要我从中撮合一下？”杨昌济欣慰地笑道：“他们是自由恋爱，我们就不要管了。润之来信说，他在年底要率驱张请愿团来北京。

这次来，我就让他们两个把关系定了，也省却了我一件心事。”两人又谈了一会儿，李大钊怕影响他的病体，告辞了出来。

此后，李大钊又约同仁来看望了几次。杨昌济病体日重，李大钊非常担心，想着毛泽东怎么还不来呢？无论如何应该让杨先生生前了却开慧的这桩心事。但直到 12 月下旬，毛泽东还没有来。李大钊正在着急的时候，忽听有人叩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李大钊忙把他让进客厅。叙谈之后，李大钊这才知道天津地方当局有意庇护日人，镇压各界抵制日货运动，已有数人被捕。他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我早就知道杨梆子要下毒手。但抵制日货是民心所在，全国都在抵制查禁日货，只要我们学界、工界、商界团结一致，肯定能得到胜利。”

李大钊还要往下说时，又有人叩门。李大钊从门缝里一看，只见外面站着个个子很高的青年。此青年面目清秀，意态安详。李大钊忙开了门，那青年一进来，就对李大钊深深地鞠了一躬。李大钊拉着他的手往客房走去，边走边责怪他：“你怎么现在才来？把我和杨先生都急死了。”那青年彬彬有礼地解释说：“运动还没有个头尾，所以弄到现在才来。”

进了客房后，那青年见房子里还有个青年学生。二人对视，都把目光转向李大钊。李大钊笑笑说：“今天是南北英雄聚会。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湖南毛润之君，这位是天津周恩来君。”两人一听，急忙握手，连连说：“久闻大名，幸会幸会。”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李大钊正要招呼他们坐下，忽然一个女学生跑进来连呼：“李先生，李先生！不好了。”

究竟来人是谁，且看下回。

第三回
赴北京毛泽东新婚杨开慧
留法国周恩来倚重邓小平

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五四时期知名的两个学生领袖，互相仰慕不已，只是无缘相见。这次在李大钊家巧遇，二人都非常高兴，正想畅谈一番，不料杨开慧跑来找李大钊。她一推开李大钊家的客房门，见到毛泽东在房里，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毛泽东站起来主动打招呼：“霞姑，我一来就去找你们，谁知你们都不在家。”杨开慧忧愁地说：“今天爸爸的病情有点不好，要我来找李先生。”李大钊一听，赶紧说：“那咱们快走啊！”于是大家一齐走出门来。周恩来向大家告辞回天津去了，李大钊一行三人坐马车向西山奔来。

杨昌济的病情果是不好。他见李大钊、毛泽东来，强挣着要起来，李大钊忙把他扶住。他招招手要杨开慧也过来，指着毛泽东、杨开慧说：“我的病不行了。我诸事都无牵挂，只是霞仔和润之的终身大事还没有个结果，叫我系念不已。我知道你们俩人早就互相爱慕，趁我还在人世，今天又有守常先生证婚，你们就向我和守常先生行个礼，就算办了这件事，也了结我一桩心愿。”杨开慧顿时满脸绯红，只不作声。毛泽东却推辞道：“先生的教诲学生领受了。只是成礼的事还是等先生大安以后再办吧。”杨昌济摇摇手说：“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宽我的心，可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你们还是趁我还有一口气，赶快办了吧。”毛泽东还想说什么，李大钊劝道：“润之，你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但杨先生今天就想看到你们结成伉俪，我看恭敬不如从命，你们就行礼吧。”毛泽东到此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拉了杨开慧的手说：“霞姑，我们来行礼吧。”杨开慧至此，也轻盈盈地随毛泽东一齐站好。李大钊以为他们都是新潮青年，一定行鞠躬礼，却不料毛泽东拉着杨开慧跪下，恭恭敬敬地朝杨昌济磕了三个头。杨昌济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突然，他头一偏，昏过去了。从此，病情越来越重，一个多月后辞别人世。俗话说，女婿半个儿。杨昌济的丧事就由学生兼女婿的毛泽东一手操办了，这且按下不说。

再说周恩来回到天津后，向觉悟社的马骏、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人讲了李大钊的意思。大家感到要打开天津的局面，使抵制日货运动取得成效，必须要向河北省署施加更大的压力，于是大家决议由马骏等二十多人往省署请愿。他们刚走到省署大门前，忽然跑来几个日本人对他们脚踢拳打，马骏等人立即还手反击。忽然一队警察跑了过来，说马骏等人行凶打人，破坏治安，把他们都抓走了。紧接着，警察又封闭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不许他们活动。

办公地点被封了，警察又监视得很紧，没有办法活动。周恩来在马骏被抓后，独自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和觉悟社。他正发愁没有地点活动时，邓颖超提议：“到我家去吧。我家住在法租界，警察管不着。”大家一听，齐声说好，就分头到了法租界。邓颖超的妈妈是位中医，家境颇好。她很同情学生，周恩来等人开会时，她有时也说几句。周恩来很感激她，由此也对邓颖超多看了几眼。

1920 年 1 月 29 日下午 2 点，天气晴和。周恩来等人率领各学校的学生齐集天津东马路，先由周恩来讲演，接着是各校学生领队讲演，又不断散发传单，顿时把大家的劲鼓了起来。周恩来跳到桌子上，大声喊道：“我们到

省署请愿去，让他们释放代表。”大家一齐呼应一声“好！”便随着周恩来向省署前进。

省署门前戒备森严，他们见学生大队涌来，慌忙关上铁门，从铁门下边的空隙里可以看见许多警察和士兵跑来跑去。周恩来止住队伍，自己走过去，用拳头擂着铁门说：“我们要见省长！”不一会儿，旁边的一个极小的门打开了，出来一位军官说：“你们要见省长，选出四个代表来。”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自告奋勇要当代表。郭隆真不同意，说：“马骏被捕，你不能再被逮捕。万一你被抓起来，这一摊事谁管？”周恩来反对说：“愈是负责任，就愈有必要去当代表，这对斗争有利。”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周恩来、于兰渚为代表。起先大家不同意选女代表，但郭隆真、邓颖超不同意，坚持要按觉悟社的规矩办，代表名额男女平分。由于邓颖超要主持据点的工作，就选了郭隆真、张若名为女代表。

代表选好后，那位副官说：“你们可以进去，但学生们都得退走。否则门一开，大家都涌进去，兄弟担不起这个责任。”周恩来反对让学生退去，他对副官说：“你要是怕担责任的话，我们从门下边的窟窿钻进去。”那位副官再没有反对，周恩来便招呼其他三个人俯身钻了进去。他们还没有站直身子，立即遭到一阵痛打，随即被架起来，押往京师警察厅关押。周恩来沿路高呼口号：“同胞万岁！”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也高呼：“民国万岁！”“学生万岁”。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他们不断地鼓掌向四个人表示敬意。

当天晚上，警厅即审讯周恩来。只见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坐着几个凶神般的警吏。在摇曳的烛光的映照下，他们个个面目狰狞，有如城隍庙里的鬼判。周恩来面无惧色地坐在椅子上，看他们搞什么鬼名堂。

一个警吏把惊堂木“啪”地一拍，问道：“学生联合会报的负责人是谁？照实招来。”周恩来镇定地说：“这个你无权问。不过报纸在警察厅立案是我办的，我负全部责任。”那警吏又问道：“都有些什么人向你们捐过款？从实招来。”周恩来回答道：“你们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的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那几个警吏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大为恼火。一个警吏冷笑了两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京师警察厅。警察厅叫你三更死，你就活不到四更天。实话告诉你，我们都给你们准备好玩票的啦！”周恩来大声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胡来。现在的天津不是去年的天津了，你们要胡来，天津人民和全国人民群众是饶不了你们的。”这几个警吏被周恩来的气势震慑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等人被捕以后，觉悟社转入地下。邓颖超、刘清扬等人每天在邓颖超家开会，商议营救办法。有人感到这事很不好办，邓颖超坚决地说：“再难办也要办，而且一定要办好，一定要把代表营救出狱！如果诸君不反对的话，我来主持这项工作。”其他人当然都一致同意。

邓颖超相貌平常，待人忠厚，初一见面，很难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呢，她是个极有决断的女子，口才很好。这次她主动地把营救代表这件最难的事揽到自己身上，除了她的急公好义这一性格外，也还有少女一种难言的感情在起作用。

再说周恩来等人先被关在警厅，后又移禁检厅，这里的管制松动多了。他们也得知有了这个变化，全是邓颖超率领在外面的社员们四处奔走、八方呼救的结果。于是，这个娇弱的河南姑娘一下子成了大家的议论中心。周恩

来心里也很不平静，一闭上眼，邓颖超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可是每当这时，另外一个姑娘的美丽的面容也浮现出来。当他发觉自己已陷于一种感情纠葛中时，不禁深责自己，在运动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想这些个人的事呢？革新和革心的精神哪里去啦？这样一想，心情平静了许多，便忙着准备讲演稿，去给狱中的战友们讲解马克思主义。

那么周恩来怀念的这位姑娘到底是谁呢？原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就是许多姑娘爱慕的对象。五四之前，风气未开，男女分校，界限森严。五四开始，男女学生一起游行，讲演，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终于有一位姑娘向周恩来吐露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由于她姿容秀丽，周恩来亲昵地称她为明，而不叫她的名字。

经过狱外朋友的斗争和营救，天律当局不得不在 1920 年 7 月 17 日释放了周恩来等二十四名代表。是年 11 月 7 日，周恩来偕明姑娘去法国勤工俭学，经过监狱斗争的考验，他们爱得更深沉了。

船抵法国马赛港是 12 月中旬，先期抵法的南开学生李玉如姑娘到港口来接周恩来。李玉如激动地问道：“ 你们是怎么出来的？都快把我急死了。 ” 周恩来说：“ 这次多亏小超四处奔走，我们才得以出狱。 ” 明姑娘知道，“ 小超 ” 是天津学生们对邓颖超的一个爱称。本来嘛，邓颖超这时才 15 岁，在学界领导人中是最小的。但周恩来提起小超时，神情异常激动，把小超叫得甜丝丝的。李姑娘听了，笑了几声；明姑娘听着心里有点不好受。但转念一想，自己容貌出众，男人哪有不喜欢漂亮姑娘的？何况周恩来潇洒英俊，风流倜傥，和自己正好是天生的一对。现在周恩来和自己一起到了欧洲，今后一起学习，好日子长着呢。想到这里，一种幸福感顿时从明姑娘心底里涌上来。

李玉如已打电话给一家餐馆订了几个座位，和周恩来、明姑娘一起去吃午饭。

这间餐馆不大，也不豪华，但很典雅，餐馆里已有数人用餐。周恩来等人进去时，他们都用赞羡的眼光看着他们，不明白这几个东方青年何以这样光彩照人。

周恩来拿起刀叉切割面包，三个人边吃边谈。周恩来问李玉如：“ 你来欧洲快一年了，对中国留欧学生的情况肯定熟悉，能给我说说吗？ ” 李姑娘放下杯子，沉吟了一会儿，说：“ 怎么说呢？先从法国说起吧。你还记得湖南的新民学会吧？ ” 周恩来点点头说：“ 知道。我还和他们的领袖毛泽东见过面呢。 ” 李姑娘说：“ 那你一定知道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领袖蔡和森了？说起来也真叫人叹服。去年年底，蔡和森一家子都到法国勤工俭学来了。蔡妈妈都五十多了，还是一双小脚，也跟着儿子留学来了。湖南省议会副议长徐特立也留学来了。啊呀呀，湖南学生的这种劲头真让人敬佩。 ” 周恩来又问：“ 他们的生活境况如何？ ” 李姑娘摇摇头：“ 很不好。每天工作达 9 小时之久，午饭是开水面包。 ” 周恩来点点头说：“ 原来是这样，看来李石曾在国内的一些话讲得并不可靠。 ” 李姑娘说：“ 正是这样。不过蔡和森准备和李石曾交涉，要求解决吃饭求学问题。 ”

说到这里李姑娘又问周恩来：“ 你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有困难我替你解决。 ” 周恩来说：“ 我倒没有什么困难。临出国时，南开大学校长严修给了一笔钱。但是，这些留法学生的经济和学习问题不解决怎么行？ ” 李姑娘劝他：“ 你还是少管闲事吧，留法学生派系多着呢。现在蔡和森和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是一派，叫蒙达尼派。赵世炎是一派。两派之间的分岐和矛盾大着

呢。”周恩来坚决地说：“再大也得联合起来，不然怎么能统一行动。”明姑娘说：“好啦，你的讲演该结束了。现在该让玉如君谈谈她的事吧。”周恩来也觉得有点冷落了李姑娘，举起杯子说：“来，为咱们的重逢干杯！”李姑娘举起杯子，深情地说：“为你们来到我的身边干杯！”说完，三人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相视而笑，又说起许多别离后的话来，这里难以一一言表。

且说周恩来在巴黎乡下住了几天，在李玉如的协助下联系好了留学事宜。明姑娘除了上课以外，一直陪着他，绿荫道上，留下了串串情话；鲜花丛中，总见双双相依。周恩来惦念着留学生的团结问题，几次欲告别明姑娘去找赵世炎，明姑娘死活　不放，无奈之中，他瞅了个空子不辞而别，坐车往巴黎而来。

按照李玉如姑娘说的地址，周恩来找到了赵世炎。他住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栋公寓里。周恩来推开门后，见到满满一房子人，看样子正在开会。一个青年走过来问他：“你找谁？”周恩来看他面挺熟，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先自我介绍说：“我叫周恩来，刚从天津来，找赵世炎。”屋里的人一听周恩来三字，都站起来，“恩来君”、“恩来君”地叫着，跑过来和他握手。一位满口四川话的青年推开众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赵世炎。”又指着开门的那位青年说：“他叫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大公子。”陈延年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独秀那个人，不要提了，一提他我就有气。”赵世炎笑笑，又指着一个留着大背分头的小个子青年说：“这位是邓希贤，也是刚到巴黎。”周恩来一看，邓希贤个子虽矮，但目光炯炯有神，衣服整洁，显得很干练。接着，赵世炎又介绍他和聂荣臻、陈毅认识。说话间，邓希贤一声不响地离开众人出去了。

大家寒暄一阵后，切入正题。周恩来说明来意：“兄弟刚到法国。临行前，天津《新民意报》聘请兄弟当旅欧记者。兄弟今天拜访大家一来是想问问大家，有些什么情况需要向国内呼吁；二是看看大家还要兄弟做些什么。”赵世炎说：“恩来兄来得正好。现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面临着饥饿和失业的威胁。欧战一结束，军事生产停顿，工人大批失业，我们俭学学生想找个散工苦工做都很不容易了，哪里还谈得上学习。兄弟我过去一直主张劳动工学主义，反对蔡和森君向政府请愿求救，现在看来我的想法太简单了。我们正想和新民学会的同学联合起来采取请愿行动，就请恩来君多做做斡旋的工作吧。”周恩来一口答应：“你们的想法正合我的意思。事不宜迟，现在我们就去蒙达尼吧。”

两人正要动身，邓希贤忽然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西仔。邓希贤拦住大家说：“莫走，慌啥子，喂了脑壳再走也不迟。”说着，让西仔把提盒里的饭菜拿上来，面包、咸鱼、豆腐放满了一桌。大家“啊”地叫一声，惊喜地围了过来。赵世炎问邓希贤：“你哪里来的钱？”邓希贤挥挥手：“莫问，喂脑壳，就算给恩来君洗尘。”但是周恩来呢？大家一转眼，却见恩来同西仔在门外面嘀咕着什么。赵世炎大喊道：“恩来君，有啥子话以后再说，快来同大家一齐吃饭。”周恩来转过头来答应一声：“好，我这就来。”说完，把西仔支走，走了进来。赵世炎请大家坐好了，说：“今天是希贤兄请客，为恩来兄洗尘，吃吧！”于是大家欢快地吃了起来。忽然，那位西仔又提着食盒走了进来，从食盒里拿出香肠、熏肉摆在桌子上，最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葡萄酒。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邓希贤用法语和西仔交

涉，西仔指指周恩来，叽哩咕碌地说了一顿。邓希贤转过身来说：“ 恩来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是客人，怎么好叫你破费呢？ ” 周恩来摇摇头：“ 这里都是同志，没有什么主人客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说的对不对？ ” 大家欢快地齐声高呼：“ 对！ ” 便狼吞虎咽起来。

吃过饭以后，赵世炎和周恩来一同去蒙达尼，路上说起了中午的这顿饭，又由饭说起了邓希贤。赵世炎说：“ 希贤这人最是急公好义。又有胆识，藏而不露。办事扎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 周恩来点点头。从此，邓希贤这三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数年后，周恩来再见到邓希贤时，他已改名为邓小平了。

蒙达尼就在巴黎郊区。在蒙达尼公学，赵世炎找到了蔡和森。蔡和森正躺在床上看书，一看赵世炎来了，“ 哎呀 ” 一声翻身下床和赵世炎握手。赵世炎又为他介绍说：“ 这位是大闹天津卫的周恩来君。 ” 蔡和森忙伸出手来说：“ 久仰，久仰。我听润之兄说起过你。 ” 周恩来遗憾地说：“ 可惜没能向润之兄请教。润之兄怎么没有来？ ” 蔡和森说：“ 我们也曾劝他来着，他说要留在国内考察中国社会，把章行严先生资助的一万大洋都给了我们来法的四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了。他现在办文化书社，组织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反对军阀赵恒惕，经常有书信来。 ”

正说着，两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蔡和森指着一位穿白裙的说道：“ 这是向警予女士。 ” 赵世炎插话说：“ 也是蔡和森君的夫人。恩来，你不知道，他们是在来法国的轮船上自由恋爱上的。 ” 周恩来很高兴地说：“ 那很好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位是蔡畅女士了。 ” 向警予和蔡畅大方地与周恩来握手，蔡畅关心地问：“ 恩来君初来法国，一切还习惯吗？ ” 周恩来说：“ 马马虎虎吧。我今天来，主要是当说客来的。我们勤工俭学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行动呢？现在世炎兄表示完全同意你们的请愿行动，我看成立一个统一的留学生组织的时机成熟了。 ” 向警予立即表示欢迎说：“ 如果诸君能和我们一起请愿，当然更好，和森也多次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想好了名称，就叫少年共产党，你们看怎么样？ ” 周恩来说：“ 我看可以。世炎兄，你说呢？ ” 赵世炎慢慢地说：“ 勤工俭学学生政治思想复杂，陈延年就相信无政府主义。少年共产党这个名称恐怕会把一些人排除在组织外面。 ” 蔡和森冷冷地说：“ 既然这样，你们勤工俭学会和我们劳动工学社还是各自独立活动吧。 ”

大家默默无语，气氛有些紧张。周恩来想了想说：“ 我看这样吧，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固然好；没有统一的组织，只要我们加强联系，协调行动，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 在座的人一听都感到这个办法很好。蔡畅看着周恩来，十分赞许地说：“ 恩来兄真有办法。 ” 一种少女的激情升腾上来，她还未及仔细咀嚼这种感情，只听门外一阵喧哗，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等人走进来。蔡和森介绍他们和周恩来相见，大家又一起商量了联系的办法，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周恩来和留法俭学生的两个主要组织联系上以后，一面在法国读书，一面参加领导请愿活动。1921 年 2 月 8 日，蔡和森率一些同学去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结果游行队伍被警察冲散，蔡畅和向警予等二十几个打头阵的女同学被捕。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人领导同学们组织营救活动。周恩来这时更忙了，他利用自己在京津的影响，说服李石曾出面和法国政府交涉，把蔡畅、向警予等被捕同学营救出来。在为出狱同学举行的欢迎会上，蔡畅斟

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送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接过一饮而尽。蔡畅还想为他敬酒，李富春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杯酒说：“ 恩来兄，我为畅感谢你。 ”周恩来大眼睛一闪，看看蔡畅说：“ 好嘛，这杯酒我是一定要喝的。 ”蔡畅却不悦地甩开他们走开了。李富春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 恩来兄，不知道为什么，近来她总是给我甩脸子。 ”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 快去追啊！ ”李富春果然急急忙忙地去找蔡畅了。

周恩来从蒙达尼回来已很晚了。房子里的灯亮着，这一定是明姑娘，她有自己房间的钥匙。他打开房门一看，果然明姑娘和另外两个男女青年在房里。周恩来定睛一看，惊喜地说：“ 啊！清扬，申府。 ”来人正是天津的老朋友张申府和刘清扬。刘清扬说：“ 我们找你有一件大事。 ”周恩来惊异地问：“ 什么事？ ”刘清扬看看张申府，张申府接过来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陈独秀、李大钊诸位先生在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的帮助下，已组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周恩来诸君已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党趁我来欧教书之便，为你办理入党手续。 ”周恩来一听，激动万分地说：“ 党已经成立了？太好了！ ”接着，张申府、刘清扬作为介绍人和主持人，正式为周恩来办理了入党手续。在一面小红旗前，周恩来举手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赤色的旗帜在中国飞扬去流血奋斗，去壮烈的死。 ”入党手续办完后，张申府刘清扬夫妻告别了周恩来和明姑娘走了。

周恩来关上门，一下子抱起明姑娘，兴奋地说：“ 明，党已经成立了，我已是在党的人了。你也入党吧，我们一起为革命奋斗。 ”明姑娘温柔地贴在他的怀里，轻声说：“ 飞，我祝贺你。可是我不能去加入，我有我的专业。我要用我的专业知识救国。 ”周恩来失望地放开她。从此以后，他愈来愈觉得明并不是他的理想伴侣，不禁越来越多的想起邓颖超。这期间，他也不时收到邓颖超的信。但是由于忙着成立旅欧总支部的筹备事宜，他一直没有好好地写一封回信。直到 1923 年 6 月，旅欧“ 少年共产党 ”和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才算松了一口气。这时蔡和森、陈毅因为强行占领里昂大学被警察押解回国。里昂大学原是国内一些著名人士因同情留法俭学生的苦境捐款为他们建立的。谁知建好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却从国内招收了一百多名官宦人家的子弟入学，俭学生反而进不去。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发起占领里昂大学的运动，结果，全体学生被捕。只有赵世炎设法逃了出来。

领导骨干少了，周恩来的担子也更重了。他主管宣传，忙得要命，幸而有陈延年、邓小平帮忙。因为忙，他和明姑娘之间的接触也更少了；即使见了面，双方也没有更多可说的。他感到应该立即结束这种关系，无牵挂地投身革命。但是，他和明相恋了这么几年，明又是那样温柔美丽，对他体贴入微，一说要断，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得尽早了断这个问题，这也是对明负责。于是周恩来来到明的住处，声言要和她谈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明以为周恩来要向她求婚，为他煮了咖啡，然后等着周恩来开口。周恩来看到明为他忙前忙后，满脸是希望和期待的神色，反而不好开口了。踌躇再三，才说道：“ 明，我们得分手了。 ”明姑娘一惊，问道：“ 为什么？ ”周恩来说：“ 我受组织的指派，得到德国去学习了。 ”明姑娘说：“ 这算什么，你要到巴黎来，几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这算什么。 ”周恩来摇摇手，困难地说：“ 不，不是。我是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国共两党正在酝酿合作，发动国民革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得奉命回国。 ”明姑娘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她轻声地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永远离开我了？ ”

周恩来点点头说：“就算是这样吧。明，我们志趣不同。我呢？已认定共产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这意味着放弃个人的一切享受，意味着流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明，你是个好姑娘，但你是适应不了这种生活的。我们分手，也对你有好处。”话既然说明了，心情也就轻松了。周恩来劝慰了明姑娘一番。明熟知周恩来的脾气，自己也确实害怕过那种担惊受怕的革命者的生活，也就面对现实，同意分手。虽然这样，毕竟旧情难忘，二人分手时，不禁抱头痛哭一场。周恩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立即提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非常委婉的求爱信。由于邮路远隔，这封信在大海上足足走了一年才到达邓颖超的手中。

且说邓颖超自周恩来出国后，眼见觉悟社社员星流云散，回想往日大家团聚战斗的岁月，不觉有些惆怅，便找到从欧洲回来的郭隆真商议。郭隆真说：“我听说海外的社员为加强联系，开展会务，办了一个刊物叫《党邮》。我们为何不在《新民意报》上也办一个《党邮》专栏呢？”邓颖超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便和郭隆真去找新民意报馆主商量。馆主本来就一向支持觉悟社的活动，现在听说觉悟社要在他的报纸上开辟《党邮》专栏，一口答应。

恰在此时，她们收到伍豪的来信。二人高兴极了，打开一看，一封是给觉悟社的，一页是给邓颖超的。郭隆真便先看起给觉悟社的那封信。看完以后，她兴奋地对邓颖超说：“逸豪，你看伍豪这封来信。他在德国组织了东方少年C·P，出版《少年》半月刊，工作得多出色啊！”她看邓颖超呆呆地看着信，没有反应，便拍了一下她的肩头：“逸豪，你在看什么呢？”邓颖超把信递给她说：“石衫（十三），你看看伍豪给我的这封信。他说的什么，我怎么看不明白？”郭隆真奇怪地说：“是吗？我看看。”她接过信来，看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邓颖超生气地问：“石衫，你笑什么呀？”郭隆真好不容易忍住笑说：“小超，周恩来君爱上你了，这是一封求爱信。”邓颖超一听，满脸绯红，捶着郭隆真的背说：“你胡说，你胡说。”郭隆真抓住她的手，严肃地说：“逸豪，我不骗你，他确实是爱上你了。”邓颖超小声说：“可是，我们觉悟社成员都宣过誓，这一辈子都不结婚，取独身主义。”郭隆真点点头：“是这样。不过，那是我们的幼稚。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要去当苦行僧，恰恰相反，是要消灭剥削，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们革命者只要志趣相投，为什么不能结合？周恩来君是我们觉悟社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你们两人结合真是再好没有了。你应该高兴才是。”

经过郭隆真这一番劝解，邓颖超也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时，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旅欧的少年共产党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又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既要负责组织团的工作，又要主持党的工作，还要为天津《新民意报》和《益世报》写旅欧通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让邓小平负责宣传工作。这时《少年》已改名为《赤光》，周恩来就让邓小平一并主持《赤光》半月刊。邓小平也真有本事，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油印技术也特别好。他印出来的《赤光》就好像是从一流的工厂里铅印出来的，大家看了爱不释手。周恩来特别高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邓小平能把这么一件小事做的这么好，将来必定是非常能干的实干家。他举着《赤光》对大家说：“咱们这里出了个油印博士呢。”于是邓小平在巴黎多了个名字：油印博士。

金风送爽，转眼就是 1922 年 10 月了。这天周恩来正在寓所里给邓颖超写信，准备让即将回国的李维汉捎去，忽然有人叩门。他拉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中年人。此人中等个子，穿了一套黑西装，笔挺地站着，一看就知道是行伍出身。周恩来和气而警惕地问道：“ 你找谁？ ” 中年人诚恳地说：“ 我叫朱德，刚到欧洲。你一定是周恩来君了？ ” 周恩来点点头说：“ 是的，请进来吧。 ” 他为客人端上茶以后，问道：“ 不知朱先生找我有何见教？ ” 朱德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两手放在膝盖上，对周恩来说道：“ 我是四川人，原来是滇军的将领，参加过护国之役。但现在军阀混战的现实教训了我，必须要找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我经过学习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治主张才能救中国，因此我极想参加贵党。来欧前我到上海找了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他不相信我这个旧军队的将领入党的真诚愿望，说我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入党。我感到绝望、混乱，这些日子真难过。我听说你在欧洲领导着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所以一到欧洲，就来找你…… ”

朱德说话时，周恩来一直侧着头，静静地听着。朱德讲完了，不安地看看眼前的这位温文尔雅的青年，担心又会被拒绝。没想到周恩来听完后，站起来双手握住他的手说：“ 我完全同意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德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共党员了。当然，还得办一个手续。请你填一份入党申请书，我们把它寄给党中央审批。不过，这很快，几个月就可以办好。现在我带你去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吧。 ”

朱德没想到周恩来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为他办好了入党手续，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 恩来同志，你是我政治上的带路人。以后党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吩咐，赴汤蹈火也不推辞。 ” 周恩来使劲地摇摇朱德的手说：“ 朱德同志，我代表党欢迎你参加党的组织。不过，你的党籍还不能向外公开，因为党可能需要你做一些特殊的工作。 ” 朱德答应道：“ 是的，我一定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

光阴荏苒，不觉又过去了一年。周恩来给邓颖超寄、捎了几封信，邓颖超只回了一封信，对他信中提到的问题并未明确表态，他心中有些着急。正在这时，邮差送来了一封国内来信。周恩来惊喜地接过信，看看信皮，却不是邓颖超写的。这会是谁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回
建黄埔周恩来结发邓颖超
反逆流毛泽东痛驳陈独秀

话说周恩来正为没有接到邓颖超的信而着急时，突然接到了国内的一封来信。他看着信皮，上面的字体很陌生。这会是谁呢？他赶紧抽出信纸看信后的署名，赫然三个大行书体字映入眼帘：廖仲恺。啊！是廖公来的。他虽然没有见过廖公，但知道他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人，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广州协助孙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周恩来赶紧读完信，才知道是廖公要他速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是大事，周恩来立即向旅欧总支部的同志作了汇报，总支部也收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当即让周恩来回国，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委员和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轮船劈开大西洋的万顷碧波，激起一道白色的浪河。周恩来站在船舷边，眺望着蓝色的海洋，心情很不平静。从国内的来信和海外报纸的报道中，他已经知道国共实现合作，大革命的浪潮已在国内翻滚，自己马上就要回国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去了，可以实现自己的革命救国的愿望了，这是何等地令人高兴啊！同时他也更加怀念邓颖超，许多时没有接到她的来信，不知她现在哪里？一想到此，他恨不能一步跨到广州。

经过近一个月的旅行，船终于驶抵广州，岸上迎接旅客的人群已经挤满了码头。周恩来在船上望去，一眼看到彭湃站在码头上正朝他挥手呢。他激动地举起双手，使劲摇了几下随即跑下船来，和彭湃热烈握手。彭湃略事寒暄后，即叫来人力车，把周恩来送到自己的寓所休息。

九月的广州，天气仍然很热，可这里的政治空气更热。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为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革命青年正从全国各地往广东涌来，街上行进着一队队的游行群众，到处都是革命标语。

黄埔军校已经开学。国共两党的大批重要干部云集军校，有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教育长邓演达等国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共产党方面，除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外，还有教官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教官叶剑英曾任孙中山先生警卫营营长，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他率全营掩护孙中山先生撤退。这时他的党籍是国民党，和中共教官甚说得来，以后又跨党加入中共。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有 500 多人，都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有五、六十人，如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还有许多加入了国民党的学生，如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陈诚、黄维等。国共两党合作共办黄埔军校，军校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黄埔岛上，校歌震天响：“ 热血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

毛泽东这时也来到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 38 号，以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主办《政治周报》。他和周恩来等人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后的跨党党员，即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贯彻孙中山先生改造国民党的政策。周恩来在军校听说毛泽东到了广州，即坐军校交通艇赶回广州去看他。周恩来在前西街 38 号下了人力车，仔细打量起来。

38 号是一栋简陋的二层楼房，毛泽东住在楼上。周恩来去时，毛泽东正在整理书刊，一看周恩来来了，连忙放下手中的笔，两人亲热地拥抱起来。

周恩来看看空荡荡的屋子，奇怪地问：“润之兄，开慧怎么还没有来？”毛泽东边泡茶边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我先来准备准备粮草么。”两人坐下后，毛泽东说：“恩来，有什么新闻，你给我说说嘛。”周恩来脱下军帽放在桌上，松了松武装带说：“怎么说呢？从外面看很热闹，实际上情况复杂得很。右派活动很猖獗，军校里面的一些国民党学生还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在王柏龄这些右派教官的唆使下，成天向共产党员学生寻衅。前天，胡宗南带着几个右派学生和陈赓打架，叫陈赓抡起大棒狠揍了一顿。”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说：“揍得好！对于右派的挑衅，就是要针锋相对地反击。只有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中间派才会跟着左派走。你要是退让，他们就会骑在你头上拉屎拉尿。”周恩来叹口气说：“可是，我担心哪！陈独秀让我们这些抓军事的，不许拉队伍，只让配合国民党。要是国民党变了脸，咱们可是手无寸铁啊！”毛泽东把手里的茶杯往桌上一顿说：“恩来，你说的这可是个要害问题。手里无棍打狗不硬。我们一定要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不拉起一支姓共的队伍，还搞什么革命？”周恩来担心地问：“要是陈独秀问起来怎么办？”毛泽东挥挥手说：“恩来啊，你怎么那么老实。你忘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恩来点点头说：“润之兄言之有理。”

两人正说着，楼下的肖楚女回来了。毛泽东站起来喊道：“麻子，今晚吃么子？”肖楚女走上来说：“辣椒炖牛肉。噢，恩来在这儿，那就换一个菜吧。”周恩来摇摇手说：“不用了。我今晚就要尝尝湖南的辣椒。”毛泽东高兴地拍了一下周恩来的肩膀说：“越辣越革命嘛！”说完三人一齐向厨房走去。菜做好以后，周恩来吃了一口，顿时辣得满脸通红。毛泽东专拣辣椒吃，还让着周恩来：“恩来，快吃。广州这地方潮气大，吃点辣椒可以抗潮气。”周恩来一听有理，也就大口吃起来。饭还没有吃完，就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断断续续的枪声。毛泽东惊诧地问：“么子事？”周恩来气愤地放下筷子说：“肯定又是商团捣乱。这帮家伙有英国人的支持猖狂得很。”毛泽东一拍桌子说：“广州是革命根据地，怎么能让他们胡来？”周恩来说：“孙总理也在考虑解决他们。”一语未了，门外有人喊：“报告！”周恩来说：“是找我的。进来！”门推开了，两个军官走进来，向周恩来敬个礼说：“周主任，校长有命令，让你立即回军校，有重要事情商量。”周恩来站起来说：“肯定是要打商团了。你们坐着，我走了。”说完戴上军帽走出门去。

邓颖超这时还在天津，从高君宇等人捎来的信中，她知道周恩来工作很忙，这时又得知黄埔学生军要打商团，很为周恩来担心。兵凶战危，何况黄埔学生军刚刚编练成军。这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的妇女部长，工作很忙，也没有时间更多地想这个问题，整天为动员群众而奔波着。商团军被打垮以后，黄埔学生军又紧接着要去打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这可不比歼灭商团军。当时陈炯明所部近十万人，而黄埔学生军只有三千人，众寡悬殊。

东征军走了，这正是 1925 年的 2 月。邓颖超白天忙完了，晚上躺在床上，不禁想起周恩来，不知他在前线怎样了？负伤了没有？东征的消息报纸上经常有报道，党内也经常传达这方面的消息。总的来说，由于有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军的配合作战，黄埔学生军进展顺利，这使她放心。可是一想到陈炯明有十万军队时，她总是为周恩来和黄埔学生军担心。果不然，三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天津市面传开，说东征军在棉湖失利，蒋介石被打伤了脚，周恩来阵亡。这个消息使邓颖超惊呆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市面上人

们都这么说，她判断东征军肯定在棉湖打了一场恶仗，不禁为周恩来担起心来。这时驻扎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所部和桂军刘震寰所部乘机发动叛乱，吴铁城的警卫团和各机关都撤到珠江南岸，北岸市区尽为叛军所占领。中共两广区委都在做应变的准备工作。形势危急，邓颖超在天津是多么想知道周恩来的确切消息啊！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邓颖超正在灯下起草一个文件，突然有人叩门。她谨慎地问：“谁？”门外的人答道：“大姐，是我。”啊！是广东东江前线回来的。她赶紧打开门，把客人让进屋里，倒茶端糖果，等到客人坐定了，她才缓缓说道：“近来市面上谣言很多，我真为你们担心。棉湖那一仗是怎么打的？”一说起战斗，客人来劲了。他怕邓颖超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比划着讲了起来，邓颖超这才知道战斗的经过。

原来东征军占领棉湖后，留下一千多人驻守。总司令蒋介石这时产生轻敌思想，率领主力部队准备前进。不防陈炯明的悍将杨虎率一万余众反扑过来。蒋介石慌了手脚，连命令都发不出来了。周恩来眼见形势危急，挺身出来指挥，命令何应钦率棉湖驻军抗击，又派人给前方的叶剑英送信，命他回援。可是何应钦畏敌如虎，不敢指挥。周恩来便亲自到驻军指挥所，命令部队抗击。这时陈诚指挥的大炮也响了。东征军奋勇抗击着如潮水般冲过来的敌军，杀声震天，炮火连天。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陈诚的大炮突然不响了。敌军士气陡长，狂喊着杀了过来。周恩来叫过共产党员、团长刘畴西，命令他：“你替我指挥，不许后退一步！我到炮兵阵地上看看。”炮兵阵地是当时敌炮轰击的重点，万分危险。刘畴西说：“周主任，那里危险，我去吧！”周恩来拉开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赶快执行命令，不要中断指挥。”说完冲出指挥所，向弹片横飞的炮兵阵地跑去。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炮兵阵地，发现陈诚不在，不禁大为光火，喝问道：“陈诚呢？”战士们回答：“他跑了！”周恩来气愤地骂了句：“可耻！”他向战士们一挥手：“弟兄们，我们是革命士兵，决不让敌人冲上来。听我的指挥，朝着敌人开炮！”说完，跑到炮位上，拿起指挥旗，命令道：“目标，正前方——开炮！。”战士们见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亲临炮位指挥，勇气倍增，不管周围乱飞的弹片和子弹，按照命令，拉响六门大炮的炮栓。“轰隆”一声，炮弹在敌人阵地上爆炸了。只见敌人冲锋的队形顿时混乱，更奇怪的是，敌人的冲锋也停了下来。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高兴地喊起来：“弟兄们，我们把敌人的指挥部打烂了，指挥官也叫我们打死了。大家快装炮弹，目标：敌冲锋群——放！放！”炮兵们打得正高兴，忽然对面出现了一支部队，喊杀着，向敌人包抄过来。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下，认出是叶剑英的援兵到了，便把指挥旗给一位炮长，命令他指挥，自己赶往指挥所去了。就这样，东征军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棉湖一战，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平定了东江。

邓颖超听完客人的叙述后才放了心，这时东征军已回师广州，镇压滇桂军叛乱。陈赓带着部队作为尖兵连率先突破珠江一气打到北校场。其他部队也奋勇冲锋。经过一夜激战，歼灭了刘、杨的叛军。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去掉后，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共中央调集大批干部来到广州，充实广州的工作。中共两广区委已经建立，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领导两广区委的工作，另调陈延年协助他，为了加强两广区委的妇女工作，中共中央调邓颖超到广州工作，邓颖超接到命令后，立即给周恩来拍了电报，坐轮南下。

周恩来接到邓颖超的电报后，算准了船期，去向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请假。廖仲恺宽厚地点点头，批准了，周恩来坐交通艇赶到码头，等着轮船进港。

客轮鸣着汽笛进港了，码头上一片欢腾。周恩来踮着脚跟，朝客轮上观望着。看见了，邓颖超在甲板上挥着白手巾。四目相对，周恩来一阵激动，朝前挤去，和走下船来的邓颖超紧紧握手。这是自 1920 年两人分别后第一次见面，心中的激动就不必说了。周恩来叫了人力车，把邓颖超送到两广区委去报到。陈延年已给她准备好了住处，大家寒喧一阵就散了，让邓颖超好好休息一下。毕竟八月的天气还是太热了，邓颖超刚从北方来，不太适应广州的气候，显得有些疲乏。

第二天，周恩来叫了人力车，把邓颖超接到自己的住处，亲手烧了狮子头等几个菜，为邓颖超洗尘。吃过饭后，两人说起离别后的情景，周恩来一把抓住邓颖超的手，急切地问道：“ 小超，我们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也不来信，把我急死了。 ”邓颖超抽出手来说：“ 恩来，你着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再过几年谈好吗？ ”周恩来着急地说：“ 我已等了几年啦，还叫我等下去啊！说实话，五四时期在天津我就盯上你啦！ ”邓颖超不想谈下去，站起来说：“ 恩来，你累啦，先好好休息吧，我走啦。 ”说完就走了出去，在门口回过头来莞然一笑说：“ 我会常来看你的。 ”

邓颖超走了，周恩来失望地坐在桌子边，正想写一首诗。一个少女银铃似的声音在屋外响起来：“ 恩来！恩来！我来看你来啦！ ”周恩来赶紧打开屋门，门外站着容光焕发的蔡畅。周恩来一迭声地说：“ 请！请进。 ”蔡畅坐下，喝了一口茶说：“ 广州的天气真热，我们今天上午刚到，听说你回来了，赶紧来看你。 ”周恩来笑笑说：“ 难得你还记着我。 ”交谈中蔡畅发现周恩来有些心事，便关心地问：“ 恩来，你好像碰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说出来，小妹我给你排解排解。 ”周恩来看看蔡畅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叹了一口气，便把刚才的事说了。蔡畅一听，顿时低首不语，过了一会儿她才问道：“ 你真爱她吗？ ”周恩来说：“ 你是我的老战友了，我告诉你吧，打在天津搞五四运动起，我就喜欢上她啦。我们学生第一次集会，开始有点冷场。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子跳到讲台上演说起来，一下子把会议气氛带起来了。我一问别人，才知道她叫邓颖超。从那时起，我就爱上她啦。”蔡畅说：“ 既然你这样爱她，我去找小超谈谈。 ”说完站起来走了。

蔡畅找到邓颖超：“ 小超，我刚下火车，来看看老朋友。你怎么让恩来不高兴了呢？ ”邓颖超赶紧倒茶说：“ 怎么，恩来向你告我的状了？ ”蔡畅拉着邓颖超的手说；“ 说实话，你爱恩来吗？ ”邓颖超说：“ 怎么说呢？那是在 1919 年 6 月间的一次大会上，主席台上站着一个青年，身穿蓝色长衫，头戴一顶鸭舌帽，显得英俊潇洒，女同学们纷纷议论着，大家都流露出爱慕的神色，这才知道他叫周恩来，是南开的高材生，刚从日本回来。他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听说他在欧洲有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我怕…… ”蔡畅不等她说完，立即接过话头说：“ 你这样想恩来可就错了，这事我最清楚。他和明姑娘确实感情很好。但他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决心找一个有同样抱负的姑娘作伴侣。明姑娘也理解他的志向，两人好说好散。你应该理解恩来才对。你们结合了，可以互相支持，这对革命也是个大好事啊！ ”她见邓颖超没有反对的意思，果决地说：“ 好啦，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了，你们的喜酒我是喝定了。 ”

这时国民革命军已经编组完成，黄埔学生军编成第一军，蒋介石兼任军

长，周恩来兼任政治部主任，汪精卫兼任党代表。周恩来同时兼任何应钦（黄埔教官）兼任师长的第一师的党代表。全军厉兵秣马，准备第二次东征。

这天，周恩来来两广区委看邓颖超，没想到蔡畅也在房里。周恩来推门进来，蔡畅站起来鼓掌说：“东征的大英雄来了，欢迎！欢迎！”邓颖超说：“畅，你别取笑他了。”蔡畅一拍手说：“哟，还没结婚呢，就这样护着他呀！我看呀，现在广州形势比较平静，是个好机会，你们就抓紧办了吧。”周恩来笑笑说：“我没意见。”蔡畅说：“这事就包在我和富春身上。咱们是革命人，不要那些排场。但到底是终身大事，不要太马虎。”

在蔡畅的催促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期定下来了，此年，也就是 1925 年 8 月 19 日。婚礼很简单，也很朴素。尽管他们没有声张，但还是有很多人闻讯前来祝贺。蔡畅以婚礼主持人的身份招待大家，贺喜的人连连和周恩来夫妇干杯。邓颖超不会喝酒，周恩来只好代劳。晚上客人们都走了，蔡畅和周恩来夫妇又聚了一会儿，大家谈起往事，不禁壮怀激烈。周恩来又拿来酒杯斟满酒说：“我们革命人四海为家，今日相聚，他日不知何时才能相会。今天我们先为畅妹和富春干一杯！”说完自己一饮而尽。蔡畅看天色晚了，告辞要走。周恩来谈兴正浓，哪肯放她，死活不让她走。邓颖超也劝蔡畅留下。蔡畅无法，只好留下。周恩来十分高兴，跑到厨房烧了个狮子头，三个边饮边谈，谈到第二天 10 点，意犹未尽。这时忽然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方向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周恩来大喊一声“不好了！”拿起手枪就向外冲去。

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已聚集了一大堆人。周恩来询问了情况，才得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刺，已经送往医院。陈赓带了一些士兵去捉拿凶手去了。周恩来一听急忙赶往医院，一直守护在廖仲恺的身边，组织抢救。不幸的是廖仲恺终因伤重不治身亡。他的小儿子廖承志哭喊着“爸爸”，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和大女儿廖梦醒也泣不成声。周恩来劝他们节哀，何女士和梦醒止住了哭声。只有承志还在哭喊着。周恩来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应该振作起来，为廖党代表报仇才对！”承志听话地止住了哭声，使劲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忙完这些事后，才想起一天还没有吃饭。他叫了辆人力车赶回家里。邓颖超不在，他自己泡了碗剩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忽然有人在外面喊道：“恩来在家吗？”他一听是毛泽东的声音，赶紧让进来。毛泽东一进屋就说：“恩来啊，这两天忙着筹办中央政治讲习所，没赶上你们的婚礼，今天来不算迟吧。”周恩来边倒茶边说：“不迟，不迟。”两人喝着茶说起今天发生的事来。毛泽东说：“今天发生的事是一个信号，右派早晚要动手。我们要早做准备。咱们的队伍拉得怎么样了？”周恩来皱皱眉头说：“进展不大。陈总书记不让咱们拉队伍。没有党中央支持，我一个人有什么用？我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把叶剑英、叶挺、聂荣臻、朱德等人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叶挺独立团大部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一支队伍。”毛泽东摇摇头说：“这么点力量，怎么行呢？如果只是西山会议派那几个人倒还没有什么。我就怕国民政府内部出事。”周恩来瞪大眼说：“你是说……”毛泽东止住他说：“蒋干盗书，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要办自己的黄埔军校。”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指的是什么。他说：“我看这是个好办法。你要的教练枪支我给你设法。”毛泽东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一言为定。”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一言为定。”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终

于在 1926 年春开学了。毛泽东请刚到广州的李富春担任班主任，周恩来也时常来讲习班讲课。

开学没有几天，毛泽东吃过晚饭后准备写日记。好几天没有写了，他随意问了一下杨开慧今天是几号，杨天慧告诉他今天是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噢”地应了声便记起日记来。写完后，他对杨开慧交待说：“我去找周恩来。”便出门去了，几分钟后又回来了。杨开慧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毛泽东诧异地说：“奇怪，街上岗哨林立，不让通行，说是奉上峰命令，全市戒严。”杨开慧奇怪地说：“什么事搞这么紧张？”毛泽东坐下说：“肯定出了大事。我早预料到国民政府内有人要耍花招。”由于全市戒严，他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消息，只好吹了灯，坐等事态发展。

第二天，戒严解除，但巡逻的士兵往来不断。毛泽东多方调查，才知道昨夜发生了大事。原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昨接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命令，说军校校长蒋介石让他调中山舰驶到黄埔岛待命。李之龙接到命令后，率中山舰于当夜开到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道。邓演达根本不知道这事，忙用电话和在广州市的蒋介石联系。蒋在电话中说：“什么？中山舰开到黄埔啦！我根本没有下过这个命令。娘希匹，李之龙是不是想造反？我命令黄埔和广州戒严！”

毛泽东打听清楚后，回来对杨开慧说：“你看着，事态还会进一步发展。”果然第二天，第二师的四十多名共产党员党代表被捕，拘禁于造币厂。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队被缴械。李之龙被蒋介石的盟弟欧阳格亲自带着海军学校的学员逮捕。紧接着驻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也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搞清事件的真相后，当夜去找陈独秀。他推门一看，发现陈独秀正和陈延年辩论。陈延年看他进来，忙把他拉过来对陈独秀说：“独秀，我是你儿子，你不爱听我的话，就听听润之的意见吧。”陈独秀说：“润之，你虽然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在中央排名第二，可是在四大上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没当上。你就不要干涉中央的决策吧。”毛泽东对他的这番话很反感，正想驳斥。陈延年已叫起来：“独秀，你这番话好没道理！党员有向中央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写在党章上的，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润之说话？”陈独秀恼羞成怒，举手要打陈延年。陈延年说：“好呀，你还想在党内摆你的老子资格呀，我不吃你这一套。”说完推开门跑了。

陈独秀疲惫地坐下来，喝了口茶说：“延年这小子跟我吵了半天，把我头都吵昏了。润之你也是来跟我吵架的吗？”毛泽东说：“是的！而且还想跟你吵到明天。”陈独秀不满地说：“你们怎么都跟我过不去，还让我活不活？”毛泽东说：“不是我们不让你活，而是右派不让我们活，我们必须反击。”陈独秀“哼”一声说：“拿什么反击？”毛泽东说：“把广州一切反蒋的力量集中起来，完全可以打掉蒋介石的气焰。”陈独秀说：“润之，革命得分二次进行。现在是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不能动不动就反击。把国民党吓跑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错，现在我们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担负不起领导这个革命的任务了，所以孙中山先生才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现在只有依靠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充分发动农民，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完成这个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要犯绝大的错误。”陈独秀说：“润之，你这个想法很危险！你不知道，共产国际也是我这个主张。共产国际的决策不会错的吧。”毛泽东反驳说：“对于中

国的事，中国人最有发言权。”陈独秀火了，大声斥责他：“好啊！你连共产国际的话也不听了。”毛泽东也激动起来，大声抗辩说：“我只知道右派已经把刀架到我们脖子上了。”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一直吵到第二天早晨。还要继续吵下去，陈延年猛地推门进来，朝陈独秀喝道：“独秀，你知道吗？周恩来被抓起来了。”陈独秀和毛泽东一听大吃一惊。究竟周恩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讲述。

第五回
留广东邓颖超痛失初生子
打南昌周恩来病倒汕头路

话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带了四名卫士去造币厂见蒋介石，路上巡逻的士兵见是周主任，都没有阻拦他。到了造币厂门口，只见门口排列着许多士兵，个个端着刺刀，如临大敌。以往周恩来去见蒋根本不需要通报，今天却不同了。他刚走到门口，一个军官走过来，“啪”地敬了个礼说：“校长有令，任何人不得擅入。请周主任稍候，我进去通报一声。”

周恩来在门口等了好一会，不见那个军官出来。再看看那些士兵，个个脸色铁青。周恩来一阵心寒，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但被捕的那些共产党员的安危扯着他的心，即使是赴汤蹈火，他也得闯闯这阎罗殿。

正在周恩来等得不耐烦的当口，那个军官出来了，把手一摊说：“周主任，请！”周恩来随即带了四名卫士跟着军官走了进去。刚走几步，忽然哗啦一声，一下子拥出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枪口对准周恩来和卫士，大声喝道：“不许动！”随即缴去了卫士的枪。周恩来怒斥他们：“我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命令你们，快把枪还给我的卫士。”那个带他们进来的军官陪着笑说：“周主任不要误会，这也是校长的意思。”周恩来正要发脾气，蒋介石的警卫连长金佛庄从里院走出来说：“周主任，请你不要生气，这是不得已的事。校长正在办公室等你呢，请走吧。”周恩来知道士兵们是奉令办事，和他们再讲也没有用，见了蒋介石再说，便急步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

蒋介石正在屋里等他。一看他进来，连忙招呼：“周主任，请坐。”又吩咐卫士泡茶。周恩来摇摇手说：“不要泡了。请问蒋校长，你为什么要逮捕李之龙和共产党员？”蒋介石把手往下按按说：“周主任，不要这么大火气嘛，你听我解释。”蒋介石故作亲热地朝前凑凑说：“今天的事和共产党没有一点关系，这都是娘希匹汪精卫搞的名堂。我先把李之龙他们集中起来，是为了避免他们上汪精卫的当，这也是为贵党好啊！你今天来了，也别出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一天，看汪精卫还能造你的什么谣。”周恩来抗议说：“你是要软禁我？”蒋介石“这个”“这个”地哼了几句说：“不要说那么严重嘛。棉湖一战，你帮了我，我是信得过你的。现在外面乱得很，我有责任保护你。”说完叫来卫士，吩咐说：“你们送周主任去休息。要好生伺候，不许怠慢。”

就这样，周恩来被送到造币厂的一个豪华客房软禁起来。直到晚上，蒋介石才跑过来看他。一进屋就说：“周主任，好了，事情搞清楚了。贵党总书记陈独秀给我发来电报，说这件事完全是一场误会，国共两党还要精诚合作。”周恩来说：“什么误会？这完全是你借右派来打击共产党。我对此表示抗议。”蒋介石说：“不要这样嘛，这是误会，咱们一起吃饭去吧。”周恩来问他：“你既然连连说是误会，那些关在造币厂的共产党员什么时候放？”蒋介石说：“就放，就放。不过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希望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去，以免再发生误会。”周恩来反驳说：“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都是国共合作的武装。你要共产党员退出去，是不是要和共产党分裂？”蒋介石一听慌了，忙解释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是非常尊重贵党的。我不止一次在军校讲演说过，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反对我，

是反对革命。我怎么会和贵党分裂呢？我只是担心就这样下去，军心不稳，指挥不统一。你还记得吧，第二次东征途中，胡宗南和陈赓为了一点小事吵起来，结果两党军人在餐厅里用餐具打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周恩来说：“我没有忘记，第二次东征途中，当改编的第三师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是陈赓把你从阵地上背下来，救了你的命。你现在屁股刚坐稳，就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抓起来，你对得起谁？”蒋介石听了，似有所动，“这个”“这个”地支唔了几句，下令把关在造币厂的共产党员放了，把缴的枪还给周恩来的卫士。

周恩来见援救共产党员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告辞走了。蒋介石望着他气昂昂的身影，感慨地想到：英才啊，英才！为什么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里去了呢。过了一个多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要跨党，但可以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党籍。他本想通过这个办法把周恩来、蒋先云、陈赓、聂荣臻，这些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拉到国民党内来，今后好为他所用。他估计许多共产党员会这么做的，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现在谁不想抱住蒋校长这棵大树好乘凉。没有想到，此案一出，黄埔军中的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哗啦”一下子都退出了国民党，连他最信任的黄埔高材生蒋先云也不要国民党的党籍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也叫他可怕。他恨恨地对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说：“都退出了？好嘛，娘希匹，他们总会有后悔的一天。”

整理党务案后，周恩来再不能担任第一军的党代表了，专门主持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的工作。这时，两广已经统一，国民革命军即将开始北伐。独立团团长叶挺忙着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他的团将担任北伐军的先遣工作。收拾停当后，他正准备和家人聚聚，因为后天部队就要开拔了。正在这时，门外闪进一个人影。叶挺惊喜地迎上去说：“周主任，我还没有去看你呢，你倒先来了，请坐。”周恩来摇摇手说：“不要忙活了，我想和你们团的党员干部见见面，你看方便吗？”叶挺连连答应：“方便，方便。我们本来就受两广区委的领导嘛！”说着命令副官把连以上的共产党员找来。人员到齐后，周恩来站起来说：“同志们，你们心里明白，我们这个团是唯一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没有革命军队不行，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更多的由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我希望你们奋勇作战，打出威风来。”大家听到这里都鼓起掌来。女佣端上酒来，每人拿了一杯。周恩来举杯祝酒：“祝你们克复武汉，饮马长江，干！”说完一饮而尽。军官们也都一口喝下了这杯送行酒，相继离去。周恩来又和叶挺谈了一会儿。忽然两广区委的女同志陈铁军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你快回去吧，邓大姐肚子疼得要命。”周恩来一惊，忙与叶挺告别，赶回家去，把邓颖超送到医院。医生仔细地作了检查后，告诉他们说：“太太没有什么病，吃几片药就好了。太太腹中的胎儿是横位，恐怕将来难产，这倒要非常注意。”周恩来点点头，扶着邓颖超回了家。

斗转星移,眼看着到了 1926 年底。北伐军自 7 月中旬在广州誓师北伐后，一路势如破竹。叶挺独立团更是能征善攻。汀泗桥、贺胜桥一战，叶挺团如锋利的尖刀，率先突破军阀吴佩孚的阵地，为歼灭吴军主力立下了首功，接着又率先登上武昌城头，克复武汉。这期间他接到了周恩来的信，按信中的指示，扩编了独立团，把两广区委派来的许多共产党员安插到独立团里去。周恩来得到这些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的计划正在实现。但是一想到上海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中央

领导成员的妥协退让，又感到一种沮丧。正在这时，陈独秀来信要周恩来去中央担任组织委员和军事委员。这是中央的命令，他不得不执行，可是邓颖超怎么办？她正怀着孕，将来还可能难产。邓颖超看出了他的不安情绪，宽慰他说：“你放心地走吧，这里还有妈呢，还有铁军他们。”周恩来到此，也没有好的办法，只好安排了一下家事，便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这一走就是三个月，音讯全无。直到1927年3月下旬，上海发生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邓颖超才知道周恩来去上海是为了组织这次起义。起义成功了，邓颖超感到很高兴。可是接着她又从报纸上看到蒋介石调二十六军进驻上海的消息，不禁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起来了。北伐以来，蒋介石收买流氓，在九江、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共产党员多名。攻下南昌后，又擅自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到南昌，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对抗。现在他又把上海的革命军队调开，专门把由军阀部队收编的二十六军调驻上海，肯定没安好心。

邓颖超的担心并非多余。1927年4月11日，二十六军的一个军官到商务印书馆来找周恩来。这里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所在地。门口的警卫看了他的证件后，就把他带到周恩来办公室。这个军官掏出一封信递给周恩来，毕恭毕敬地说：“我是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的副官。我们师长怕部队和工人纠察队发生误会，特请周先生到师部一晤。”周恩来看完信笑着说：“原来是斯烈师长请我去。我记得他的弟弟叫斯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是我的学生嘛。好吧，你先到楼下等等，我收拾一下就下来。”副官下楼去了，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叫黄澄镜的劝阻道：“周总指挥，现在二十六军处处向我们工人纠察队挑衅闹事，这时候他请你去会谈，恐怕没安好心，你还是不去的好。”周恩来神色严肃地说：“你说的不错。不过斯烈和我既然有他弟弟这层关系，我们还是去和他谈谈。如果能谈出个结果，那也是个好事嘛！”说完就下了楼，和副官坐车到了宝山路第二师师部。斯烈迎出来，把周恩来一行让到客厅，一连声地吩咐勤务兵泡茶递烟，极为诚恳地说：“舍弟常有信来，每每提到周先生对他的教导。我对周先生的人品学问真是敬佩得很，故不揣冒昧，特请周先生来，以便移樽请教。”周恩来说：“建立黄埔军校，培养革命人才。是总理三大政策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从总理遗嘱，顺应历史的潮流，万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做对不起总理的事情。”斯烈点点头说：“周先生所见极是，这也是鄙人的想法。”

两人正说着，忽然商务印书馆方向响起了一串急促的枪声，周恩来“霍”地站起来问：“斯师长，这是怎么回事？”斯烈摇摇手说：“周先生，不要紧张。现在上海这么乱，哪一天没有几声枪响。”周恩来一想也对。正迟疑间，一个军官跑来报告：“报告师长，一批流氓和工人纠察队械斗，我们已奉令把双方都缴了械。”周恩来一听，立刻变了脸，指着斯烈的鼻子骂道：“好你个斯烈，背信弃义，人而无信，不如猪狗。”说着就向外走，斯烈也没有阻拦。谁知周恩来还未走出客厅，一批武装士兵冲进来，挡住了他的路，斯烈乘机溜掉。周恩来见自己被骗，气得把屋子里的花瓶什物砸了一地。正在怒不可遏之时，斯烈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工人纠察队总部的黄澄镜进来了。斯烈连声说：“周先生，误会，误会，现在您可以走了。”周恩来怒斥道：“你还自称是总理的信徒呢。什么信徒？是总理的叛徒！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斯烈说：“周先生别误会，鄙人只不过是奉令行事。”周恩来没有理他，同黄澄镜急步走出这虎狼窝，坐上汽车来到北四川路的罗

亦农办公室。在汽车上他才知道，罗亦农知道他被扣后，让黄澄镜找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由赵舒说服了斯烈放了他。周恩来听了后悔地说：“这是个教训。我们青年人革命热情很高，但把天下大事看得那么容易，头脑发昏，结果被敌人骗了。我们不能就这么完了，要动员群众，向斯烈施加社会压力，释放被捕工友，发还纠察队枪支。”

当晚，周恩来和赵世炎、罗亦农研究了局势。工人们这时已自动集合起来。到第二天，也就是 4 月 12 日上午时，闸北青云路广场已聚集了十万工人，浩浩荡荡地向宝山路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进发请愿。鉴于昨天的教训，周恩来担心游行群众恐遭不测，但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他毅然参加了游行。工人们见总指挥来了，非常高兴，意气风发地向宝山路前进。队伍还未走到二师师部便在宝山路三德里被二十六军的士兵拦住了。工人们刚想派出代表和军队交涉，军队突然用机关枪向游行的人群猛扫。宝山路本来狭窄，一下子挤满了十万人，躲都没有办法躲，当场被打死打伤近千人。此日又适逢大雨，雨水和血水搅和在一起，宝山路流淌着血的河流。

“四·一二”大屠杀后，南方各省也都开始屠杀共产党人。这时周恩来也转入地下。他奉党中央命令通知邓颖超来上海。从此，他便每天留心《新闻报》上的寻人启事。5 月 2 日，他一下子便看到报上登着寻找“伍豪”的启事，“啊！是小超来了！”他赶快按启事上的地址找到邓颖超。患难之中夫妻生逢，两人都非常高兴，周恩来关切地问道：“孩子呢？”邓颖超没有说话，用手捂住睑，泪水从指逢间流下来。邓母杨振德把他拉到一边，难过地说：“难产，孩子死了。可惜，还是个男孩子呢！”周恩来听完，也难过得哭了。他看邓颖超身体虚弱，就先给她找了个医院住进去。

要照着周恩来、陈延年的想法，现在反击蒋介石还来得及。怎知陈独秀在武汉看了他们的来信后，回信坚决表示反对。气得陈延年大骂：“陈独秀算什么总书记，简直就是个老糊涂，是个混蛋。”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服从武汉国民政府的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在长沙屠杀了无数的共产党员。7 月 15 日，武汉国民政府首脑汪精卫叛变。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常委毅然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立即组织南昌起义。这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回到武汉。周恩来开完常委会议后，又来到中央军委，向聂荣臻作了传达，指定他作为前敌书记，先到九江作准备。部署完毕后，他才回家来。和往常一样，一家子坐在一起吃了晚饭，谈了谈生活上的事就散了。尽管周恩来什么也没有讲，但邓颖超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欲言又止的神情中，估计到党中央作出了重大决定，要派周恩来去组织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她很想知道这是一次什么行动，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直到 7 月 25 日，周恩来才在晚饭后说：“小超，我今晚就要离开武汉到九江去。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你多保重。”邓颖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都是党的人，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你走了，不要想着我，要想着楚女、熊雄这些烈士，多杀几个敌人，为他们报仇。”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两人默默地相视了一会，离情尽在不言中。这时陈赓跑来叫了一声“周主任”，周恩来一听，抽出手来，转过身头也不回，和陈赓消失在黑暗中了。

7 月的南昌，战云密布。叶挺率十一军 24 师，贺龙率二十军乘军列开到南昌。7 月 27 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宣布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庄严地宣布：“定于三十日晚举行起义。”南昌公安局长朱德按照部署，三十日一早发出请帖，

邀请南昌城内的敌军十三军、十六军主官赴宴。就在这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南昌，紧急召开前委会议。张国焘说：“你们起义应该征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能动。”周恩来说：“你在整理党务案上一味退让，造成今天这样严重的局面。你还想叫我们放弃党的领导权，当别人的附庸啊！不行，暴动时间断不能变动，更不能停止。”其他委员也都七嘴八舌斥责张国焘。张国焘站起来傲慢地说：“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中央？”这时只听山崩地裂般的“啪”的一声，人们吓了一跳。定神看时，原来是周恩来在拍桌子。只见他满脸通红，朝张国焘吼叫道：“中央和国际代表给我的任务就是来主持起义，你要阻拦破坏起义，就得承担一切后果。”谭平山大吼道：“警卫营，把他捆起来。”哗拉一下子，来了十几个武装士兵来捆张国焘。周恩来劝阻道：“算啦，他是中央代表，怎么能捆起来呢？”这时，陈赓跑来，在周恩来耳朵上说了几句。周恩来“啪”地一拍桌子，气愤地说：“同志们，我们内部已经出了叛徒，有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向敌人指挥部告密。我是前委书记，要对起义官兵负责。我命令，提前两小时起义。”说完掏出红巾带系在自己脖子上。

再说南昌公安局长朱德，把敌军的大小主官都请到家里，大鱼大肉地招待，军官们开怀豪饮，吃过饭后，天已黑尽，大家又摆开桌子玩麻将。玩了一会，忽然市内响起枪声，军官们不禁惊疑起来。朱德把麻将牌和得哗哗响，骗他们说：“乱世之时，响一阵枪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南昌城哪天晚上没有枪声。”军官们一听有理，也就继续玩下去了。枪声越来越密，军官们听得不对劲，都纷纷告辞要走，朱德不敢强留。军官们歪歪倒倒地回去了，但已经晚了，敌军被起义部队打得稀里哗啦。是晚，南昌枪炮声不断。天明检查战果，城内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三千多人。

周恩来正在点查战果时，陈赓进来报告：“有一支部队向南昌开来！”周恩来一惊，忙问：“多少人？”陈赓说：“两个团，有三千多人。”周恩来下令：“进入警戒！”于是起义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枪严阵以待。周恩来和陈赓用望远镜仔细瞭望，只见那支部队的身影很快清晰起来，显然是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着。又过一会儿，部队停止了前进，一匹快马离队向南昌跑来。马上的军官取出联络的白旗摇晃着，边跑边喊：“别开枪，自己人。”周恩来下令不要开枪。那军官跑到城墙底下勒住马问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陈赓反问他：“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城下的军官一眼看到他脖子上系着的红巾带，便高声说道：“我们是聂荣臻将军领导的二十五师，我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周恩来对陈赓说：“不错，他是陈毅。告诉他，叫聂荣臻来，其他部队不要前进！”陈赓便喊道：“让聂荣臻将军来，其他部队原地待命。”陈毅闻命回去了。不一会儿，两匹快马跑过来，周恩来用望远镜一看，果真是聂荣臻，忙叫开城门迎接。聂荣臻拍马跑过来喊道：“报告周书记，我把二十五师都拉出来了。”周恩来迎上去，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说：“行动很成功，没想到把二十五师都拉出来了。”第二天，周恩来代表前委，任命周士第为二十五师师长，李硕勋为党代表，对他们交待了改编部队的有关事宜。

正谈论间，贺龙的一个副官跑来告诉周恩来：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到了南昌，正在贺龙那里。周恩来一听非常高兴，拿了自己的新军服和李硕勋一起去看郭沫若。大家见面互相亲热一番，周恩来问道：“你刚从外面来，听到什么消息没有？”郭沫若沉痛地说：“赵世炎同志牺牲了。”李硕勋听

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顿时大哭起来。郭沫若疑惑地问道：“ 恩来，他是…… ”周恩来叹口气说：“ 他是李硕勋同志，你们四川老乡。他的妻子叫赵君陶，是世炎同志的妹妹。世炎同志牺牲了，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要向蒋介石讨还血债！ ”

当晚，南昌起义军挥师南下，准备在广东再建立根据地。沿途被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和国民党广东军阀部队攻击，损失很大。部队冲到汕头附近的普宁县境内的流沙时，又遭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主力十一师的攻击，部队被冲散。周恩来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两人。这时周恩来又身染重病，发高烧，昏迷不醒。聂荣臻和叶挺又都不是广东人，语言不通，人地生疏。两人正发愁的时候，远处一阵枪响。他们急忙趴下偷望时，只见一队广东部队鸣着枪，“ 丢他妈 ”地骂着，向他们这里搜索过来。周恩来三人性命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回
杨开慧遗恨赴刑场
毛泽东忍痛打吉安

话说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计有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部第十一军第十师，共二万多人，其中二十四师是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八月一日起义成功后，革命部队在南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委员有周恩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李立三、谭平山、张国焘、吴玉章、刘伯承、贺龙、叶挺、朱德、郭沫若等人。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代前敌总指挥，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部队的指挥仍由前敌委员会负责。

8 月 3 日，按预定计划，部队撤出南昌，开往广东，企图占领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一句话，就是仿效大革命时期的老一套办法。孰知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部队南下途中，士兵多背重械，所走多为山路，沿途缺吃少喝，又屡遭国民党军队阻击，部队减员很大，官兵劳累不堪，一到驻地倒头呼呼大睡。周恩来白天同大家一起爬山打仗，晚上宿营后，还要点着豆油灯思考问题，结果身体日弱，身染恶性疟疾，到流沙时，已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眼看陈济棠的广东军“丢他们”、“丢他妈”地骂着搜索过来，聂荣臻、叶挺捏着一把汗。正在危急之时，从旁边的村子里跑来一个壮汉，二话不说，背起周恩来就往村里跑去。聂荣臻、叶挺也无暇细问，抽出手枪在后掩护着一起向村里跑去。那壮汉一直把周恩来背到自己家里，才气喘吁吁地告诉聂荣臻：“我叫杨石魂，是这里党组织的负责人。大革命时听过周主任的报告，所以认得你们。”这时周恩来在高烧昏迷中喊起来：“冲啊，冲啊！”聂荣臻发愁地说：“周主任病成这样，怎么办呢？”杨石魂说：“不要紧，你们先在我家休息，晚上我弄一条小船来把你们送到香港去。”聂荣臻无奈，也就和叶挺先住了下来。这时粤军部队踢门打户地挨家搜了过来，聂荣臻、叶挺、杨石魂把周恩来藏到阁楼上的柜子里。三人正担心的时候，粤军一声“开步走”就开拔了，三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聂荣臻对杨石魂说：“这里太危险了，得迅速转移。”杨石魂说：“到晚上吧，包在我身上。”

天好容易才黑下来。杨石魂找了副担架，三个人轮流抬着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杨石魂找了条小船，这船实在太小，三个人把周恩来抬进船舱躺下后，舱里再没有立足的地方了，三人便都在舱面上蹲着。聂荣臻是四川江津县人，不惯乘海船。这时海上又起了风浪，小船在风浪里如一片小树叶在晃动着。聂荣臻怕自己掉到海里，干脆解下腰上的皮带，把自己的身体拴到桅杆上。经过两天一夜的漂行，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杨石魂和在港的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背到九龙的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房子住下，广东省委请来医生护士为他诊治。半个多月后，周恩来的身体才逐渐好起来。当时，广东省委正在香港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大家请周恩来予以指导。从广东省委那里，周恩来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四师余部一千多人正向陆丰前进，准备同澎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师，二十五师在朱德和该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率领下向湖南前进。说起湖南，周恩来猛地想起一件事来，原

来他在向广东进军的路上，得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的职务，选举瞿秋白为负责人，会议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他还得知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的发言中突出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举行农民秋收暴动。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周恩来想起向湖南进军的朱德、陈毅他们，要是二十五师能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的队伍会合多好啊！他不知道秋收暴动进行得怎么样了，很为毛泽东、朱德、陈毅他们担心。

且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结束后立即同杨开慧携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返回长沙。湖南省委已经改组了，毛泽东在沈家大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了省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发动秋收暴动的指示。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要革命就得建立军队，要建立军队就得抓住农民，要抓住农民就得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因此，起义发动时我们的动员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好，接着又讨论了部队的组织情况。参加这次暴动的部队，计有武汉警卫团，平江、浏阳等县的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总计为五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

会议散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北门外八角门楼，杨开慧已做好饭等着他。这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形势剧变，开慧格外忙，她既要照顾三个孩子和母亲，又要协助毛泽东工作。“马日事变”后，她又多了个任务，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安全，因此瘦多了。吃饭时，岸英他们又哭又闹，开慧又得忙着照顾他们。毛泽东见此，不禁皱皱眉，像这样怎么能让开慧再跟着自己出去奔跑，何况这次出去是组织秋收暴动，出生入死，开慧还是得留在家里好。

吃过饭后，孩子们都睡了，毛泽东对杨开慧说：“开慧，我们又得分开一段时期了，我这两天就得出去组织暴动了。”杨开慧说：“那我和你一起去吧，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毛泽东摇摇手说：“使不得。我这次出去和以往不一样，这是组织军队暴动，是很危险的事。再说你走了，妈妈和岸英他们怎么办，你还是回板仓，住一段日子，外面稳定了，我立刻把你接来。”看杨开慧不作声，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你在家也还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同样可以为党工作么。”杨开慧想想也是，便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毛泽东送杨开慧回板仓，到板仓时已更深人静。毛泽东为了不惊动村里的人，先在外面松林里等着。杨开慧进屋后，收拾好住处，把孩子们哄睡了，然后走出门去，四面一望，并无异常情况，才到松林里把毛泽东叫进来。杨开慧用布蒙了窗帘，点上了灯。毛泽东看了看熟睡的孩子，轻声叮嘱杨开慧说：“霞，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万一我牺牲了，你切莫悲伤，把孩子们教育成人，让他们继承我的遗愿。”杨开慧听了，轻声啜泣起来，一下扑到毛泽东怀里。毛泽东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霞，你肩上的担子也很重，要保重身体。”两人生离死别，有不尽的情话，眼看鸡叫三遍了，毛泽东拿起雨伞说：“霞，我就走了。”杨开慧开门先看看动静，才招招手和毛泽东出了屋，把他送到杨家下屋的后山，眼看着毛泽东进了松林，看不见了，才回到屋里来。毛泽东离开板仓后，即赴安源召开起义准备会议。会后他去浏阳铜鼓向第一师第三团传达会议精神，部署行动。走了一上午，他肚子饿了，便踱进浏阳张家坊的一家饭铺里吃早饭。突然几个挨户团的团丁走进来，用枪指着毛泽东说：“干么子的？”毛泽东掏出路条说：

“老总，我是安源煤矿账房的。”那几个团丁一看路条说：“原来是煤矿采办张先生，快吃完了走路，共党最近要在这一带暴动。”说着就要离开。不巧一个横斜眼、腰别盒子枪的家伙进来问道：“么子事？”那几个团丁说：“他是安源煤矿采办张先生，我们查过了没错，让他快走。”那家伙一听是安源的，顿生疑心，把手一摆说：“不行，把他带到团防局问问。”那几个团丁连声答应说：“是！队长。”用枪逼着毛泽东跟他们走。

小队长带着几个团丁在前面走，两个团丁押着毛泽东在后面跟着。毛泽东心里直发紧，他知道押到团防局凶多吉少。急中生智，他看这几个团丁好对付，枪毙了他，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倒是那个小队长不好对付，便装作脚痛，一破一跛地故意拉在后面。等到离队长远些了，便拿出几十块钱给两个团丁说：“两位老总拿去买碗酒喝吧，煤矿上正等着我这笔货，你们就把我放了吧。”两位团丁见状，嘻笑颜开，向毛泽东使个眼色。毛泽东正要逃跑，谁料走在前面的队长转过头来大声喝斥：“快跟上来，搞么子名堂！”两个团丁见状也大声喝道：“快走，快跟上。”毛泽东无奈，只好跟着他们走。离团防局还有几步了，路边有一道水沟，水沟旁边是一大片茅草灌木。这时一个团丁跑到后面去小解，另一个团丁草鞋的带子松了，蹲下身系鞋带。现在不跑还待何时，毛泽东一下子跳过水沟，在茅草里躲了起来。过了片刻，才听到团丁喊道：“人跑了！”队长远远地喊道：“快搜！”两个团丁走下水沟，在茅草里搜起来，有好几次他们的脚就要碰到毛泽东了，毛泽东动也不动。那两个团丁搜了两下喊起来：“队长，我们搜遍了没有，已经跑了。”队长骂了一声，叫他们跟上来。

等到天黑尽了，毛泽东才从草蓬里跑出来，找到铜鼓的第三团，部署了暴动事宜。

1927 年 9 月 9 日，秋收暴动开始，部队打下了醴陵、浏阳，但损失也很大，按原定计划攻打长沙是根本不可能了。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提议，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去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向江西前进，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部队只有一千多人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部队，把部队编成一个团，在连里建立了共产党支部，随后把部队拉上了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这里原来就有一支农民武装在活动，毛泽东和这支武装的头领王佐、袁文才协商后，把这支武装合编为一个团。袁文才在井冈山的砻市摆队迎接毛泽东上山，毛泽东与袁文才的助手一一握手时，竟然发现还有一个漂亮的姑娘。袁文才看到毛泽东惊诧的神色，忙介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第一美人。别看她是个姑娘，可是威震永新的双枪女将呢。”毛泽东听了非常欣喜，忙说：“了不起，今后我们一同工作吧。”贺子珍红着脸，使劲点了下头。

再说杨开慧自毛泽东走后，在家里一面照顾孩子、侍奉老母，一面还要组织板仓地区的革命斗争。毛泽东走后，没有片纸寄来，她只能从湖南的《民国日报》上寻找亲人的消息，由此她得知毛泽东已于 1927 年底上了井冈山；也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得知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心里虽感到安慰，但因之也更增加了惆怅。岁月如梭，转瞬又是一年过去了。这天天气骤阴，朔风阵阵。杨开慧思念毛泽东，顺笔写了一首《偶感诗》。诗曰：“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

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翅，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诗刚写完，外面忽然嘈杂起来，她赶紧把诗稿藏到住房后面的砖缝里，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取出来。直到过了 58 年后，当地政府修缮开慧故居时才得以发现。众人阅览诗后，深为开慧的坚贞和钟情所感动，个个热泪盈眶。此乃后话，暂且不题。

再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等人会合后，真是兵强马壮，又打下了长沙城。杨开慧听到这个消息欣喜万分，以为可以和毛泽东相见了。不料几天之后，在国民党军队压境之下红军主动撤离了。国民党湖南省省长何健恼羞成怒，命令警备司令部侦缉队下乡捉拿杨开慧。侦缉队里有一个姓陈的家伙，老谋深算，挑了一担瓦罐，每天在板仓转来转去。杨开慧眼见不妙，布置板仓的党员隐蔽，不幸，被这个姓陈的侦缉员发现了。这个家伙立即跑到团防局，拿出证件，命令团防局八十多名士兵立即出动，直奔板仓，如狼似虎般地冲进房子，捆绑了杨开慧和帮工孙嫂。这时正是 1930 年 10 月下旬，天色黑得早，国民党团防区队怕路上碰到埋伏，干脆不走了，直等到第二天天亮，才推打着杨开慧出了门。杨开慧嘴上流着血，面容安详，她看看周围的乡亲，高声说：“乡亲们，永别了。开慧平时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还请鉴谅。”说完昂首走了。

何健听说杨开慧被捕，如获至宝，他拒绝了一些劣绅提出的杀杨开慧以泄愤的要求，派了长沙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的记者去看杨开慧。记者来到陆军监狱时，只见杨开慧已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那位记者惊呼一声，愤愤地骂道：“惨无人道，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子。”杨开慧问他：“你是何健派来的吧，要知道没有他的批准你是进不来的。”记者忙摆手说：“杨先生，不要误会，鄙人供职的这家报馆你是知道的，是长沙最开明最进步的报纸。长沙各界人士看在你父亲杨昌济老先生的面上，愿意保你出狱，敝报乃是推动保释活动的喉舌。现在代表们已经和何健谈妥了，一不要你写悔过书，那是对人格的侮辱；二不要你交出地下共党的名单。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马上就能出狱。”杨开慧问：“什么条件？”记者说：“发表一个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一口拒绝：“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我对毛泽东的爱超过我爱自己的生命。”记者听了连连点头：“敬佩，敬佩。杨先生，你的人格真伟大。但你恐怕还不知道吧，毛泽东已经在前年，也就是公历 1928 年 9 月和一个叫贺子珍的井冈女头领结婚了。”杨开慧听了根本不相信，斥责记者说：“你胡说。”记者连连摇头说：“杨先生，你别固执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听被俘的红军军官说，贺子珍乃永新第一美人，会使双枪，年仅十九，才貌双全。结婚两年多，已经有孩子了。”杨开慧盯住记者的眼睛，记者的眼神很坦率安详，不像在撒谎。她心里有点刺痛，但仔细一想也就坦然了。她对记者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我也很高兴，总算有一个可心的人照顾他了。至于要我宣布声明同毛泽东脱离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是夫妻，更主要是战友，宣布脱离关系就意味着政治上、信仰上的背叛，是我的人格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记者听了，感佩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杨开慧先生，你真不愧是杨昌济的女儿。”说完走了。

半个多月后，也就是 1930 年 11 月 14 日。这天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陆军监狱，在十几支火把的照映下，这些士兵个个面目狰狞可怕。看守长站在院子里，长呼一声，“提杨开慧！”难友们都被惊醒了，扑向木栅

看时，只见杨开慧穿了新做的白布衣，外面罩着蓝旗袍从监房里走出来，八岁的毛岸英在后面哭叫着“妈妈”，但杨开慧看也不看，她不想让敌人捞取一点政治上的好处。看守长和监斩官验明正身后，对杨开慧说：“杨先生，你现在愿意和毛泽东脱离关系还来得及。”杨开慧摇摇头说：“你们就不要再枉费心机了。头可断，信仰绝不能变。”看守长和监斩官对视了一眼，又问她：“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杨开慧说：“请告诉我的亲属，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看守长说：“我一定转告杨老太太。”监斩官随即拿起桌上的文书，大声念道：“判决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慧死刑，立即绑赴识字岭刑场枪决。”此日下午一点钟，一声枪响，杨开慧英勇就义。

杨开慧被捕时，适值刚组编起来的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月余未克，刚撤到江西宜春。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赶到宜春，要毛泽东把队伍拉去再打长沙。毛泽东面对着上级的命令，格外作难，他何尝不想攻打长沙，救出开慧，可是客观形势不容许他这么做。其时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结束，白军源源赴援长沙，这时去打长沙，非但不能奏凯，还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为了保住红军这点家底，他忍痛说服了周以栗，提出趁江西空虚，打下吉安，扩大红色根据地。他对周以栗说：“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就关在长沙城里，我比你和德怀还想打长沙。可是同志哥哟，我们现在就这么点家底，要和敌人硬拼，那是龙王和叫化子比宝啊！第二次打长沙，多少同志倒在城下，可 是结果怎么样呢？”周以栗点点头，可心有不甘地说：“那杨开慧同志就要吃苦了。”毛泽东沉默着没有说话，周以栗分明看见两颗大泪珠从毛泽东的眼里掉下来。

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周以栗放弃了打长沙的主张，于是部队转而攻打吉安，连下二十余城，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部队人数大大增加，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下辖一军团和三军团，分由林彪和彭德怀任军团氏。两个军团共有第十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第十六军六个军，分由罗炳辉、谭震林、谭政、黄公略、周子昆、罗荣桓、滕代远、袁国平、彭雪枫、何长工、黄克诚等将领统帅。边区又在吉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比起井冈山时期来，又有一番新气象。

这时全国其他地区的红军也发展得很快。在鄂豫皖边区，有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两个军四个师，分由陈赓、吴焕先、傅钟等将领统带。在湘鄂边区等地，有贺龙等人指挥的第二军团、第六军团两个军团八个师，分由任弼时、肖克、关向应、李达、甘泗淇、卢冬生、冼恒汉、李井泉、王震、彭绍辉、余立金、郭鹏等将领统带。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百色创建了第七军；邓小平、李明瑞等在左江创建了红八军；方志敏、邵式平在闽赣一带创建了第十军。全国红区人强马壮，一片欢腾。

就在这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吉安。这天毛泽东正在草拟文件，贺子珍把部队抢来的报纸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放下笔，翻起报纸来。由于苏区没有电台，无法和上海的党中央联系，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后一直是靠抢白区的报纸来了解国内外局势的。翻着翻着，长沙《民国日报》上的一条消息赫然映入眼帘，“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慧昨被处决”。顿时，毛泽东一阵晕眩，贺子珍赶快扶住了他。毛泽东用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贺子珍愣了一下，再一看报纸一切都明白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流下来。毛泽

东哭了一阵，呜咽着说：“你拿一些钱来。”说罢摊开信纸写起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信写好后连同钱一起让人捎给杨老太太。杨老太太和开慧的哥哥开智等亲属用这笔钱在板仓给开慧修了墓，立了三块石碑，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刊，民国十九年冬立修”。当时在上海党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怕敌人对孩子们下毒手，让地下党的同志们把三个孩子接到上海来，由地下党照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毛岸英、毛岸青才被送到延安。岸龙已经夭折，岸青身体受了重伤，神志不太清楚，但不管怎么样总算父子团聚了。

再说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纷纷跑过来安慰毛泽东。正在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说，蒋介石调集十万兵马由鲁涤平、张辉瓒指挥向吉安扑来。彭德怀大吼一声：“打它个驴操的，为开慧报仇！”毛泽东见部队士气高涨，非常满意，招呼大家到地图前来说：“现在还是敌强我弱，我们不能蛮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把他们放进来，集中兵力，吃掉张辉瓒这个师。”大家都同意这个作战方针，然后毛泽东指着龙岗具体部署起来。

张辉瓒指挥的第十八师是进剿军中装备最好的一个师，他的卫士连一律都挎的是德造“二十响”。凭着这些装备，他根本不把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放在眼里。据鲁涤平介绍，红军装备很差，多是乌合之众，未加训练，将领间又意见不合，互相猜忌。张辉瓒放心大胆地向龙岗前进，没有想到进入龙岗山地后，突然一声大喊，红军天崩地裂般地从山上冲下来，个个勇猛如虎，训练有素。还未等他展开兵力，全师九千多人就被消灭了，张辉瓒也被俘。捉他的红军指挥员一声大喊：“给我砍了，给烈士报仇。”一声令下，刀光一闪，张辉瓒的头被砍了下来，绑在一个竹筏上，向赣江下游漂去，被国民党部队捞起来送给鲁涤平。要员们一看血淋淋的脑袋，个个吓得脸色惨白，这才知道红军的厉害。再经记者以“江水无声载元归”为题加以报道，进剿军人心惶惶，士气低落，慌忙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又歼灭谭道源半个师，打破了第一次围剿。

这次红军反围剿胜利，还缴获了一部半电台。这时恰好在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曾三等人被上海的党中央派到吉安，他们带来了和党中央电台联络的各种数据。毛泽东立命王诤、刘寅（原张辉瓒电台报务员，被俘后参加红军）和曾三与党中央电台沟通联络。王诤等人受命后，在屋外架起天线，开始拍发信号。1931 年 4 月下旬，天气还不太热，但王诤的头上还是冒出了滴滴汗珠。毛泽东、朱德在电台室坐着，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个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窗外也趴满了看新鲜的人。但是联络了半天，还是没有收到党中央电台的信号。毛泽东问曾三：“数据没有抄错吧？”曾三拍拍胸脯说：“这是何等大事，我们怎么会马虎，抄完后对了几遍，万无一失才走的。”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那为什么联络不上呢？”想了一下，他猛地一拍大腿说：“坏了，中央出事了，周恩来同志处境危险。”大家一听，吃惊地“啊”了一声。欲知中央出了什么大事，且看下回讲说。

第七回
搬教条秦邦宪移大军
顾大局周恩来荐帅才

且说周恩来在香港恢复健康后，受中共中央电召来上海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担任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主席等职，实际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回到上海时，正值广州起义失败不久，中央派他去广州处理善后事宜。周恩来到广州后，否定了李立三对广州起义的苛责，妥善地安置了起义领导干部。张太雷已在起义中牺牲，叶挺因受了冤枉的处分，一怒之下出国了。还有就是入党不久的叶剑英，周恩来派他去莫斯科学习（叶剑英于 1930 年结束学习回国，周恩来派他去瑞金担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当时工农民主政府的首都已由吉安迁到瑞金，叶剑英又兼任了瑞金警备司令。）忙完这些事后，周恩来又和邓颖超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仍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时全国的红军运动蓬勃发展，但因为各部队没有电台，周恩来和他们要联络只能派干部跑来跑去。他感到这样太不方便了，便专门办了一个训练班，培养无线电通讯干部。这些学员毕业后，周恩来便让他们带着和中央电台联络的数据分赴各根据地，因为他估计到这些红军部队早晚会缴获敌军的电台的。

送走了电台干部后，周恩来又忙着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商议护送张国焘和沈泽民去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事。顾顺章原是一个魔术师，艺名化广奇，精明干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他参加了工人纠察队，表现勇敢，又有点子，很快当上了纠察队总队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多次率领“红队”镇压内奸叛徒，小有名气。但此人专横跋扈，生活腐化，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为此，周恩来决定将他调离特科，由陈赓、李强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顾顺章对此很不满意，他把沈泽民、张国焘送到武汉后，和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护送干部接上了头，完成了任务。这时他不赶快回上海，反而抛头露面，在武汉游荡，看到新市场游艺场招聘魔术师，顿时技痒，遂以“化广奇”的艺名应聘，大登广告。他的艺技确实不凡，吸引了许多游人。顾顺章心里乐滋滋的，完全忘记了这是白区。俗话说乐极生悲，正当他在舞台上表演时，被特务们发现包围，这时顾顺章正表演“大柜藏人”这个节目，猛见三三两两短装汉子进了剧场，分头向舞台逼来，暗叫一声“不好”，遂就表演内容立即藏入柜中。特务们一看有趣，遂停止逼进，看他的戏法。孰料顾顺章早就下了暗道，“化广奇”助手把大柜木板全部打开，观众只见台上只剩几块木板，大师不知何处去，热烈鼓掌。特务们情知上当，喊叫着冲上舞台，四处搜索。顾顺章狼狈逃命，飞快下楼，眼看就要逃出虎口。不料楼梯口上早已站着几个特务端着枪等着他，这时后面的特务也闻声赶来，顾顺章走投无路，束手就擒，当天叛变，供出一切。他知道南京中统特务机关的大本营里有中共地下党员，恳求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不要将他被捕的消息告诉南京，以免走漏消息，好赶回上海把周恩来等人一网打尽。但何成浚为了向蒋介石邀功，于当夜，也就是 1931 年 4 月 25 日的晚上向南京的特务头子徐恩曾发去了电报。

这天晚上，徐恩曾照例到上海玩女人去了，大本营里只有他的秘书钱壮飞坚持工作。这钱壮飞是受周恩来之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深受徐恩曾信任。这天晚上，他接到武汉来的急电，六封急电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

什么事这么神秘呢？密码本徐恩曾随身带着，但钱壮飞早已复制了一本，他当即掏出密码本来，把六封绝密电报都译出来，不禁浑身冒汗。顾顺章叛变，这还了得，他知道上海所有的共产党机关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住址啊！钱壮飞毅然把女婿刘杞夫找来，让他立即坐火车把这件天大的事情告诉上海党中央，自己也随即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刘杞夫到了上海后，找到李克农。李克农火速找到陈赓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和陈云谈中央的事，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他对陈云说：“这是非常事件，来不及找别人商量了。我要立即布置应变，希望你支持我。”陈云说：“恩来，立即行动吧，我协助你。”周恩来说：“好，有你协助再好不过了。克农、陈赓，你们马上组织特科的同志行动，凡是顾顺章知道或可能知道的各机关住址全部转移，所有顾顺章认识或可能认识的同志一律转移或离开上海，凡是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路线全部废止，切断顾顺章和党的一切联系。这些工作必须在今日晚上全部完成。好，马上行动，动作要快。”

中共机关转移后的第三天，顾顺章才坐着军舰到了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顾顺章被带到总统府后花园时，只见蒋介石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慢慢地遛，过了好一会儿才停住。顾顺章被带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在马上用马鞭指着顾顺章说：“哦，你就是顾顺章，你只要能改邪归正，我是不杀你的，好了，我还要遛马。”说完驱马走了。顾顺章受此羞辱，欲哭无泪，谁叫自己当叛徒呢？

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南京、上海的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大肆搜捕，但中共机关和干部全部转移了住址。顾顺章眼看处处扑空，靠周恩来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希望落空，失望地嚎叫道：“都跑啦，我叫你们不要向南京发电，你们偏要发，你们就是党国的罪人。”徐恩曾过来喝斥道：“你这个共匪，不杀你就够便宜了，还敢胡说。你再想想，监狱里还有没有隐藏下来的共党要犯？”顾顺章眼珠一转，大喊一声：“有啊！恽代英就关在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马上就要出狱啦。”他见徐恩曾迷惑不解的样子，催促说：“就是那个抓破了脸的。”徐恩曾恍然大悟，立即带顾顺章回南京。

话说恽代英被捕时，抓破面部，一直未被敌人认出。陈赓通过地下关系，买通高等法院法官，只判处他两年徒刑，后又决定提前释放。恽代英得到消息，正准备办手续出狱，不料突然一伙军警涌进监狱，把他抓出来过堂。他抬头一看，案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官员，白净面皮，文质彬彬。此人带着笑问道：“恽代英先生，你真有办法，把我们骗了这么长时间。”恽代英大吃一惊，但仍镇定地说：“先生，你肯定弄错了，我不叫恽代英。”那年轻官员也不发怒，命令把顾顺章带上来。恽代英起初不信，等到顾顺章被带上来后，才知顾顺章确已叛变。顾顺章说：“这位是徐恩曾徐局长，代英你就投降了吧。”恽代英破口大骂：“叛徒，无耻！”徐恩曾看恽代英骂声不绝，便下令行刑。一声枪响，恽代英倒在监狱院子的血泊里。

此事发生不久，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和邓颖超闻讯后立即转移，忙着紧张地应变，自然无法和瑞金的红军电台联络了。由于周恩来名声太大，国民党军警全力搜捕，中央决定他去瑞金，直接领导苏区中央局的工作。1931 年 12 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化装成熟练工人，和护送他的人走下楼来。邓颖超为了避免别人注意，未走下楼，只能从窗帘缝里目送周恩来远去。周恩来在上海坐船到了汕头，又装扮画相先生坐火车到潮安，

再换乘轮船至大埔，在清溪上岸后，由大埔交通站护送去苏区。从这里开始，只见沿途碉楼林立，岗哨密布，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巡逻队络绎不绝。周恩来在六名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晓宿夜行，专走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经过十几天的行军后，终于到达苏区的上杭县，略事休息后到了瑞金，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到瑞金时，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国民党进剿军第二十六路军 1 万 7 千人在总参谋长赵博生和第 73 旅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起义加入红军，中央红军已发展到 5 万多人。

这时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博古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王明已经于 1931 年 9 月去苏。向忠发又叛变，共产国际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只有二十多岁，此前一直在莫斯科留学，哪里懂得红军反围剿的兵法。博古来电大批周恩来庇护毛泽东的“逃跑主义”。1932 年 10 月 26 日，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要周恩来去打敌兵坚守的南丰。这时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陈诚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十六个师驰援南丰，要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处境非常危险。在这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毅然决定，不管临时中央怎么催逼，大胆地命令红军主力 5 万多人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只留少部兵力佯攻南丰。国民党军队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两师为周恩来的部署迷惑，向黄陂一线前进，周恩来急命主力冒雨北上，在黄陂一线山地布下埋伏。1933 年 2 月 27 日下午一时，两师敌军前进入埋伏圈，红军一下子杀出，经两天激战，全歼敌军。接着又利用草台冈的有利地形，于敌运动中出其不意地杀出，歼灭陈诚的起家老本第十一师。第二天，又于东坡歼灭敌第九师一部。陈诚被红军打得心慌意乱。连忙命令部队“转进”到杭州，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经此一战，中央红军发展到 10 万人，每个连队都有几挺轻机枪，毛泽东在后方闻讯十分欣喜，对贺子珍说：“恩来深得反围剿战的妙诀。”

从南丰撤出到东坡歼灭第九师，周恩来几乎没有睡过觉，战役结束后，一下子倒在门板上睡去，睡的正香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原来机要处处长钱壮飞正拿着一封电报站在地上。他拿过电报撕开来一看，眉头立时皱起来。你道电报上所说何事？原来是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迁来瑞金了，要周恩来速来瑞金开会。周恩来暗叫一声“糟”，立刻骑马赶往瑞金。两年没有见面了，周恩来正想寒暄几句，不料博古一下子板起了面孔，扬扬手里拿着的一封电报，斥责周恩来说：“你和毛泽东打的什么仗，你看共产国际派来的总顾问李德批评你什么？说你集中兵力待机歼敌是守株待兔。”周恩来辩解说：“可我们每一次都是有机可待啊！”博古涨红着脸说：“啊！嗬！你还自认为有理，连共产国际的命令都不听了。好吧，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已经合并，称为中共中央局，你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免去。另外，军委留在瑞金，不再随军行动，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我参加军委领导，以后红军的行动由军委指挥。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按照李德顾问的意见，把一、五军团留在原地，三军团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这叫两个拳头打人，两个拳头总比一个拳头厉害吧。”周恩来反驳说：“这不叫两个拳头打人，这叫伸开巴掌打人，伸开巴掌是不能把人打疼的。”博古摇摇他的长脑袋说：“好啦，不要再说了。你的工作是执行命令。”周恩来看着这个军事上什么都不懂，只靠共产国际大牌子吃饭的年轻娃娃的白皙的面孔，心里面沉甸甸

的，预感到一场灾祸就要降临苏区。

红军兵分两路。一路闲着没事干，一路打得很疲劳，无功而返。这时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围剿中央苏区，他的德国顾问冯·西格特将军建议，根据红军作战的特点，应采取步步为营，筑碉堡包围的办法，使红军无法机动。蒋介石一听大喜，召集军官在庐山集训，听德国顾问指示方略。

这时毛泽东已去于都养病。周恩来向博古建议：“这次围剿非比以往，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的意见，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妄想使我失去机动余地。依我之见，敌大兵压境，我们应最大限度集结兵力，来个大机动，在运动中歼其一部，这正是历史上‘围魏救赵’的办法啊。”博古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恩来啊，你怎么也怕起德国顾问来了。我们现在已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政府，有正规军队，现在是国家同国家，正规军同正规军作战，有什么好怕的哟，我的同志哥。蒋介石有德国顾问，我们也有德国顾问。告诉你，李德总顾问要来瑞金啦，哈哈哈！”

果然不出两个月，李德来到苏区。1933 年 9 月，瑞金中共中央局驻地围满了来看洋人的大人小孩和红军指战员。李德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抱着一个小孩玩，就通过翻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那姑娘一看这个蓝眼睛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走来跟她说话，顿时面红耳赤，她抱着的小孩也吓得哇哇大哭起来。人们一阵哄笑，李德扫兴地走回屋去。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李德在会议上指着地图傲慢地说：“你们懂得什么叫战争，还没有见着敌人就往后逃，叫敌人打破坛坛罐罐。现在必须采取正规战，把白军挡在国门之外。”博古接着发言说：“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们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以后红军的所有同志，都要尊重李德同志的指挥。”博古说完后，会场上一阵沉默。

博古见没有人说话，便指着项英说：“项英同志你说说嘛。”项英点点头说：“我完全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像我们现在这种打法，进进退退，等我们头发白了恐怕还看不到胜利呢。”周恩来摇摇头说：“项英同志，问题不那么简单哟。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打破坛坛罐罐，好是好，可我们就这么一点军队，集中打仗尚且紧张，如果打防御战，阵地战势必造成分兵把守的局面，正好可以使敌人发挥优势炮火的长处。我仍然坚持运动战的战略，只有把敌人消灭了，才能保住坛坛罐罐。”李德一看中国党内居然有人敢批评他，火冒三丈，站起来用英语声色俱厉地说：“你竟然敢批我！我在俄国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时候，就是战略高材生。”周恩来也火了，也站起来用英语反驳他：“李德先生，我国古代有位军事家孙武，他没有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可是他写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在研究学习的教科书。”李德气得讲不出话来，向博古吼道：“博古同志，你们中国党就是这样对待共产国际代表的吗？好，你们行，我回去。”博古一看李德要走，急忙训斥周恩来说：“你怎么这么放肆，看把李顾问气成什么样子，你先回前线吧，散会。”

会议散后，博古跑来宽慰李德。李德气仍不平，他愤愤地说：“我图什么，一个人跑到山沟来，连个老婆也没有，我还不是为了中国革命？”博古连连点头说：“对，对！这样吧，你先在这里指挥。周恩来如果还坚持那一套游击主义，就撤消红军总部，你我直接以中央名义指挥，好不好？”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感到博古这番话太荒唐，朝博古使个眼色，意欲不翻。博古蛮

横地说：“翻！再告诉他，为了解决他生活上的困难，给他在这里找个爱人。问问他，今天下午抱小孩的那个漂亮姑娘他中意不？”伍修权无奈，只好如实照翻。李德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晃着老大的个头，像老鹰抱小鸡似地抱住博古，拍着他的背，连连喊道：“太好了，我亲爱的博古同志，你真不愧为共产国际的忠实战士。”

第二天，博古就派第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的夫人去提亲。这位罗夫人是罗炳辉在家乡娶的，还是一双小脚，她去提亲，碰了一鼻子灰，拐着小脚回来报告博古说：“啊呀，不行不行，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洋人，怕得哭起来，姑娘的父亲母亲也都反对。”博古火了：“怎么觉悟这么低，也不看看人家李顾问是什么人，能看上她是她的福份，这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罗夫人劝道：“强扭的瓜不甜，这需要慢慢开导。人家姑娘的终身大事，不能硬着来。”博古说：“那好吧，你去好好开导一番。”罗夫人领命又拐着一双小脚去开导，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为了中国革命成功，那姑娘慢慢地松口了，勉强地答应下来，婚礼定在 1934 年 5 月 1 日。这时正是广昌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李德、博古直接在前线指挥，把周恩来撤回瑞金。红军按照李德的命令在前线构筑阵地防守，这恰中蒋介石的下怀，出动飞机坦克大炮轰击，红军死伤惨重，步步撤退。就在这连天炮火中，李德回到瑞金举行了婚礼。

婚礼进行得正热闹的当口，一个参谋慌慌张张地进来报告：“广昌驿日前失守，我军伤亡 8 千， 东线和北线都被白军突破，敌军主力正向瑞金开来。”“啊！”人们一下子都惊叫起来，热闹的婚礼顿时沉寂下来，只听隆隆的大炮声越来越近。这时门外有人大喊：“伤员撤下来了。”人们闻声都跑出去观看，只见担架队源源不断地从街上走过，担架上的伤员个个肢体残缺，血肉模糊，显然都是炸伤。博古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连连问李德：“怎么办？怎么办？”李德蔑视地看了一眼博古说：“几个伤员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话音未完，只见几匹快马冲过来。一个红军将领满身是血，浑身是土地跳下马来，怒气冲冲地大喊着问：“哪个是洋鬼子李德？”李德听不懂中国话，却能听懂“李德”这个名字，站出来用中国话生硬地说：“我是李德！”那个将领走过来二话不说，朝李德脸上狠狠地搧了两巴掌，大骂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啊，我今天就毙了你。”说完拔出手枪就要开枪。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大喊起来：“彭德怀，快把枪放下！”众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他几步走过来，夺下彭德怀手中的枪说：“不准你胡来，快回部队去。”彭德怀愣了一下突然捂住脸哭喊起来：“八千人啊，八千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众人看着抬过去的伤员个个黯然神伤。

正在这时，新娘子一声尖叫“哥哥”扑向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伤员哭喊着说：“我恨啊，他妈的这个仗是谁指挥的，毛委员、周政委、朱军长，你们都在哪里啊？”众人也跟着伤员啜泣起来，把怨恨的目光转向博古和李德。周恩来走过去，劝慰说：“同志，我们指挥的不好，让你受苦了，你要有火，就向我发吧。”他看伤员冷得打战，吩咐警卫员：“快去，把我的毛毯拿来，两床都拿来。”众人也都纷纷回去拿毛毯，给伤员盖上。周恩来站在路口，劝慰着每个路过的伤员。伤员都过完了，他又劝慰了李德的新娘子一番，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这天晚上，周恩来一直没睡，听着大炮的轰鸣声，他焦急地走来走去。自己名义上还保留着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可是实际上早就被剥夺了指挥权，

只能在后方提提建议。敌军眼看到了瑞金，博古和李德到底作何打算，再要这样蛮干下去，红军和党就危险了。正当他焦虑地走来走去地思考时，博古进来了。不过一天的功夫，他好像老了十岁，一坐下就和周恩来说：“ 恩来啊！现在形势严峻，我和李德商量一下，只有撤出中央苏区，到湘鄂西去，同贺龙王震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我、李德、再加上你组成军事领导三人团，领导转移的军事行动。我们现在商量一下走留人员的名单吧。 ”说着拿出一份拟好的名单。周恩来一看，项英、陈毅、瞿秋白、谭震林、何叔衡、毛泽东都留下了。周恩来说：“ 毛泽东得跟着红军走。 ”博古反对说：“ 这个名单已经定了，不能变，毛泽东得留下。 ”周恩来坚持自己的意见：“ 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他一定得跟着走，邓小平也得跟着走。”博古和周恩来讨论到半夜，驳不过周恩来，只好同意毛泽东、邓小平跟着走。名单定下来后，周恩来立即派人通知毛泽东马上赶回瑞金来。

毛泽东自 1931 年 10 月被博古项英解除军事领导职务后，一直在瑞金以西的于都养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他忧愤交加，小病转成大病，发烧到 40 摄氏度，幸亏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傅连暲赶来诊治，再加上贺子珍的悉心照料才转危为安。他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后，愤愤地对贺子珍说：“ 好嘛，先是气壮如牛，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现在呢，又胆小如鼠，仓皇逃跑。这就是博古的本领。其实，照现在的形势还可以泡几个月。”贺子珍劝他：“ 现在多说也没有用，咱们还是照恩来的话赶快去瑞金吧，别叫人家把咱们拉下。 ”毛泽东吞吞吐吐地说：“ 走是得走，可孩子呢，恐怕是不能带了，这次仓促转移是凶多吉少啊！ ”贺子珍一听急了，大声嚷着说：“ 不，孩子一定得带走。 ”毛泽东生气地说：“ 你也是个军人，你难道不知道撤退的滋味。我的同志哟，与其让他们死在路上，不如送给老乡，还可以保留一些革命的种子噢！ ”贺子珍一想也是，只好撕心断肠地把孩子送给老乡，和毛泽东上了路。

走到于都河边，少共中央秘书长刘英骑马而来，毛泽东叫住她说：“ 刘英啊，你到哪里去？ ”刘英扬扬马鞭说：“ 我要去扩红。 ”毛泽东说：“ 你快回瑞金吧。 ”刘英说：“ 不行呢，罗迈（李维汉）要尅的。 ”说完就挥挥手，带着警卫员走了。毛泽东喊道：“ 刘英，你停下来。 ”刘英勒转马头走过来，毛泽东神秘地说：“ 你快回瑞金吧，中央有行动。 ”刘英听了，半信半疑地跟着毛泽东回到瑞金，忐忑不安地去见罗迈。谁知罗迈半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一见她就说：“ 你回来得正好，部队要转移，你去红章纵队担任巡视员。 ”刘英说：“ 红章纵队都有谁啊？ ”罗迈说：“ 红章纵队主要由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组成，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在这个纵队，你快去准备吧。 ”刘英辞别而去。

再说周恩来闻知毛泽东到了瑞金，连忙去看他。毛泽东刚到正收拾行李，周恩来一眼看出毛泽东过去装文件的那只铁皮箱子没有了，便奇怪地问道：“ 润之兄，你的那只铁皮箱子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 现在没有人给我发文件，我也没有什么公事，那只铁箱子扔了。哈哈，无官一身轻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颖超同志身体怎么样了？ ”周恩来皱皱眉头说：“ 她的肺病还没有好，经常吐血，这次编在卫生部的休养连里，和董必武、徐特立几位老同志在一起了。 ”两人正说着，一个参谋跑来报告：“ 陈毅同志有信给你。 ”毛泽东问道：“ 陈毅留下了？ ”周恩来说：“ 是的，他负了重伤，无法行动留下了。 ”周恩来匆匆看完信，对毛泽东说：“ 陈毅来

信要我去一趟，我先走了。”毛泽东说：“你代我问他好吧。”周恩来点点头走了。

陈毅得到中央通知要他留下后，深感责任重大，很想和周恩来谈谈，正想着，周恩来带着医生护士来了。他想坐起来，周恩来抢前一步扶住他说：“一直要来看你，就是抽不出功夫，真是对不住你。今天我让卫生部把装箱的器械打开，先给你动手术吧。”说完命令医生们动手术。手术动完后，陈毅感到轻快了许多。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陈毅同志，从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你就跟着我，现在我们要走了，天大的担子留给你了，我代表党感谢你。你放心，我周恩来只要活着，就永远会记着你。”陈毅费劲地说：“请中央放心，我决不辜负中央的委托。”由于刚动完手术不能多说话，周恩来握握他的手便告辞了。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着 10 万大军开始长征。这时陈毅能拄着拐杖走路了，他把瑞金的群众召集起来说：“主力红军走了，留下了八千伤病员，你们把他们接回去吧，治好了伤，当儿子也可以，当女婿也可以。请你们相信，只要我陈毅有一口气，苏区的红旗永远不倒。”安置好伤员后，陈毅率领留下的干部和红军开展了游击战，战斗中电台被白军炮火击毁，和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不知中央红军的动向。为此他焦虑不安，不知红军能否冲过湘江封锁线。欲知中央红军安危，且看续回。

第八回
夺遵义毛泽东再当统帅
困草地张国焘另立中央

话说周恩来从瑞金出发以后，一直惦念着陈毅，命令电台和陈毅保持着联系。但不久联系中断，任凭中央电台怎么呼叫，也不见陈毅回答，周恩来命令电台注意呼叫。但他心里明白，留在苏区的同志们处境险恶，以后还能否见到他们就很难说了，想到这里心情沉重起来。这时侦察参谋前来报告：“报告周副主席，行进前方是湘江封锁线。扼守湘江的桂军和湘军怕红军深入湖南，广西，都把部队撤回去了。”周恩来闻讯大喜，急命第三十四师迅疾前进，占领湘江渡口界首，然后急忙去找博古和李德，报告了这个重要情况，建议说：“现在应该乘湘桂两敌摸不清我军行动方向的大好时机，让中央纵队扔掉一切笨重的机器和家俱，轻装前进，迅速突过湘江。”李德正在喝咖啡，跳起来吼道：“不行。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还没有见着敌人的面孔，就先把辎重扔掉，这简直是逃跑。”周恩来反驳说：“我们中国还有句俗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中央纵队里有四千民伕，抬着家俱、器械，甚至把印刷机的几十吨的生铁底座也抬来了，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几里路，还怎么行军打仗？我们不要坐失良机。”博古劝道：“恩来，你也不要发火。这些东西是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扔掉它们战士们会怎么想。先抬着吧，以后再说。好了，不要再争了，你先去渡口指挥过江吧。”

周恩来无奈，回来后立命李天佑带他的一师人马赶往界首布防，自己也随后来到界首。这时只见湘江岸边静悄悄的，一条由美孚石油油桶搭起的浮桥稳稳地浮在江面上，掩护部队已在渡口两侧展开，这时渡江多好啊。他正想派参谋催促中央纵队加快行动，侦察参谋气喘吁吁地赶来报告：“报告周副主席，湘桂军已探明我军方向，从两侧夹击过来，夏威率领的广西军第七军两个师已逼近渡口。”周恩来情知大战不可避免，又调部队在两侧加强掩护，等待中央纵队过来。这时周恩来已两天没有合眼了，便在门板上铺上毯子，呼呼睡去。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醒来，问值班参谋：“中央纵队还有多远？”参谋忧心忡忡地说：“远呢，电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要再过两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能到达渡口。”周恩来跺着脚说：“啊呀，太慢了！我们占领渡口已有两天了，要是部队轻装的话，一天时间都可以渡过河了。现在敌军已赶来了，一场恶仗就要开始了。”话还没有说完，“轰隆”一声，屋子晃了几下。周恩来大声说：“快向中央纵队发电，说敌人已经开始进攻了，要他们加快行动速度。”

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时候，渡口两侧枪炮声已响成一片，敌军的大炮轰击着，阻击阵地上烟雾迷漫，什么也看不清，两方士兵的喊杀声阵阵传来。方圆几十里内的老百姓静静地听着湘江岸边的厮杀声，后来那种声音已不像是人声，如同数千头狮豹在撕咬，在怒吼。在经过四天的撕咬之后，这种声音突然沉寂下来，红军主力突过了湘江，但渡口上留下了 5 万多红军的尸体和伤员。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被俘。敌军为他包扎好腹部的伤口，把他抬到城里去请功。这位师长在担架上撕掉纱布，扯开伤口自杀。伤员统统被刺杀，或被枪把砸死。中央红军经此一战，折损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中央纵队在过江的时候，周恩来一直在渡口指挥。毛泽东过江的时候招

呼他一起走，周恩来说：“ 你快过吧，我还有事要处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继续指挥，直到主力红军过江以后，才布置了一下断后事宜，过了江。他刚到对岸，一个参谋跑来敬个礼说：“ 报告周副主席，博古要自杀，聂荣臻政委请你赶快去劝一劝。 ”周恩来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骑马赶到中央纵队。只见博古坐在小山坡上，用手枪对着脑袋。聂荣臻在山坡下劝他：“ 博古同志，你冷静一点。 ”说着就要往山坡上走去。博古说：“ 你别上来，你要再进一步，我就开枪。 ”聂荣臻无奈，只好退了下来。周恩来说：“ 你别劝他了，我来对他说。 ”他朝博古说：“ 博古同志，你为什么要自杀啊？你的错误指挥，使党和红军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你如果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你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懦夫，是逃兵，那你就开枪吧。 ”博古听了，把枪放下来，慢慢地从山坡上走下来说：“ 恩来，你说现在这个局面怎么收拾？ ”周恩来说：“ 办法有的是，把毛泽东请来就是。 ”博古点点头。周恩来赶快派人去请毛泽东，谁知参谋回来后报告周恩来，毛泽东身体不好，不能前来开会。周恩来感到奇怪，细想一想顿时恍然大悟，对博古说：“ 我亲自去请。 ”

毛泽东自长征以来，与张闻天、王稼样编在一起。三人身体都有病，刘英给他们准备了三副担架坐着。这时刘英正和张闻天谈恋爱，毛泽东不时拿他们取笑。张闻天、王稼样都是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思想感情上自然接近博古。但是他们也渐渐看出博古实在没有能力把握大局。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死伤大半，两人都为之震惊，不禁为党和红军的命运、也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他们想起在苏区时红军打破四次围剿的辉煌胜利，感到毛泽东真有两下子。这才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三人越谈越亲热。忽然周恩来派参谋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去不去，我这个病啊怕是治不好了。 ”参谋走后，张闻天说：“ 这一定是博古应付不了啦。 ”王稼祥说：“ 我看润之同志应当去，咱们的处境不妙呀，你应该出来挽救这个局面。 ”毛泽东摆摆头说：“ 你们在军队里呆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还不知道军队的规矩。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我现在连个参谋也不是，去了有什么用？ ”张闻天说：“ 我看应该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作个总结，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下去，要不咱们都得完蛋。 ”王稼祥跟着说：“ 洛甫（张闻天）说的对，是应该总结总结。让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来领导。洛甫，你就来总结吧。 ”张闻天连忙推辞说：“ 我哪里是这个材料，这事非润之同志不可。仗是他指挥打的，当然他最明白其中的奥妙。 ”王稼祥说：“ 那润之同志就辛苦一下吧，我和洛甫都支持你。 ”

三人正说着，周恩来飞马跑来，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仍不肯去。张闻天说：“ 恩来，你们让毛泽东去开会，得给他一个职务啊。不然他怎么好说话。 ”周恩来说：“ 没有问题，我已经和博古讲好，从现在起，毛泽东同志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 ”洛甫、王稼祥听了很高兴，催促毛泽东快去。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红军到哪里去，是关系到全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光靠我怎么行呢？前面就是通道城，我建议在通道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洛甫、王稼祥参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周恩来请不出毛泽东，只好把毛泽东的意见向博古讲了。博古这时已一筹莫展，知道了兵凶战危的滋味，也就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通道打下后，召开了通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李德还出来反对，被大家一顿申斥，会议决定红军由周恩来毛泽东指挥。李德后来在黎平会议上还想

反扑夺回领导权，结果是彻底被解除兵权。毛泽东下令，扔掉一切坛坛罐罐，机器都就地埋藏，撤销八军团，压缩机关干部，充实战斗部队和主力兵团。红军一下子又恢复了活力，向贵州挺进。

自从通道会议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从“红章”纵队转到了“红星纵队”，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险教训的文件毛泽东已经写好。洛甫、王稼祥也看了，觉得不错，就叫贺子珍抄好。贺子珍正抄时，林彪来找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引到另外一间房里去谈话。自打开猴场以来，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杨尚昆、邓小平、王首道、李富春、刘伯承等军事将领经常在晚上你来我往地找毛泽东。贺子珍不好参加他们的谈话，但也隐隐约约地听出来，他们是要求毛泽东重新指挥他们，完全推翻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地位。贺子珍知道这事不是玩的，用了一天一夜把总结抄好。毛泽东看了很满意，对贺子珍说：“你先休息吧，我得去找王稼祥。”毛泽东走了。贺子珍没睡，只听遵义方面响了一夜枪声。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回来了，对贺子珍说：“收拾一下吧，遵义打开了，我们得马上进城。”

后勤部已经在遵义城里为毛泽东找好了住处，贺子珍刚搬进去，洛甫、王稼祥就来了。毛泽东问王稼祥：“开会的事周恩来同意了吗？”王稼祥扶扶眼镜说：“同意了。我一提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就表态赞成。据周恩来说，现在是 1 月 7 日，准备一星期后会议就开始举行。”毛泽东听了说：“这就好。现在咱们再商量一下开会的事，这次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送走了洛甫和王稼祥以后，毛泽东又找来林彪、彭德怀谈话，贺子珍照例躲开了。过了一阵，只听彭德怀说：“你就放心吧，这次我们一定要让他下台。”

1935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遵义召开，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一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官共二十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是：

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的“三人团”成员）、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的“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五军团中央代表）、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官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

会议记录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翻译伍修权

会议开始了，周恩来清清嗓子说：“同志们，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开始。先请博古同志作报告。”博古站起来看看大家说：“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反第五次围剿与长征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造成今

天这种局面，主要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新的筑碉修路，逐步推进的战略，以前那种机动作战的条件都丧失了。”博古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彭德怀听得不耐烦了想打断他，被毛泽东用眼神止住了。

博古好不容易才讲完了。接着洛甫发言。人们惊奇地发现，洛甫居然对军事很有研究，讲的头头是道，把博古的发言驳得体无完肤。洛甫讲得正带劲的时候，突然李德从门口站起来扑向洛甫要揍他，周恩来正要喊警卫连战士时，彭德怀跑过来，身子一闪，就把李德扑到地上。李德爬起来还想耍蛮时，周恩来用英语厉声喝道：“快坐回你的座位上去。”李德这才嘀咕着坐回去。他这一闹，洛甫思路乱了，无法讲了，毛泽东毅然掐灭烟头站起来接着讲下去：“博古同志所讲说的客观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反第五次围剿失败，完全是军事战略的错误。博古同志根本不懂得围剿和反围剿的规律。这个战略规律是这样的：我们红军弱小，敌人强大，这是最根本的。这就决定我们在战略上取守势，敌人取攻势。但是在战术上，攻守双方是依据战争的进展而有变化的。具体来说，敌军围剿，我们撤退，使敌人兵力分散，然后我军集中兵力吃掉其一部。敌人撤退，我们追击。这样往返次数多了，我们的军队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到最后我们在战略上取攻势，敌军取守势。我们进攻，他们撤退。由于敌军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防御肯定要被打破。于是他们的撤退变成逃跑，我们的进攻变成追击。前四次反围剿就是按着这个规律进行的。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毛泽东扫视博古一眼说：“由于我们指挥错误，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于是我们的撤退变成了转移，敌人的进攻变成追击。等到我们转移完成，再建立根据地之后，又将是敌人围剿我们反围剿。博古同志根本不懂得中国内战的这个特点，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是敌人长驱进入苏区。不愿打破坛坛罐罐，结果是丢掉了根据地，从军事冒险主义一下子滑到逃跑主义。转移中又不懂灵活机动地行动，硬往敌人钉子上碰，结果湘江一仗折损兵力过半，好家伙，再给你指挥下去，剩下的红军加上我们这些人，还不够你一仗报销的。”毛泽东刚讲完，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忽然，王稼祥从躺椅上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来说几句。”周恩来关心地劝道：“稼祥同志，你身体不好，还是坐着说吧。”王稼祥顺从地坐下，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的发言很短，就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洛甫、老毛的意见。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的这三句话如三发重炮弹击中了李德和博古的要害，毛泽东朝王稼祥投去了感激的目光。军事将领们对这三条建议报以热烈的掌声。

忽然，何克全发言了。他冷冷地说：“我反对王稼祥的建议。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只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演义》，就靠这指挥军事？”接着，何克全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为博古和李德辩护。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不时在纸上写上几十字，记下一些凯丰的观点，他的防线的薄弱处，自己进攻的策略攻击的方法。

何克全讲着，会场反应冷淡，人们喝茶抽烟，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明显地对他这种又臭又长、不着边际的发言表示出厌烦情绪。

好不容易听完何克全的发言，毛泽东立即驳斥他。第一句话就引发了军事将领们对何克全的愤怒：“如果照凯丰的话去做，今天我们在场的红军将

领都得撤职，林彪、彭德怀，你们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没有，看来你们的军团长当不成了。”将领们恼怒了，纷纷斥责起凯丰来。毛泽东看到凯丰狼狈不堪的样子，十分快意，系统地驳斥起凯丰的观点来：“我看中国的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讲完话，已是深夜，博古宣布会议暂停，明晚继续开。

会议散了，但大家都没有休息，在会下展开游说，争取与会者同意自己的观点。

第二天晚上，会议继续举行，林彪、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刘伯承、李卓然接二连三发言，猛烈批判博古、李德。陈云、刘少奇接着发言，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朱德指着李德骂道：“你们瞎领导，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不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彭德怀一下站起来，瞪着大眼吼道：“我早说过，博古、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啊。现在军情紧急，没有时间慢慢说，先解决组织问题。我提议把博古、李德的职务撤了，大家同意不同意？”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建议，喊叫着“把他们撤了”，“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博古、李德脸色苍白，求援地看看周恩来。周恩来双手往下压压说：“我完全同意洛甫、毛泽东两位同志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也有责任，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周恩来的提议立即得到与会者中大部分人的支持，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取消“三人团”，由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责成洛甫把遵义会议的决定写成决议，交由政治局审查通过。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l 月 17 日晚结束。这时军情紧急，毛泽东决定攻克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土城镇进入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据情报人员报告，驻守此镇的乃是一团黔军，黔军大都吸鸦片，号称双枪军，战斗力甚弱。

毛泽东的前线指挥部设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陂村，他举起望远镜望着前线，在他左右的周恩来和朱德也都举着望远镜观察着。

红军从土城河上的浮桥冲过去，开始攻击。不料，据守土城的敌军的火力异常凶猛，双方都伤亡惨重，遗尸无数，毛泽东大惊，对周、朱二人说：“黔军怎么这么顽强？这不是黔军，情报有误，”一语未毕，敌工科长进来报告，经审讯俘虏，确知土城守敌并非黔军，而是川军潘文华所部的一个军。毛泽东调整部署，再次猛烈攻击土城，激战至晚，红军冲锋数十次，均未奏效，部队伤亡巨大。看看天晚，毛泽东深知再战下去不是办法，遂命令部队撤退。数万红军排山倒海般地撤下来，跑过土城河，拆毁浮桥。敌军怕有埋伏，不敢紧追，红军乃向扎西前进。

土城一战失利，毛泽东心情沉重，政治局内一些人对毛泽东指挥军事的才能产生了怀疑。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向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地方前进。在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决定，洛甫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接着部队向这个县的县治所在地扎西镇前进。在扎西镇，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由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战役失利，政治局决定朱德、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摔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常委们的分工定下来之后，接着讨论部队的行动。从土城失利以来，毛泽东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他看出了川军难打，黔军易攻，只有回师黔北，

逼使云南滇军援黔，红军才可乘虚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和张国焘领导的第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谈了，人们一致同意，责成毛泽东具体指挥这个战役。于是，毛泽东在朱德、周恩来的支持下，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一举歼灭王家烈，吴奇伟二十个团，缴获无数，实为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喜气洋洋，都称赞老毛有办法。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部队行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蒋介石闻警，亲临重庆、贵阳督剿。军情火急，但是红军重大行动仍由政治局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感到这样下去会误事的，便在晚上提着马灯来见周恩来。他放下马灯说：“恩来，军情这样急，我们还是动不动就二十个人开会商量，一开大半天，这会误事的。应该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负责行动。现在大家都怕提‘三人团’这个词，其实这个组织形式不错，错在军事路线。现在军事路线对了，为什么不可以使用这种组织形式呢？”周恩来点头同意说：“那你来牵头吧。”毛泽东脱口而出：“很好。”

当天，也就是 1935 年 3 月 12 日，经周恩来提议，政治局通过，决定组建“三人团”领寻红军的行动。“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这是中共中央军事指挥的最高权力机构。毛泽东被任命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军的统帅。这是长征时期，军事压倒一切，负责军事的最高首长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其政治地位也就自然超过了张闻天（洛甫）、博古、陈云、周恩来，真正成为中共的最高领袖。

有了大权，毛泽东便令红军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把黔境敌军调动得团团转，贵阳空虚，红军一部突向贵阳进逼，占领城郊机场。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师，没有想到红军速至，打又没兵打，逃也无法逃，飞电云南龙云调兵来援，自己则做好了自杀的准备。龙云接电，不敢怠慢，命令滇军倾巢出动援黔。毛泽东得报大喜，对周恩来说：“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下令部队向贵阳虚晃一枪，直指云南。

云南境内，一条大江阻挡着红军的前进，这便是有名的金沙江。

周恩来深知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拿起电话，要通了中央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命令他乘云南空虚，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金沙江前进，抢夺渡口。陈赓得命后，立即和团政委宋任穷布置，命令五连为尖刀连，全团向渡口急进。五连放下背包，饱餐一顿，向渡口急进，一天一夜走了一百四十多里地，到达江边。只见江水茫茫，岸边一条船也没有。这时正好对岸敌人划一只小船来这边玩耍，被五连俘获，乘船渡江，在夜色的掩护下消灭了对岸敌人，夺取了敌人扣押在对岸的船只。于是，三万大军利用这几只船，日夜摆渡。一天之后，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口。敌军追到江边一看，只见江水涛涛，烟雾渺渺，红军连影子都不见了。

四渡赤水调出滇军，抢渡金沙江跳出百万敌军重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他在全军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很高兴，不料林彪突然在会理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不要担任前敌总指挥，说他这样指挥部队跑来跑去把部队都累死了，他提议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这个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南昌起义时任叶挺的十一军特务连连长。上了井冈山后，作战勇敢果决，被毛泽东提升为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见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出来作对，很是恼火，政治局委员们也议论纷纷。周恩来有见识，批评了林彪一顿。

会后，林彪来见毛泽东，表示认错。毛泽东看着这位二十几岁的将领说：“你是个娃娃，懂什么，这时候不能和敌人硬拼，得机动灵活，多走点路是必要的。”林彪连连称是。毛泽东安慰他说：“咱们都是井冈山下来的老同志，闹点误会不要紧，我不会怪罪你的。”林彪大为感动，竟哭起来，诅咒发誓地说：“毛书记放心吧，我林彪一辈子都忠于你，你指到那里，我打到那里。”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会理的这场风波结束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向大渡河前进。这大渡河是长江上的支流，水宽三百多米，水深四丈，两岸断壁千尺。毛泽东先令林彪抢占大渡河安顺渡口，林彪乃命一团团长杨得志抢夺渡口。杨得志率部到大渡河边，组织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夺取渡口。但船只很少，大军难渡。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令林彪以一军团主力飞夺大渡河泸定桥。这泸定桥建于清朝年间，九根碗口粗的大铁索横在江面上，两端固定在山岩上，铁索上铺木板走人。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因贻误军机，没有夺取此桥，被全歼。蒋介石闻报红军到了大渡河，狂笑着说：“唵，唵，这很好，让他们做石达开第二吧。”严命军队赶往大渡河。毛泽东得到报告后焦急万分，当面交待林彪：“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泸定桥，贻误军机军法从事。”林彪听了，浑身冒汗，回到军部也来不及动员，命令红四团扔下背包，只带枪弹干粮，跑步向泸定桥前进，要桥不要命，犹豫迟疑者就地枪决，全军团 1 万多人随后跟进。红四团得令后沿着西岸跑步前进。天黑了，团长王开湘命令点起火把前进，于是大渡河西岸的夜空里，骤然出现了一条望不到尽头的火龙向北迅速移动。正在这时，团政委杨成武骤见对岸上也亮起了一列长长的火龙向北移动，知道是敌军来抢泸定桥，忙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于是红、白两军夹江赛跑。这时又下起雨来，红军是抢生路，拼死前进，白军是地方部队，哪肯出死力给蒋介石卖命，渐渐落后，继而干脆熄灭火把，就地宿营。团政委杨成武一见对岸火把熄灭，知道敌军宿营，精神为之一振，大喊道：“同志们，咱们把敌人赛跨了，加速前进，党中央和全军的性命都在我们身上，冲啊！”部队顿时勇气大增，冲锋前进，边跑边吃干粮，一天时间跑完三百四十里路程，消灭了对岸驻守的小股敌人。接着部队翻过了大雪山，到达懋功地区，同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实现了毛泽东和四方军会合的计划。谁知两军的会师却差点给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带来了灭顶之灾。

1935 年 6 月 16 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红一方面军人数既少，穿着又很破烂。而红四方军却有八万人，穿戴整齐。两个方面军的战士互相拉着歌子，互赠纪念品，但大会迟迟未能开始，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张国焘还没有来，毛泽东、周恩来都在会场外冒着细雨迎候。张国焘终于来了，他骑在高头大马上，白白胖胖，簇拥着他的是一支三十多人的马队。离毛泽东还有三十多步时，他停住了，毛泽东迎上前去问候，张国焘淡淡地哼了几声，算是作答，然后骑着马，带着卫士向会场驰去，马蹄踩起的泥点溅了毛泽东周恩来一身。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国焘等人共进晚餐。张国焘悄悄地问周恩来：“恩来，我们是老战友了。我看中央红军衣装单薄，我们仓库里还有些军衣想送给中央红军，你看怎样？”周恩来点点头说：“你还有多少库存啊？”张国焘说：“还有差不多三万套吧，中央红军每人一套可能不够。”周恩来说：“够了，够了，足够了，感谢你的好意啊！”张国焘一听，顿时表情冷漠起来。毛泽东为了打破冷场的局面，挟起辣椒说：“吃辣椒，不辣不革命噢！”博古放下筷子

说：“我是个革命者，我就不吃辣椒。”毛泽东奚落他说：“所以你就要犯错误，当不成总书记了。”周恩来怕博古难堪，连忙出来打圆场：“这草地潮湿，吃点辣椒去湿气。”毛泽东用筷子头指着周恩来笑着说：“你这个人啊，就会和稀泥。”周恩来坦然地说：“稀泥还是要和的，就拿这土坯房来说，没有稀泥，怎么能把土坯砌成一座房子呢？”毛泽东听了无言以对，连说：“吃饭，吃饭。”张国焘草草扒了几口就告辞走了。毛泽东说：“恩来啊！你也太老实了，告诉他一方面军的人数干什么，张国焘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你看着吧，他肯定要搞名堂。”

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攻取松潘地区，合兵北上。正当周恩来部署松潘战役计划时，张国焘来电提出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正准备和毛泽东商量，陈昌浩又来电提议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时一方面军已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周恩来把电报拿给毛泽东看，问他：“怎么办？”毛泽东冷冷地一笑：“他们两个的双簧演得不错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绝不能给他们。”周恩来想了一会说：“好，我就不当总政委了，让张国焘当吧。”毛泽东点点头说：“只有这么办了，有什么法子呢，人家现在是人多势众啊。”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才命令四方面军向毛儿盖靠拢。这时胡宗南部队赶到松潘，封锁了道路，打开松潘通道的的机会已经丧失，现在只有经过茫茫的草地北上。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两个方面军合编，组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左路军由四方面军中的九军、三十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中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机关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两路军分路北上，到班佑地区会师。会议结束后右路军即开始行动，穿越草地北上。不巧的是，周恩来在草地上突患大病，肝部发炎已变成阿米巴脓肿，草地无医疗条件，医生只好让卫士取来冰块冷敷。这时周恩来已昏迷不醒，彭德怀急命卫士：“快去休养连把邓大姐接来。”邓颖超闻讯急忙和卫士赶来，只见周恩来满脸大胡子，憔悴不堪，昏迷不醒地睡在木床上。她看周恩来盖的单薄，想把放在旁边的灰色羊毛背心给盖上去。她拿起毛背心一看，虱子在上面簇簇穿穿，蠢蠢欲动。邓颖超流出了眼泪，开始用手挤虱子，挤一个数一个，整整找到 170 多个虱子，两个指甲沾满了虱血。正挤着，周恩来呻吟了一声，邓颖超急忙把医生和卫士找来给他排脓，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脓，周恩来才渐渐苏醒过来。

周恩来性命保住了，但身体虚弱，寸步难行，他硬要拄着拐杖自己走，才走一步就倒下去了。彭德怀得到报告，忙带着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干部团团长陈赓、兵站部部长杨立三赶来。周恩来苏醒过来，见这么多人围在跟前心里很不安，他拉着彭德怀的手说：“彭老总啊，我是不行了，你们赶快走吧，快去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你给我一支枪，我宁可死也不当俘虏。”彭德怀大声说：“周政委，你放心吧，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周恩来着急地说：“不行，战士们身体这么虚弱，怎么能为我牵累大家，你们快走吧！”彭德怀没有回答周恩来的话，命令肖劲光：“我把周政委交给你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周政委抬出草地。”肖劲光立正说：“彭总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随即命令迫击炮连抽一个排上来组成担架队，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肖劲光满意之极地说：“有你老兄当队长，那是再

好没有了。”说完，肖劲光和陈赓把周恩来扶上担架，杨立三和一个战士抬起担架开始行军，陈赓紧紧在一旁护送着。安排好了这一切之后，彭德怀才回到军团部。就这样，杨立三和陈赓带着担架队抬着周恩来进入了草地深处。

这草地实乃一大沼泽地，荒无人烟，到处是草丛泥潭，淤黑色的污水发出腐臭的气味。干部战士缺粮少盐，身体虚弱。杨立三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磨破的双肩渗着血迹。他和战士们正走着，忽然听到周恩来命令：“停下！”杨立三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忙停下担架，只见周恩来眼里含着泪花，挣扎着要从担架上坐起来。杨立三把他扶起来，周恩来缓了缓气，一骨碌从担架上滚下来，杨立三大惊，急忙和战士们扶起他。周恩来喘着气说：“杨立三，我现在还是军委副主席，我命令你，立即带着战士们前进。”杨立三问：“那你怎么办？”周恩来咬咬牙说：“你们不要管我，我爬也要爬到班佑去。”杨立三知道周恩来见战士疲累心里难过，不愿坐担架，便大声说：“周副主席，你现在是病人，归我兵站部部长管，你要服从我的命令，快坐上担架。同志们，把周副主席扶到担架上去！”战士们七手八脚，不管周恩来如何挣扎，硬把他放在担架上，杨立三把住担架喝令一声“起”，和战士们抬着周恩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忽然草地上一阵大风，吹来几片乌云，下起大雨来。杨立三便命令战士扯起雨布，让周恩来躲雨。这时天色已晚，杨立三忽然发现邓颖超掉队了，正着急时，陈赓扶着邓颖超来了，只见她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水。杨立三惊异地问：“陈赓，大姐这是怎么了？”陈赓叹一口气：“大姐今天差一点——”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在会昌战斗中大腿负伤，后来虽然治好了，但落下了残疾，行军中也掉了队，几个战士搀着一拐一拐地赶路。忽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人陷入了泥沼，走近一看，竟是邓颖超。他连声大喊：“大姐，不要动，千万不要动。”说完，跑到泥沼前，和战士们用两支步枪交叉横在泥沼上面，陈赓一脚踩在步枪的交叉点上把邓颖超从泥沼里拉了出来。杨立三听完陈赓的介绍又高兴又后怕，亲切地捶了陈赓一拳说：“亏了你这个拐子，不然怎么向中央和周副主席交待！”这时雨也停了，篝火也升起来了，大家赶紧扶着邓大姐去烤火。草地深处，不知那个战士用笛子吹起了苏区的歌曲《映山红》，战士们凝神听着，不禁陷入了对苏区的回忆。

周恩来由战士扶着过来烤火，他望望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听，在这样艰苦的地方，我们的战士还照样吹笛子，照样娱乐，这说明我们红军是任何困难也压不倒的钢铁汉，我们一定能胜利地走出草地。”火堆跟前的战士们顿时活跃起来，围着周恩来，听他讲革命理想。大家正听得起劲，炊事员跑来说：“开饭啦，今天打牙祭，红烧牛皮。”草地上哪来的牛皮？炊事员笑嘻嘻地说：“我把身上的牛皮腰带煮了。”周恩来笑呵呵地说：“好啊，给我端一碗来尝尝。”炊事员赶紧端来一碗，周恩来抓起烂糊糊的皮带咬了一口说：“味道还真不错嘛！”大家欢呼一声，都跑去抢皮带汤喝。

周恩来在草地上足足走了六天才到班佑，但左路军杳无影踪。大家正纳闷间，叶剑英忽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毛泽东，把一封电报递给毛泽东说：“张国焘要陈昌浩率军南下。电报发来时，正好陈昌浩不在，我看情况紧急就送来了。”毛泽东看完电报说：“我看他们大概是要动手了，我到三军团去找周恩来商量一下，你赶快找彭德怀，用他的密码给林彪发电，叫一军团向中央靠拢。你办完这件事后快回前敌指挥部，不要叫陈昌浩发现。另外你最好把地图偷出来。”叶剑英闻命而去。他刚回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就

回来了。陈昌浩是留学生，回国后分在四方面军工作，徐向前当总指挥，他当政委。两河口会议后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提议徐向前当总指挥，陈昌浩当政委，为了照顾大局，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并派一方面军的叶剑英担任参谋长。这陈昌洁的确厉害，一上任就把一军团、三军团的密码本收了，让他们互相不能联系，只能和前敌总指挥部联系。幸亏彭德怀命人另编了密码本，派人送到林彪处，这两个军团才能联系上。

陈昌浩回到前敌总指挥部以后，叶剑英立即把电报给他看。陈昌浩看了即去找毛泽东说：“ 张主席命令我们右路军南下，你们赶快打粮，准备返回草地。 ”毛泽东说：“ 这事我们中央书记处得开会议议。现在周恩来、王稼祥都在三军团病着，我和洛甫只有到三军团去找他们了。你现在是政治局委员，最好咱们一起去商议一下，看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陈昌浩不耐烦地说：“ 我就不去了，你们商量一下把结果告诉我。 ”说完就回去了。毛泽东赶快叫上洛甫、博古到三军团和周恩来、王稼祥会合。大家一商量，觉得处境危险，得赶快率军脱离四方面军。彭德怀乃下令部队立即出动打粮。这时叶剑英已偷出地图赶来，于是一声令下，中央率三军团离开险地很快和前面等待的一军团会合，连夜由俄界北上。

再说陈昌浩得到报告说三军团外出打粮，以为他们果真准备南下，谁知到第二天鸡叫，也不见三军团的影子，再叫叶剑英，叶剑英也不见了，这才知道中央已率一方面军主力出走。陈昌浩气急了，命令师长许世友率部追击，许世友准备好部队，但却没有行动，去问徐向前该不该追击。徐向前断然地说：“ 解散部队，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许世友听了心中暗喜，连忙解散了部队。

中央率一方面军脱离俄界后，为了缩小目标再次改编为陕甘支队。这时周恩来有病已脱离指挥，王稼祥又不懂军事，遂决定彭德怀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兼支队政委。

再说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留在俄界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南下与张国焘会合。这时四方面军截留了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军队人数更多，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并向天全等地前进，不料作战不利，部队减员一半。这时中央已到陕北，频频来电命令取消伪中央，迅速北上，共产国际也来电要求取消伪中央。第二方面军也即开到。张国焘内外交困，只好取消伪中央率军北上，三过草地。10 月下旬，中央军委来电命令四方面军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联系。四方面军部队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西渡黄河，李先念军和董振堂、罗炳辉等部刚渡过河去，渡口即被胡宗南部封锁，王宏坤军之谢富治师未能渡过，由张国焘带领北上。西渡黄河的西路军将士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举行西征，沿路和马家骑兵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灭，徐向前、陈昌浩奉令脱离部队只身来陕，所余 900 人由李先念率领穿过祁连山，到达新疆星星峡，由中央代表陈云接到陕北。这是后话，暂且放下。

且说陕甘支队正前进着，毛泽东得报，鲁大昌部队封锁了天险腊子口，部队无法通过。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九回
捉放蒋促国共合作
打皖南演亲痛仇快

话说毛泽东、周恩来率陕甘支队脱离险境后一路北进，奔赴抗日前线。这时甘肃军阀鲁大昌派出一个师扼守着岷州城南的天险腊子口，一军团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奉令率领部队攻取腊子口。他们到关前一看，只见腊子口的两边都是悬崖绝壁，直插云霄，一道约五里长的峡岩蜿蜒曲折地穿过群山而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亲临关口指挥，挑选一个营的精干部队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爬上右侧崖顶，上下夹击，扼守关口的敌军大乱，被红军全部消灭，红军顺利地通过腊子口，到了甘肃南部的哈达铺，毛泽东住在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里，安顿下来后，毛泽东找了当地邮局的一些报纸看起来，周恩来听说有报纸也跑过来看，两个翻阅着报纸，周恩来突然欢叫一声：“好啦，我们有地方去了！”毛泽东放下报纸不解地眨眨眼睛。周恩来说：“你看报纸上登着徐海东、刘志丹在陕北会师的消息、他们已组成红十五军团，开辟了陕北根据地，我们可以去和他们会合嘛。”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这个主意不错。陕北东临山西，正是抗日的前线，是英雄用武之地啊！”

哈达铺是汉族地区，人们半农半牧，农产品非常丰富，二元钱可买一只肥羊，五元钱可买一头肥猪。毛泽东命令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给每个指战员发两块银元，毛泽东叮嘱大家：“一定要吃好。”部队真是饿坏了，领到银元后，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顿顿三荤两素。部队在哈达铺住了十天，整理了军容，加足了油水，然后向邻近的通渭县开去。

通渭县自元朝建制，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红军先进入通渭县的榜罗乡的榜罗镇，在榜罗镇，政治局举行了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和陕北红军会合，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那里将是抗日战争的前线，中央在那里将会拥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

榜罗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率军向县城开去。县城北有笔架山，南有清凉山，牛谷河从两山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河北岸便是通渭县城。毛泽东进得城来，仔细观察，只见城小如斗，民居破烂。他在县政府安顿好后，便带着两个卫士走走，在西城门口看见几家店铺，便随意走进北侧的挂着公盛祥牌旗的铺子内。掌柜的姓张，也不知道来者是多大的长官，忙递烟倒水。毛泽东问了他生意上的一些事情，他都如实作答，毛泽东又和他聊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没想到这位三十多岁、衣着陈旧的掌柜居然应答自如，毛泽东大为惊异。那位张掌柜说：“老总，你有所不知，我们这个县虽然穷苦甲陇中，但自古以来崇尚诗书，哪怕穷得只有一眼土窑，墙上也还要挂一幅中堂。实不相瞒，我的亲家还都是前清的举人秀才呢！”毛泽东听了连连称好，道谢出来。通渭县是个半农半牧区，猪多羊多，部队各伙食单位天天杀猪宰羊，城里弥漫着浓浓的肉香，自此开始，红军一路顺风，胜利到达陕北保安。毛泽东下令把监狱打开，放出被极左路线迫害的刘志丹，恢复副军团长的职务。接着红军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阻击，为保存抗日力量，红军又回到陕北。不幸的是刘志丹在东征中中弹牺牲，毛泽东闻讯痛惜不已，下令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以纪念之。不久，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北上，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派周副主席前往会宁迎接。在去会师的

路上，周恩来巧遇被张国焘关起来的廖承志。廖公的儿子，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但是周恩来知道张国焘心狠手辣，必须想个万全之计。不然，不但救不了廖承志，说不定会因此使张国焘顿起杀心，因此，周恩来虽然看见了廖承志求救的眼神，却装着不认识似的走了过去。

这天晚上，周恩来提议审查一下四方面军关着的人犯，没有问题的就恢复工作，免得行军累赘。张国焘一想三大主力会师了，自己势单力薄，减少一些麻烦也好，免得授人以柄，便命令把囚犯带上来。第一个带上来的是廖承志。周恩来晓得张国焘知道他和廖承志的关系，便佯装生气地大骂廖承志：“你怎么也反对起张主席了，张主席在南昌起义时就是我的领导，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走吧，我不要看见你。”张国焘拉拉周恩来的手说：“恩来，你也不要气成这样。其实，他也没有大问题，只是例行审查审查。”周恩来似乎气消了一些，指着廖承志说：“要不是看在张主席的面上，我要把你关十年。我问你，认识错误了没有？”廖承志装着一副忏悔的样子说：“认识了。”周恩来又厉声问：“认识深刻不深刻？”廖承志赶紧答说：“我犯的错误很严重。”周恩来又厉声问：“改不改？”廖承志一迭连声地说：“改，一定改。”周恩来说：“改了就好。今晚你就在这里吃饭，算是给张主席赔个不是。”说完和张国焘说说笑笑，根本不理廖承志了。周恩来走后，张国焘感叹地说：“知我者，恩来也！来人，把廖承志放了送给周恩来。”保卫局即把廖承志送给周恩来，拿着收条走了。周恩来一把拉过廖承志夸奖地说：“你配合得不错，我就怕你不懂得其中的诀窍固执起来，那就不好办了。你先去休息一下，然后到红中通迅社去。”廖承志答应了，去洗澡换衣服去了。

廖承志走后，周恩来久久不能入睡。1936 年 12 月的陕北高原，天气格外寒冷，卫兵给他端来了火盆。他烤着火，想起了廖仲恺又想到陈延年、赵世炎、蔡和森、瞿秋白、何叔衡、杨开慧、李硕勋、向警予、罗亦农、恽代英这些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又想到留在江西的项英、陈毅、谭震林、张鼎丞，许久没有联系了，不知他们安危如何。正思念间，毛泽东的警卫员跑来叫他：“周副主席，毛泽东叫你赶快过去，有要事商量。”周恩来披上大衣，冒着风雪，赶快赶到毛泽东住处。推开门一看，房里烟雾腾腾，毛泽东满脸笑容地招手：“快来看，大好消息呀。老蒋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周恩来一看电报，果然是张学良来的电报，要求共产党派人去西安解决事变。毛泽东说：“这次事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你和张学良在肤施有过接触，你看怎么回答他好？”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杀掉老蒋，为烈士报仇；一个是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感情上来说，我同意第一种办法。可是理智告诉我，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还是采取第二种办法好。”毛泽东点点头说：“你和我想到一起来了，那么就请你到西安跑一趟吧。”周恩来说：“再让博古、罗瑞卿、陈赓和我一起去吧。”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立刻给张学良写电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再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眼见日寇入侵、大好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不愿意再打内战，把跑到西安督战的蒋介石抓了起来。抓起来后二人不知如何处理，只好向共产党请教。12 月 17 日，周恩来带着卫士乘张学良的专机来到西安，和张、杨两将军商量后，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商量好后，周恩来由张学良陪同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到西安的消息蒋介石已听说了，这时见周恩来和张学良进来，以为要处决他，吓得直往床里躲，连声说：“我不去，我不去。”周恩来笑笑说：“蒋先生你不要怕，要是从个人

恩怨出发，你早就没命了，四·一二政变，十年内战，你杀了我们多少人啊！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抗日救国，就不跟你算这笔帐了。我们要求你的只有一个条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一听不杀他，就跟周恩来套起近乎来：“恩来啊，想当年咱们一起办黄埔军校，领导东征是何等地热闹啊，校长对你是很佩服的。抗日救国也是我的愿望，我已派董健吾找过你们了，只要红军能改变番号，服从国民政府，我就下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我现在西安，无法指挥南京的行动。”周恩来说：“蒋先生，你不要指望南京把你救回去，南京要派飞机炸死你呢。”蒋介石吓了一跳，大骂：“娘希屁何应钦不安好心。”

过了几天，宋美龄宋子文到了西安，和蒋介石一起口头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谈判结束以后，蒋介石要坐飞机回南京了，张学良送他去机场。在汽车上，张学良对蒋介石说：“蒋先生就要回南京了，我希望你回南京后，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蒋介石阴沉着脸说：“我是不会忘记的，我以人格担保。可是我这次在西安出尽了丑，不知道南京还有几个人肯听我的话。”张学良说：“如果蒋先生面子上有点下不来的话，我陪你回南京。”蒋介石点点头说：“那也好，到南京你就给大家讲讲话，让我有个台阶好下。讲完话你回西安，不要在南京贪玩，北方的抗日战事我还要靠你呢。”张学良激动地说：“蒋先生放心，我一定照你的嘱咐去做。”

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的事没有告诉周恩来，还是杨虎城长了个心眼，用电话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周恩来听说后，连大衣也顾不上穿，坐上汽车直奔机场，连连催促司机：“快！快！”司机加大油门，风驰电掣般地驶到机场，蒋介石张学良的座机已经起飞。周恩来望着消失在云层里的飞机，跺着脚说：“坏了坏了，汉卿中了旧小说的毒，想学黄天霸摆队送义土，他根本不了解蒋介石是翻脸不认人的呀！”果然，张学良一到南京，立即被拘押交由李烈钧审讯，判决交由委员长管束，判决后，即被送往皖南上饶囚禁。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之局面也由西安事变而成。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进攻北平芦沟桥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下令抵抗，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是年 9 月，国共两党发表声明，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北方的红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 115 师、120 师、129 师。随后八路军誓师出发，开往抗日战场。115 师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首战平型关，歼灭日军板桓师团一千多人。 120 师大战雁门关，129 师奇袭阳明堡。敌后人民骤见八路军开来收复失地，无不欢呼雀跃，报名参军，在中共党员薄一波等领导下山西人民一下子组织起数万人的决死纵队配合八路军作战。山西军阀阎锡山见敌畏缩，却想在抗日人民身上打主意，发动事变，夺取决死纵队。他给部属打招呼，天要下雨，要准备雨伞。决死纵队一看他不安好心，索性开进八路军防区，加入到八路行列中去。

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也热闹起来了。自抗战军兴，热血青年不顾山高路远，成群结队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上海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叫江青的也来到延安。她原名李云鹤，后来到上海演戏，艺名蓝苹，1937 年来到延安，巧遇故乡乡党兼老师张耘，不过这时他已改名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一看江青到了延安，认为奇货可居，便教她如何接近毛泽东。从此江青不在鲁艺工作，成天往毛泽东窑洞跑，气得贺子珍成天流泪，最后索性提出要去苏联。毛泽东流着泪劝她留在延安，无奈贺子珍去意已定，毛泽东洒泪送走了她，江青趁虚而入。中央领导人见她来历不明，跟她约法三章：不准参政，

不准抛头露面，好好照顾主席生活。江青点头答应，心里在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总有一天要出这口气。

这时北方形势发展很快，南方尚不理想。毛泽东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另编一军，开赴华中敌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这样华中华北两个大根据地连成一片，可以互相呼应，联手发展。主意已定，便通知周恩来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起初不允，后来仔细考虑利害得失，也就允许了，不过要由他指派军长。周恩来自然是不同意了，但为了给蒋介石一个面子，经和中共中央商量后，提出请叶挺担任军长。叶挺当时脱党多年，蒋介石勉强答应了，周恩来便在武汉主持改编工作，命令陈毅、项英等人分赴各游击队通知中央精神，让各红军游击队奉命集中，陈毅作为中央代表去湘赣根据地传达中央命令，改编部队。为了安全，他打扮成一个商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当他带着警卫员经过油山时，蓦地想起一年前的事来。那次他听信一个人的报告，到大瘐城里去和中央代表接头，没料到此人已经叛变，在大庾设下埋伏。幸亏陈毅机警，一眼看出变化，连忙撤往油山。不料满山遍野都是国民党军队，危急之中，陈毅和警卫员找了个小山洞隐蔽起来。敌人搜索不到陈毅，就满山放起火来，眼见陈毅就要被烧死在山上。事已至此，陈毅索性把生死放在一边，吟起诗来。吟完诗，天上忽然下起大雨来，满山大火被雨浇灭这才逃出来。想到这里，陈毅百感丛生，吟起在山洞里做成的那首诗来：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在湘赣根据地，陈毅找到了谭余保，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谭余保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处决了不少叛徒。他长期隐居在山上，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一听陈毅要他把队伍拉下山改编成国民革命军，认定陈毅当了叛徒，当即命令战士们把他绑起来，拉出去砍了。陈毅没有想到在油山没有死，现在却要死在自己人手里，大声训斥谭余保：“谭余保，你是共产党员还是土匪头子？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谭余保说：“陈毅，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中央代表啊？”陈毅说：“你应该派人下山去看看，形势已经变了，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就驻在南京。”谭余保半信半疑，下命令把陈毅看起来，派人下山了解情况。三天后，侦察员回到山上，证实陈毅确实是中央的代表，而且还带来了项英要他们下山的命令。谭余保这才把陈毅放了，连连赔罪，陈毅摸摸脖子说：“谭余保啊，你总算留下了我这个吃饭的家伙哟！”说完宣布改编命令，谭余保所部被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改编完成以后，陈毅奉令到武汉开会，住进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见了面。三年不见，音信隔绝，这次重逢，自然是感慨万端，且不去说它了。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新四军整编会议，宣布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项英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张鼎丞、粟裕、彭雪枫分任各支队要职，全军共一万

多人。会议开完后，周恩来又将项英和陈毅留下，叮嘱他们说：“叶挺是个好同志，他现在不是党员，你们一定要尊重他的领导。”陈毅拍拍胸脯说：“没问题，你放心吧。”项英却沉吟着，最后勉强表示尽量尊重他的领导。转眼间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已是1938年的八月下旬，周恩来忙着部署《新华日报》撤往重庆的工作，忽然接到叶挺发来的电报，要求辞去新四军军长一职。在中央苏区，周恩来领教过项英的傲慢与蛮横，尽管叶挺的电报没有讲一句项英的坏话，但周恩来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本质，项英在整编会议上的承诺根本就是言不由衷。他当即给叶挺去电报：“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一个月后周恩来回到了重庆，叶挺来电表示去意已定，项英也顺水推舟，叶挺即离开军部去了香港。蒋介石本来对中共军队的发展如芒在背，这时见有机可乘，便约见周恩来，“嗯嗯”了几声说：“嗯，这个叶挺我们都是很了解的。你那次在南昌暴动，他是出了死力的。现在连叶挺都难和你们合作，更别说其他人了。我决定派辞修（陈诚）去新四军任军长。”周恩来坚决反对，蒋介石又说：“这个办法既然不能为你们所接受，那只能取消新四军番号，部队编成游击大队活动。”周恩来反对说：“蒋先生何必这样急啊，中央军里军长辞职的事也是很多的嘛。叶挺我了解，他马上会回军部。”蒋介石说：“那也好，我再给你们半年的时间，如果到时候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我就要取消番号。”

从曾家岩军委会出来，走上不到一百步就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周恩来感到这事重大，第二天便驱车到郊外的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发电请示中央，经中央同意后，便说服叶挺和他一起去皖南新四军军部。

竹筏在青弋江碧绿的江水上漂着，周围青山环抱，景美如画。周恩来却心事重重地指着连绵不断的大山说：“希夷，新四军军部驻在皖南很不妙啊。泾县云岭靠近顾祝同的三战区司令部，这里没有日军，一旦发生冲突，国人就会对我们发生误会，他们会说，新四军不去打日本人，呆在国民党后方干什么？再说这崇山峻岭，一旦被围，要突出去是很困难的。”叶挺闷闷不乐地说：“周公，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周恩来说：“有用，我已经和中央商量好了，你负责新四军的军事，项英负责东南局。记住，你一定要把军部拉到苏北，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那里是敌占区，我们师出有名，再则华中挨着华北，八路军、新四军可以互相支援，进退自如。”叶挺说：“恐怕难办。项英现在想的不是向北发展，而是向南发展，想在四明山、天目山建立根据地。”周恩来惊讶地问：“是吗？他这是想跟中央分庭抗礼啊，这种思想太危险了！”

对于周思来的到来，项英既不冷淡，也不热情。周恩来检查了新四军的工作后，感到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立刻把项英找来，开门见山地说：“项英同志，新四军的发展太慢了。八路军抽调的两千干部你不让他们到前线去组织民众，发展部队，都窝在军部干什么？你现在必须彻底放弃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向北发展，向东前进。你看陈毅率一支队进到苏南敌后，部队发展很快嘛？”项英点点头说：“我执行中央的决议，把军部移到江北。可是，我有我的难处啊！”周恩来说：“革命哪有不难的，关键是我们要加强党性，听中央的。听说你有个向南发展的计划？”项英立即紧张起来，反问周恩来：“是叶挺说的吧？”周恩来说：“你不要问是谁讲的，你首先要认识到在国民党后方建立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很危险的。说到叶挺，

我还要多说几句，你一定要尊重叶挺的指挥，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要闹出什么问题来，中央是要采取组织措施的。”

周恩来走后，项英越想越不对，干脆把叶挺置于闲散。叶挺无事可干，要再提出辞职吧，又碍于周恩来的面子不好提，只好养养花，照照相打发日子。眼看着已到 1940 年 3 月，蒋介石限令八路军新四军移到黄河以北。周恩来提出黄河以北民穷粮少，养活不了大部队，对抗日不利，为照顾国民党的利益，同意把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蒋介石暗令十二个师的国军开往皖南茂林布阵，如果新四军军部到期不北移过江，则向北攻击云岭军部。

转眼到了年底。12 月 12 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小叙，大谈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如何地对他好。周恩来情知事变在即，紧急报告中央，毛泽东接电后，速电项英，催他立即北移，并指示或可直接由云岭北上，或可经溧阳进入苏南再北渡。项英无奈，只好复电答应北移。但他既不往北走，也不往东走，而是向南走，结果在茂林被阻。项英眼见突围无望，带着袁国平、周子昆临阵脱逃，被国民党部队打回来，部队遂由叶挺指挥攻击。茂林丛山中，炮烟弥漫，杀声震天，无奈山高坡陡，攻击失利。叶挺速电周恩来，请他在重庆敦促蒋介石下令解围。

1941 年 1 月 11 日晚，周恩来正准备去化龙桥参加新华日报馆的创刊纪念日，忽然接到叶挺打来的电报，知道新四军被围，连忙要通了何应钦的电话：“喂，新四军被顾祝同包围了，这是你们的阴谋，你何应钦是千古罪人！我要求你立即下令解除对新四军的包围。”说完扔下电话就出了红岩村，来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职工正在饭厅庆祝创刊四周年，见周恩来进来一齐鼓掌。周恩来把双手往下按按，等大家肃静下来后报告说：“同志们，刚才接到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电报，他们在北移的路上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时电灯又灭了，周恩来大声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经过我们的奋斗光明一定会到来。”恰在这时电灯亮了，叶剑英带着大家唱起了“开荒歌”，显示了不屈的革命决心。会后，周恩来紧急约见蒋介石，蒋介石却避而不见。他又给顾祝同打电话，也没有结果。

就在周恩来在重庆忙着交涉的时候，新四军正在茂林山区苦苦作战，力求突围。教导团都是经历过长征的八路军老战士，打得非常勇猛。无奈地形太不利，许多干部战士都牺牲在冲锋道路上。项英有过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知道靠硬拼是不行了，便向叶挺建议：“现在猛冲是冲不过去了，不如化整为零，还可以突出去一些。”叶挺鄙夷地瞪了他一眼说：“要我像狗一样地从敌人脚底下爬过去，那办不到。再说，你不是已经钻过了吗？怎么没钻出去？”一句话噎得项英睑红耳赤，狼狈退出。最后新四军被压在东流山下，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命令叶挺和顾祝同谈判，叶挺遵命出去，即被顾祝同逮捕，剩下的余部分散突围。项英等人突围出去后隐居在一个山洞里，卫士刘厚总看见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腰缠重金，顿起歹心，等他们熟睡后开枪一一击毙，裹金而逃。

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军部被歼后非常高兴，好好嘉奖了顾祝同、上官云相一番，随即下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定于 1 月 18 日在报纸上公布。周恩来于 1 月 17 日晚在红岩召开会议，部署应变。会议开到半夜时，石西民从化龙桥跑来报告，国民党重庆市新闻检查所查扣了报纸上的通讯，皖南事变的真相报道不出去了。周恩来听了沉吟片刻，提起毛笔写起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写完后，

他让石西民先回去，随后又让童小鹏喊来副官岳仁和，让他把题词送到新华日报社去。潘梓年接到题词后立即把报纸一版的一篇文章撤下来，把题词以木刻制版装上去，立即开印。报纸印完后，潘梓年动员报社全体人员出动，乘黑往市内的住户、商铺、机关的门缝里塞。等到天亮时，重庆市内的人们差不多都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驻重庆的海外报纸记者立即把这个消息发给本报，海外华侨大为震惊，纷纷给蒋介石发电，反对破坏统一战线。蒋介石非常恼火，偏偏陈布雷又跑来报告：“委座，延安已经有了广播电台了。”蒋介石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广播些什么？”陈布雷说：“就是最近才开播的，广播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皖南事变的命令和谈话，他们已经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在盐城重组军部。这些就是监听记录。”蒋介石看着监听记录，气得扔在桌子上，捧起一大杯开水喝起来。突然，他把杯子往桌子上一蹾，对陈布雷说：“让刘峙作好准备，随时听候我的命令，把周恩来、叶剑英这些人抓起来，封闭《新华日报》，看他们还怎么骂我。”陈布雷答应着退出去了。

究竟周恩来性命如何，且看续回。

第十回
求和平毛泽东入虎穴
反独裁刘伯承战上党

话说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想进一步扩大事态，逮捕周恩来和在国统区工作的所有中共代表团人员，不料想中共中央态度强硬，猛烈反击，美国、英国朝野上下也舆论大哗。蒋介石一看风头不对，只好暂时忍耐，极力拉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务必请他们参加在 3 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企图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假象。周恩来等人一眼就识破了蒋介石的意图，经和中央商量后，毅然发表声明：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社把中共参政员的声明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海内外才知道了蒋介石原来不打日本，专打中共的内幕。美国一些议员提议援助中国的军火不再给蒋介石，全部送给中共军队。蒋介石闻讯大为惊恐，生怕英、美两国以为他给日本人帮忙而放弃对他的支持，赶紧约见周恩来，“ 嗯嗯 ”了半天才扭扭捏捏地说：“ 嗯，这个，现在是以抗日御侮为重，一切都好商量。皖南事变中俘获的人枪我准备还给你们，《新华日报》是我批准办的嘛，我已通令重庆市警备司令部，不得再行骚扰。 ”周恩来说：“ 蒋先生有这个进步，兄弟我是很欢迎的。请蒋先生记住，现在是 1941 年，不是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已长大了。 ”蒋介石脸面青一阵，红一阵，端起茶杯，表示送客。从此开始，全国的政治形势大大缓和了，周恩来也累得大病一场，直到 5 月下旬才好起来。

一天，周恩来正在曾家岩周公馆看《新华日报》，卫士龙飞虎带进一个人来，周恩来一看原来是东北著名实业界人士阎宝航，连忙让到里间。阎宝航小心翼翼地瞧瞧四周，才附在周恩来的耳朵上说：“ 据可靠情报，德国将在 6 月 21 日进攻苏联。 ”周恩来小声问：“ 你从哪里来的消息？ ”阎宝航说：“ 这是戴笠亲自告诉我的。 ”周恩来说：“ 军统的信息还是很灵通的，谢谢你呀，阎老先生。 ”送走老阎后，周恩来立即动身去红岩村，把这个绝密情报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又及时通知了斯大林。这时苏德友好条约签定不久，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这么快背信弃义，不料 6 月 21 日夜间，德军突然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从这时开始，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缓和。 1941 年年底，戴笠又探知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蒋介石及时把这个情报告诉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人向来看不起中国人，那里肯信，结果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除不在港的航空母舰外，全部舰只被炸沉港中，数千海军官兵葬身鱼腹。由于美国参战，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更加有所改善。国民党部队大都长期屯驻在西南西北地区，战斗力甚差。1944 年日军湘桂战役，数万日军打得几十万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幸有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吸引了大部日军伪军，再加上国际援助，终于迫使日本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没有想到日本垮台得这么快，日本天皇的结束战争诏书一广播，他顿时傻了眼。须知，国军这时都驻在远离前线的大西北，大西南，而八路军新四军都一直在前线同日军作战。现在日本一投降，八路军新四军可以就近受降，收复大批城市。这些城市如同鲜红的大桃子，蒋介石垂涎三尺，下决心要从中共手里抢走。于是他一面求助于美国的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请他派出美国军舰飞机抢运国军去抢桃子；一面向共产党发出电报，请毛泽东来

渝谈判，共商国是。国民党 CC 系头子陈立夫看了《中央日报》登出的电文连忙去找蒋介石，一见面就说：“委座，我们不能和共产党谈判，这只会助长他们的声势。依弟之愚见，现在是到了对共党施行大手术的时候了。”蒋介石摇摇头说：“和共产党斗，不能光靠武力，还要斗智。现在国军在后方，要打共产党也得把军队运到前线去，这就得有时间。现在我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谅他也不敢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要是他来了，那正好可以利用谈判来拖时间完成军事部署，到那时要打要谈都是我们说了算”。陈立夫这才知道蒋介石另有打算，放心地走了。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也紧张得要命。他嫌窑洞小，不便工作，干脆移到枣园的小礼堂，在一张大乒乓球桌上办起公来。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还堆放着西瓜、馅饼、面包，渴了饿了就抓着西瓜面包啃起来。礼堂四周摆了一圈长条木椅，党政军要员坐在椅子上听候命令。8 月 25 日，毛泽东正在起草文告，刘少奇副主席轻手轻脚地走到毛泽东跟前说：“主席，李运昌来电，东北有新情况。”毛泽东应道：“是吗？那就讲讲吧。”刘少奇坐下来说：“抗战胜利后，李运昌部一个营进入东北，发现从锦州到沈阳，布满了日军的弹药库。苏军对此不感兴趣。苏军统帅表示，他们不反对我军进入东北，但由于苏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刚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苏军要履约，不让我们进入大城市。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调干部和军队出关，发动群众，利用日军的武器库存扩大部队，夺取东北这个战略要地。”毛泽东停下笔说：“这是个重大任务，派谁去呢？让林彪去吧，他在苏联住了三年，还参加指挥过苏军演习，他去比较合适。”刘少奇说：“林彪今天已经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去太行了。”毛泽东说：“太行有邓小平、刘伯承就行了。发电报，让林彪直接去东北工作。准备一下，再派彭真、林枫、陈云、高岗、罗荣桓也去东北。噢，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肖劲光，程子华、谭政统统去东北。从山东、晋察冀调十万部队徒手出关。让开大道，占领两厢，充分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刘少奇一一记下，最后数了数干部名单，惊讶地说：“啊！我们要往东北派二十多个中央委员呀！”

干部们领命一个个都走了，礼堂里只剩下徐向前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他见毛泽东还没有点到他，忍不住走到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还有我呢。”毛泽东笑笑说：“你急什么，我给你留着呢。山西这一大坨子很重要。阎老西经营多年，连火车铁轨和全国都不一样，很难啃，给你吧。”徐向前高兴地敬个礼，当天就去山西了。

十几天没有怎么好好吃饭睡觉了，徐向前走后，毛泽东揉着额头喃喃地说道：“天旋地转，天旋地转。”想回窑洞去休息。周恩来拿着一封电报进来了，毛泽东放下手问道：“重庆又有什么新名堂？”周恩来说：“蒋介石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一定请你去重庆谈判。”毛泽东生气地说：“不是已经通知他们，你去谈吗？怎么还来电报，蒋介石这是将我的军啊，你把少奇他们请来开个会，商量一下这事。”刘少奇、朱德等人听说毛泽东决心去重庆谈判，都坚决反对。毛泽东说：“你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蒋介石这个人是从来不讲信义的，不过现在国际国内条件都不容许他胡来。我去了，他就无话可讲，我们在国内外舆论面前就主动了。只要谈得好，可能造成国共两党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会议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于 8 月 28 日赴渝谈判；毛泽东不在延安时，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事情定下来以后中央立即通知了重庆，蒋介石接到中共中央的

通知后立即派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飞机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刘少奇问准备登机的毛泽东：“ 你在重庆期间，要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 ”毛泽东狠狠地说：“ 打！你们越打得好，我在重庆越安全。 ” 刘少奇和毛泽东握握手说：“ 主席，你的话我记住了，请登机吧。 ”

毛泽东要来重庆的消息轰动中外，延安的各级干部一千多人来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人们心里非常沉重，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张治中将军一再表示他把毛泽东接走，一定会安全地把他送回来。人们听了心情并没有轻松，眼看着张治中将军陪同毛泽东上了飞机，毛泽东在机舱口挥动帽盔向大家告别。该轮到美国大使赫尔利登机了，此人尖嘴猴腮，身长体瘦。他登上舷梯，一只脚踏上舱门，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突然抓住舱门框，头往后仰下去，怪声怪调地嚎叫起来：“ 哎，咦，呀！ ” 真是比猫头鹰叫的还难听。朱德气愤地问美军驻延安的联络组组长包瑞德上校：“ 赫尔利的表演是什么意思？ ” 包瑞德鄙夷地瞅了一眼赫尔利的背影说：“ 赫尔利是牧童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已养成的表示欢快的一种习惯动作吧。 ”

毛泽东在空中飞着，这是他第一次乘飞机，心情很复杂，默默不语地坐在飞机上。重庆九龙坡机场早已挤满了迎接他的军政要员和故旧好友，毛泽东一下飞机，就被一大群年轻体健的记者包围住了。沈钧儒年老体弱，挤不进去，连连声明：“ 我是沈钧儒，沈钧儒。 ” 但是记者们理也不理他。周恩来急中生智，打开提箱，拿出一厚打材料朝记者们喊道：“ 记者朋友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声明。 ” 记者们一听立即跑到周恩来那里抢材料去了，沈钧儒、柳亚子、邵力子这才能和毛泽东会面。大革命时期大家都是同志朋友，隔离 17 年后又重新见面，都非常感慨。周恩来、张治中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在机场上小叙后，便送毛泽东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休息。在车上，坐在前排的张治中说：“ 润之先生，红岩地处郊外多有不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把寒舍桂园腾出来，请润之先生在桂园起居，大家都方便。 ” 周恩来连声称好，毛泽东也同意了。过几大，桂园腾好，张治中特留下自己的管家和保姆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搬进去那天，周恩来带办事处的一些军官检查了一番，这才放心地请毛泽东来住。

毛泽东到重庆后，又要和蒋介石谈判，又要会见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要人，工作很忙。周恩来也异常紧张。他和王若飞一起经常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谈判具体问题，有时又和毛泽东一起与蒋介石、张治中、张群等人会谈。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敢来，一点准备也没有，手忙脚乱。他乱中有智，怕毛泽东出事，特派一排宪兵形影不离地保护毛泽东。宪兵们情知此事重大，无不小心翼翼，尽心警卫；毛泽东、周恩来也不时予以慰问，宪兵们竟大受感动。这时上党战役打得正热火朝天。

蒋介石和谈是假，内战是真。8 月 15 日，他发出第二封邀请毛泽东来渝的电报同时，策动阎锡山出动两万军队，由第十九军军长史泽如指挥进攻上党地区，连续侵占长子、长治等城。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正在延安，他们请示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刘少奇指示刘邓，全歼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刘伯承、邓小平即于 8 月 25 日坐飞机回到太行山，部署上党战役。陈赓受命攻打长子，他回到太岳解放区，立刻集中三八六旅集团，以一旅部队攻打长子。当时部队缺乏重炮，陈赓乃令部队开挖坑道爆破城墙。总攻那天，只听见一阵天崩地裂般的爆破声，长子西门城墙被炸开

了一个大缺口。山炮、迫击炮对着城上火力点猛轰，轻重机枪吐着千万条火舌。攻城部队早已从挖开的房屋墙洞里运动到城下，这时架起木梯奋勇登城，打开城门，部队潮水般地冲进城内，全歼守敌。这时太行军区、冀南军区的部队也攻下壶关、屯留各城，各路大军直逼上党首府长治，史泽如在城内连呼求援。

阎锡山眼看长治危急，急派彭毓斌率两万大军增援。刘、邓决定围城打援，命令主力紧急移往老爷岭战场。陈赓率领三八六旅星夜兼程赶往战区，这时敌军已占据主峰制高点老爷庙。三八六旅部队一个营在团长楚大明带领下，乘着黑夜顺着山水冲刷出来的壕沟摸上主峰，一举攻下敌军主阵地，切断水源，彭毓斌慌忙逃窜。刘邓乃令太岳、太行、冀南三个纵队主力追击，在虒亭附近击溃敌军，彭毓斌被乱军踩死，敌大部被歼，只有极少数敌人逃入沁县，活捉了许多军长、师长。困守长治的史泽如见势不好，出城突围，被陈赓所部在沁水活捉，敌军全军覆没。

刘邓这次共出动三个纵队三万多人的兵力，消灭了阎军近四万人，阎锡山兵力损失一半。经此一战，蒋介石企图由阎锡山、胡宗南互相策应占领华北的计划彻底落空，这才老实些，和中共代表团达成《会谈纪要》。毛泽东见目的已经达到，准备在 10 月 11 日飞返延安。张治中 10 月 8 日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重庆的党政要人、社会名流几百人参加了酒会，大家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怕毛泽东喝醉，在旁边代喝。酒会结束后，又是文艺演出，周恩来陪毛泽东观看演出，留心着周围的动静。正在这时，红岩办事处的一个副官跑来对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随即轻轻地对毛泽东说：“ 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 毛泽东点点头。周恩来出了礼堂，才小声地问副官：“ 到底是怎么回事？ ” 副官紧张地说：“ 李秘书今天乘办事处汽车外出，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枪击，伤势严重已送往医院。同志们都认为这是针对主席和你进行的行刺。 ” 周恩来说：“ 这事真相如何，还有待调查。你去通知《新华日报》，客观报道这件事，不要加任何评论。 ” 副官答应着走了。周恩来转过身，找到看演出的宪兵司令张镇，严肃地说：“ 我告诉你一件严重的事情，我的秘书李少石同志乘车外出，途中被你们的军队开枪打伤了，你如何解释这件事？ ” 张镇一听，顿时头冒大汗，赌咒发誓地说：“ 周先生，这肯定是误会。我们先去看看李先生吧。 ” 李少石已因伤重死去，他的妻子廖梦醒手抚遗体痛哭不已，廖梦醒的弟弟廖承志还被国民党当局关在集中营。周恩来想到二十年前，他也是这样站在医院的床前，劝慰着痛哭的廖梦醒，不禁悲痛地说：“ 少石同志，二十年前，我看到你的岳父故去，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 他转过头来对张镇说：“ 张将军，我要求你一定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 张镇连连答应。周恩来这时还牵挂着毛泽东的安全，吩咐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几句话后又和张镇一起回到军委会礼堂。不一会演出结束，客人们走出礼堂一看，周围军警密布，不禁大吃一惊。张镇走过来，请毛泽东上他的汽车。毛泽东正诧异时，周恩来说：“ 主席先上车吧，到车上再说。 ” 于是三人一起上了汽车，宪兵排坐着摩托和吉普前后护卫着，把毛泽东送到红岩。

张镇从红岩回来以后立刻到上清寺总统府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大怒：“ 这是哪个娘希匹的捣乱，查出来枪毙 ”。张镇打电话问刘峙，又打电话问戴笠，都说不知道枪杀案。蒋介石想了一下说：“ 我已经和他们打过招呼，刘戴二人是不会搞的。你再去查一查，务必弄清楚，好向舆论作个

交待。”于是从红岩村到沙坪坝这条出事的路口，周恩来指挥着办事处军官，张镇指挥着宪兵反复地跑来跑去调查。最后周恩来调查清楚，原来李少石乘车外出时，在当地新雇用的司机开快车压伤了在路边休息的一个士兵。汽车出事后未停车。在路边休息的这个班的士兵的班长即向汽车开枪，正好打中李少石。也就是说，这是一起因车祸引起的悲剧性事件。事情查清楚后，周恩来让钱之光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说明事件真相，并表示愿意承担被压伤士兵的医疗费用，周恩来也亲自到医院探望士兵。张镇闻讯后，连连感叹：“周先生如此坦诚，人格伟大。”他把调查结果报告了蒋介石，正好戴笠也来汇报，蒋介石说：“你们两位辛苦了，事情既然清楚了，共产党也就不好说什么了。那个班长还留着干什么？拉出去枪毙。”说完又吩咐张镇：“一定要加强警备，把毛泽东安全送出重庆。”

第二天，就是 10 月 11 日，张镇动员宪兵在红岩去机场的道路上和机场上加强戒备。毛泽东在机场上和大家话别后便和张治中钻进飞机向延安飞去。在延安机场降落后，张治中对在机场等候的刘少奇等人说：“我说过，我对毛先生的安全负责，现在我把毛先生送回来啦。”毛泽东风趣地说：“张将军这是二到延安，我希望你能再来一次。”张治中说：“我肯定还会再来一次。”毛泽东说：“好啊，我们欢迎你再到延安。”

张治中在延安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乘原机返回重庆。这时美国看到国民党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便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以调处作掩护，从各方面加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力量，并企图软化中共和欺骗中国人民，达到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组成调停小组，商议整军方案。周恩来这时又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又要谈判整军方案，忙得饭都吃不上。经过一个月的拼搏，政协会议总算取得了成功，国民党中央被迫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周恩来飞到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同意签字。周恩来又于 1946 年 1 月 29 日乘飞机向重庆飞去。这时叶挺、廖承志在被国民党关押数年后释放，叶挺的女儿扬眉急着去看爸爸，周恩来便带她前去。不料天气不好，他们只好在西安降落。第二天再起飞，飞机飞越秦岭上空时，突然吹来一阵冷风，飞机顿时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向下坠落。机长命令把行李扔下去减轻飞机重量，乘员背好降落伞准备跳伞，机舱中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正在危急关头，扬眉突然大哭起来，原来她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周恩来弄明真相后，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自己背着的降落伞解下给小扬眉背上，拍拍她的脑袋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由于扔掉了许多行李，飞机机身减轻。机长拉起飞机冲出了冷气层，冰甲被太阳晒融化了，全机乘客终于脱险返回西安，下午再起飞越过秦岭到达重庆。

周恩来下了飞机，出席了政协签字仪式，又忙着和马歇尔、张治中谈判整军方案。马歇尔提出，改编后的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例应为一比三，周恩来、张治中都觉得合理。不料蒋介石大为恼怒，立即请马歇尔来，请马歇尔改成一与十三之比。马歇尔感到太过分，最后同意改为一与五之比，周恩来提出一与四之比。张治中想想，觉得中共军队有 120 万，原来要求改编为 48 个师，已经压缩了一大半，现在又愿意压为 24 个师，这已经很不错了，便兴冲冲地向蒋介石去报告。他那里知道蒋介石的想法是顶多给中共三个师的编制，最好一个师也没有。蒋介石听完张治中的报告，气愤地说：“文白，你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还是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没有想到蒋介石会

说出这样严重的话来，大声抗辩说：“委座，我这也是为你好啊？”蒋介石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依然大叫大嚷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正好马歇尔进来，见蒋张吵嚷不休，便通过译员问道：“蒋先生，你为什么这样激动？”蒋介石大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译员一下愣住了，瞧瞧张治中，不知该怎么翻译。张治中朝他使个脸色，译员便翻译说：“我正在和张将军讨论整军方案。”由于蒋介石固执己见，中共中央进一步退让，同意在十八个月内把中共部队缩编成 10 个师，仍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分之一，整军方案签定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同机飞到延安视察。这时全国范围内的内战炮火确实停息了一段时期，毛泽东等人到延安机场欢迎张治中，他握住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兄果然又来延安，我是不会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张治中说：“我们也是不会忘记毛先生单身赴渝共商大计的。”大家一听哈哈大笑，共同坐车向延安城内驶去。

整军协定签字后，八路军新四军即开始复员，准备整编。蒋介石却在国民党部队中颁发《剿匪手册》。1946 年 6 月，数十万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中原地区的中共部队李先念王震所部，正式拉开了大内战的序幕，紧接着又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召开伪国大。蒋介石见处处得手，兴高采烈，训令国民党部队将领，三个月以内消灭共党所有部队。这时国民党总兵力为 400 万人，中共部队只有 120 万人。国民党军队有美国的支持，中共部队装备很差。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各路大军，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李先念王震所部从中原突围后，粟裕指挥华中中共部队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东北部队四保临江，其他战场也是捷报频传。到 1947 年 2 月，中共部队共歼灭国民党部队 70 多万人，国民党一线兵力大减，中共部队却扩大到 200 万人。毛泽东下令整编，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军委下辖西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直属总部。

蒋介石眼看解放军越打越多，生怕士气崩溃，决定放弃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以振奋士气。两个重点中的重点是攻占延安，消灭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此他特别跑到西安，召集胡宗南训话：“进攻延安是挽救战局的关键。将士必须用命，务克延安。如果让共军得势，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我命令你们，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参加会议的几十个将领大声回答：“执行委座命令，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

会后，胡宗南调集了 34 个旅 23 万余人向陕甘宁边区进攻。1947 年 3 月，通向陕甘宁边区的大道小路上挤满了胡宗南的部队。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学生，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所部兵员多，装备好，训练认真，战斗力强。这时在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部队却只有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两万多人，装备又差。究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命运如何，且看续回。

第十一回
转战陕北昆仑巍
大捷孟良敌胆寒

话说 1946 年 3 月，胡宗南调集大批部队准备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和胡军在陕北大山里蘑菇，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延安是革命圣地，现在一下子要让给胡军，很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拐不过弯来。毛岸英于 1945 年 12 月从苏联回延安后遵父命在农村上“劳动大学”，这时特地赶到枣园来见父亲。他回答了毛泽东关于他劳动锻炼的几个问题后便说：“爸爸，听说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大家都想不通。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富县甘泉一线阻击敌军，使胡宗南知难而返嘛。”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好一会才说：“岸英啊！你的想法不高明，太不高明，要照你的想法去办，我们都得让胡宗南包了饺子。这次敌军不是一个师一个军，而是整整 35 个旅，是彭大将军的西北解放军的十倍啊！我们只有撤出延安，把这个包袱让他背上，才能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消灭了敌人，人地均得。否则，人地俱失。”接着，毛泽东又给他讲了在江西中央苏区反五次围剿的情况，说得毛岸英心悦诚服地回去了。

送走了岸英，毛泽东也感到比较累了，走出窑洞，只见皓月当空，繁星满天，不禁有所感触，随口吟道：“月明星稀，乌雀南飞——”忽然周恩来提着马灯走来，到了跟前问候道：“主席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呀？”毛泽东叹息几声说：“天旋地转噢。出来换换空气。”这时从山头上传来雄壮的歌声：“啊！延安，你是庄严雄伟的古城——”毛泽东、周恩来静静地听着这首《延安颂》，直到歌者唱完了，毛泽东才说：“恩来啊，我没想到，延安的春夜竟是如此温馨。”周恩来点点头说：“是啊。延安的夜景是这么美丽，可惜我们马上要撤离了。”毛泽东挥挥手说：“恩来，你怎么也多愁善感起来了。撤离延安有什么了不起的，延安不就是有几眼窑洞嘛。你给大家多做做工作，撤离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

3 月 18 日夜，胡宗南部队的前部到了延安的南泥湾。周恩来检查完城里的疏散工作后来到王家坪，毛泽东问：“疏散工作怎么样？没有问题吧？”周恩来笑笑说：“延安城里已是片纸不留，要不是有一条延河，胡宗南进了延安连水都喝不上。”周恩来又说：“胡军已离延安只有 15 里了，请主席走吧。”毛泽东说：“好啊，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从南门来，我从北门出。”于是，一列车队离开王家坪，走了七八十里路后，在延川县刘家渠住了下来。

3 月 19 日拂晓，董钊指挥的国民党第一军开始向清凉山进攻，山上只有解放军少数部队阻击。第一军沿路被地雷炸怕了，不敢放胆进攻，直到下午三时，调来飞机轰炸掩护，第一军的部队才慢腾腾地攻上清凉山。这时解放军掩护部队大部撤走，只留下一个班继续阻击。这个班的战士见胡军冲上来，用轻机枪一阵猛扫，胡军死伤甚众，趁此机会，这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撤了下去。董钊的第一军即占领延安，刘勘指挥第九十军也进驻延安西南。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立即向蒋介石发电报捷，很快蒋介石的回电就来了：“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胡宗南阅报后立即传令嘉奖有功部队，命令董钊、刘戡务必找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董钊、刘戡不敢怠慢，赶快命部队出城搜

寻，可是这陕北遍地是山，到哪里去找，只好漫山遍野地转悠。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哪里呢？原来他们已前进到清涧县的枣林沟，毛泽东在这里部署了青化砭战役，一举歼灭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活捉旅长李纪云。战役结束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来见毛泽东，劝毛泽东说：“主席啊，陕北形势这么严重，请主席赶快过黄河吧。”毛泽东摆摆手说：“我是不走的，我一走，胡宗南就抽出手压到别的战场上了。我不走，牵着他在陕北转，把他拖死。”彭德怀说：“要不，把陈赓纵队调到陕北来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一不行，陕北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现在敌我双方已有几十万部队了，再调兵，群众负担不起。”这时刘少奇说：“主席，还是过黄河吧，我和恩来留在陕北牵住胡宗南。”毛泽东又摆手，又摇头：“不行，不行，我不能走，中央也不能走。当然也得预防万一，可以由你和总司令、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去河北平山县工作。我和恩来、弼时留在陕北，万一我们这三个书记报销了，少奇你们就可接替中央领导，保证中央领导不中断。你们看怎么样？”少奇说：“这当然是好，可是——”毛泽东说：“行了，行了。危险那里都有，只有把敌人消灭了，才没有危险。请总司令、弼时来，咱们作个决定吧。”当晚五大书记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去平山。会议开完后，整编中央纵队，大部分于部都过河去，留下的人编成精干的纵队，对外的代号是“昆仑支队”。整编完毕后，周恩来提议说：“为了保密，咱们是不是每个人起个代名啊？”毛泽东拍拍手说：“我赞成。我们的自卫战争一定要胜利，我就叫李得胜吧。”周恩来想了想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现在就剩下任弼时、陆定一了。任弼时扶扶眼镜说：“我起个什么好呢？”毛泽东拍拍他说：“别伤脑筋了，你是咱们昆仑纵队的司令，就叫史林吧。”陆定一指着自己说：“我是纵队政委，自然就叫郑位了。”周恩来大笑着说：“正是，正是。”

枣林村整编后，昆仑纵队编制精干。带着一个营的警卫部队向靖边县的天赐湾前进。毛泽东拄着一根棍子，在警卫员的护卫下，沿着崎岖的山路攀行着。江青跟随在后，她见大家有些疲乏，便拍着手说：“同志们，我有个谜语你们猜一猜。”警卫战士一听来了劲，七嘴八舌地说：“江青同志，你快说吧。”江青说：“我说了，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谜底是一种人们喜欢的娱乐活动。”江青这么一说，毛泽东也来了兴趣，他见战士们猜来猜去都猜不出来，便附在卫士长李银桥的耳朵上说了谜底。李银桥恍然大悟说：“我猜出来啦，是唱戏。”江青高兴地说：“银桥真聪明，是唱戏！”这一下引起了大家的猜谜兴趣，你出我猜，我出你猜，不觉就到了小河村。人困马乏大家正想休息一会再走，不料侦察员跑来报告，一团胡军正朝小河村扑来。任弼时说：“坏了，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恩来，我们应马上向天赐湾转移。”周恩来果决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让警卫团长派一个排到村东制高点监视敌人。”任弼时说：“好，参谋，立即通知纵队前进。”

五月中旬的陕北本来少雨。谁知昆仑纵队刚出小河村村口，一场大雨浇下来，原来深不过膝的小河河水陡涨，无法徒涉，而村东却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部队手忙脚乱地搭好浮桥，中央纵队跑步通过浮桥，爬上对岸的山顶。胡军从后面跟来，爬上对面的一座大山，幸亏天已经黑了，敌军没有发现几百步以外就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朝四周山头盲目射击。任弼时命令：“全

体卧倒隐蔽，不许说话，不许抽烟。”毛泽东刚卧倒，一炮就打在旁边不远处爆炸，泥土溅了他一身，他遵照命令，动也没有动。不一会儿，胡军折腾完了，便烧起篝火宿营了。毛泽东在地上趴了半天，喉头发痒，便抽出烟来，李银桥正想给他点上，毛泽东说：“司令员有命令呢。”又把烟放了回去。

半夜里，敌军都休息了，任弼时下令：“隐蔽前进。”于是中央纵队静悄悄地行进着，第二天到了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的小村子，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一个窑洞里。走了一天一夜，没有好好吃一顿饭，部队正要埋锅造饭，两个侦察员跑来报告，两股敌人从东西两个方向以正常行军速度向天赐湾开来，离村子只有十五里了。任弼时顿时直冒冷汗，命令部队出村阻击，掩护毛泽东、周恩来撤走。毛泽东急忙阻止道：“慢着！”任弼时着急地说：“我得为你的安全负责！”毛泽东说：“这两股敌军的行军速度不快，不像是发现了我们。现在应该全体隐蔽。这个村子很小，敌人决不会想到这里驻有中共中央机关。”任弼时坚决不同意，他着急地说：“不行，我是司令员，我不能冒这个风险，部队马上出击！”毛泽东火了，大声说：“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的司令员职务。胡必成，你来担任司令员！”周恩来劝解说：“史林也是为了纵队的安全嘛，你看——”毛泽东铁青着脸说：“胡必成，难道你也不服从命令？”周恩来说：“好吧，我来指挥。参谋，命令全体人员隐蔽，不许说话。”参谋立即跑出去传达命令，一眨眼的功夫，部队全部进入窑洞隐蔽起来。在村外面看起来，这完全是个在战火中居民逃走一空的荒村，没有一点生气。

说话间，从东而来的那股敌人已经走近村子。周恩来屏息静听，听得敌人骂骂咧咧地从村外走过。忽然一个敌军官说：“连长，我们进村搜搜看，说不定还能搜出几个共军。”连长骂道：“这个小村死气沉沉的连个鬼都没有，搜他妈的屁，快下沟赶路。”周恩来听得敌人下了沟，后面的部队也跟着下沟，渐渐走远了。这时忽然从西边村外小河旁传来一阵枪声，周恩来一惊，看了毛泽东一眼，毛泽东无所谓地摆摆手，拿起《水浒传》看起来。过了一会儿，侦察参谋跑进来喜气洋洋地报告：“西边来的敌军在小河边放了阵枪，又折回去了。”周恩来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抹了一把汗说：“主席今天唱了一出空城计啊？”毛泽东得意地说：“我早料到，胡宗南进行的是反人民战争，官兵没有那么大积极性，只要能向胡宗南交差就行了，饿着肚子和我们转悠他们才不干呢。”这时炊事员已做好了饭端上来，毛泽东举起筷子说：“敌人往回转，我们好吃饭。”周恩来说：“史林还在生气呢。”毛泽东笑笑：“我都忘了，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啊。”任弼时看看毛泽东，又生气地转过头去，毛泽东笑得更开心了，连连招呼：“史林，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噢，来来，老李我这厢有礼了。噢，丢了乌纱帽不高兴，我还给你就是了，你还是司令，我们都是你的兵。”任弼时这才走过来，大家一起吃起饭来。吃完饭，毛泽东问道：“司令啊，现在我们往哪里去呢？”任弼时说：“这小村子太小无法住，我们还是回小河村去吧。再说，我总是担心敌人再来搜索。”毛泽东点点头说：“很好，说走就走。”任弼时一声令下，部队立即开拔。他们走了不到三个小时，原来路过村子的敌人果然又回来搜索，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垂头丧气地走了。

就在昆仑纵队在陕北的大山中和胡军捉迷藏的时候，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连连歼敌。

先说西北野战军吧。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的那天，彭德怀命令西北野战军三五八旅大摇大摆地向安塞以北撤退，吸引敌人主力北进，而把自己的主力埋伏在延安东北青化砭的大山里。3 月 25 日，胡宗南所部之整编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以为共军向北溃退，放心大胆地沿着青化砭山区的小道前进。解放军突然从两侧山上冲下，激战一小时，全歼三十一旅，活捉旅长李纪云。胡宗南发现解放军主力在青化砭地区，忙令瓦窑堡一三五旅南撤，向集结在延安以北的主力靠拢。彭德怀得知这一情报后，命令部队在瓦窑堡以南羊马河地区埋伏。一三五旅全然不知解放军主力就在两侧山上，顺顺当当地进入埋伏地区，被解放军用了两个小时歼灭了，敌旅长又被俘。胡宗南进占延安不到一月，连丢两旅，气得大叫大嚷，命令主力七个旅由南向北扫荡，寻求共军主力决战。彭德怀抽出七个连，伪装主力，将敌军引向米脂。待敌军到米脂时，主力突然向远离米脂的蟠龙镇攻击，经两天激战，攻克蟠龙，活捉旅长李昆岗，全歼守城的一六七旅六千人。蟠龙是胡军的最大的兵站基地，存有军服四万套，子弹一百万发，面粉一万多袋，这些东西正好可以补充解放军的军需。蟠龙未克时，胡宗南在对讲机中听到李昆岗的求救声，急忙命令主力回头向南疾进。5 月 4 日胡军赶到蟠龙时，解放军主力已撤走两天，兵站已空无余物。

西北野战军在延安撤离后不到两个月内三战三捷，俘获大批人员物资，军心大振。这时毛泽东住在王家湾，他打开收音机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只听见一个女播音员慷慨激昂地播送着周恩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 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 毛泽东对一旁的周恩来说：“ 胡必成，这篇社论写得好啊，听的真过瘾。 ” 周恩来说：“ 还是播音员播得好。 ” 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个女同志真厉害，以后要多培养几个这样的播音员。 ” 周恩来答应说：“ 我这就去向范长江布置。 ” 周恩来走了后，房东王老汉过来骤然看到一个小木匣里讲话，惊奇地跑了过来，围着匣子转来转去，好奇地问：“ 李同志，说话的人呢？ ” 毛泽东笑着说：“ 就在这小匣子里。 ” 王老汉连连摇头说：“ 我不信，这么个小匣匣怎么能装下那么大个人呢？ ” 毛泽东好笑地拉王老汉坐下，给他深入浅出地讲了讲广播原理，王老汉惊奇地张大了嘴说：“ 李同志，你学问这么大，我看至少是个团长了。 ” 毛泽东问道：“ 你怎么知道？ ” 王老汉说：“ 你这个队伍，骑马的多，戴眼镜的多，女同志多，还不是个团长？ ” 毛泽东笑笑说：“ 还真让你说对了哩，我就是个团长。 ” 王老汉叹口气：“ 就是年纪大了点，怕再升不上去哩。 ” 毛泽东说：“ 没得关系，只要能为老百姓办事，当啥都行。 ” 王老汉又问：“ 李同志，你见过毛主席没有？ ” 毛泽东说：“ 我官小得很，没有见过。 ” 王老汉说：“ 听人说他过黄河了，我总不信，毛主席不领导咱消灭了胡儿子，他是不会过黄河的。 ”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也是这样想。 ” 唠了一阵也就歇了。王老汉不知道，这位年纪过大的 “ 李团长 ” 就是他所敬仰的毛主席。直到毛泽东离开王家湾许久，胡军把他抓起来，拷问毛泽东的去向时，他才隐隐约约地觉出 “ 李同志 ” 就是毛泽东，但他任胡军拷打，坚决不说，胡军也无可奈何。

胡宗南军队在陕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也一败涂地。

敌军重点进攻山东后，陈毅率华东野战军与强敌周旋，寻机歼敌。1947 年 1 月，蒋军出动三十一万兵力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兵团由整

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组成，北线兵团的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的三个军 6 万人组成。陈毅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派出少许兵力迷惑南线之敌，主力在莱芜集中，首先占领该地区制高点凤凰岭，将敌军合围。从 2 月 20 日发起进攻，激战四日，全部歼灭敌军，生俘李仙洲。战斗结束后，陈毅移师攻击南线欧震所部敌军，歼灭 1 万敌军。粉碎了敌军南北夹击的计划。

蒋介石震惊于莱芜战役的大败，又调集六十个旅四十五万兵力到山东战场上，并调来了号称御林军的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这七十四师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师长张灵甫是陕西韩城人，多次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军官训练团的学习，既有西北人的强悍、吃苦精神，又满脑子的法西斯思想，深受蒋介石信任。战役一开始，陈毅指挥主力大步后退，敌军以为解放军怯战，全线出击，七十四师行动尤快，突击到孟良崮，被陈毅指挥解放军主力五个军围住，另以四个军牵制两翼之敌。敌参谋长建议张灵甫赶快回师向两翼靠拢，张灵甫却兴奋而又傲慢地说：“ 国军进入山东战场以来，屡屡寻求共军主力决战而不可得。今天我们已把共军主力引来，正是决战的好时机，怎可放弃。我命令全军固守孟良崮，吸住共军主力，坚守待援，里应外合，务必把共军主力消灭于孟良崮下。 ”说完弃车率全师登上孟良崮，构筑工事，一面又迅速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得知张灵甫已吸住共军主力于孟良崮，大喜过望，命令两翼敌军迅速增援。战斗从 5 月 13 日晚打起。这七十四师果然打得顽强，可是挡不住解放军攻势凌厉，两翼增援蒋军又被解放军打援的部队死死挡住，不能前进一步，眼睁睁看着七十四师被歼。5 月 16 日，解放军攻上崮顶，打死张灵甫，战役结束，全歼整编七十四师和整编八十师一个团共 3 万 2 千人。蒋军闻知主力七十四师被歼，个个胆战心寒，猬集一团，不敢动作。战后张灵甫的尸体被运至南京，蒋介石亲自主持葬礼，把他安葬在玄武湖畔。

蒋军大量一线兵团被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时机成熟。1947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会议，部署战略反攻计划。会场放在昆仑纵队的司令部驻地大院子里，院里柳树如盖，毛泽东在这个清凉院子里迎接着前线回来的将领。这时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也奉命前来参加中共中央会议，一见毛泽东就说：“ 主席啊，我们都在为你担心呢，旅长们都要求来保护你。 ”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才不要他们来呢。告诉旅长们，我在这里牵住胡宗南，叫他们放心大胆地打。 ”陈赓说：“ 那就请主席给我们任务吧。 ”毛泽东说：“ 要给你们个大任务呢。现在我们已经歼灭敌军大量有生力量，反攻的时间到了，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已于 6 月 30 日夜，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你指挥的太岳纵队，加上秦基伟指挥的太行纵队。孔从洲指挥的三十八军组成一个兵团，统一由你指挥，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这样，你们三路大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中原地区展开，形成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你看怎么样？ ”陈赓严肃地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周恩来说：“ 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就看你们三路大军了。 ”陈赓说：“ 不敢，我们只是一路小军。 ”说完还伸出小手指头晃晃，毛泽东，周恩来都被他逗笑了。

再说三路大军展开战略反攻，最重要的一步棋是刘邓大军的反攻。1947 年 6 月 30 日夜，刘邓大军十二万人马突然渡过黄河，向中原进军，在鲁西南消灭蒋军五万多人，打开南下的大门。部队千里跃进，很快到达淮河岸边，

只见淮水茫茫，正是前有大河，后有几十万追兵。恰好淮河上游下了大雨，河水陡涨，据沿岸村民反映，根本无法徒涉。先头部队已找来了十几只小船，可是要靠这十几只船渡过 12 万人马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敌军已和阻击部队打响了，枪声阵阵催人急。

忽然，通讯员跑到渡口指挥所报告：“ 刘邓首长来啦。 ”渡口指挥卢旅长赶快把刘邓首长接进指挥部。刘伯承看看拥挤的渡口，又望望浊浪滔滔的河面，问卢旅长：“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你们亲自试过没有？ ”卢旅长回答说：“ 先锋团和我们都试过。 ”刘伯承想了想说：“ 给我找根长竹竿来。 ”卢旅长赶紧找了根长竹竿，刘伯承拿着长竹竿划着小船向河心驶去。在黎明的晨曦里，卢旅长只见刘伯承拿着竹竿量着水深，好一会儿，只听刘伯承大声说：“ 河水都不大深啊，完全可以架桥嘛。 ”说完又划着船向上游驶去。卢旅长指挥部队正在架桥忽然又接到刘伯承的命令：“ 上游渡口完全可以徒涉，不要架桥了，部队全部从上游渡口徒涉。 ”卢旅长接令，迅速带队赶往上游渡口，刘伯承手里还拿着竹竿，他望望徒涉的大部队，用竹竿捣着地说：“ 粗枝大叶要害死人，要害死人啊！ ”

这时，部队已渡过去了许多，刘伯承也徒涉过了河，到前面指挥部队去了，邓小平继续留在渡口指挥渡河。忽然一阵马嘶，重炮部队过来了，这些重炮一进入淮河，都七零八散地陷在河泥里，任凭马拉人推，纹丝不动。远处的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密，等着渡河的部队急得直跺脚。邓小平毅然下令：“ 把重炮炸了，让开渡口。 ”炮兵团长听说要炸炮，气得大叫：“ 炸炮？谁下的命令？ ”参谋正要回答，邓小平涉水赶过来说：“ 是我的命令，快炸！ ”炮兵团长一下趴在炮身上说：“ 先把我炸了！ ”邓小平勃然大怒！“ 你敢延误军机，我毙了你！ ”几个战士立即跑过去把他拉开。邓小平铁青着脸，大声命令工兵：“ 炸？ ”于是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声，重炮全炸了。渡口腾开了，千军万马迅速徒涉过河。很快跃进到大别山，站住了脚跟。那位舍不得炸炮的炮兵团长在缴获了敌人的重炮后，又当上了炮兵团长，以后又当了炮兵师长。不过他见了邓小平还有些不好意思，邓小平教育他说：“ 以后要记住这个教训，失而复得，一切都是在变化着的。 ”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对周恩来说：“ 邓小平这句话很厉害啊，真是把问题说透了。 ”

自刘邓大军、陈谢大军南渡后，彭德怀又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钟松指挥的整编三十六师于沙家店地区，1948 年 3 月，又在宜川全歼胡军刘勘兵团五个旅，刘戡被打死，胡军进攻陕北的部队主力被全部歼灭，陕北战局已定，这时毛泽东才东渡黄河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住下不到五天，忽然大队国民党飞机飞临城南庄，对着毛泽东的住所投起弹来。毛泽东性命究竟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二回
打锦州切断北宁线
歼廖师解放沈阳城

话说 1947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邓颖超即奉命赴河北平山县工作，此后一直没有接到周恩来的信。她知道陕北战局紧张，中央住址飘忽不定，不是写信的时候。直到 1947 年 9 月沙家店战役结束后，周恩来才有空给她写信。信到平山县时，已过了一个多月，邓颖超的秘书拿着信兴冲冲地走进来说：“ 大姐，情书来了。 ”邓颖超看看邮戳说：“ 还是中秋节写的呢。 ”秘书着急地说：“ 快打开看看，都说了些什么情话。 ”邓颖超打开信边看边笑说：“ 这哪里是什么情书哟，是形势报告。 ”秘书指着信的最后一段话说：“ 这不是情话吗？ ”邓颖超看下去，果然信的最后一行写着：“ 对月思人，不知健康否？于中秋节。 ”邓颖超笑着说：“ 幸亏陕北晴天多，要是中秋节没有月亮，他还‘ 思 ’不起来呢。 ”

毛泽东在宜川战役后，看到陕北战局已定，该渡河去指挥全国的大反攻了，便于 1948 年 3 月 23 日从吴堡县东渡黄河，在陕北转战的时间共一年零五天。4 月 11 月，毛泽东到了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河北平山县城南庄，邓颖超这时正在阜平县参加土改，奉命向中央汇报工作也来到城南庄。毛泽东听说邓颖超来了，快步走出房来，握着她的手说：“ 颖超同志，你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取得了成绩，又有了经验，很好啊。可是我要批评你，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啊。我们来这么久，你也不来慰问一下我们，可苦了恩来呀。 ”邓颖超笑着说：“ 恩来的身体很好，又有警卫员照顾，又有主席的关心，我不来也很放心呀。 ”周恩来也笑着说：“ 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 那可不行，我们都代替不了你这个后勤部长呀。为这我们得罚你请客。 ”邓颖超说：“ 只要主席赏光，我一定请。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城南庄开了几天会后，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去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毛泽东因有事在城南庄又停留了一段时间，不料就在这时出了大事，毛泽东险遭杀身之祸。大概是到城南庄的第八天吧，这天上午，毛泽东工作了一夜，正想睡觉，忽然大队国民党飞机隆隆飞来。卫士长李银桥一看不好，一把把毛泽东扶起来说：“ 主席，敌机来了，快进防空洞。 ”毛泽东说：“ 我就不信敌人的炸弹长着眼睛光炸毛泽东，我不去。 ”这时敌机已飞临城南庄上空，李银桥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另一个卫士架起毛泽东就往防空洞跑去。毛泽东被架着飞跑，鞋都掉了一只，大声嚷着：“ 我不跑，我不要跑。 ”李银桥也不吭声，只管架着毛泽东跑，到了防空洞才放下来。这时敌机已把城南庄炸得大火四起，毛泽东住的那所院子更是敌机轰炸的重点，直到炸平了才飞走。

敌机这次炸城南庄，显然是专门对着毛泽东来的。聂荣臻下令彻底追查，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结果来。江青不满地说：“ 哼，我看聂荣臻不怀好心。 ”毛泽东训斥她：“ 不要胡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我了解。 ”江青挨了训，嘀嘀咕咕地走开了。过后不久，毛泽东也去了西柏坡，五大书记又汇合在一起，指导战略决战。

决战首先在东北打响。这时东北的战略态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解放了东北大部分农村和城市，国民党军队龟缩在锦州、沈阳、长春等

几个大城市里，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领导好这次决战，五大书记都集中在毛泽东的房子里办公。西柏坡警卫禁严，参谋进进出出，一派决战前的紧张气氛。经过几天反复的讨论，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决战先从锦州打起，攻下了锦州，就切断了北宁线，造成关门打狗的有利形势。商量好后，周恩来立即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毛泽东翻阅后说：“很好，请恩来签发。”周恩来立即在电稿上写上“发东北局，林总”，交军委作战室发出。毛泽东欣慰地说：“好了，只要照这样打，东北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几天没睡觉了，恩来你们先去眯一会儿吧。”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觉得肚子饿了，把李银桥喊进来说：“馋了，弄碗红烧肉吧。”李银桥领命出去了。毛泽东走出房门，甩着胳膊，扭着身子，走来走去，借以活动一下久坐不动的身子。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幸福（胡乔木的女儿）几个小女孩跟在毛泽东后面，排成一溜，也模仿着扭，格格地笑个不停。毛泽东突然转过身来，做一个抓人的姿势，小朋友尖叫一声，笑着躲藏。江青和卫士们在餐厅里看见了，也都开心地笑了。形势明显好转，大家的心情格外愉快起来，只有李银桥绷着脸，提心吊胆地在餐厅里站着。

扭完了，毛泽东走进餐厅吃饭，桌子上摆着鱼、鸡，可就是没有红烧肉。毛泽东把筷子一摔，大声问李银桥：“红烧肉呢？交办的事情怎么不办？”李银桥站着一句话也不说。江青劝道：“老板，吃红烧肉对身体不好，是我没有让他们做。”毛泽东大怒，站起来训斥江青：“我就知道是你的主意，今后我的事不用你管。”江青受了训，哭闹起来，大嚷着说：“我这是关心你，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现在三查，三整让我说清上海那一段历史，人家都搞到你头上来啦，你就不出来替我说句话。”毛泽东生气地说：“党员接受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任何人都不能特殊。”江青哭着说：“可是他们就只是根据国民党报纸的文章来整我，说我自首，为蒋介石作献寿演出，国民党报纸能相信吗？这些报纸还说你和朱德是共匪呢，说你被击毙。”毛泽东大怒，吼叫道：“你这个人混，你给我滚，滚开去。”江青哭闹着跑去找周恩来诉苦去了。卫士们一见毛泽东和江青吵架，早就跑出去了，餐厅里只剩下毛泽东。他想对谁诉诉苦，可是他又能找谁去呢，一种孤独感顿时涌上心来。

毛泽东正在生气的时候，厢房里又传出毛岸英的哭闹声。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来一问，原来毛岸英为思齐的事哭闹着不吃饭。思齐是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战友刘谦初和张文秋的女儿，刘谦初已于1931 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杀害，1938 年张文秋带着女儿到了延安，和毛泽东重逢。毛泽东思念当年战友，把思齐认作干女儿，从此，思齐经常到毛泽东家中玩耍。1945 年 12 月，毛岸英回到延安。第二年 6 月，张文秋带着女儿思齐和少华又从新疆回到延安。这时思齐已长大，和毛岸英经常接触，两人产生了爱情，只是思齐此时离法定婚龄还有几个月，毛泽东暂不批准他俩结婚，为此毛岸英很有意见。毛泽东听了李银桥的报告后，气上加气，大步走到厢房门口，吼一声：“毛岸英！”毛岸英见父亲发火，立即爬起来坐好，毛泽东训他：“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思齐还小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就这么一年半个月也等不住啦，没出息！”毛岸英嘀咕着：“人家的姑娘不到十八岁怎么就结了婚？”毛泽东吼道：“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岸英听了无话可答，站起来去吃饭。

再说江青哭着从毛泽东那里跑出来去找周恩来诉苦，她推开房门，只见

周恩来正在给长春国民党守军司令、黄埔一期学生郑洞国写信。邓颖超坐在床上给周恩来补衣服，房间异常整洁，充满了家庭的温馨。江青喊了一声“恩来、大姐”就哭起来了。周恩来夫妇连忙把她扶到屋里坐下，周恩来问道：“什么事这么伤心，慢慢说嘛。”江青哽咽着说：“还不是为红烧肉的事。”她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周恩来笑着说：“你这么关心主席的饮食很好嘛，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多吃肥肉确实对心脏不好，不过，”周恩来开导她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有他独特的生理平衡规律。中医治病有一个原则，缺什么补什么。人脑的组织成分主要是脂肪，过度用脑，就得补充脂肪，这就是主席为什么在连续工作几天后要吃红烧肉的道理，这是人体新陈代谢的一种本能。但肥肉吃多了也不好，你也可以劝主席吃红烧肉的时候，也吃点鱼，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江青不哭了，佩服地说：“恩来，要是老板也像你这样开导我多好啊！可是他对我的什么事都不管。就拿最近对我的审查来说吧，他尽用大帽子压我。”周恩来劝她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些历史上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向组织说清楚就没事。主席还说过，水至清则无鱼嘛。我去跟他们说说。”江青感激地说：“恩来，大姐，你们真好，你们对我太好，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们的恩德。”周恩来笑着说：“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嘛。”正说着，电话铃响了，作战室报告东北有急电，请他去处理。周恩来安慰了江青几句，匆匆奔向军委作战室，拿起急电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林彪来电主张先打长春，并开始部署。周恩来连说“坏了，坏了”赶紧找毛泽东。毛泽东生气地说：“林彪，一个娃娃懂什么战略，我给他回电。”说完毛泽东奋笔疾书.写了十几张纸。林彪收到这封电报后，反复看了几遍，最后仍决定攻击长春。东野出动两个纵队攻击长春数月没有进展，林彪撤下部队。这时中央连电林彪，要东野执行南下作战方针。林彪骑坐在椅子上，对着挂在墙上的作战大地图看来看去，不时抓几颗炒豆子塞到嘴里。一盘炒豆眼看快吃完了，林彪一下站起来，大喊：“来人。”作战室主任走了进来，林彪命令道：“我决定，部队主力全部南下打锦州，具体部署如下……”作战室主任一一记下命令。各纵队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辽西大军云集，战云飞腾，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且说蒋介石也看出东北战局不妙，共军如攻下锦州，东北全局皆输，进而牵动全国战局，忙命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把沈阳廖耀湘兵团迅速东运南下锦州，加强锦州防卫力量，使共军望而却步。不料卫立煌拒绝执行命令，蒋介石无奈，派出卫立煌的朋友，黄埔一期学生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希望他能说服卫立煌，把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但卫立煌根本不买杜聿明的帐，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杜聿明说：“蒋总统在锦州设立前进指挥所，锦州是我的指挥范围，范汉杰到锦州来指挥谁，还不是为了牵制我，我是绝对不会援助范汉杰的。既然蒋总统都不顾大局，我还管他干什么。”说完就上楼去了，把杜聿明一个人扔在客厅里。

就在杜聿明苦苦劝说卫立煌的时候，东北野战军七十万大军已经南下。整整半个月，从长春、沈阳通向锦州的铁路线上，军列一列接一列地向南飞驰。辽阔的原野上行进着无穷无尽的步兵纵队和炮车车流，飞尘蔽日，马达轰鸣。入夜后，炮车、兵车都打开了照明灯，无穷无尽的车灯宛如流动的银河。宣传队员们站在路旁喊着口号：“同志们，到锦州过过考啊。”

蒋介石得知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连忙飞到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增

调华北山东的七个师到葫芦岛，连同原来驻在那里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从葫芦岛增援锦州，命令沈阳的廖耀湘兵团从辽西增援锦州。蒋介石正在部署的时候，参谋进来报告：“委座，林彪已开始攻击义县了。”蒋介石一听，急得一口鲜血吐出来，瘫坐在椅子上。众将领大惊失色，忙上前慰问。蒋介石拱拱手说：“我自黄埔练兵以来，革命形势从未有如此之严重。辽沈会战关系党国命运，大家一定要精诚合作，挫败共军的凶焰，否则我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林彪得知蒋介石调集大兵增援锦州，对罗荣桓、刘亚楼说：“咱们原来只准备请一桌客，现在蒋介石一下了来了三桌客人。请吧，菜不够吃，不请吧，这桌菜又凉了。好在咱们事先有准备，塔山的两个纵队和黑山的三个纵队配置好了没有？”刘亚楼回答说：“已经进入阵地。塔山无险可守，只能依托村落构筑野战工事。黑山、打虎山有两个高地，地形对我们有利。”林彪说：“你告诉程子华，蒋介石把东北的家底子都压到他们身上了，千万要顶住啊。”塔山和黑山的阻击部队听了刘亚楼的动员后，逐级动员，加固工事。他们刚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敌人的增援大兵就到了。塔山阵地炮声隆隆不断，一到夜晚，塔山上空炮火映红了天际，各种信号弹在天空闪烁着，宛如节日的礼花。

塔山左面是海，右面是山，海山之间是十来里宽的狭长平原地带，铁路和公路就从这里穿过，号称锦西走廊，解放军的阻击阵地就设在走廊东北方向村落里。为了解救锦州，挽回即将崩溃的战局，蒋介石严令增援部队攻击前进。锦西增援蒋军在督战队的机枪监督下，冒死猛扑解放军阵地。其中有个师号称“赵子龙师”，全师官兵还真有股不怕死的劲头，前面的战死了，后面的把伙伴的尸体垒成掩体，掩护冲锋。眼看就要冲进阵地，撕开缺口，不料解放军战士从战壕里冲出来，个个眼睛血红，大喊着杀声，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一场白刃战就在阵地前面展开来。只见红光四射，杀声震天，蒋军士兵哪里见过这样的神勇士兵，吓得往回就跑。就在阻击部队拼死苦战的时候，攻击锦州的准备工作已做好了，攻城战斗即将开始。

1948 年 10 月 14 日上午十时半，林彪在前沿指挥所里用望远镜望着锦州城，只见锦州城黑压压地矗在大地上，四周看不到有人在活动，激战前的战场上竟是如此沉寂。他看看表，指针已指到十时五十分。指挥部里人人肃立，异常安静，只听见桌上的时钟发出滴答声。十时五十五分，林彪命令“准备”，参谋们都拿起了电话听筒。十一时，林彪果断地命令：“开始！”司令部里同时响起了几十个参谋的声音：“总攻开始！”。就在这一瞬间，锦州城外犹如火山爆发，一下子迸涌出天崩地裂一般的炮火和潮水一样涌向城墙的冲锋队伍。“威扬部”突击团的尖刀“钢铁连”从总攻开始后，只用了 25 分钟就登上了锦州城头。后续部队，看红旗插上城头，士气大振，喊着杀声，从轰塌的城墙入口冲进城内。敌军纷纷从两翼赶来增援，没想到背后杀声震天，大队解放军登上城墙，把顽固抵抗的蒋军消灭在城上，接着涌进城内巷战。锦州守军司令范汉杰躲在核心工事邮政局，用无线电话连连呼叫，无奈许多军事指挥所已被解放军打烂。范汉杰抱头大哭：“没想到这么快就完了，原以为至少能打上十天，完了。”9 月 15 日下午，锦州城上空，炮火把天空染成五光十色，子弹如飞蝗乱窜，城内外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味和烧焦的死人味。不出五小时，同时突破四面城墙的四路解放大军在市中心中央银行一带胜利会师了。下午 6 时，锦州十万守敌被全歼，范汉杰被俘。

锦州一解放，在塔山东北方向的十一个师敌军残部退回葫芦岛坐军舰逃跑了。在辽西的廖耀湘兵团见事情不妙，夺回锦州无望，便准备南窜，逃回关内。林彪预计到廖耀湘会走这步棋，锦州城内的枪声刚一停下，他就命令梁兴初率主力一部赶到黑山和饶阳河畔，截住廖兵团。蒋军拼死突围，在大量炮火的掩护下四个美械师轮流冲锋。饶阳河边，厉家车站一线在蒋军重炮两天一夜的轰击下，全变成了焦土，这里已看不出哪里是人挖的工事，哪里是炮火掀开的弹坑了。坚守在主要阵地上的解放军一个连全部战死，只剩下一名独臂射手史学义。在两天一夜的战斗阻击中，他不知道被炮火炸起来的泥土埋了多少次，就靠着全连剩下的一挺重机枪，坚守了两天一夜，美械师始终未能超越这个阵地一步。当黑山饶阳河的阻击战打得难分难解之际，林彪已指挥东北解放军主力移师辽西，从黑山、打虎山南北两翼合围了廖耀湘兵团，十月二十六日发起总攻。蒋军已连续作战一星期，疲劳不堪，被七、八倍的解放军主力包围，知道败局已定，士气涣散，被冲上来的解放军部队四处穿插，遂成兵败如山倒的形势。蒋军的后卫还想抵抗，而解放军已捣烂了兵团司令部。兵团司令廖耀湘狼狈地跳上一辆吉普车，想逃到新六军军部去，结果半道上碰到刚从军部逃出来的军长李涛，两人商量一下准备去找附近的三十二师救命，谁知这个三十二师已被歼灭。解放军战士漫山遍野地冲上来，廖耀湘、李涛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

廖兵团司令部覆没后，全军十二万人马全部顿时陷于混乱之中，各自逃命。解放军战士四处追击敌军，建制也乱了。刘亚楼担心地对林彪说：“ 林总，现在部队建制全乱了，要不要整理一下？ ”林彪坚决地一摆手说：“ 不，告诉通讯台，命令部队不许停歇，穷追猛打，边向沈阳追击前进，边整理部队。 ”通讯台便通令全军电台，由各个位置的军师长指挥自己附近的各种部队，一边追击，一边归还建制，经过 3 天的追击，全歼廖师 12 万人，前锋迫近沈阳。

辽西兵败的消息传到沈阳，卫立煌急忙命令副官准备飞机。11 月 1 日，他登上飞机，飞机起飞后盘旋了一圈，卫立煌看到机场上急着搭飞机逃跑的官员，心中有些不忍，命令驾驶员在机场着陆。官员们急着逃命争攀飞机，卫立煌一看势头不好，忙命飞机起飞，几个攀在舱口的人被急驰的飞机摔下去，当场毙命，好在飞机飞起来了，卫立煌不禁松了口气。这时解放军主力部队已于当天突破沈阳西城，从铁西区向沈阳进军。深夜里，无数卡车载着士兵，拖着大炮，开着大灯往沈阳飞奔。蒋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还想召集军事会议，但无一人奉命报到，他不知道，他的部下都在找解放军投降。整整一个兵团，没放几枪，就都放下了武器。长春的曾泽生军长早在打锦州时就已率部起义，郑洞国此时走投无路，接受了周恩来的信，向解放军投降。

辽沈战役至此全部结束了，激战一月，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五十多万人，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一下子扩充到一百万人，军容整齐，装备精良。林彪传令全军，从现在起转入休整。是啊，一个月的时间，部队打了这么多恶仗，急需休息恢复体力，补充兵员整理建制，否则部队的战斗力便难保持。林彪的命令刚传达下去，参谋长刘亚楼跑来报告：“ 林总，中央军委来了命令，要我们不要休整，立即入关。 ”林彪不高兴地说：“ 部队打得这么苦，不休整一下怎么行。 ”究竟东北野战军是否休整得成，且看下回。

第十三回
战淮海邓小平挂帅印
败徐州杜聿明扮军需

话说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原拟将部队转入休整，不料中央军委来电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原来在辽沈战役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淮海徐州地区也战云密布，大战将临。蒋介石心里明白，淮海决战，凶多吉少，正在考虑把在华北的傅作义所部二十一个师海运南下，以加强南方精锐兵团，增加解放军南下作战困难。为了把傅部蒋军滞留在华北，中共中央军委连电林彪，迅速率领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入关。林彪起初很不愿意，但中央军委决心已定，连电催促，林彪无奈，只好率主力入关。百万大军分三路，浩浩荡荡地穿越长城关口，晓宿夜行，秘密地到了华北，把天津、北平分割包围后，部队才转入休整。

自 1948 年后半年以来，蒋介石眼看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便把精锐部队集中起来，编成兵团。一个兵团有三、四个军。几个兵团又猬集一处，让解放军啃也啃不动。这些兵团猬集之地有三处。一处是东北，以沈阳为核心，猬集了四个兵团五十万人；一处是徐淮地区，猬集了六个兵团，六十多万人；一个是平津，猬集了二十多个师。蒋介石自以为这种办法聪明，但他不知道，解放军这时已非昔比，正准备进行决战。蒋军集中起来摆在那里，正好为解放军提供了决战机会。

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也把这个电报发给了刘伯承和陈毅，他们都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表示同意。前线将领的要求正合了毛泽东的心思。他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找来开会讨论，大家也都晓得华东重镇济南已经攻克，徐淮蒋军之间尚有空隙，是难得的决战机会。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周恩来建议说：“两支野战军现在在一起作战，好像人的两个拳头一样，还得有个大脑来指挥，才能行动协调。”刘少奇立即表示赞同：“恩来的这个建议很好。”毛泽东说：“很好。那就设立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由邓小平当，委员就是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大家看怎么样？”刘少奇等人一致赞成。这时任弼时病体不支，先回去了。四大书记留下来继续讨论具体部署，决定第一仗先打比较孤立的黄伯韬兵团。周恩来提议：“现在华东野战军已对黄伯韬兵团完成了战役包围。刘伯承来电建议，中野可乘此机会攻克宿县，截断徐州蚌埠间的联系。将黄伯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兵团关在宿县以内，将李延年、刘汝明、黄维兵团关在大门以外，以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我看这个意见很好。”朱德拍手称赞道：“妙啊，这一来不是又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了吗？”毛泽东犹豫地说：“这一来中野的担子太重了。会不会把他们压垮啊？”毛泽东点了一支烟，趴在地图上看了好一会儿才下了决心说：“好。就按恩来的意见办。”

中央军委的命令到达郑州时，邓小平正在冲冷水浴。陈毅拿着电报跑来说：“好家伙，寒冬腊月冲凉水，真有你的。快擦干身子，看中央的电报。”邓小平擦干身上的水拿过电报，匆匆看了一遍说：“要打大仗喽。”说完穿上衣服和陈毅往会议室走去。陈毅边走边说：“中野的担子不轻啊？我怕中野吃不消。”邓小平说：“没得啥子要紧。只要歼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完了，全国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两人来到会议室，召集中

野的李达、陈赓等人开会。华东野战军这时已开始攻击黄伯韬兵团。邓陈商议后，决定首先派陈赓指挥中野第四、九两个纵队攻占符离集等要点，派陈锡联率三纵攻克宿县，切断津浦铁路。二陈领命后，即率三个纵队由郑州沿陇海路东进，开赴淮海战场。秋深风寒，淮海战场却是热气腾腾，中野各路大军沿着运河两岸日夜兼程，千军万马，铁流滚滚。陈赓所部连续攻占符离集等津浦路沿线各要点。陈锡联率三纵和九纵的二十七旅也运动到宿县城下。守卫宿县的是蒋军一四八师和交警第十八总队共万余人。1948 年 11 月 15 日日晚上，陈锡联来到前沿阵地，检查了部队的攻击准备后即下令开始总攻。炮火轰塌了城墙，尖刀连乘着尘雾未散，冒死登上了城墙。四个城门几乎同时被解放军占领。战至十六日晨，蒋军全部被歼灭，生俘敌司令张续武以下一万多人。从此，蚌埠至徐州间二百里铁路线完全被解放军控制，杜聿明集团和外围兵团的联系完全被切断。

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大为高兴。连忙把周恩来找来说：“ 好消息啊！中野已切断津浦路，完成了对徐州杜聿明集团的包围。恩来你立了头一功。 ”周恩来摇摇头说：“ 不，主席，头一功应该是刘伯承的。这个建议首先是他提出的，我不过是把这个计划更完善了一下。 ”毛泽东笑着说：“ 你总是这么谦虚。说真的，在战役发起前，我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作这种估计。没有想到中野干得这么漂亮。 ”

蒋介石看到徐蚌被隔断，黄伯韬兵团面临覆没的危险。连忙督促黄维兵团兼程前进，向北增援。总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邓小平拿出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说：“ 主席来电，高度评价切断徐蚌的战役动作，这是华野三纵和中野三纵、四纵、九纵合力作战的结果。现在黄伯韬兵团行将歼灭，黄维兵团已增援上来。咱们看看，怎样欢迎黄维啊？ ”刘伯承说：“ 黄维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学，陈赓你先谈谈黄维这个人的特点吧。 ”陈赓说：“ 黄维这个人我了解。过去在黄埔时，他为人刻薄、人缘不好，又很固执，不大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但临战又经常犹疑不定。他的功课很好，但很刻板，打仗照搬教条，常打败仗。过去在东征时，学员们都怕在黄维手下打仗。 ”刘伯承说：“ 看啊，黄维就是这么个人。北伐以后，他主要从事军校教育，很少带兵打仗。这次蒋介石不知怎么看中了他，把这么大个主力兵团让他指挥。 ”邓小平说：“ 黄维兵团由五个军组成，是蒋军的精锐兵团。这个兵团的十八军是以前的十一师，是陈诚的基本部队，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不能小看。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装备好，车多炮多，行军必然要走公路。现在他要东进，急于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会合。而涡河、淝河间地工狭窄，水网密布，不利于大机械化兵团运动。因此他要行军，必然要走宿县到蒙城的公路，我们在哪里阻击他呢？ ”

他在地图前看了一会儿兴奋地说：“ 南坪集！只有南坪集有一座大石桥可以通过重炮坦克，黄维兵团必然要从这里通过。只要我们在南坪集摆一支部队，就可以把黄维挡住。然后中野主力把他包围起来。 ”刘伯承说：“ 这个办法好，中野主力可以隐蔽在敌人翼侧，不要吓倒黄维。先由陈赓率四纵、九纵等部在南坪集布防阻击。 ”大家商议了一下，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会后陈赓就要回部队，陈毅忙招呼道：“ 莫慌，莫慌。慌个啥子？喂了脑壳再走。 ”陈赓笑着说：“ 我听老总的。 ”部队在大战，伙食特别好。大家进了房子正要吃饭，参谋跑进来报告：“ 黄伯韬兵团全部被歼，黄伯韬已被击毙。 ”邓

小平急问：“打死了？那就好好埋葬，立块牌子。好让他的家属来找。”参谋应声出去了。

陈赓领命回到部队以后，即率四、九两纵队在南坪集淆河北岸构筑阵地。第二天，即 1948 年 11 月 23 日早晨七时。黄维兵团赶到了南坪集。黄维命令攻击。大炮轰鸣，坦克抵近前沿射击，从附近机场飞来的蒋军飞机也轮番轰炸，大地在震动，工事在燃烧，南坪集解放军阵地已变成一片火海。陈赓在指挥所里，不停地询问前沿伤亡情况，及时修正决心，指挥两个纵队血战两天，中野部队乘机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黄维见势不妙，紧锁双眉，焦急无比。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说：“司令，共军来势凶猛，大有合围我军意图。现在只有东南面尚未发现敌情，应立即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兵团副司令吴绍周也说：“司令，伯涛的意见很好，我们应即刻行动。”黄维心烦意乱地说：“你们别吵了，让我想想，想想。”兵贵神速，吴绍周眼见解放军包围圈快要合拢，黄维想了一天还没个结果，连忙去催。黄维说：“实不瞒老兄，我看淆河地形对我们有利。楚汉相争，韩信背水而战，一举消灭赵军主力，我们何不也来个背水而战，吸引共军，死中求生，说不定党国复兴在此一战哩。”吴绍周见黄维在这时还说出一派书呆了话来，恨不得踢他两脚，忍住气慢慢开导他：“情况不一样。呆在这里，只有全军覆没。”这时杨伯涛跑来也劝，黄维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好吧，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

杨伯涛得令，立即回到部队，在黑夜中调动部队准备向固镇转移。谁知部署完成后，黄维打来电话：“伯涛吗？我命令取消转移计划，原地待命。”杨伯涛大吃一惊，想问个究竟时，黄维已把电话放下了。杨伯涛气得大骂：“打又不打，走又不走，等着让共军把我们包围吃掉。黄维应该自杀，以谢委员长负托之重。”第二天即 11 月 25 日，下午四点钟，黄维才下决心向固镇转移，但为时已晚，中野各部队已完成合围。第二天，陈赓命令部队强渡淆河，把黄维兵团压到宿县西南双堆集。中野六纵和十一纵早已在双堆集西南布阵，黄维跑到这里，再也跑不出去了，全兵团十几万人被紧紧地包围在双堆集不过九十里方圆的地区以内。

蒋介石得知黄维被围，大为恐慌，命令杜聿明率李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放弃徐州，袭击中野主力侧背，解救黄维兵团；又命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从南增援。南北夹击，与解放军决战。粟裕深知此役关系重大，命令华野主力迅速向东转移，阻击杜聿明和李延年，自己带了几个随从，骑马向总前委驻地小李村奔来，准备与总前委三名常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商议战役部署。邓刘陈三个走出院子迎接粟裕，邓小平拉着粟裕的手说：“华野打的好啊！一仗就消灭了黄伯韬 17 万人。黄伯韬临死前说什么了没有？”粟裕说：“黄伯韬这个人很顽固的。碾庄攻克前，我们在报话机里听他与杜聿明通话，说他对这次被围有三不解。”大家一听来了兴趣，催着粟裕往下讲。粟裕说：“他一不解，自己为什么要在路上停止前进，等四十四军会合，足足耽误了两天时间，贻误战机。二不解，为什么不在运河上架浮桥，结果部队都挤在运河铁桥上被我们的炮火打乱了建制。三不解，为什么被围后不立即突围，想诱我决战。”邓、陈、刘听后哈哈大笑。陈毅揶揄地说：“上次睢杞战役黄伯韬侥幸逃出，便自以为常胜将军，狂妄得不得了。骄兵必败，只怪他自己不知兵书，有啥子解不解的哟！”刘伯承问道：“那么黄伯韬到底是怎么死的？”粟裕说：“碾庄被攻克后，黄伯韬从北门跑到旷野里，用手枪自杀。”邓小平冷笑一声说：“为蒋家王朝卖命，轻如鸿毛。咱们赶快

进屋去，商量下一步的打法吧。”于是三个人进了总前委常委办公住宿的五间北房。

粟裕是第一次到总前委来，一进房子，只见正南墙上挂着一幅大军用地图。粟裕指着地图说：“现在东线情况是这样，杜聿明率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涡河方向开来。据三纵孙继先报告，敌人士气低落，行军如同逃窜，文件军需撒满了薪县至永城的公路，遗弃的官太太到处都是，杜聿明连名片都扔了。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也拼命北上。我已经命令华东野战军采取迂回动作，对杜聿明所部形成包围态势。三纵已在陈官庄一带阻击该敌南下。李延年那个方向，已派了王必成、皮定钧率领的六纵阻击。”陈毅兴奋地说：“乖乖，老蒋把黄埔系的老底子都押到这里来了。”说完，从邓小平烟盒里抽出支烟点上吸起来。邓小平跑到地图跟前看了会儿说：“大决战啊！毛主席来电说此次战役如能消灭南线敌军主力，长江以北局面可以大定。不过呢？饭只能一口一口吃。现在先由中野集中主力解决黄维兵团。华野主力先将杜聿明部压到陈官庄包围起来，同时抽出一部主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吃掉黄维兵团后，华野、中野一起动手解决杜聿明集团。大家看怎么样？”刘伯承说：“我看可以，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恰在这时，谭震林又来到小李村汇报工作，大家又仔细推敲了部署。炊事员做好饭端上来，邓小平拿出一瓶白兰地给每人倒了一杯说：“为了大决战的胜利，干！”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时战地记者陆仁生来访，见总前委成员都在这里，大喜过望，立即建议：“请首长们合影一张。”邓小平立即答应，招呼大家出了房子。粟裕、谭震林请邓陈刘站在中间，大家站成一排。陆仁生打开相机，按动快门，拍下了淮海战场解放军统帅部的合影照片。

再说黄维兵团被围后，整天出动部队向南突围，均被打了回来。11 月 27 日晚，他决定出动四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小李庄突围。那么谁来打头阵呢？”将领们一碰到黄维的目光，个个都往黑影里缩，只有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镇静地坐着不动。黄维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兄，你来打头阵吧。”廖运周一点也不推辞，大声说：“愿为党国效劳。”黄维非常高兴，感慨地说：“危难见真心，板荡识忠臣。廖老弟，只要突围出去，我黄某不会亏待你的。”部署已定，当夜开始突围。廖运周率一一〇师走在前面。拂晓时分，在廖师突围的方向升起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黄维兴奋地大喊：“廖运周已经突出去了，我们快些跟上。”其他三个师立即出动突围，刚走出村外，劈头盖脑一顿枪炮打过来，死了一大堆人。黄维催促说：“这是遭遇战，快些突围。”三个师轮翻冲击，哪里冲锋得动。黄维奇怪了，怎么廖运周就顺顺当当突出去了呢？黄维不知道，廖运周和张克侠是中共党员。这次突围，实际上是廖运周同刘邓商量好举行战场起义，廖运周和张克侠带两个军按照解放军指定的路线走出去后，解放军赶快把口子又堵了起来。黄维糊里糊涂地指挥十四军掩护，反被陈赓指挥四纵、九纵追击，把十四军打得人仰马翻。准备突围的第十军和十八军也遭痛击，七零八落。黄维看突围无望，便调整部署，坚守待援。无奈天寒地冻，十几万人马挤在双堆集方圆十几里的一个小圈子里，无衣无食。虽然时有飞机空投弹药食物，但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每次空投，大家争抢食物，开枪残杀，惨不忍睹。

蒋介石眼看黄维兵团就要被歼灭，一面派兵团副司令胡琏从南京飞到双堆集给黄维打气，一面令李延年兵团加紧增援，又派儿子蒋纬国亲率战车团

冲击。华野六纵队副司令员皮定钧指挥部队阻击，在阵地前燃起大火，阻击坦克前进，双方互有进退。蒋纬国严令步兵配合坦克冲击，有两辆坦克冲过阵地，直向双堆集驶去，后面的坦克也都紧紧跟上，横冲直撞。从这里到双堆集只有十几里，一旦坦克冲到双堆集，后果不堪设想。守卫阵地的几个战士在排长的带领下前仆后继，终于把这几辆坦克炸掉。蒋纬国一看事情不妙，率领剩下的几辆坦克撤回去了。

就在华野十一个纵队围困杜聿明，华野六纵等部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时候，中野七个纵队加上华野七纵、十三纵、特纵组成东集团，西集团和南集团向黄维兵团阵地攻击。陈赓受命将中野四纵、九纵、十一纵等部组成东集团，攻克双堆集外国阵地李围子、沈庄、杨围子、杨庄，消灭十四军，击毙军长熊绶春，双堆集东侧已暴露在解放军的火力之下。这时总前委又调华野三纵、十三纵加入南集团作战。8 月 14 日夜，南集团攻占双堆集临时机场南端的尖谷堆高地，黄维兵团部核心阵地完全暴露。解放军各路大军更加紧土工作业，战壕弯弯曲曲地直伸到双堆集核心阵地跟前。黄维在兵团部不用望远镜已能清楚地看到解放军如潮涌般地实施突击，无数条交通壕在雪原上像无数黑龙向阵地游来，不由得心惊胆战，到 15 日夜分散突围。整个兵团顿时大乱，人人争先逃命。无奈解放军围得严实无缝，无隙可钻。解放军乘黄维兵团混乱之际发起总攻，激战至 12 时，黄维兵团全部被歼，黄维、吴绍周、杨伯涛、覃道善等司令军长全被活捉。这时双堆集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大队大队的俘虏被押下战场，解放军押着俘虏，开着几百辆汽车，几十辆坦克和几十门大炮离开双堆集。几百条车灯的光柱映亮了夜空。各种弹药、军需品堆积如山。

黄维等人被押到总前委时，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召见他们，招待他们吃了顿饭。刘伯承问他们：“ 你们刚被压到双堆集时，我们有的部队赶不及合围，南面尚有缺口。当时你们为什么不突围呢？ ” 黄维狡诈地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大战，只怪我处断失误。 ” 邓小平说：“ 你处断失误是个重要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你们的反人民战争激怒了全国人民。即使暂时脱逃，最终还是要被消灭的。 ”

现在再来说杜聿明集团的命运吧。杜聿明集团被华野十一个纵队包围后，起初还比较镇定，听着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还幻想着和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会合，拼命向华野部队的阵地冲击。结果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损兵折将。黄维兵团被歼灭后，中野完全腾出手来，作战斗准备。杜聿明这下可发愁了，一个参谋指着院子里的树说：“ 都是这棵树作怪。 ” 杜聿明问他：“ 为什么？ ” 参谋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个“ 困 ” 字说：“ 司令你看，咱们这院子是个方框，方框内有一颗树，树不就是木头吗，合起来就是个‘ 困 ’字。咱们就困在这里了。 ” 杜聿明当然不相信他的鬼话，但也觉得这棵树不吉利，命令参谋把树砍了。

杜聿明集团 30 万人被压在陈官庄、青龙集方圆十几里的一个小圈子里，境况比黄维兵团更惨。天气严寒，缺衣少吃。解放军炮兵根本无须瞄准，一炮下去就能打死一堆人。为了抢空投物资，互相残杀。一些当官的利用职权屯集空投物资，居然在飞机场上摆起了市场，高价出售香烟面粉。士兵们则拆下居民的门窗劈成碎柴出售，最可怜的是那些被杜聿明从徐州裹胁来的大批学生，男学生被补到战斗连队，女学生则沦为娼妓。每到夜晚，解放军士兵在阵地上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到陈官庄传来的妇女惨叫声。

为了配合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进行平津战役，使蒋介石下不了决心撤走华北傅作义所部，华野和中野从 12 月 16 日开始暂停攻击，进行休整。杜聿明便准备突围计划。蒋介石答应以百架飞机掩护突围。临到突围日期时，老天连降大雪，坦克走不动，飞机不能来。1949 年 1 月 6 日，傅作义所部已被解放军包围，华东野战军恢复进攻。杜聿明不想等死，便于 1 月 9 日深夜下达突围的命令。蒋军四处突围，四处失败，全军全乱了。杜聿明连自己的侄儿率领的警卫营都丢了，换了套士兵的棉制服在乱军中跑来跑去。解放军战至天明，全歼杜聿明司令部和两个兵团部。邱清泉被打死，李弥带少数部队逃跑，孙元良兵团早在从徐州撤出来时被歼。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还在向北增援，南方的地平线上不时地闪动着红光，阵阵沉闷的炮声传过来，他们得知杜聿明集团被歼后也逃跑了。

淮海战役至此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徐州剿总五个兵团、二十三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部队。但是杜聿明却没有下落。粟裕司令员通报华野各部队，认真盘查行人，不许杜聿明漏网。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封锁了一切通道，只准进，不准出。

且说战役结束的第三天，在战场巡逻的一支华野部队正在游动，忽然旁边的小树林里走出几个散兵，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哨兵立即把他们带到连队。指导员问那个年纪大的：“ 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那位老兵说：“ 我姓高，是十八军三十三团的军需。 ”指导员说：“ 既然是军需，那你肯定知道第十八军供给系统负责军官的姓名，你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出来吧。 ”这位军需伸出白皙的手用钢笔在纸上写了个“ 高 ”字就再写不下去了，只是不断地从棉制服口袋里掏东西吃。一会儿掏出一块牛肉干，一会儿掏出一块糖。吃完东西，又要水喝，就是写不出一个人名来。指导员说：“ 想是你一时记不起来了，回去再想想吧。 ”指导员不知这位“ 军需 ”的底细，但一看他身上装有牛肉干、巧克力，知道官阶不小，吩咐看守战士优待，又特地调来一个班，在军需休息的屋里屋外都站上岗。

那位“ 高军需 ”被带到一间屋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猛然看见地下有一块砖头，跳下床拿起砖头就往自己额头上砸去，顿时血流满面，倒在地上。欲知杜聿明命运如何，且看续回。

第十四回
克天津陈长捷成俘
困北平傅宜生起义

话说高军需被俘后，乘看守人员不备，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血流满面地倒在地上。指导员闻讯后，连忙带着军医为他包扎。军医仔细地检查了他的伤口后说：“不要紧，只是碰破了点皮。”说完给他包扎好伤口。指导员带着军医出来，听见门外广场上集结着的俘虏们面色惊惶地议论着“总司令砸破头了！”指导员听了一惊，忙命战士们把高军需带到连部，让他坐下。指导员说：“你何必这样做呢？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你到底是什么人可以照实说出来。就算你隐瞒过我们，还能瞒过门外广场上你的部下？”高军需听了也不作声，又开始掏牛肉干吃，吃了两块不吃了，低声说：“给我一支笔。”指导员递给他一支钢笔，高军需在纸上写起来：“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指挥杜聿明中将。

至此，淮海战役全部结束。是役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共出动部队六十余万人，历时六十五天，歼灭国民党一个战略指挥所、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五千人，击退了由南京方面来援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五个兵团司令中，黄伯韬、邱清泉被击毙，李弥、孙元良只身潜逃，黄维被活捉。军长师长除打死的外，其他的也都被活捉。

毛泽东接到淮海前线总前委的报告后读了几遍，然后点着一支烟抽起来。国民党的精锐师团大部被歼，现在只剩下华北的傅作义和陈长捷了，他们已被平津前线总前委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包围得紧紧的，消灭他们只是时间问题。奋斗了二十多年，胜利就在眼前了，毛泽东不但没轻松感，反而心情有些沉重起来。胜利马上到手了，但下一步的工作更难。四亿多人口的一个大国穷国的担子马上就要全部压到肩膀上了，毛泽东知道这担子的重量。

正当毛泽东思忖的时候，周恩来进来了。毛泽东知道有重大军情，站起来迎接他。周恩来说：“主席，平津前线总前委来了电报，傅作义派周北峰将军为全权代表到平津前线总前委进行谈判，周北峰将军回去后一直没有消息。”毛泽东说：“不要急，傅作义反共几十年，一下子要来个 180 度大转变也不容易。平津前线的打法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现在西北这一头还没有开打。告诉林彪，立即攻下天津，看傅作义还有什么想头。北平是文化古城噢，还是和平解放的好。”

林彪接到电令后，立即乘吉普车来到杨柳青的桑园。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得知林彪已经来到天津，连忙从前沿回来汇报。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大地图说：“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 200 万人口。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海河等七八条河流切成许多片断。市区内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城中心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层建筑。天津的城防工事早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开始修建，陈长捷从 1947 年开始又用 10 万人加强工事。现在市区内外共有 300 多座碉堡，绕城挖了一条又深又宽的护城河，护城河内外两侧都设有多种工事。烧去了绕城五里宽以内的城郊所有民房，形成了一条宽五里的环城空阔地带。敌守备兵力有 10 个师共 13 万人……”

林彪听完刘亚楼的介绍，低声说：“你先下去吧。”说完自己端了把椅

子，骑在椅子上，端详起地图来。警卫员早把一盘炒豆子放在桌子上。林彪看看地图，抓一把炒豆子嚼着。在他的目光下，这张硕大的军用地图变成了一座天津城。城的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容易攻击。南北两面多为高大建筑物，不易攻占。看着看着，他有主意了，召来刘亚楼和攻城部队的东野 1 纵、2 纵、7 纵、8 纵、9 纵的军以上指挥员到指挥部来开会。林彪指着地图说：“ 从天津的地形出发，攻击天津的战役部署应该是东西并进，拦腰切断，再分割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 林彪讲完后，刘亚楼又主持讨论，大家又提了一些补充意见。随后，刘亚楼分配了各纵队的任务和打法，会议散了，各纵队司令员们坐上吉普车赶回纵队布置任务去了。林彪坐下来写信，信写好后他交给刘亚楼说：“ 这封信你让前沿部队送给陈长捷。天津是个工业城市，要不动枪解放岂不是更好。 ”

陈长捷本来对自己的城防部署很满意。解放军围城后，他按预定计划打开了南运河上唐官屯的水闸，使南运河的水灌满护城河，又溢到地势低洼的东西城部。一时间，解放军的阵地被大水淹没。但解放军也有办法，找到了这个大水闸，于是洪水很快退光。灌满水的护城河也挡不住解放军，已经有好多辆解放军的坦克开到了护城河里，看样子是要在坦克上架桥。有好几辆坦克的司机没有露出水面，这是可想而知的。陈长捷这时才感到害怕，因为他已经看出，他面对的敌人是一百多万敢于主动献身的战士。因此当他的属下，六十二军军长林伟待送来林彪写给他的信时，陈长捷一把抓过来，飞快地扫视了一遍，接着又仔细读起来。只见信上写道：“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林彪、罗荣桓。 ”

陈长捷看完了林彪的劝降信，和林伟俦、刘云瀚等人商议了一阵。刘云瀚说：“ 这种和谈就好像做买卖。咱们是卖方，人家是买方。咱们得要要价，不能卖得太便宜了。 ” 陈长捷说：“ 这个主意好，我来口授复信。你们记一下吧。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 陈长捷嘴头子虽硬，但心里一直不安，生怕林彪看了复信立即攻城，于是在打发走解放军信使的第 3 天，即 1949 年 1 月 9 日就派出四名和谈使者到解放军驻地大南河求见林彪。东野参谋长、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接见了他们。他声色严厉地说：“ 我军希望兵不血刃地解放天津，决不是打不下来，而是希望能把天津这座工业城市完整地交给人民。请你们四位回去转告陈司令，13 万部队一定要在 11 日以前放下武器。” 和谈使者频频点头。从此使者来往不断。陈长捷觉得解放军一再宽限期限，原来说好是 11 日是限期，怎么后来又改到了 13 日？这肯定是解放军怕伤亡，不敢攻城，顿时骄横起来。对第三次出城谈判的代表说：“ 你们告诉刘亚楼，我愿意放弃天津和重炮、战车，但解放军得让我带着两个军撤走。 ” 刘亚楼一听就火了，冷笑两声说：“ 这就是说，陈司令拒绝和谈。那也好，我就不信天津这么一座孤城比锦州还难打。 ” 陈长捷的代表走后，刘亚楼赶回杨柳青，向林彪汇报了和谈的结果。林彪慢声慢气地说：“ 不要紧，傅作义的代表今天就要来，让他们转告傅作义，命令陈长捷放下武器。 ”

再说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自平津决战开始以来，连输几盘。先是他的嫡系 35 军被华北杨成武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及东野入关先头部

队合力围歼于新保安，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继之 104 军在怀来兵败，军长安春山化装成伙夫只身逃回北平。35 军、104 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全部美式装备。这两个军被歼后，傅作义环顾左右，北平城里没有多少自己的嫡系了，20 多万守军中自己的部队还不到十分之一。只有天津的陈长捷虽然说不上是嫡系，但抗战时同在山西，是比较可以信赖的一支部队，无论如何要保住。况且天津城防坚固，只要守住天津，自己就可以向林彪讨价还价。因此当他的和谈代表邓宝珊、周北峰回来转达林彪的要求后，他马上给陈长捷拍了一封电报：“ 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已经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从天津大公报调回北平，专门作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找到她的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汇报了傅作义守天津的电令。崔月犁安慰她说：“ 这是预料当中的事，傅先生总是对自己估计过高，以为咱们打不下天津，让事实来教育他吧。 ”

1949 年 1 月 14 日清晨，天津城一片浓雾。随着一轮红红的太阳升起。雾气慢慢散去。天津前线司令部里一片沉寂，大家都在看着手表。差 5 分钟就到 10 点了。林彪说：“ 开始吧！ ”刘亚楼拿起电话大声命令道：“ 我是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我命令攻城开始！ ”话音刚落，只听四周炮声响成一片，农家小屋晃来晃去。一小时急风骤雨式的猛轰，天津守敌的主要城防工事被打了个稀巴烂。紧接着，出发阵地上同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声，解放军喊着杀声山呼海啸般地向天津突去，只用了一个小时，6 个攻击地段的部队突破敌阵冲进城内。

陈长捷自攻城炮声打响后，一直躲在警备司令部“ 忠烈祠 ”的地下室里指挥战斗。他摆出一副将军的派头，不断地下达着各种命令，竭力扮演着一个指挥若定的统帅的形象。当解放军攻城时，他命令纵深炮兵：“ 向冲锋共军轰击。 ”炮兵开炮后，城墙沿线的指挥官不断报告：“ 共军攻击受挫！ ”陈长捷兴奋地点上一支烟，傲慢地环视一眼参谋们说：“ 聂荣臻说，30 天打不下天津就打半年、一年，一定要打下天津。现在我就要看看林彪怎么打下我的天津。 ”陈长捷语音刚落，城外的重炮山崩地裂般地响起来，城内炮群一下子成了哑吧。陈长捷扔下烟卷，抓起电话耳机，连呼：“ 喂喂…… ”但听筒里没有一点声音。这时据守城沿的林伟俦来了电话：“ 司令，共军已突破城墙工事进城了。 ”陈长捷顿时脸色变得苍白。不到两个小时，9 处城墙工事被突破，大批共军涌进城内，陈长捷在地下室里已能听见街上传来的喊杀声了。等到 15 日拂晓时，共军已冲进警备司令部，只听头顶上一片东北口音：“ 不要放走陈长捷！ ”“ 陈长捷在忠烈祠。 ”“ 这儿有个小亭子，怕就是忠烈祠吧？ ’陈长捷看看参谋们，有气无力地坐在一张方桌旁。参谋们也都阴沉着脸，在方桌周围坐下来，等待命运的安排。

来了！地下室的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走得很慢。陈长捷知道，那是因为台阶上没有灯光，从外面冲进地道的共军看不清楚的缘故。但他知道，共军很快就会进来。果然不一会儿门帘一挑，一个共军冲了进来，用冲锋枪指着他们喝令道：“ 都给我站起来，妈拉巴子谁要反抗我就叫他见阎王。 ”参谋们望望陈长捷，是反抗呢还是缴枪？陈长捷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过身去背对共军，慢慢地把手枪掏出来看看枪把上的刻字扔到桌子上，其他军官也都跟着把手枪放到桌子上。这时又进来了一队共军，一位营长模样的共军走到陈长捷跟前问他：“ 你是陈长捷吧？天津警备总司令？ ”陈长捷站起来说：“ 我是陈长捷。请你们刘亚楼参谋长来，我要与他谈判。 ”那位共军营长哈

哈大笑，笑够了才说：“ 谈判？笑话，你们都当了俘虏了，还谈个妈拉巴子。我命令你，立即通知天津守军放下武器！ ”陈长捷傲慢地说：“ 只有被俘的陈长捷，没有投降的陈长捷。 ”共军营长顿时大怒，举起手枪朝陈长捷开了一枪，子弹打飞了陈长捷的美式大盖帽。陈长捷吓得脸色苍白，朝身边的参谋长说：“ 命令弟兄们投降吧。 ”参谋长立即命令电台发报，又让一个参谋举上小白旗出去宣布命令。双管齐下，让守军放下武器，不过十个小时的战斗，天津城被东野攻克，守敌 13 万人被全歼。

解放军打下天津后，立即把陈长捷送到杨柳青桑园，林彪要在这里见见陈长捷。这不仅是林彪要亲自点验俘虏的敌军主帅，而且也是要询问他们对自己军事部署的看法。但陈长捷不愿意谈这些，冷淡地说：“ 败军之将，何以言战。 ”林彪劝道：“ 不要这样说嘛。单从军事的角度看，你们的城防工事做的不错，打得也顽强。我们以后还准备集中解放军的将领，请你们去讲课哩，毕竟你们上过正规的陆军大学哩。 ”陈长捷没有想到林彪想得这么远，自愧不如，便老实讲起来：“ 天津城防，虽然说不上是固若金汤，但也用尽了我的心力。原以为至少能打 30 天，没想到 10 小时就全军覆没。兄弟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到问题么，也有。你们的突出地段侦察不够认真，部队冲击时接连受挫，比如攻击民权门就是这样。 ”林彪点点头说：“ 你讲的不错，我们以后要吸取教训。你先下去休息吧。 ”陈长捷被带走之后，林彪说：“ 荣桓，现在咱们该挪挪了。 ”罗荣桓扶扶眼镜说：“ 对，我们去通县宋庄，集中解决北平问题吧。 ”原来林罗去了杨柳青桑园后，聂荣臻留在通县宋庄主持和傅作义的谈判。林、罗到宋庄后，聂荣臻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和傅作义跟前来的代表邓宝珊将军谈判情况。他说：“ 邓宝珊转达了傅作义的意见，认为我们提出的 1 月 14 日答复的期限太紧，希望再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考虑。 ”林彪冷笑了两声说：“ 他想看我们打不下天津的笑话呢。请他们来吧。 ”

邓宝珊和周北峰两位将军闻知林、罗从杨柳青回到通县，以为他们攻击天津受挫，心里有几分高兴。他看看林彪的脸色，平静得如一池静水，连一点思想的波纹也看不出来。寒暄几句，聂荣臻就把话题引到谈判上来：“ 由于得不到傅将军的答复，我们已于昨日开始攻打天津，所以今天的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邓、周自 1 月 14 日以来没有接到过傅作义的任何指示，对天津解放一无所知，对聂荣臻说：“ 你们还是把部队撤回来好，天津可不是好打的。打不开不说，解放军还要招致重大伤亡。 ”聂荣臻讥讽地说：“ 谢谢你的好心，我对东野部队的战略心里有数。请林彪将军向你们介绍一下战况吧。 ”林彪板着脸说：“ 天津已经解放，13 万守敌已被全歼，陈长捷被俘。 ”邓宝珊一下站起来说：“ 我不信！我对陈长捷是了解的。 ”林彪也不说话，轻轻地做个手势，一个参谋随即进来把一支手枪双手递给林彪。林彪点点头，参谋把手枪又递给邓宝珊。邓宝珊一看枪把上的一行字，顿时浑身大汗。这支手枪是他送给陈长捷的，他当然知道这行字的来历。他喃喃自语道：“ 10 个小时，只用了 10 个小时…… ”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现在再说傅作义，自天津战役打响后，他再没有与邓宝珊联络，一直忙着指挥战斗。起先，他还能与陈长捷联系上，尽量给他鼓气。入夜以后，突然失去联系，电台怎么呼叫，也杳无踪影。傅作文还没有想到陈长捷被俘，以为电台出现故障。恰在这时，蒋纬国奉命从南京坐飞机来见他。南苑机场早已被解放军占领，天坛变成了临时简易机场。蒋纬国下了飞机后直奔中南海，一见傅作义就说：“ 你们与中共和谈？ ”傅作义一惊，连忙否认：“ 没

有，没有的事。”蒋纬国笑着说：“总统早已知道了，傅将军何必否认呢？总统还夸你与中共虚与委蛇，保存了华北国军呢。”傅作义无可奈何地说：“林彪是不会让我虚与委蛇下去的，他们见我没有在 1 月 14 日的限期内答应条件，已经向天津发起了进攻，我已经和陈长捷联系不上了。”蒋纬国说：“我正是为此而来。陈长捷生死不明，凶多吉少。傅将军应该赶快把部队撤走。”傅作义干笑了两声说：“蒋公子，你这话说得好轻松。我现在能撤出去吗？在北平城外，有一百多万共军呢。”蒋纬国说：“总统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傅将军可先同北平主力 13 军和 14 集团军乘飞机撤离，其他部队以后陆续空运南京。”傅作义火了，训斥蒋纬国说：“到这个时候了，总统还在想着剪除异己。你回去告诉蒋先生，13 军石范，14 集团军李文一个都不能走。要死就死在一起，为党国尽忠。”说完端起茶碗送客。蒋纬国无奈匆匆辞别，回南京复命去了。

蒋纬国走后，傅作义越想越气。正在这时，副官送来了邓宝珊的电报：“天津失陷，陈长捷被俘。”傅作义一下子昏倒在沙发上，醒来时只见傅冬菊哭喊着：“爸爸！”。他刚喝了一口水，只听城南响起一阵枪声，心里一惊，莫不是城里的蒋军部队占领机场，准备南逃？傅作义连忙命令副官去查。副官回来报告，果然是 13 军开枪击退警卫连，占领了机场。这时只听得空中响起隆隆的飞机声，大队运输机从南而来。傅作义惊慌失措地说：“这可怎么办？”傅冬菊大声骂道：“这些叛军，胆敢违抗总司令命令，扔下总司令逃跑。”傅冬菊的话激起副官们的愤怒。她看时机成熟，对傅作义说：“他们不仁，我们不义。让电台通知解放军，开炮轰击机场。”副官一听齐赞大妙，立即让电台告诉邓宝珊。邓宝珊又马上告诉聂荣臻。炮兵早瞄好了机场，聂荣臻一声令下，大炮顿时轰鸣起来。刘仁又派了一个秘密电台潜藏在机场附近，校正弹着点的误差。几十门大炮轰鸣着，把机场炸了个稀烂，大队飞机无法降落，只好飞回去了。

飞机飞走了，蒋部逃走的行动被阻止了。下一步怎么办？傅作义苦苦思索着。傅冬菊看他半夜三更还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劝他说：“爸爸，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局势已成这样，你还考虑什么？壮士断腕，应该尽早下决心才是。”傅作义说：“你不懂啊，我一辈子的家底就这么完了，实在是不甘心啊！”傅冬菊说：“你的家底早在新保安报销了，你还有什么家底？你自己也明白，北平这个地方易攻难守。解放军是为了保护这个古城，才拖了这么长时间的。但如果你不下决心，解放军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等到你当了陈长捷，后悔也就晚了。”傅作义犹豫地说：“可是，蒋先生待我不薄……”话音未完，城内响起两声炸弹爆炸声。傅作义正惊疑间，副官跑来报告说：“和谈代表何思源家被两颗定时炸弹炸毁，一死五伤，何思源已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副官没有报告是谁炸的，因为还没有查出来，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肯定是保密局（即前军统）的杰作。傅作义命令副官：“备车，去协和医院！”副官劝道：“总座，危险！”傅作义铁青着脸说：“备车！”

卧车在冬夜的北平大街上悄悄驶过。傅作义望着车窗外昏暗的街景，思绪翻腾。警卫们用冲锋枪对着窗外严密戒备，车子经过王府井东口时，有人从小巷里向车子开枪，警卫用冲锋枪一扫，只听得“哎呀”一声。傅作义的车没有停下，直驶协和医院。何思源全身裹着绷带躺在床上，一见总座亲临探视，忙着要起来，傅作义按住他说：“躺下，躺下。”何思源说：“没有关系，我的伤轻，可以走动。明天是 1 月 19 日，是我们和解放军最后谈判的

日子，我是必须要去的。”傅作义说：“你伤成这样，本来不该再烦玉趾。但你不去，林彪会有疑心，那就再辛苦一下吧。”

当晚，傅作义在中南海举行军事会议。剿总副司令郭宗汾、军长安春山、石范、李文、黄翔都应召前来。等大家到齐了，傅作义站起来说：“今天请大家来，看一样东西。”说完大声命令：“带上来！”警卫部队大吼一声说：“带上来！”一阵镣铐响，一个犯人被架上来。傅作义说：“我昨晚去看何思源，差点挨了这家伙的黑枪。幸亏我事先作了布置，抓住了这家伙。现在大家听听这家伙的口供吧。”警卫大吼一声：“快供！”这个特务咬着牙，死不开口。警卫人员拳脚交加，打得他口鼻出血。一个警卫用脚狠踢他的腿伤，特务忍受不了，才开口供道：“我是保密局特工。毛局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暗杀傅司令和各位军长，决不让你们投了共党。”傅作义环顾左右说：“大家都听清楚了？我这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想着效忠党国，与林彪虚与委蛇。没想到蒋先生却大起杀心。早知这样，我何必让 35 军、104 军、天津守军去送死。景云、长捷，我对不起你们。春山老弟，我也对不起你。今天我是下了决心，我傅某人真要投共了。你们谁不想跟我走的，我可以礼送出境。”在座诸人面面相觑。安春山等傅部军长自然是听傅作义的。蒋系的军长石范、李文不愿起义，被送回南京。

1949 年 1 月 22 日，北平休战。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东野部队陆续入城，接替防戍事务。到 2 月初，城内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城外等候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野部队全部接管了北平城的防务。林彪说：“平津战役总算顺利结束，战果统计出来了没有？”刘亚楼答道：“作战结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平津战役从围攻张家口开始，共歼灭新保安 35 军、张家口第一兵团，天津 65 军、82 军、怀来 104 军等敌共二十余万人，改编北平华北剿总 13 军、14 集团军、208 师、青年军、92 军共二十余万人。合计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林彪眯着眼想了一会儿说：“现在就剩下绥远的董其武了，得想个办法才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先研究一下北平入城式。中央军委已任命聂总为平津卫戍司令员，请聂总谈一下入城式的安排吧。”聂荣臻说：“现在北平的城防是程子华兵团担任，就请程子华同志担任入城式总指挥吧。”林彪点点头说：“也好。”

1949 年 2 月 10 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程子华、黄永胜等人登上北平前门城楼，检阅入城式。10 时整，程子华命令：“开始！”信号手随即在城楼上发射了四颗信号弹。浩浩荡荡的装甲部队随即由永定门隆隆入城而来。第一辆装甲车上挂着一面大红旗，跟着的四辆大卡车上坐着管乐队，吹奏着解放军进行曲。后面是无穷无尽的装甲车、炮兵、骑兵。街上欢迎的市民如痴如狂。林彪感慨地说：“我和聂总参加了南昌起义，荣桓和永胜参加了秋收起义，打了二十多年仗，总算盼到了胜利。”大家抚今追昔，也都不胜感慨。

平、津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天津市市长。在华北局的领导下，开始接管两市的工作。

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已于北平解放的第三天，即 1949 年 2 月 3 日来到北平。他先来北平的任务是，一为党中央迁平打前站，二为接管平津工作进行部署。

接管大城市是项严肃而又复杂的工作。过去党长期工作的地区主要在农

村，现在随着大城市的陆续解放，党的工作的重点要由农村进入城市。怎样完成由农村到城市这一历史转变，是对全党的一个重要考验。薄一波不禁想起了华北在接管中小城市中走过的一段弯路。记得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曾经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张家口解放后，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农村工作，引起部队的士兵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1947 年 11 月石家庄解放后，接管工作虽有所改变，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致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来，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薄一波曾于 1948 年 4 月 19 日把这些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薄一波回顾了华北接管城市工作走过的这段弯路后，又拿出中共中央在前不久批转的曾山写的《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的报告》和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边阅读边思考。中国的经济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但比起农村，城市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少量的近代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那里。在我们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保护好城市这一部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基础，其意义就是很大的了。

1948 年下半年，我军陆续解放了济南、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曾山负责济南的接管工作。他们在接管工作中按照中央的政策，制订了正确的接管计划，使接管工作取得了圆满的成绩。特别是陈云在接管沈阳这样的大城市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原封原样接管”的经验，为我党接管天津，北平及南方大城市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接管大城市，主要有两个难点，一是怎样做到接收完整，二是怎样迅速恢复秩序。陈云当时担任中共东北中央局副书记，分管财经工作。东北局在沈阳、长春等几个大城市解放前，就已做好了接管的准备工作，抽调四千名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管这几个大城市，陈云在接管中，实行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办法，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问题，迅速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警察枪支令其徒手服务，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妥善处理工资问题，城市秩序很快地恢复起来。

接管大城市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工作。接收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则坚决予以保护。薄一波来北平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再次强调了党的这一政策，同时强调了东北经验，要求对平津的接管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

薄一波反复学习了党中央的政策和方针后，召开接管工作会议，确定三条原则：

一、区别对待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

对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原则上打乱解散，一般人员也给饭吃，但决不是原职原薪。除少数市政公用部门、卫生部门等机关人员外，对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军政人员，一般不依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依靠他们原来的机

构。

对原有的组织机构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

二、既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又善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

党中央明确提出判断接管城市企业工作的好坏，看工厂机器是否照常转动，工人是否照常工作，除了原封原样接收好官僚资本企业，还要保护好民族工商业，防止各种形式的侵犯民族工商业的现象。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着重强调克服“左”的思想、多讲团结这一方面，把实现尽快开工生产、开门营业作为劳资双方的共同责任。

依靠工人，就要教育工人。工人在国民党时期从斗争中得来的利益不要轻易取消，但是也不要随意再许诺。

三、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是早就定了的。人总要吃饭，包下来，进行教育，再转入生产的办法比较好，这是有秩序地给饭吃，比把旧人员遣散，把社会弄得乱七八糟好，社会安定了，才会较易于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

当然，包下来不是原职原薪，原封不动。要对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对精简下来的旧人员办训练班，受训期间也给以适当的津贴，然后量才录用。

四、立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华北 1949 年既要支援战争，又要渡过严重的灾荒。进入平、津后又增加了新的困难。薄一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清理家务。经过各种努力，华北比较顺利地渡过了 1949 年的灾荒。

五、用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在接管城市工作中，华北局非常注意加强请示报告，中央和毛泽东也经常去电予以指导。中央还从沈阳的接管人员中抽调三十名左右的得力骨干给黄克诚，接管华北工业城市天津。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东北和华北的接管经验又为接管南方大城市提供了借鉴。这些南方大城市及其他城市都是按照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原封原样”接管的。接管工作做到了快，又防止了乱，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和破坏设备的问题。1950 年，全国城市的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二千八百多家，金融企业二千四百余家。这些企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的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

接管城市中，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收回被帝国主义长期占据的中国海关，管制对外贸易和外汇，切断了帝国主义插入中国的吸血管。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新的人民政权机构也建立起来。各地在有条件时候，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政府，政府的领导层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包括各方面爱国人士。政府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人民解放军军官、革命干部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

现在还是回到 1949 年 2 月的北平吧。薄一波等人忙着部署平、津的接管工作时，中共中央又发来一封电报，指示他们：林伯渠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会合后，北平要专门召开一次

欢迎大会。薄一波等人接电后如示办理，召开了欢迎大会，此不多述。

开过欢迎大会后，在平的林彪、董必武、彭真、聂荣臻动身去平山县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到城市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会议于 1949 年 3 月 5 日开始。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的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中严肃地警告道：“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

为此，中共中央还做了几条党的高级干部的“ 几不 ”规定：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即将迁平。3 月 21 日，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刘亚楼、程子华、李维汉在六国饭店开会，决定举行一个党中央迁平的庆祝活动，并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告诉他们：“ 主席认为不要 ”，“ 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 ”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十五回
欲分治战犯求和
维统一大军渡江

话说 1949 年 1 月 21 日，傅作义通电起义。当晚，南京一些报纸就刊登了这个消息。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得到报告后，气得大骂：“ 宜生无耻，腆颜事匪。 ” 正在大骂的当口，蒋经国悄悄地进来了。蒋介石问：“ 德邻他们又有什么新动作？ ” 蒋经国小心地说：“ 华中剿总白总司令最近接连发表通电，要求父亲下野。 ” 蒋介石脸色铁青地又问：“ 那么司徒雷登呢？ ” 蒋经国说：“ 司徒雷登最近和李副总统来往密切，他已和美国政府串通好，扶持李副总统主持和中共和谈。 ” 蒋介石悲哀地说：“ 这是桂系在逼宫啊！经国，你跟着我磨练了这么多年，你看我应该不应该下野？ ” 蒋经国说：“ 儿子不敢说。 ” 蒋介石鼓励说：“ 说错了也没有关系。我这是在考你呢。 ” 蒋经国说：“ 既然父亲在考我，儿子不能不说了。父亲应立即引退！ ” 蒋介石脸一沉，问道：“ 为什么？ ” 蒋经国大着胆子说：“ 一、你在台上，他们都把目标对着你。你一下野，他们顿时失去攻击目标，必然会互相倾轧起来，他们的联盟不攻自破。二、现在和中共和谈，必然是城下之盟，在政治上有百害而无一利。你一下野，这个政治包袱丢给桂系背上，必然会把他们压垮。三、父亲下野而不辞职，形同暂时休息，党权、军权全在父亲手里，父亲正好趁此时机整顿内部，部署应变。在桂系垮台时，复出视事，那时必会得到党内同志全力支持。这叫以退为进。 ” 蒋介石听了面有喜色地说：“ 你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我明天就发表通电宣布下野，把和谈这个烂包袱丢给德邻吧。现在你先给我把这几件事办好。 ” 蒋经国把本子拿出来准备记录。

蒋介石说：“ 第一件事，通知毛人凤，把张学良送到台湾去，把杨虎城干掉。第二件事，通知陈诚，在台湾设立总裁办公室。第三件事，通知汤恩伯，把长江一线的精锐部队一律撤到上海，坚守上海，把中央银行的金条、美元全部运到台湾去。我看德邻拿什么给部队发饷，他这个副总统怎么当。 ” 蒋经国把这些事一一记下来，记完问道：“ 父亲，有一件事我实在不明白。京沪杭一线的兵力都集中到上海，那江防不是空虚了吗？ ” 蒋介石摇摇头说：“ 经国，你的政治经验还是不足啊。我问你，守住了江防，人们都说谁的好话啊？ ” 蒋经国恍然大悟：“ 自然是说李副总统的好话。父亲，我明白了。我立即把这几件事督促办好，不让一兵一钱为李副总统听用。 ” 蒋介石欣喜地说：“ 你到底没有辜负我这些年点拨。现在我们是走下坡路。俗话说，树倒猢狲散，人心叵测，你要多多为我分忧。 ” 蒋经国答应一声 “ 是 ”，便出去部署去了。

第二天，也就是 1 月 29 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他脸色阴沉地宣布：“ 我在今年元旦声明中说过，今日之为战为和，人民之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现在我决定下野，好让德邻主持和议。 ” 谷古纲站起来哭喊道：“ 现在党国形势危急，正需蒋总统主持大政，我个人坚决反对蒋总统下野，同意我的提议的同志举手！ ” 会场上一阵静默。蒋介石自知表决结果不好，赶忙说：“ 算啦，算啦！我下野的决心已定。从现在起，我指定李副总统代总统职务。 ” 说完，立即带着蒋经国往外走。谷正纲等人

痛哭流涕，蒋介石扫视众人一眼，愤然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蒋介石出了中央党部大门，立即到明孝陵机场，专机已经发动。蒋介石父子登上飞机后，飞机立即起飞，飞往溪口。

蒋介石刚离开中央党部，会议室里的气氛便立即活跃起来。李宗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故作为难地说：“蒋总统在这个时候把担子压给了我，兄弟我实在是不想干，但为了党国利益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现在国民政府工作目标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国民政府准备以这些条件作为和谈基础。诸位以为如何，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国民政府就发表文告。”

毛泽东、周恩来看到李宗仁的文告后，商议怎么办。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让战犯指定谈判时间和地点，这事等我们到了北平再说。现在咱们先研究一下渡江战役。周总参谋长，林彪、陈毅、刘伯承什么时候才能做好渡江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想了想说：“华野、中野刚打完淮海战役，部队很疲劳。东野一连打了两个大战役，正在休整。一百万大军赶到长江边上，练习渡江，做好准备工作，最快也要三个月。”毛泽东说：“好，渡江定在四月。四月一日开始在北平谈判，所有工作都按照这个时间安排。”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 3 月。毛泽东忙着七届二中全会的事，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揉揉太阳穴准备睡一觉，却发现卫士小张在警卫室门口站着流泪。惊诧地问：“怎么啦？”小张也不说话，只是流泪。毛泽东遂把李银桥叫来了解情况，才知道是因为小张得罪了江青被罚站。李银桥说：“到西柏坡以后，江青同志越来越娇气了，完全把卫士当作她的仆人，动不动就训。以前转战陕北时的情分一点都没有了。”毛泽东气恼地说：“这个人啊，和谁都搞不到一起。让小张离开江青，到我这里来。”李银桥说：“是！”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一脸不高兴。周恩来问道：“主席，你怎么了？”毛泽东没有回答，默默地抽着烟，半晌才说：“恩来，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现在革命刚获得一些胜利，我们队伍里已经有人学着当黄世仁了。恩来啊，我们革命二十多年，现在夺取了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恐怕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创业难，守业更难。但我坚信，不管道路怎样曲折，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毛泽东说：“好！将来我们要给全党立个规矩，决不让李自成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主席休息吧。忙完七届二中全会的事，我们就该进城了。”

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天气晴朗。任弼时进来说：“主席，请你动身吧。恩来、少奇他们都在外面等着了。”毛泽东笑着说：“那就走吧。”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周恩来走过来说：“主席气色很好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要进城了，土包子要开洋荤了，是个好事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气色怎么会不好呢。”周恩来说：“我们战士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好像是过去举子上京赶考。”毛泽东笑着说：“我们都是进京赶考。走啊！进京赶考去。”刘少奇笑着说：“我们可要考好噢，不要名落孙山。”毛泽东一挥手说：“一定要考好，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呀。”说笑中，大家上了车向北平驶去。

由于北平城区还正在整顿和清理，毛泽东到北平后，暂住在北平香山。五大书记研究了一下和谈问题，决定同意南京方面提出的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为和谈代表，指定和谈地点是北平，开始和谈时间是 4 月 1 日，并立即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南京政府。李宗仁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后松了一口气说：“总算可以开始了。”他当即召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指示谈判方略：“你们这次去，要争取划长江而治。始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邵力子摇摇头说：“恐怕很难。现在人家是兵临城下，我们去和谈只能是城下之盟。”李宗仁不满意地瞪了邵力子一眼说：“此话差矣！我们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文白兄，你们要尽力而为啊！”张治中扶扶眼镜说：“蒋总统虽然下野，但诸事都在牵制。没有蒋总统的应允，即使谈成了也没有用啊！”李宗仁说：“那就请文白兄到溪口走一趟，请蒋总统出洋考察。”张治中为难地说：“恐怕不好办吧。”李宗仁劝道：“正因为不好办才请文白兄出马。蒋总统元旦文告也说的很清楚，为了和谈成功，个人进退无所萦怀，他还是会听你劝的。”张治中说：“那我就试试吧。”

在溪口，张治中在蒋介石、蒋经国的陪同下，向蒋母陵行了礼。行礼完毕后，蒋介石笑容满面地说：“谢谢！谢谢！”两人慢慢地向陵下走去。蒋介石边走边问：“听说德邻指定你当和谈代表团团长了？我告诉你，和共产党谈判要多长几个心眼。我就是在西安事变吃了共产党的亏，致使共产党坐大。”张治中说：“李代总统已交代了谈判方略，争取划江而治。”蒋介石点点头说：“应当这样。”张治中吞吞吐吐地说：“不过，李代总统怕政府事权不一，影响和谈，想请总裁出洋。”又来了一个逼宫的！蒋介石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道：“文白，我现在已下了野，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老百姓总还有居住自由嘛，啊？”说完，任张治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独自带着蒋经国走了。张治中无趣无味地站了半天搭机回南京去了。

1949 年 4 月 1 日下午，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到了北平。张治中以为凭着他三到延安和在新疆营救被盛世才监禁的大批共产党员的资历，周恩来会来机场迎接。然而飞机降落后，张治中看见机场上非常冷清。不仅周恩来没有来，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个也没有来。只有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东北解放军参谋长刘亚楼来迎接，三到延安的那种热烈盛大的欢迎气氛无影无踪了。张治中深深地感到了屈辱和悲哀，尝到了城下之盟的滋味儿。不过还好，中共代表团当晚设宴为张治中等人洗尘，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都出席了，席间大家谈今论古，还算热闹。

饭后，齐燕铭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请留下，周恩来同志要和你叙叙旧。”张治中心里一热，周恩来还是没有忘记我。他随齐燕铭来到一个小会客室，周恩来已在门口等着，一见他来，连忙伸出手欢迎他，让他先进房子。张治中执意要让周恩来先进，周恩来劝他说：“现在是我以私人身份请你叙旧，自然是客人先进了。”张治中无奈，只好先进去。二人分宾主坐定，女服务员端上茶。周恩来笑着说：“文白兄今天一定在机场生气了。其实我和毛泽东同志一直记着你三到延安，本应去机场迎接。但文白兄临来之前去了溪口。这我们就要考虑到南京和谈的诚意了，中共代表团自然不能去机场迎接你们。但是老朋友是不应被忘记的，所以我特请你来一叙，表示我和润之兄对你的欢迎。”一席话说得张治中心里热乎乎的，瞧，这就是共产党人的

胸怀。曹操的两句诗一下子从他脑海里冒出来，他不由得念道：“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

周恩来见他喃喃自语，笑着说：“ 文白兄有什么尽管说嘛。 ”张治中急忙解释说：“ 恩来兄的意思我是明白的。蒋总统虽然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上，还得征得他的同意，否则即使谈成了也没有用。 ”周恩来摇摇头说：“ 文白兄言之差矣！你去见他，只能混淆视听，证明蒋介石仍能控制代表团，只会加强他的政治地位。 ”张治中“ 这个 ”“ 这个 ”了几句，不好再说什么了。周恩来又问他：“ 文白兄这次来，德邻和健生是什么态度？ ”张治中说：“ 李代总统和白总司令的意见都是划江而治。 ”周恩来又问：“ 文白兄的意见呢？ ”张治中说：“ 我是代表团团长，当然得听政府的。 ”周恩来说：“ 今天胜利已定，用战斗方式解决长江以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为了减少破坏，我们还可以谈，谈成谈不成解放军都要过江。文白兄应该看清这种局面，还是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好，这也是为德邻他们好嘛。战犯是一定要惩办的，但如果他们确有悔改表现，也可以酌情宽大处理嘛。南京方面的军队一律要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当然时间上可以再缓缓。 ”张治中说：“ 好吧，请你们提出一个方案来。 ”

中共代表团和南京代表团几经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4 月 15 日夜晚 9 时，两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拿出来说：“ 根据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我们对这个协定作了二十多处修改，尽量容纳了南京方面的意见，现在提交给南京代表团，期待你们签字。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张治中问道：“ 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说：“ 这是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说：“ 也好，干脆应该承认，国民党已战败，现在是战败求和，也就只好接受了。 ”周恩来强调说：“ 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但在和谈期间，解放军暂没有渡江。请你们南京代表团回去转告李德邻、何敬之两位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 4 月 20 日止。如果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 ”张治中点点头说：“ 我明白。 ”

南京代表团当夜开会，决定接受协议，派黄绍竑和屈武带着协议到南京请示。李宗仁立即召集桂系干将白崇禧、夏威商议。白崇禧拿过协议匆匆读了一遍，拍案大骂：“ 共产党欺人太甚，这哪里是和谈协议，分明是一份劝降书嘛。 ”白崇禧又看看黄绍竑说：“ 难为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 ”说完，怒气冲冲地走出去了。李宗仁闭着嘴，铁青着脸一声不吭。黄绍竑说：“ 现在的局面大家又不是不知道。就这样的条件，还是文白兄和我们说干唾沫争来的。德邻兄你看着办吧。人家限四月二十日前答复，四月二十日共军就要渡江。 ”李宗仁半天才开口道：“ 我有什么办法？我这个代总统有名无实，没有蒋先生的条子，我从库里拿不到一元钱，调不来一个兵，还是把协议送给蒋先生去吧，看他怎么说。 ”于是，李宗仁当即派张群飞往溪口。蒋介石看到协议后，气得大骂：“ 娘希匹，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告诉毛人凤，张治中一回来，就把他关起来。 ”张群当即回南京。李宗仁把何应钦请来和张群一起研究，这已是 4 月 20 日深夜，最后决定拒绝签字。李宗仁、何应钦当即给张治中拍发电报，指示拒绝接受协议。张治中接到电报大吃一惊，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商量了一下，立即约见周恩来。周恩来看了电报后冷静地说：“ 好嘛，这样也好，我们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

周恩来从中南海出来，乘车去香山。毛泽东正在挑灯办公，听了周恩来

的报告后只说了两个字：“过江！”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已整编成四支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即中原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即华东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即东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辖两个兵团，第二野战军辖三个兵团，第三野战军辖四个兵团，第四野战军辖四个兵团。另外还有直属解放军总部的华北野战军三个兵团。每个兵团辖三个军，共计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0个兵团500多万兵力。一野由彭德怀指挥正在进军西北各省。三野、二野主力都兵临长江北岸，进行渡江准备和演习，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江岸上，云集着百万大军。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三野西集团军于4月21日清晨首先在芜湖、贵池一线突破江防，占领南岸。此日下午，二野主力部队突破棕阳镇至马挡一线江防占领南岸，随后迅速向南发展。与此同时，三野东集团军突破东线江防。一日之内，百万大军胜利渡江。是日，只见长江江面上万船齐发，在北岸强大的炮火掩护下齐向南岸飞去。国民党军队试图抵抗，但很快就被消灭。李宗仁在总统府得知解放军胜利渡江的消息后，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不断叹息。六朝故都，一旦撒手，真是辜负了如画金陵。他想起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为南京写的一副对联：今日鼠窃狗偷，烈士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他自言自语道：“不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国民党。”正感叹问，副官进来请去机场。李宗仁无奈，挟起皮包去明孝陵机场。飞机起飞后，在空中绕了三圈，以便让李代总统告别首都，最后飞上云层，向广州飞去。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4月23日，三野部队一部冲进南京总统府。一位机枪手拎起机枪朝楼顶上的国民党旗打了一梭子，旗帜立刻掉下来。进驻总统府的指战员们登上了楼顶，随军记者请他们在楼顶上持枪立正站好，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立即把这张照片登了出来。战士们高兴极了。由于总统府房子有限，住不下这么多部队，有些部队便把房里的红地毯割成睡垫，铺在外面露营。几天后，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三野司令员陈毅、二野司令员刘伯承视察总统府时，院子里一片凌乱，军马在花园里啃吃花木，红地毯被割成睡垫铺在土地上。邓小平非常恼火，训斥驻军团长说：“你们哪里像个解放军战士，简直是败家子。总统府以前是敌人的反动统治的中心，现在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是人民的财产，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破坏。”陈毅命令这个团长，立即带着战马，从总统府撤出。团长走了以后，刘伯承说：“部队不能在城里屯驻。除了留下必要的警备部队外，其他的部队都要屯驻在郊外。”邓小平完全赞同，让参谋起草命令。这时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命令已经下达。刘伯承任命陈士榘为南京警备司令，从三野第七兵团抽出二个师进驻南京，其余三野部队一律退出城市，驻屯郊区。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对周恩来说：“现在和谈破裂，我再没有必要留在北平了，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劝他说：“这次商谈，大家都很辛苦，理应好好休息。这个协定对全国还是有用的，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协定来解决局部问题嘛。现在你要回到广州或者上海，国民党特务都将不利于你。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另一个姓张的朋友了。”话没说完，秘书进来报告：“白崇禧派来接代表的飞机到了。”周

恩来说：“ 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张治中这时不想回去了，不愿意去机场。周恩来一把拉起他的手说：“ 文白先生，今天你一定得去机场。 ”汽车在南苑机场停下后，周恩来和张治中钻出汽车，看着上海方面的飞机降落下来。飞机停稳后，周恩来拉着张治中迎上前去。出乎张治中意外的是从机舱里走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和家属。夫人走下飞机，急匆匆来到张治中面前说：“ 你在这里，我总算放心了。你要回去，就是张学良第二。 ”张治中疑惑地问周恩来：“ 这是？ ”周恩来解释说：“ 我们知道蒋介石下了密令要对你不利。为使他们不遭毒手，我们通知上海地下党把夫人和孩子送上飞机。 ”张治中感激地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说：“ 恩来，多谢你。我不走了，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干。 ”周恩来拍拍手说：“ 这就对了。从今后不要你们，我们，只有咱们。好，咱们回去吧。我和颖超同志烧菜，为夫人洗尘。 ”大家高高兴兴地上了车，回北平去了。

当晚，周恩来设宴为张治中夫人洗尘。毛泽东听说后，特别打电话给张治中表示祝贺：“ 文白先生，我是不会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今天恩来为你们洗尘，明天请先生命驾来香山，以便移樽请教。 ”张治中听了特别感动。席间大家谈天说地，尽欢而散。

这一次国共和谈，搞得周恩来异常疲乏，他正想睡几个小时。秘书进来了，周恩来问道：“ 有什么新情况吗？ ”秘书说：“ 据可靠情报，蒋介石复出视事，已经到上海督战，扬言要坚守上海六个月，引起国际干涉，待机反攻。 ”周恩来严肃地说：“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存在着国际干涉的可能性。这样吧，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其要点是…… ”究竟上海战役是否引起国际干涉，且看下回。

第十六回
战上海英雄师露宿街头
稳物价常胜将奇袭大楼

话说第二、第三两支野战军渡江后，如秋风扫落叶，十天进军一千多里，不到两周便占领了苏南、皖南、浙江等地。5 月初，总前委进驻江苏丹阳，粟裕也从三野赶来会合。这时中央军委来电，同意总前委的意见，由三野九、十两兵团攻打上海，二野集结于浙赣线，作战略戒备，防止国际干涉。总前委接到中央来电后，便抽调九、十两兵团干部集中丹阳学习，讨论攻打上海事宜。陈毅对邓小平说：“ 现在就要进大城市了，部队管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咱们俩下午到丹阳市面上转转，来个微服出访如何？ ”邓小平说：“ 对！是该看看。 ”

5 月 8 日下午，陈毅和邓小平带了两个警卫员到街上散步，那时解放军不实行军衔，大家都穿一样的黄军装，所以街上的军人百姓也没有对这四个军人特别注意。正是暮春季节，江南草长，莺飞燕舞。陈毅、邓小平心情特别愉快。走到市中心时，邓小平眉头一皱，怎么街上这么多军人？陈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满地说：“ 干部自由上街，整天在街上瞎转悠，说明请假制度并未执行。这要是到了上海，上街不请假，一定要天下大乱。 ”邓小平说；“ 我现在都有点怕坐汽车了。有的战士拦车，你不让他坐，他朝你的车子扔一石头就跑了。 ”两人止走着议论着，忽然看见前面的光明剧院门前一堆军人和老百姓大声争吵着。陈毅说：“ 我去看看，搞啥子名堂嘛！ ”陈毅到戏院前找人一问，原来今天演白毛女，十几个军人没有票，硬要闯进去看，结果和守门的吵起来了。其他有票的老百姓进不去，又不敢和他们吵，只好站在周围等着。陈毅火了，走进人群，叫住那个领头的，命令他：“ 你立即把人带走，不要影响老百姓看戏！ ”那个领头的脖子一歪，蛮横地说：“ 这丹阳是我们打下的，看场戏算什么？ ”陈毅骂道：“ 你打下的？没有人民的支持，你算个屁！快把人带走。 ”那领头的恼羞成怒，拔出枪来说：“ 你算老几，敢来命令老子。 ”陈毅大声说：“ 我是三野司令员陈毅！警卫员，立即通知宋时轮来。 ”那领头的听到是陈毅，起先不相信，还想耍横。但紧接着宋时轮乘车赶来，他们这才知道这位胖胖的军人还真是陈毅，乖乖地上了卡车回去了。陈毅朝人们拱拱手说：“ 乡亲们，对不起了，我没有把部队管教好，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大家看戏吧。 ”

回到总前委后，陈毅还愤愤不平。邓小平笑着劝道：“ 算了，老总不要生气了。我看今天这一趟没有白走，很有收获。部队是要好好整顿一下了。 ”陈毅连连点头说：“ 确实得好好抓一抓了！再不抓，咱们这百万大军可真要变成‘ 老总 ’了。 ”这时，参谋送来周恩来签署的电报，邓小平、陈毅看了几遍，把粟裕请来，商议打上海的问题。陈毅说：“ 上海有汤恩伯带领的八个军守着。投鼠忌器，为了保护市区，最好的办法是切断吴淞口，既可防止他们大规模转移钱物，又可把主力引出来，在郊区歼灭上海守军主力。 ”粟裕指着地图说：“ 我同意陈老总的打法。九兵团和十兵团分别由浦东和浦西成翼形迂回，钳击吴淞口。汤恩伯为保其退路，必然要调集兵力对我反击，我军消灭敌军主力于郊区，减少攻击市区的破坏。 ”邓小平说：“ 上海这一仗非同以往，既是军事仗，又是政治仗。要加强学习，教育部队发扬艰苦奋斗传统。要速决，防止战事拖延引起国际干涉，要严格注意保护外国守法侨

民。从现在起，全军要转入大学习，一定要作好各种思想准备，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这时参谋长拿来一份电报，邓小平看完电报说：“周副主席来电，要我们进入上海后，立即找到宋庆龄、张澜等民主人士的住处，把他们保护起来，防止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个任务就交给宋时轮，叫他专门抽出一个团，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从此，总前委领导九、十兵团干部开展大学习，严守各种机密，进一步讨论完善军事部署。经过充分准备后，三野九、十两个兵团共十个军 30 个师 40 万大军于 1949 年 5 月 12 日开始发起战斗，迫近上海。

再说蒋介石退居溪口后，深知这将是最后与家乡告别，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格外留恋。他名义上下野，实际上仍在幕后操纵，国民党大员不断地来溪口晋谒总裁，请示方针大略。李宗仁到老家广西桂林一游，也是表示诀别的意思。国民党兵败无主，看看李宗仁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于是转而吁请蒋介石出山视事。蒋介石一看时机已到，准备先飞到杭州笕桥机场。临从溪口动身那天，蒋介石与家乡父老一一话别。父老们关心地问道：“这一去，何时才能回来？”蒋介石毫不迟疑地伸出三个指头说：“三年。”父老们嘴里不说，心里却嘀咕着，共军如排山倒海一样马上就要席卷南方，三年能回来吗？蒋介石看出他们的想法，再一次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年，三年后我一定回来！”

蒋经国不知蒋介石为什么这么自信。在杭州笕桥机场，他把这个问题向蒋介石提出来。蒋介石说：“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现在共军渡江南下正要夺取上海。英美等国在上海有着大量的投资，上海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远东的一个大吸血管，也是经略远东的政治中心。美国人可以没有纽约，但决不能没有上海。共军进攻上海，必然引起国际干涉。我只要让汤恩伯坚守六个月，英美就会出兵。我们就可以乘此翻过来。”蒋经国担心地说：“苏俄人参加进来怎么办？”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说：“经国，你在苏俄住了十几年，还没把苏俄看透？看一个国家的政策要看他的历史。俄国在历史上就专门喜欢让别的国家为他火中取栗，他们才不愿为了中共得罪美国呢。你别看我们的报纸上一天到晚宣传苏俄支持中共，其实苏俄连一支破枪也没有给过中共，倒是给过我们不少东西呢。”蒋经国一想也是，父子俩谈的正热火时，侍从室送来了汤恩伯发来的密电。蒋介石一看电报，脸色大变，立即命令蒋经国准备飞机、军舰，即刻离开杭州。蒋经国不知出了什么事，也不好问，连忙出去准备去了。

1949 年 4 月 24 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俩匆忙坐飞机到了定海。在飞机上，蒋经国问道：“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介石气哼哼地说：“你有所不知，陈仪这小子叛变了。他竟敢运动汤恩伯投共，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共产党。唉，患难知人心，动荡识忠臣啊！以前，党内一些同志老是埋怨我重用陈诚、汤恩伯，说汤恩伯是个草包。到今日危难时分，还是这两个人支撑着大局啊。”蒋经国心里一阵悲凉，陈仪投共简直是不可想象，须知他这个浙江省主席完全是父亲提拔起来的啊。他这才知道父亲为什么走得这样仓促了，毕竟，他经历过西安事变，有了经验了。

蒋介石到了上海后，初住复兴岛。后来觉得上海大员来请示不方便，便让蒋经国在市区准备寓所。蒋经国劝道：“市区内危险万分，怎么可以住进市区呢？”蒋介石严厉地训斥说：“危险！你知道，难道我还不知道？”蒋经国不敢违拗，只好在上海金神文路励志社给蒋介石找了住所。蒋介石搬过

去后，汤恩伯立即来请示。蒋介石面授机宜说：“你守上海的第一个任务是把上海的黄金、物资全部转移到台湾。只要这个任务完成了，头功就是你的。”汤恩伯连连答应。蒋介石又满脸杀气地说：“你想办法，把陈仪抓起来送到台湾。现在是非常时期，凡有动摇投共者杀无赦，我准你先斩后奏。”汤恩伯挺挺胸应道：“我坚决照总裁的指示办。”正说着，蒋经国拿了一份电报走来气愤地说：“李副总统越来越不像话了，不但催父亲早日出国还要索取运到台湾的黄金。”汤恩伯冷冷地说：“让他做梦去吧。”蒋介石说：“对！一分钱也不能给他。他要我出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不是军阀。”汤恩伯走后，蒋介石立即给李宗仁写信，痛责他身为代总统，不身临前线视事，反而躲在桂林办私事。李宗仁不但没有要到黄金，反而挨了一顿训，沮丧极了。

汤恩伯经蒋介石面授机宜，估计共军会沿浦江两岸钳制吴淞，切断自己的海上运输道路，然后再从北向南攻入市区，遂在浦东的高桥和浦西的吴淞一带配置重兵，构筑七层碉堡群，并且沿黄浦江两岸进行纵深配置。在军事会议上，他凶神般地公布了“十杀”命令，并立即在会议上处决了两个溃逃的师长。5 月 12 日，三野正式进攻上海。和汤恩伯的估计不太一样，三野主力并没有沿黄浦江两岸进攻，而是从东西两侧进行翼形迂回，直捣高桥、吴淞。三野第 9 兵团在宋时轮司令员的指挥下，从嘉兴一带出发，攻击奉贤、新场、川沙守军，直指浦东高桥。第 10 兵团在司令员叶飞指挥下，从常熟一带出发，攻占岳王、太仓后，直指吴淞口。

战斗打响后，西翼 10 兵团之 28 军迅速攻占守军外围据点，逼近吴淞，猛烈进攻月浦、杨行、刘行一线守军主阵地。东翼九兵团 30 军在川沙，31 军在月浦亦与守军展开激战。汤恩伯没有想到共军一上来就扼脖子，为确保吴淞口海上通道，急调市区的 21 军等部增援月浦地区，调市区的 51 军至浦东的川沙、白龙港地区，又出动飞机军舰猛轰三野部队阵地。十兵团与九兵团的战士们奋勇冲锋，战至 16 日，九兵团 30 军歼灭守军 51 军、暂八师全部和 37 军一部，守军在浦东的兵力大部被歼。解放军攻占川沙、月浦两县，直抵黄浦江出海口东侧高桥守军阵地。西翼 10 兵团由于吴淞口一带地形不利，攻占了刘行、月浦，杨行尚未攻下。

16 日后，10 兵团调整部署，猛烈攻击吴淞口一线的守军，连克杨行等敌主阵地，直指吴淞，汤恩伯看到浦东危急，再由市区调 75 军增援高桥，调出大量的大炮坦克进行支援。汤恩伯在上海共有 8 个军。原在浦东配置了两个军，在吴淞一线配置了一个军，共三个军。剩下的 5 个军中，123 军配置在郊区淀山湖一带，其余四个军 54 军、75 军、51 军、21 军全部配置在浦西市区，夺取吴淞口的战斗打响后，汤恩伯从浦西市区连调 51 军、75 军、95 师近三个军到高桥，调 21 军至吴淞口线，共调出了近四个军到郊区作战。浦西市区只剩下 54 军，苏州河以南完全由交警总队驻守。

扫清上海外围的战斗打响后，三野把大量守军调出歼灭在郊区。汤恩伯一看形势不好，急忙把 51 军军长刘昌义找来。51 军原是东北军的底子，在增援川沙时被九兵团所歼。残部逃回后又重新组建成军，全军 4 万人，汤恩伯任命也是杂牌将领的刘昌义当军长，驻守浦西区。刘昌义从电话里听到汤恩伯召见不知是吉是凶，连忙赶去，谁知汤恩伯热情非常，双手握住刘昌义的手说：“老兄，恭喜你啊！总裁得知你率部血战，力挫共军凶焰，特予嘉奖，授予你青天白日勋章一枚！”说完，他作个手势，军乐队立即奏起了欢

庆的军乐。一个漂亮的头戴船形帽的女兵用托盘托着一枚硕大的奖章走上来，汤恩伯把奖章别在刘昌义胸前，记者连连拍照。汤恩伯挥挥手说：“女士们，先生们，此次上海决战取得重大战果。总裁为了变上海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新任一位将军担任淞沪警备副司令。”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傲气十足的 37 军军长罗泽闿。37 军是青年军主力，罗泽闿又是天子门生，不是他还有谁呢？人们正猜疑间，汤恩伯肃立喊道：“总裁手谕！”他环视众人一眼，大声念道：“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代司令。此令，蒋中正。”人们一齐鼓起掌来。汤恩伯举杯说：“为刘军长荣升干杯。”于是杯盘叮　，舞步连翩。人们拼命地唱酒跳舞，以使紧张的精神松驰一下。

晚会刚完，主力 54 军军长陈大庆就找到汤恩伯说：“总司令，你怎么能让刘昌义代理司令？”汤恩伯说：“中央银行的金子都运完了，我们守上海的任务已完成了。总裁来电，让我带你和 37 军立即从海上撤往台湾。你快去让部队准备一下，上船撤往吴淞口。贻误军机者军法从事。”陈大庆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连忙回去组织撤退去了。

汤恩伯从海上携 54 军、52 军、12 军、99 军 5 万人逃走的消息立即被粟裕发现，他当即命令攻城部队全线出击，迅速攻占上海。十兵团接令后，立即于 23 日向吴淞一线守军发起总攻。战至 26 日晨，全歼守军。九兵团亦于 23 日猛攻高桥守军阵地，战至 26 日，全歼守军，攻克高桥，占领浦东。吴淞口已被两岸解放军炮火切断。

在三野主力攻击吴淞和高桥守军的同时,九兵团 27 军迅速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接着渡河攻击苏州河北岸守军，这里正是刘昌义的防区。他骤升副司令兼代司令之职，想好好打一下以固宠，命令 51 军依据苏州河一带高楼工事进行顽抗，九兵团 27 军几次冲锋都未奏效。27 军军长聂风智请求粟裕批准用大炮轰击，粟裕赶快请示总前委。陈毅说：“不能开炮！开了第一炮就会有第二炮第三炮，还不把上海都打烂了。”邓小平心情沉重地说：“不用炮，战士们在流血，怎么办才好呢？”他想了一会儿，突然计上心来，对陈毅说：“上海的电话没有断，想办法找到刘昌义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汤恩伯和 54 军已逃走了，他被出卖了。要能放下武器，按起义将领对待。”

聂风智接到粟裕发来的总前委的指示后，立即查电话簿，果真查到了刘昌义的电话。刘昌义接到电话后问道：“喂，你是谁呀？”聂风智说：“我是解放军 27 军军长聂风智。我告诉你，汤恩伯已带着 54 军逃走了，你被出卖了，劝你放下武器，可以按起义将领对待。”刘昌义不相信，让参谋出去侦察了一下，果然 54 军人去屋空。刘昌义这才知道又让汤恩伯耍了，在话筒里大骂一通汤恩伯，又叫聂风智听电话。聂风智接过电话说：“刘将军，我是聂风智。”刘昌义说：“我决定命令全军放下武器。”聂风智说：“很好！刘将军，从现在起，你就是人民军队的将领了。”刘昌义当即率 51 军等部在江湾集中听编，九兵团乘机向苏州河以北市区发展，十兵团也由西面攻入市区。

青年军第 37 军原来在浦东作战，解放军攻下高桥后，残部已于 23 日夜撤至浦西杨树浦地区，守卫苏州河北岸市区，依据百老汇大厦、邮政大楼等高大建筑物阻击苏州河南的解放军。由西面进攻的十兵团绕到 37 军阵地侧背。37 军军长罗泽闿见势不好，率亲信数人扔下部队逃走，其他高级军官也相继逃走。部队无人指挥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只有 21 军 23 师残部据守杨树浦发电厂继续负隅顽抗。陈毅进入市区见各处战斗已经结束，只有杨树浦电

厂方向枪声一阵紧一阵地响着。陈毅恼火地骂道：“这是哪股子敌人这么顽固？看看去。”他来到解放军主攻部队 27 军军部，问军长聂风智：“这里的敌人是哪一部分？”聂风智答说：“21 军 23 师，青年军的老底子，很顽固。”陈毅看看电厂说：“要消灭他们不难，就怕电厂受损失，投鼠忌器噢。”他一边念叨着敌人的番号“23 师”一边用手指在桌子上弹着。

想了一会，陈毅突然说道：“有了！这个师的副师长叫许照，是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的学生。此人一直住在上海，你们快查查蒋子英的下落。”聂风智得令，赶快派了一些人去查。好在市区大部已经解放，很快找到了蒋子英，由他出面说服，许照率部放下了武器。至此，上海除崇明岛外全部解放。九兵团之 27 军、20 军、23 军从各个方面进入市区，按预定目标，派部队到各重要地点警卫，组织巡逻队在街上巡逻值勤，维护治安。为了不打扰市民，部队全部露宿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军长们也都在人行道上搭块篷布进行指挥。时逢梅雨季节，雨水不断，战士们全身湿透。即使这样，战士们也决不进入民房商店躲雨。各部队后勤人员全部驻在郊外，每天做好饭走三、四十里送到市区的部队中。真是秋毫无犯，鸡犬不惊。中外人士叹为观止，纷纷称赞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

这时，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宋庆龄、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已被 27 军找到，27 军当即派兵把他们的住所保护起来。陈毅在 27 军军部听完军长聂风智汇报，深为满意，吩咐他搞一点饭来。炊事员恰好在稻田里抓了几条黄鳝，飞快地做了一盘辣椒炒黄鳝。陈毅吃得十分快意，吩咐：“再来一盘。”聂风智担心黄鳝不够，谁料炊事员深知陈毅口味，把剩下的鳝鱼多加了一把辣椒，炒好端上来。陈毅吃得满头冒汗，连连叫好。

吃完饭，陈毅抹抹嘴说：“你现在想干什么？”聂风智说：“我最想睡一觉。”陈毅正想说话，一个参谋进来报告说：“市面上发现许多不明背景的接收人，到处占房子，贴封条。”陈毅笑着说：“大上海就是名堂多。下一步我们整理市面金融。这将是一场恶仗。去年蒋经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斗，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天怒人怨。聂风智同志，你连一分钟都睡不成了，赶快准备战斗吧。”话未讲完，收音机里传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刚听到这里，军管会打来电话，请陈毅赶快去研究稳定物价问题。陈毅乘车去军管会，只见满街是兑换银元的人。从杨树浦到瑞金路，银元碰击的叮　声不绝于耳。陈毅心情沉重，暗自想道：“又一场恶仗来了。”

原来自 1948 年蒋经国在上海限价失败后，上海物价一夜间上涨了几万倍，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已成为废纸，没有人再用。市场通行的货币以银圆为主。上海市军管会成立后明令发行人民币，收兑金圆券。一些投机商兴风作浪，散播谣言。人们担心人民币会变成金圆券，纷纷抢购银元，银元价格大涨，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三倍。陈毅、粟裕、饶漱石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警备司令宋时轮，副司令郭化若、上海公安局长扬帆找来，商议对策。陈毅大声说：“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几百万，我就不信这点风浪能把我淹死。”潘汉年说：“这场银元风波完全不是由于物资缺乏造成的。我们已调运进大批物资，完全能满足市场需要。现在就是一些投机商在证券大楼操纵银元投机。我们只要取缔了证券大楼，银元风波自会平息。”大家都认为潘汉年说的有道理，当即决定由宋时轮、潘汉年、扬帆组成行动小组，准备取缔大楼。

1949 年 6 月 10 R 晚，在证券大楼附近的一个院子里，集结了一个营的部队。晚上 10 点钟，侦察科长用电话报告：“ 投机商都已进入大楼。 ”陈毅命令“ 立即行动 ”。宋时轮随即命令部队：“ 上车出发！ ”他和潘汉年、扬帆分坐几辆吉普，其他部队分乘卡车，向证券大楼飞驰而去。证券大楼上的投机商们正在交易，一个投机商看见一长列军车向大楼飞驰而来，大喊一声：“ 不好了，军队来了！ ”众投机商慌忙逃命，门口早被潜伏的侦察部队堵住。正慌乱间，军车已到，部队按预定的部署，包围了证券大楼。后续部队冲上楼去，逐屋搜查，抓获投机商 238 人，正式封闭证券大楼。抓获的投机商被军法审判，公布于众。一夜之间，上海市满街的银元叮　声没有了，物价很快回落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

陈毅控制了物价，自感这一仗打得不错，想起聂风智的黄鳝炒辣椒，不觉喉头发痒，让炊事员再做一盘。正要举筷时，突然秘书慌慌张张地说：“ 老总，快！宋庆龄找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 ”陈毅听说是国母来了，慌忙离桌迎接，宋庆龄怒气冲冲地说：“ 陈司令，你的部下太不像话了，我连家都进不去了，只好跑到你这地方来。 ”陈毅听完大吃一惊，不知战士们惹了什么大祸，让宋庆龄生这么大气。

欲知事情的底细，请看下回。

第十七回
怀仁堂集群贤议定国是
天安门阅雄师开国大典

话说孙中山先生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了挚友宋查理的真诚支持。宋查理原是广东省文昌县人，稍大后即去美国闯世界，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了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士。1886 年回到中国上海，同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的倪桂珍女士结婚，接连生下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六个孩子。孩子们稍大后，宋查理把他们都送到美国留学，个个成绩优秀。最奇的是霭龄、庆龄、美龄三个女孩，漂亮如仙，事业心极强。二次革命失败后，霭龄因要和山西青年孔祥熙结婚，不能再给孙中山当秘书了。庆龄那时刚从美国学成回国，只有 18 岁，自告奋勇接替大姐当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并且爱上了孙中山。宋查理不愿女儿嫁给孙中山，把她关在家里。宋庆龄毅然从窗口跳出，乘船去了日本和孙中山结了婚，从此便承当起为孙中山处理信件的事务，成为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宋庆龄对自己的选择满意极了，婚后她在写给以前在美国卫斯理学院的一个同学的信中说：“ 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松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1925 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在北京陪伴丈夫走完了最后的一段人生经历。从此北京成了令她最伤心的地方。

1927 年以后，宋庆龄先生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成立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抗战时期，她又到处奔走，救死扶伤，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尊敬。解放军攻打上海前，毛泽东、周恩来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千叮咛，万嘱咐，要陈毅一定保护好宋庆龄先生。现在宋庆龄却上门告状，陈毅怎么不紧张呢？经过调查了解，他才弄明白事情的底细。原来 27 军派到宋庆龄住宅的警卫部队没有经验，在住宅内外排满了岗哨，宋庆龄甚感不便。这天她乘车外出，门岗是新换班的战士，不认识宋庆龄，拒不让她的车子进门。无奈之中，她只好跑到陈毅这里告状。

陈毅弄清楚宋庆龄发火的原因后，连忙向她道歉，指令宋时轮重新研究对民主人士的警卫办法，要内紧外松，不给民主人士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不便。随后送宋庆龄上了车，派人护送她回去。宋时轮则和聂风智一起商量改进警卫方法，总要让民主人士感到满意，这里就不细说了。

再说宋庆龄了解到警卫战士是由于不认识她挡了她的驾，感到这些战士认真反而心里有些不安，抽空看望了警卫部队，问了问他们生活上有些什么困难，能解决的尽量解决。战士们见国母待人这么亲切，也更加尽心尽力地做好保卫工作。周恩来得到陈毅报告，知道宋庆龄安然无恙非常欣喜，立刻写信向她祝贺：“ 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 ”他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国母的尊重，特派邓颖超和廖梦醒去迎接宋庆龄北上。毛泽东欣然同意。邓颖超、廖梦醒便一起南下。

送走邓颖超后，周恩来回来又忙着审阅征集来的国旗、国徽图案。秘书进来送上李鹏和邹家华的来信。李、邹是 1948 年被派赴苏联留学的。周恩来看完来信，复信嘱咐他们说：“ 你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正是学习的好

时候。在苏联，要好好学习，成为有用之才。你们的父亲李硕勋同志和邹韬奋先生在你们这个年纪都已能独挡一面了。你们一定要继承父辈的遗志，做革命的接班人。”信发走后，周恩来想了许多。革命胜利了，他更加怀念起那些牺牲的老战友来。他想起了在南昌起义后进军汕头路上的师党代表李硕勋，想起了李硕勋的夫人赵君陶，想起了她的哥哥、在上海领导工人起义时的战友赵世炎，想起了在重庆时期和参政员、出版家邹韬奋的合作……

秘书进来见周恩来坐在那里流泪，惊讶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了？现在胜利了，大家高兴都来不及。你怎么……”周恩来拍拍秘书的肩膀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多少人倒在了征途之上。李鹏和邹家华去苏联留学，今天收到了他们的来信，我不由得想起了李鹏的父亲李硕勋、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他们都是我的老战友。可惜啊！李硕勋被国民党抓去杀害了。邹韬奋劳累过度，英年早逝。我们一定要好好干，要对得起烈士。”秘书说：“是！主席那边来了电话，催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周恩来“啊呀”一声，责备秘书说：“你怎么不早说？记住！以后主席来了电话，不论我干什么，要立即告诉我。”说完拿上书写好的碑文赶往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正在丰泽园审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一见周恩来进来，连连招手：“恩来，快来看看这个模型。”周恩来急步走过来，只见模型做得十分精巧。碑体高高耸立。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大须弥座腰部镶嵌着八块汉白玉浮雕，分别是虎门禁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解放大军南渡长江的历史画面。周恩来再看看说明书，上面写着碑通高 37.94 米。周恩来说：“这比天安门还高 4 米多呢。”毛泽东笑着说：“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要比封建皇帝的宫门高。碑文你带来了吗？”周恩来忙掏出写好的碑文。解释说：“我的字写的不太好。为了书写好碑文，我写了 40 多份，挑了一份稍像个样子的，请主席批点吧。”毛泽东展开碑文，称赞道：“恩来，你太谦虚了，写的很漂亮嘛。”毛泽东看完碑文后，拿出自己书写的几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名让周恩来鉴赏。碑名的书法作品定下后，周恩来又拿出征集来的国徽、国旗图案，让毛泽东挑选。两人比较来比较去，挑选出了国徽、国旗图案。国旗的图案是：一面横着的长方形红旗。红旗前上角有一个大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黄五角星的上面、后面和下面环绕着四个小黄五角星，分别代表参加中国革命的各种政治力量。红旗的红色表示共产主义理想，表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表示纪念先烈。这组图案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国徽的图案是正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商量了一下，准备采用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用公元纪年，把北平作为首都，改名北京，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说邓颖超、廖梦醒到上海后，邓颖超先在招待所安顿下来，由廖梦醒和宋庆龄接洽。这是因为廖梦醒从小就和宋庆龄很熟，说话方便些。果然，宋庆龄看到丈夫挚友的女公子来访，非常高兴。廖梦醒也和回到家一样无拘无束，三言两语便切入正题，说明来意：“伯母，人民革命现在已经胜利。中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请伯母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感慨地点点头：“润之、恩来我都是很熟的。当年北伐在广州时，他们都是先

生的得力助手，我跟他们经常见面。”廖梦醒高兴地说：“是呀！现在有机会可以好好聚一聚，叙叙旧呀。”宋庆龄摇摇头说：“梦醒，你怎么也不了解我的心？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梦醒说：“恩来完全了解伯母的隐痛，所以特派你的一位好朋友来陪你北上。”宋庆龄问：“谁？”廖梦醒说：“邓大姐邓颖超。”宋庆龄责备说：“你这小鬼头，怎么不早跟我说？你帮我张罗一下，请邓先生小叙。”

邓颖超自大革命失败离开上海后再没有回来过，这次重返上海，当年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她多么想看看以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啊，但是她没有去，一心想着怎样完成中央交给的这项特殊任务。

两天以后，邓颖超接到了宋庆龄的请帖，她换了一件朴素大方的旗袍去淮海中路宋庆龄的寓所赴宴。宋庆龄已在会客室迎候，两人一见面，宋庆龄关切地问道：“邓先生，自广州一别，好多年不见面了。听说恩来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你就住在上海。这次来没有去看看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么？”邓颖超回答说：“感谢宋先生的关心，还没有来得及去。”宋庆龄奇怪地问：“那为什么？”邓颖超说：“临来之前，恩来一再嘱咐我，一定要请宋先生北上共商大计。重任在肩，不敢旁骛。”宋庆龄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邓颖超说：“那是旧北京，现在的北平即将改名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开国大典即将在北平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总理遗志即将实现，为了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天安门广场已立起了总理遗像。宋先生正应北上荣膺重任，以继续努力实现总理的遗愿，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总理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先生北上。”宋庆龄点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咱们先去吃饭吧。”席间，三人回忆当年在广州时的战斗生活和情谊，不觉天黑。

过了几天，邓颖超还席。一来二去，说服宋庆龄同意北上。

1949 年 8 月 26 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上海，陈毅、潘汉年、饶漱石等上海领导人都到车站送行，车到北平前门车站时，鼓乐齐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迎上前来，同刚下车的宋庆龄寒暄，问候，临到邓颖超时，毛泽东握握她的手笑着说：“不辱使命。”说完，大家请宋庆龄上车，护送她去后海的一所漂亮整齐的宅院里休息。

过了几天，程潜又从湖南来到北平，毛泽东又准备去车站迎接。卫士说：“主席，宋庆龄先生是国母，一直同情我们，理应去接。程潜是国民党大官，接他做什么？”毛泽东拍拍他的背说：“现在革命胜利了，你们得读些书了。你知道吗？这次湖南不放一枪就解放了，程潜立了大功啊。不接还行？”程潜接来后，毛泽东在丰泽园请他吃饭，饭后又一起在湖上泛舟。说起湖南轶事，二人大笑不止。上岸后毛泽东正准备送程潜回去，李银桥跑来报告：“主席，韶山冲来了几个老乡看你。”毛泽东笑着对程潜说：“打秋风的来了，韶山出了个大官就好像凤阳出了朱元璋。都来打秋风来了。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家乡人得罪不起啊！”说完急步来到丰泽园。

老乡们正等得不耐烦，见毛泽东来了纷纷埋怨：“好嘛！当了大官就不管我们了，与国民党大官倒挺亲热。”毛泽东赶紧解释了一番，大家才气平了。毛泽东问道：“我家给定了个什么成份呀？”老乡们说：“当然是贫农呀！你家不贫农，谁还贫农？”毛泽东摆摆手说：“不对！不对！我家的情况你们还不知道？我家是富农。你们回去后，把我家的地分给大家种，房子也分给大家住。”老乡们说：“我们不回去了。现在你坐了江山，还不封封我们啊？好让我们给你看着江山。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我的

官小的很。我的一切都得听组织的安排，连吃碗红烧肉还得他批准呢。”他指指旁边的李银桥。正说着，卫士来报：“周副主席和傅作义先生来了。”毛泽东让李银桥好好接待一下老乡们，自己走出去迎接。三人坐定后，傅作义说：“绥远董其武部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想乘新政协还没有开会的机会，到绥远去一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泽东立即同意地说：“很好！什么时候走，在哪里停留几天都由傅先生定，不想回来也可以。”周恩来说：“傅先生什么时候走？我给你安排一下。”傅作义说：“兵贵神速，我明天就去。”周恩来马上拿起电话，指示有关部门好好配合。

送走傅作义后，周恩来又和毛泽东讨论了《共同纲领》的修改稿，讨论了一下中央政府的人选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秘书长林伯渠。各部委院的第一负责人则为沈钧儒、罗荣桓、董必武、陈云、郭沫若、谭平山、谢觉哉、周恩来、罗瑞卿、薄一波、叶季壮、陈郁、曾山、杨立三、黄炎培、滕代远、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李立三、沈雁冰、马叙伦、李德全、史良、安子文、陈绍禹、李维汉、何香凝。中华人民国防委员会委员则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

看完了这个名单，毛泽东笑着说：“好嘛！政务院四个副总理，民主人士占了两名。21 个政务委员，民主人士占了 11 人。六个国家副主席，民主人士就占了 3 名。一半对一半啊！我们这个政府真正是联合政府啊！”周恩来说：“6 月到 9 月，已开过两次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又分成许多小组反复地进行了讨论，现在大家对《共同纲领》和人选都没有什么分歧了，政协会议可以召开了。”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可以了。”

经过代表们的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在北平市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怀仁堂布置一新。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头像，上面悬挂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出席会议的代表六百三十四人，来宾三百人。会议推选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等人十九人组成主席团。

眼看就要开会了，傅作义还没有回来，周恩来不禁有些焦急。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周恩来拿起电话，对方讲道：“周副主席，我是宜生。”一听是傅作义，周恩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关心地说：“傅先生辛苦了，结果怎么样啊？”傅作义兴奋地报告：“一切都谈好，董其武明天就发表通电起义。”周恩来欣喜地说：“好呀，傅先生又为人民立了一大功。绥远方面肯定有不少困难，希望你能协助我，能解决的尽量给他们解决。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以后还要在一起工作。代表们都推举你担任水利部长，水利部的人事安排完全由你定。”傅作义高兴地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1949 年 9 月 21 日晚上 7 点钟，怀仁堂里灯火通明。周恩来站起来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欢迎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军乐队奏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广场上的礼炮同时轰鸣起来。五分钟后，五十四响礼炮鸣放完毕，会场上又安静下来。周恩来宣布：“请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走上讲台，看看在场的一千名代表来宾，庄严地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代表们听到这里，长时间地热

烈地鼓掌。他们都是久经战阵、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但此时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都知道，为了站起来，两千万中国人倒下去了。

为了悼念先烈，1949 年 9 月 30 日政协闭幕后，毛泽东、周恩来和全体代表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下午六时，奠基礼开始。在庄严的气氛中，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 ”代表们脱帽静默哀思三分钟。然后毛泽东宣读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念完碑文后，毛泽东拿起铁锹，朝奠碑扔下第一锹土，代表们依次为奠碑培土。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代表们纷纷向毛主席敬酒，周恩来生怕毛主席喝醉，影响明天的开国大典，便代毛主席答酒。

自从政协会议筹备以来，毛泽东经常是连轴转，实在疲累极了。晚宴结束后想睡个觉，南方前线的邓小平、刘伯承、林彪、陈赓又来了电报，一夜又是未睡。天快亮时，才由卫士照顾睡下。下午一时，卫士按时把他叫醒。睡了一觉，毛泽东精神多了，哼了两句京戏“ 我坐在城楼观山景 ”便去理发室理发。王惠老师傅眯眼瞄瞄，剃上一刀，又眯眼瞄瞄。毛泽东不耐烦了，扭扭身子说：“ 王师傅，你能不能快点。 ”老王师傅拍拍他的头说：“ 不要动，我不会误你的大事的。 ”发理好了，老王师傅用镜子给他左右照照，毛泽东看看，确实理得不错。老王师傅说“ 怎么样，没有误你的事吧。 ”卫士拿来定做的呢子礼服，服侍他穿好。毛泽东又抽了支烟，二时整，坐车来到勤政殿，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开了一个短会。大家便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城楼西头顺台阶登上城楼。

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丁一岚看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立即在城楼东侧的播音话筒前喊道：“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男播音员齐越紧接着播道：“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广场上的 30 万人热烈鼓掌，掌声如雷。下午 3 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典礼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运了一口气，缓缓庄严地大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广场上的 30 万人和天安门东侧的东长安街上等待检阅的军队和游行队伍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万岁，万岁！ ”紧接着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按下升旗按钮，第一面鲜艳的国旗——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冉升起，五十四门礼炮隆隆地轰鸣着，广场上人们肃然而立，向国旗行注目礼。接着是长达三小时的阅兵，丁一岚和齐越轮流解说着通过城楼前的部队的番号和战绩。正在这时，飞机的隆隆声由远而近，新组建的人民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飞机摆动着机翼，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毛泽东正看得起劲，周恩来走过来说：“ 军委作战部来人报告。陈赓来电，不同意林彪打两广的部署。 ”毛泽东接过电报，仔细地看了一遍，

凝神想了一会，决然地说：“我看陈赓讲的有道理，你看呢？”周恩来点点头说：“我也是这样想。”毛泽东说：“那就给他们去电吧。”

开国大典之后，新成立的共和国大刀阔斧地进行民主改革，扫除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三大社会毒瘤，不仅毒化着社会风气，而且也是反革命分子，犯罪分子隐匿的场所。共和国不允许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再存在下去。

斗争首先从北京市开始。

1949 年 11 月 21 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礼堂内举行，会议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定。聂荣臻市长下令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执行会议的决定。

北京市公安局早已做好了准备，数十辆吉普车和卡车已在天安门东侧的红墙下集结待命。国家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将军亲自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此日下午 5 时半，罗瑞卿接到聂荣臻市长开始行动的命令后，立即按预定计划行动起来。

第一步是集中妓院老板。当时北京有妓院 200 多家，这些妓院的老板于此日下午都接到了“开会”通知。他们迅速按时来到“开会”地点。200 多名妓院老板到齐后，一名公安局的领导干部走出来宣布了封闭妓院的决定：“从现在起，妓院封闭了！你们呆在这儿，好好反省，交代自己的罪恶，不得有丝毫的欺骗和隐瞒。”

冬天黑得早。妓院老板被集中后，天也就黑了。罗瑞卿指挥干警出动，突然封锁了全市所有妓院。这时正是妓院挑灯营业的时候。各行动小组封锁了各妓院所在的胡同口后，走入妓院，设岗放哨，然后打开所有的房间，把所有的妓女和嫖客叫出来，分别集中。妓院中其他伙计、帐房、跟妈等人也被集中起来。各行动组长向他们宣读了北京市封闭妓院的决定。

随后，各行动组女干部们对分别集中起来的妓女们宣布：“姐妹们，别害怕，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经过动员工作，妓女们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包，分别跟着行动组来到市里的八个教养院，嫖客们暂时被拘留在各妓院里等待审查，妓院其余勤杂人员也都被集中待查。老板、领家则已被送进公安局的看守所。

这次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 5 时半。北京市公安局会同民政局、卫生局、妇联等单位，经过一整夜的工作，封闭了市里的全部 224 家妓院，集中妓院老板 269 人、领家 185 人，解放妓女 1268 人。北京市从此消灭了摧残妇女的野蛮妓院制度。

妓女们被集中在八个教养院进行学习。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启发她们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和老板对她们的虐待，为她们治疗了性病，组织她们学习生产技艺，经过学习教育，绝大部分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许多人择偶成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继北京之后，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大小城市也采取有力措施，封闭妓院，在全国范围内根绝了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丑恶现象。

党和政府也采取有力措施，广泛发动群众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铲除了吸毒贩毒、赌博等社会病害。

现在还是回到 1949 年 10 月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已经成立，但华南、西南尚未解放。邓小平等人在

参加了开国大典后，立即返回部队，部署进军西南、华南的作战工作。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八回
取两广白崇禧溃逃
平西南宋希濂作俘

话说总前委率二野、三野攻占南京、上海后，总前委工作结束。三野经略江浙等地，二野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向大西南进军。第四野战军也于5 月中旬渡过长江向两广进军，第二野四兵团陈赓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划归四野指挥，协同四野主力进军两广，消灭白崇禧集团。这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精锐师团大多被歼，只有白崇禧率领的这股敌军建制完整，有近 30 万人。如不把他们消灭在大陆而使其逃逸，则必然增加解放海岛的困难。陈赓第四兵团的任务是由赣南出发解放广东，再迂回到南宁，切断白崇禧集团的逃路，协助四野主力一举而歼之。但在广东战役开始实施之际，林彪来电，命令四兵团直接迂回桂林、南宁。这样一来，不仅广州难以立即攻克，迂回任务也大受影响。陈赓考虑再三，直接向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提出四兵团直接进军广州，再由水路顺流迂回桂林，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里和周恩来商量了一下，觉得陈赓的建议是对的，即发电给陈赓和林彪，仍命四兵团直接进攻广州。陈赓得到命令后，即率四兵团迅速南下。林彪命令程子华、肖华率领的十三兵团为右路军，经湖南西部南下广西，切断敌军向云南、贵州的逃路；以第四兵团和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率领的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自江西进军广东；以肖劲光、陈伯钧、韩先楚率领的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经湖南南部直趋广西北部。

林彪在武汉调兵遣将，进攻两广。蒋介石也特地从台湾飞来，在广州召见余汉谋为他打气。他特地把余汉谋带到黄埔军校旧址参观，指着那些房舍、旗杆，回忆着当年的往事，对这块练兵起家的故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之情。余汉谋不是黄埔出身，对此并无兴趣，但表面上还装出听得十分专注的样子，连连感叹：“ 总裁当年练兵兴党，真乃千古佳话。 ”蒋介石盯住余汉谋说：“ 当年三千黄埔学生就能打败陈炯明十万人马。汉谋，你手里现有三个兵团，抵抗共军一个月还是可以的吧。广州是国际城市，打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国际交涉，那时就好办了。 ”余汉谋答应说：“ 是！就怕健生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蒋介石说“ 你再别提他们了。要不是他们捣乱，局面还不会这么严重呢。新华社的评论说国民党搬起和谈这块石头想打击共产党，却倒过来砸了自己的脚。这篇社论肯定是毛泽东写的，他讲的不错，德邻、健生对党国有罪，应该自请处分。 ”

蒋介石在广州盘桓了几天，又飞经成都重庆向胡宗南、宋希濂面授机宜。这时解放军四野主力和四兵团正分路向广州疾进。部队所经地区，都是无穷无尽的大山，上下三四十里的高山在这里到处都是。山高路陡，瘴气弥漫，战士们缺吃少喝，扛着重机枪、迫击炮、野炮，牵着马匹翻山越岭，到达湖南仁化以后，又翻越湖南的五岭山脉。这五岭山脉直上直下，自古只能走人，不能走牲口。步兵倒还好办，可那些重炮怎么办呢？解放军有的是办法。很多步兵帮助炮兵把大炮拆了，扛起零件，拖炮的军马也由战士们牵着，架着，推着向山顶艰难地攀登着。陈赓、肖华、邓华等兵团司令员政委有吉普车可以乘坐，但在这大山里吉普车没有用武之地，只好和战士们一起爬山。

白崇禧得知四野主力和四兵团急速南下，急忙召开军事会议。他指着地图说：“ 南下的这两支共军都是精锐之师，他们现在已从南昌武汉翻过五岭，

直插湖南，必然是想在衡阳、宝庆一带围攻我们在那里的守军。必须从湘粤赣一带调兵支持衡宝守军。”夏威说：“这样一来，那岂不是粤北曲江的余汉谋部队孤立了吗？”白崇禧斜了一眼夏威说：“难道你忘了两广事变的教训吗？不是余汉谋当时倒戈投降，我们桂系怎么能吃那么大的亏。现在共军南下，我们只能自救。余汉谋怎么办，叫他找总裁去吧。”夏威又担心地说：“但是，假若共军占领广州，迂回广西，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白崇禧自诩地说：“这你就放心吧。这次南来共军，是林彪部队和陈赓部队。林陈都是黄埔学生，貌合神离，必然指挥上出现漏洞。我们只要在这里抵挡一阵，便可争取到时间，退往海南岛，可与中共部队长期对峙，争取美国援助。”

衡宝战役从九月中旬打起，战到十月上旬，四野主力歼灭白崇禧主力四个师，解放湘南、湘西地区。白崇禧从衡阳坐飞机逃到海南岛指挥。指挥桂系军队十七万人向雷州半岛撤退，以便乘船逃往海南岛。

陈赓发现白崇禧的这一计划后，命令四兵团星夜兼程向广州前进。兵团先头军夜以继日，跑步前进，每天跑路一百三十里。南方多雨，部队从北方赶来，雨具很少。战士们急中生智，砍下竹子撑起被单当雨伞。任务紧急，来不及做饭，便一边跑，一边用盐巴就着饭团果腹。许多团三天三夜只睡过一觉，终于赶到广州门户曲江。余汉谋守卫曲江的部队本来已在许多大桥上安放了炸药，没有想到解放军来的这么快，未及炸桥，慌忙南逃，广州门户大开。四兵团后续部队源源飞跑而来，广州城眼看指日可下，谁知林彪这时发来几封电报，命令四兵团停止前进，由英德、曲江地区折向广西前进，协同四野部队歼灭广西的白崇禧部队。

陈赓接到林彪的电令后，很感突然。因为四兵团和十五兵团此时已到广州外围，余汉谋集团本来有三个兵团 12 万人，这时又增调一个兵团共达 16 万人。四兵团一离开，仅靠十五兵团两个军打广州，势必旷日持久，贻误战机。而四兵团从进军广州转向迂回广西，又要重新准备动员，结果是耽搁时间，两个方向都难以取得战果。他正要把自己的想法电告林彪，不料中央军委于 10 月 10 日来电，电文说：“同意林彪建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捣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陈赓深感此议不妥。兵团副司令郭天民、参谋长刘志坚也以为陈赓的想法对头。陈赓遂下了决心，向林彪和中央军委拍电建议：“四兵团如立刻向桂林、柳州前进，实际上仍须集结队伍，重新集结的时间。则一方面路远赶不上，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准备的顾虑。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

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陈赓的电报后商议了一阵。毛泽东先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陈赓的意见是对的。他们已经快到广州，应该尽快解放广州，这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占领广州后，四兵团从三水乘船迂回广西，也比从韶关走路快得多。”毛泽东点点头说：“有道理。但是这样一来，林彪会不会有意见？”周恩来说：“这点可以放心，陈赓我了解。这个人党性很强，很照顾大局。”毛泽东想了想说：“好，还让陈赓去广州吧，但愿将帅不要因此失和才好。”

林彪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很不高兴，知道这是陈赓的建议起了作用。现在他不得不让陈赓去广州了。林彪真不情愿，但军令如山不得不执行，遂电令陈赓继续向广州进军。

陈赓得令后，命令秦基伟率领的十五军组织整装师以强行军速度直插广

州，军主力后面跟进，兵团其他部队也日夜兼程进军广州。余汉谋在地图上看到陈赓兵团飞奔而来，邓华兵团已进至广州远郊，两广纵队、林平纵队两军又从南杀来，自知不敌，炸毁海珠大桥，逃往雷州半岛的湛江市，和广东省主席薛岳一起筹划将部队撤往海南岛的事宜。陈赓得报后，即命令本兵团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统一指挥占据前突出部的四个师不要在广州外围停留，迅速追歼往雷州半岛逃跑的余汉谋集团。四野十五兵团遂进占广州，广州于 10 月 14 日解放。

李成芳指挥四兵团主力追击逃敌，先头团在阳江以西追上逃敌，占据高地进行堵截。余汉谋集团的几个军猛攻该团阵地，但六次冲锋均被击退。这时解放军四兵团主力赶了上来，把逃敌四个军包围在阳江周围二十里的狭小地区。10 月 25 日，李成芳调整部署，开始猛攻被围之敌，战至 26 日，逃敌全部被歼。

毛泽东得到战报，知道四兵团兵临广州城下，发现守敌西窜，毅然不进城，立即追歼逃敌，终将余汉谋集团聚歼于阳江地区。他很感动，对周恩来说：“ 广州是南方的国际性城市，物资很多，打到城边上却不进城继续追歼残敌，不容易！我看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能做到。 ”周恩来说：“ 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的军队都能做到。南下以来，抢房子、抢位子、抢物资的事也还是不少。 ”毛泽东说：“ 满则溢，盈则亏。还是得睁着眼睛睡觉噢。 ”

再说余汉谋在湛江闻知自己的部队在阳江悉数被歼，骂了几句“ 去他妈 ”。慌忙带着少数亲信部队逃入广西。陈赓兵团和四野肖劲光兵团、邓华兵团迂回广西，准备切断桂系军队的退路。白崇禧在海南岛命令广西 17 万部队撤往雷州半岛，船运海南岛。不料陈赓部队飞速插到信宜、博白地区，堵住了桂军逃往雷州半岛的道路。白崇禧原想把桂军撤到海南岛，此岛与台湾岛同为中国两大海岛。白崇禧占据海南岛，可与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互为犄角，分庭抗礼，争取美国援助。陈赓兵团开到博白的情报使他顿时冷汗如雨，他指示张淦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猛扑解放军阵地，务必打通逃往雷州半岛的道路。张淦得令后，即组织“ 南线攻势 ”，猛烈攻击解放军四兵团阵地。白崇禧又令海南岛上的飞机起飞助战。

由于桂军是作生死之斗，四兵团几乎不支。陈赓鼓励部队守住。他对战士们说：“ 逃命的敌人虽有一股猛劲，但他们发现冲击不过去时就会一下子泄气。现在就看谁能熬过这最后五分钟。 ”战士们听后深受鼓舞，反复与敌军埋头苦杀，终于守住阵地。张淦兵团见攻不动，一下子泄了气。陈赓即令部队反攻。正在这时，林彪电令陈赓，以一个军继续堵击，其余两军北移围歼鲁道源兵团。陈赓实在不明白林彪为什么变更部署。设若张淦兵团突破解放军南线阵地，大队敌军逃到雷州半岛，再撤到海南岛，那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无奈林彪决心已定，陈赓无奈。正好毛泽东发现林彪部署错误，急电陈赓务必堵住桂白之敌南逃之路，才使桂军没能逃往雷州半岛。

白崇禧得知南线攻势失败，急得直跺脚，忙从海南岛坐军舰赶到龙门港，命令主力一部在南宁阻击，掩护机关和主力撤往钦州，由那里海运部队去海南岛。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第一、十两兵团离钦州只有几百里，可乘汽车沿公路南下。解放军四野部队和陈赓兵团已攻占南宁、北海等城市，飞速插向钦州。部队四天走了六百里，先头部队与白崇禧的长官公署同时到达钦州，立即发起攻击，将其歼灭，缴获汽车四百多辆，把李宗仁、白崇禧的汽车都缴获了。桂军主力张淦兵团本来负有掩护长官公署的任务。但张淦

由行伍起身，素来迷信，向钦州逃跑途中卜得一卦，言不宜走动。张淦遂命部队停止前进，停留三天，结果被解放军包围吃掉。战至 12 月中旬，解放军全歼白崇禧部队主力。

李宗仁、白崇禧撤守海南岛计划全部失败，蒋介石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指挥西南嫡系部队继续顽抗。李宗仁见机行事，飞到美国治病，一去不回。白崇禧见势不妙，逃到海口。这时海南尚有九万残兵败将，白崇禧自思不能靠这些人守住海南。正在进退两难之计，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罗奇由台北飞到海口，交给白崇禧一堆金砖，说是蒋介石发给白崇禧部队的军饷，又带来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请他去台北担任行政院长，白崇禧号称小诸葛，对此事尚存疑虑，飞到台北的桂系旧部李品仙等人函电交驰，说蒋介石请他组阁出于至诚。白崇禧到底舍不得高官厚禄，便于 1949 年 12 月 30 日专机飞台，从此再也不能出台湾了。

在林彪指挥四野主力和二野陈赓兵团进行粤桂战役、扫荡白崇禧集团的时候，二野大军正在向西南进军，追歼宋希濂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胡宗南号称西北王，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的几十万军队一直驻扎在西北，名义上是守卫驻防，实际上是监视封锁陕甘宁边区。现在怎么一下子跑到大西南去了呢？原来刘邓大军南下后，晋冀鲁豫主力部队悉数远征。徐向前曾在 1945 年秋受命于毛泽东负责解决山西阎锡山部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找到薄一波说：“一波，你给我组织几个军，我来解决阎老西。”薄一波极善于组织军队。1937 年，他在山西一下子组织起七个决死纵队（旅）。不到三年，这些决纵悉数加入八路军。刘邓大军南下后，他也正想着解决阎锡山军队的事，一听徐向前要他组织几个军，正合心意，立即把地方部队升级，很快组成为一支数万人的大军。徐向前知道新组军队还不能打大仗，便加紧训练，成军后开始攻击小股敌军，取得经验，便逐步扫清太原外围，完成对太原的包围。

阎锡山没有想到徐向前这么快就组练起一支新军，唯恐城下之日成为战俘，正好国民党政府委任他为行政院院长。阎锡山顺势下坡，临去广州前，指定梁敦厚当山西省代主席，对梁说：“要决心与城共存亡。”梁敦厚一口答应。阎锡山飞走后，梁敦厚下令把太原城内的漂亮姑娘和媳妇全部抓到高楼、地堡和地下室中，搬运了许多山珍海味，到处安放了炸药。在徐向前攻城的日子里，这些家伙大吃大喝大玩。城破后，自知死期在即，索性脱光衣服，群奸群宿，顽固抵抗，演出了一幕幕丑剧，最后拉响炸药，一起归天。梁敦厚和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怕炸弹，事先服氢化钾自杀，由部下拉响炸药灭迹。阎锡山在广州得到报告，不禁洒了几点眼泪。想吹嘘一番，只因蒋军投降将领太多，怕引起蒋的误会，以为是讥讽中央，便不敢多说了。

华北解放以后，徐向前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华北三个兵团依次整编为 18、19、20 兵团。徐向前初任 18 兵团司令员，调军委后，周士和继任 18 兵团司令员。这时胡宗南怕被解放军消灭，便于 1949 年 5 月发动西安战役，妄图消灭西安城里的西北野战军首脑机关。彭德怀弄清敌情后，一面作抵御敌人的准备，一面发电给中央，建议调华北 18、19 兵团来两北，与一野一起，把胡宗南的主力消灭在西北，减少以后进军西南的阻碍。中央军委研究后同意。彭德怀便指挥四个兵团，在陕西扶风一线歼灭胡宗南摆在这里的全部五个军，胡宗南仓惶退守汉中，解放军 18 兵团留在陕南监视胡宗南军队。彭德怀又指挥一野王震兵团、许光达兵团和华野杨得志兵团（19 兵团）发起兰州战役，全歼顽抗的马步芳、马鸿逵的五个军。马步芳、马鸿逵逃出，潜去台

湾。甘肃、宁夏、青海全部解放。

新疆国民党军团在大军压境之势下，于 9 月 26 日在迪北（今乌鲁木齐）通电起义。王震向彭德怀请求率一兵团去新疆。彭德怀正和张宗逊等人商议，毛泽东发来电报，调一兵团去北京担任卫戍工作。彭德怀把电报给王震看，征求他的意见。王震说：“ 我还是去新疆吧。 ”彭德怀便把王震的意见如实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阅电后对周恩来说：“ 本来我想让他们戍守北京，谁知王震偏爱去新疆。 ”周恩来笑着说：“ 王震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肯吃苦，敢斗争。新疆还正需要他去呢。 ”毛泽东点点头，同意王震去新疆。王震带着第一兵团开到新疆，收编十万国民党军队。

胡宗南退守汉中后，在秦岭练兵，企图阻挡解放军入川。1949 年 8 月，蒋介石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建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正式复出视事。他在广州对余汉谋作了一番交待部署后，月底即飞往重庆。自 1946 年 6 月还都南京以来，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回到重庆。当年还都时，何等地威风和气派！过了不到三年，竟兵败如山倒，这次在西南作一部署，不过是最后的挣扎，自己也知道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所以蒋介石住进曾家岩的总统府以后，黯然神伤。

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李弥、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西南军政大员知道蒋介石到了重庆，都跑来看他。蒋介石把大家召集起来举行军事会议。他指着地图说：“ 我自黄埔建军，革命形势从来没有这样严重。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西南。抗战八年，我就是利用西南的大山挡住了日本军队。现在我们也可以利用大山挡住中共军队，保存一块反共复国基地。只要坚持 6 个月，国际上就会引起干涉，那时我们就有办法了。 ”

经过讨论，最后决定胡宗南的三十兵团十二个军在秦岭、大巴山一线防守；宋希濂三个兵团八个军在恩施、奉节防守；罗广文兵团两个军在南充一线机动；何绍周两个军在川黔边境防守；卢汉四个军守云南。充分利用西南山高江大的特点，守住四川、贵州、云南，等待国际干涉。将军们临出发时，蒋介石向大家做个揖：“ 一切都拜托大家了。西南要是失守，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 ”等大家散去后，蒋介石又把毛人凤叫来，吩咐他说：“ 四川将领我是了解的，我们现在是坐在炸药桶上，你要严密监视他们的活动，睡觉都得睁大两眼。你懂我的意思吗？ ”毛人凤点点头说：“ 总统放心，我完全明白总统的意思，我保证不出一丝差错。 ”蒋介石满意地说：“ 好，你去吧。 ”

再说南京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迅速整顿恢复了南京秩序。邓小平忙着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解放大西南的问题。邓小平说：“ 大西南地理特点是易守难攻。特别是云南，河多路险，大部队展不开。如果我们赶羊，把敌人赶到云南，一是不好打，伤亡大；二是打进去了，敌人可从容撤到国外。因此，我们的部署应该是首先攻占贵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刘伯承接着邓小平的话说：“ 这是我和小平的想法，大家还可七嘴八舌地议议嘛。 ”将军们正议论问，参谋送来中央军委的电报，刘伯承接过来看了一眼递给邓小平说道：“ 中央已同意我们的计划了。 ”邓小平说：“ 很好！请伯承同志下命令吧。 ”刘伯承站起来点将：“ 杨勇，你们兵团的任务是从湘西出发，攻占贵阳。陈锡联，你们兵团的任务是沿川鄂川湘公路攻占川东，最后攻占成都。 ”杨勇和陈锡联领受任务后带着部队出发了。

杨勇回到驻地后，即指挥兵团越过赣江和湘江，10 月底翻过巍峨的雪峰

山，进入贵州境内。贵州一向被人们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部队进入贵州，果然高山连绵，细雨不断。兵团冒雨前进，连续攻下一些县城，来到号称黔东屏障的险要关山鹅翅膀。这座山峰陡峭如壁，中间有一条幽深的峡谷，国民党何绍周十九兵团依山筑碉顽抗。先头攻击部队从两侧迂回而上，一举攻占这一险隘，黔东门户大开，杨勇督率兵团飞速向贵阳前进。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车队不知这一变化，还顺着公路浩浩荡荡地开来，要逃往贵阳。杨勇兵团先头营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把敌联勤总部的军队引到埋伏地，部队一下子冲出来，国民党联勤总部连人带车都成为俘虏，先头营即坐上缴获的四十辆大卡车驰向贵阳。何绍周十九兵团残部逃出贵阳，撤往云南，但从此滇黔交通被切断。杨勇部队又抢渡乌江，向川南攻击。

二野陈锡联兵团也于 11 日出动，从湖南和湖北沿着川鄂公路和川湘公路进军宜昌、奉节。宋希濂连战连输，丢下奉节、涪陵，向峨嵋县东北十里处的大渡河狂奔，逃到河边时，手下只有三千人了。宋希濂赶快带着卫士登上船往北岸划去。15 年前，宋希濂带着军队把红军一方面军追到大渡河畔，不料林彪指挥红一军团杨勇主力团夺取了泸定桥，红军从桥上突围到了陕北。15 年后，双方的位置倒过来，又该着宋希濂抢渡大渡河，红军变成了追兵。一想到此，宋希濂不禁慨叹：“真是天翻地覆，人世沧桑啊。”转而又想到这条大渡河可以挡住陈锡联的追兵，自己可以脱逃时，又高兴起来了。

渡船快到北岸了，陈锡联兵团的追兵已到了南岸，但对着滔滔大江无可奈何，只能隔河射击。宋希濂又神气起来了。催促船工快划，又给卫士们打气：“只要到了北岸，咱们就有办法。每人晋升五级，最小都是团长。”卫士们也来了劲。正在这时，北岸的山顶上冲下来一大队军队。宋希濂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军，这下子可彻底完了。他一登岸，忙带着卫士们逃到附近一个大庙里，被解放军士兵搜了出来。这支部队的首长，一个营教导 231 员赶快把抓获宋希濂的消息报告给上级。很快，上面来了命令：将宋希濂押到禾山县城司令部来。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正在等着他。只见此位将军身着草绿色军装，军容整齐，与头发蓬乱、浑身泥巴与灰尘的宋希濂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得意地对宋希濂说：“我们真是有缘啊，又在大渡河边见面了，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宋希濂问道：“不知将军怎么称呼？”将军笑着说：“我叫杨勇。15 年前，不正是你带兵把我们追到大渡河边了吗？没想到今日倒过来了，而且你还被我们活捉了。不知此时此地，你有何感想？”宋希濂叹口气说：“这是天命，非战之罪也！”杨勇笑关道：“是这样吗？看来要让你们认识到发动内战的战争罪行，还得好好下一番教育功夫哩。重庆就要解放了，以后送你去重庆嘉陵大队学习吧。”

宋希濂听到重庆嘉陵大队，心里一惊，马上联想到重庆哥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想到了那里面的铡水池、七十二种刑法。一种死亡的恐惧使他浑身战栗不已，一头栽倒在地上。

欲知宋希濂命运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九回
杨勇驰援昆明市
叶飞猛攻金门岛

话说蒋介石在台湾得知二野进入四川，西南危急，连忙携带蒋经国、毛人凤又飞回重庆，连夜召见胡宗南等人部署。部署未定，前方败报接连传来。陈克非、罗广文两兵团被歼，南充、綦江已被解放军攻占。宋希濂逃往大渡河，下落不明。二野陈锡联兵团向重庆逼来，杨勇兵团渡过乌江从川南打来，重庆市已能听见隆隆的炮声了。蒋介石自知重庆保不住了，命令胡宗南把主力李文兵团撤向成都，在成都组织抵御。胡宗南走后，蒋介石猛地想起一件心事，连忙把毛人风和保密局西南局局长徐远举召来，吩咐说：“那件事情该办了。”毛人凤和徐远举连忙答应说：“是！”蒋介石又吩咐他们：“要干净利索。办完这件事，你们就去昆明。那里不大对劲，卢汉好像有花招。”毛人凤和徐远举答应道：“是！”连忙出去布置去了。他们找来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监狱的监狱长和沈醉等军统大特务，密议了半天，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开始分头行动。

蒋介石召见胡宗南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呢？原来他从胡宗南这个西北王想起了原来的西北王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分裂。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势单力薄，难以对付涌入关中的胡宗南集团部队，只好出洋考察。七七事变后，杨虎城不听中共劝告，由香港进入国统区，参加抗战，被早就等待的军统特务逮捕，囚禁于贵州息烽古寺。夫人谢女士在海外闻变，毅然投奔杨虎城将军。夫妇二人同甘共苦。秋夜沉寂，梆声阵阵。军统特务多方折磨他们，谢女士被折磨至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把杨将军一家押到重庆，关进中美合作所。

在重庆歌乐山下，有一片幽深的谷地。从外面看，这里山青水秀，风景宜人。谁知山窝里却藏着吃人魔窟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监狱，沿山路又遍布岗哨，受难者插翅难逃。抗战时期，军统和美国特务机构合作，在这里办了中美合作所，试验美国的刑法，多少仁人志士被害死在这里。二野进军四川时，这里关的政治犯，除杨虎城将军外，还有西北军黄显声将军、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中共四川省委的重要干部车耀先、江竹筠、陈然、成善谋等人。他们受尽苦刑，期待着重见天日的日子。隆隆的炮声从远处传来，他们不禁惊喜万分，天终于要亮了。

杨虎城将军听着解放军的大炮声不断逼近，心里也很高兴。蒋介石马上要完蛋了，西安事变不过关了蒋介石两个月，自己却被他关了十年。正在杨虎城这样想的时候，管他们的特务小头目杨再兴走来命令：“杨虎城将军，徐局长找你谈话。”杨虎城跟着杨再兴走进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他感到奇怪，正要问杨再兴时，突然，一股灼烫的火流窜进背部。他转过头来，杨再兴手握刀柄，狰狞地笑着：“总裁手谕，送你上西天。”

杨虎城被刺死后，杨再兴又来骗宋绮云一家，把他们一一刺死。最年幼的小孩看见父母哥哥被刺，跪下作揖求情，被杨再兴一刀刺死。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入几个花坛，上面种上美人蕉。

在此同时，徐远举把车耀先提出来，不无遗憾地说：“车先生，实话告诉你吧，国军战败了，你们的部队马上就要攻进重庆。你对此一定很高兴吧？”车耀先说：“那是自然。”徐远举说：“可惜，你看不到这一天了，

多遗憾呀！”车耀先说：“我当然看不到胜利，但人民可以充分享受到胜利的喜悦，这就够了。快动手吧！”徐远举阴冷地说：“好，那就对不起了。”他朝特务们一挥手，特务们一拥而上，把他推出活埋。

徐远举在处决了这几个人后，让行刑队用机枪朝牢宅扫射，最后又用火焰喷射器焚尸灭迹。本来他们还要炸毁重庆市的工厂，但解放军已开始攻城，市内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打了几下纷纷逃散。徐远举知道蒋介石已逃到成都，不敢久留，赶紧登上飞机去了昆明市。11 月 30 日，陈锡联兵团进入重庆市，赶快派一支部队去歌乐山抢救烈士。部队到歌乐山一看，只见尸横遍野，血气扑鼻，便赶紧收敛烈士遗骨，整理现场。烈士遗属认领亲骨，哭声联成一片。部队战士们只恨来迟了一步，没有抓住徐远举、沈醉。

再说蒋介石逃到成都后，急忙召集胡宗南、邓锡候、刘文辉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蒋介石声音低哑地说：“共军来势凶猛，但我们有总理的革命精神，不能让大陆陷于共党之手。只要我们在成都坚守数日，就会引起国际干涉，那时我们就好办了。党国安危，在此一举。我拜托大家了。”刘文辉站起来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我们必须响应总裁号召精诚团结。”蒋介石高兴地说：“嗯，这样就好。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就让宗南的李文兵团布置在新津双流一线。”川军将领邓刘等人一致同意。

散会后，胡宗南立即在新津设立总司令部，李文兵团迅速从广元一带往成都新津一线布防，蒋介石深为高兴。不料毛人凤和蒋经国满头大汗地闯进来，蒋介石诧异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毛人凤说：“报告总裁，我们刚截获到卢汉发给川军将领的密电，请看。”蒋介石一把抓过来读了一遍，不禁又怕又气。原来卢汉给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文辉等人把蒋介石抓起来。怎么办？要逃走吧，刘文辉等人肯定也接到电报，说不定早做了布置。蒋介石急得大汗淋漓。毛人凤想了一会，想出个主意。蒋介石一听，连连称好。三个人又密议了一下，开始行动。

再说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早就不满意蒋介石消除异己的政策，和卢汉暗地商量，活捉蒋介石宣布起义，接到卢汉的行动电报后立即作了布置。这时胡宗南的部队都在城外，城里的兵力主要是川军。只是不知蒋介石的行止如何，正要去打听时，蒋介石来电话请他们商议军事。邓、刘二人正中下怀，欣然前往，来到蒋介石官邸，不见蒋介石出来。诧异间忽然冲出一队卫兵把他们铐起来，蒋介石这才慢慢地走出来说：“你们想学张学良？可惜这里不是西安。咱们来个君子协定，你们送我去机场，咱们好说好散。不然，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邓、刘这时无言可对，只好送蒋介石去了机场。沿途虽然都是川军的岗哨，一见是邓、刘的汽车一律放行。到了机场，蒋介石对邓刘二人说：“我走了，三年后再见吧。”说完登上飞机，邓刘二人被四个卫士用枪逼着，动也不敢动。直至飞机看不见了，卫士们才放了他们。邓、刘二人恐怕李文兵团进城，不敢久留，带着部属到彭县、雅安去了，在那里通电起义。

再说云南的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将军早就准备起义。11 月底，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从重庆撤到昆明，徐远举、沈醉一来，就大抓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一夜之间就抓了近千人，监狱人满为患。驻在昆明市郊区的国民党中央军李弥第 8 军、余程万 26 军也严密戒备。卢汉知道他们对自己起了疑心，如若不赶快动作，就会遭其毒手。但中央两军装备好，战斗力很强，不能硬来。想来想去被他想出一条妙计。

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军政大员都接到了卢汉的请柬，个个兴高采烈地准备赴宴。他们根本没有把卢汉的那点军队放在眼里，也根本想不到卢汉会摆鸿门宴，毫无准备。进去一个，被抓一个。李弥、余程万、徐远举、沈醉全部被抓。卢汉出来对他们说：“请大家来是为了共商大计。鄙人决心起义，也给你们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请大家在起义通电上签个字。”这些军政大员一听，个个叫苦。李弥、徐远举拒不签名，沈醉倒是签上了名字。12月9日，卢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

蒋介石在台湾听到卢汉起义的消息，气得半死，把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叫来，命令他：“你立即飞到云南，把两个军编为一个兵团，你当司令，给我攻下昆明，把李弥、徐远举救出来，把签名通电的卢汉、沈醉给我抓到台湾，我要亲自审问。”汤尧躬躬瘦长的身子说：“是。”便连忙坐飞机赶到云南，把昆明郊外的8、26两个军编组为第八兵团。因李弥、余程万不在，提拔了两个师长分任两个军的军长。编组完成后，便开始向昆明市进攻。卢汉的守军装备很差，又是新编成的军队，没有经验，拼死抵抗，仍被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突破多处阵地。卢汉一看形势危急，赶紧通过中共云南地下党，向在重庆的刘伯承、邓小平发电求援。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求援电报后，命令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开到昆明，协同卢汉守军保卫昆明；又命令杨勇组织驻守贵阳的等五兵团部队驰援昆明。

李弥、余程万被扣后，忧心如焚，想着脱身之计。李弥生性狡诈，听着自己部队的炮声，想出一个办法。请卫兵把卢汉找来，对他说：“中央军打得这么凶，昆明看来保不住了。这几天你待我不错，我愿意去说服汤尧停止进攻，大家一同起义。你看好不好？”卢汉一听，正中下怀，便同意了。谁知李弥回去后，立即被汤尧任为兵团副司令。由于他熟悉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中央军的攻势更猛了。卢汉后悔上当，但为时已晚，只有组织军队抵抗，盼望着第五兵团的援兵快速到来。

杨勇接到电令以后，一面忙着组织部队向川南进发，切断四川逃的退路，一面组织一部分军队乘汽车火速增援昆明。这时汤尧、李弥已对昆明城防核心阵地发起总攻。守军虽然奋勇抵抗，但已渐渐不支。李弥正在高兴之时，忽然得报解放军五兵团的援兵已到曲靖，消灭中央军三千人。他赶快跑去找汤尧商量。汤尧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办法，往蒙自撤吧。”昆明解围。五兵团部队进驻昆明，即与从广西而来的陈赓兵团围歼汤尧八兵团。汤尧撤到蒙自后，令第8军游击，准备空运26军去台湾。由于陈赓兵团进军神速，袭占蒙自飞机场。空运不成。汤尧率军慌忙向边境撤退，终在个旧、屏边、元江、镇沅等地先后被歼，汤尧被活捉。只有李弥率领一支残军越过边境，逃到国外。汤尧见到陈赓时哭着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陈赓好语劝慰几句，即送他去重庆嘉陵大队学习。宋希濂、徐远举、沈醉、王陵基已被送来。嘉陵大队实则是四川省公安厅管辖的第二监狱，狱房即是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这些战犯初到这里，以为必死无疑。后来经过多次教育，才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反省战争罪行。徐远举、沈醉也愿意出来散散步了，不料散步时被群众发现，许多烈士亲属跑来拼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生怕出问题，便把全国各地关押的重要战犯一律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

林彪、邓小平、刘伯承、陈赓等人在指挥百万大军向两广、西南大进军时，毛泽东正在忙着作出访苏联的准备。南方军事进展顺利。解放战争中，美国虽然给了蒋介石很多钱，可是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眼看着蒋介石是扶不

起来的阿斗，大量经援被蒋、宋、孔、陈存进了美国的银行，议员们议论纷纷，义愤填膺地要求政府追查，杜鲁门也不敢再给蒋介石援助了。再则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的时候，蒋介石拿着美国政府给的美元为杜威竞选，杜鲁门也想借断绝援助报此一箭之仇。当杜威竞选失败，杜鲁门当选总统后，蒋介石深悔看错了牌，赶紧派夫人宋美龄去美国访问，想和杜鲁门修好。不料杜鲁门命令马歇尔给宋美龄写信，要她以马歇尔的朋友的私人身份访美。宋美龄在美期间，受尽了美国政府的冷遇。她好不容易见到了杜鲁门，要求继续给以经援军援，并派美国军队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被杜鲁门一口拒绝。上海战役开始后，杜鲁门又命令在上海港的美国舰队驶离中国领水，在公海上集结待命。

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在准备毛泽东访苏时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江青因为已去过一次苏联，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自以为是斯大林问题专家，在中办指指划划。不是嫌这个不好，就是嫌那个不好，搞得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手忙脚乱，想把在苏联学习过十几年的毛岸英叫来帮忙，江青摆摆手说：“ 不要叫他了。岸英正忙着和思齐结婚呢。一辈子的大事，让他好好准备准备吧。”杨尚昆惊喜地说：“ 怎么悄悄的？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倒是要好好祝贺一下。 ”

毛岸英在西柏坡想办婚事，挨了毛泽东的训。到了 1949 年 9 月，刘思齐已满 18 岁了，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两人便商量准备办事。张文秋自然同意女儿的要求。可是毛泽东呢？毛岸英不敢去问，但不问也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进了丰泽园，对毛泽东说：“ 爸爸，我和思齐商量好了，想现在把事办了，以后好专心投身于国家建设。 ”没料到毛泽东很痛快地答应了：“ 好呀，这是好事，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啊？ ”毛岸英回答说：“ 我们也不想买什么东西，就是把我们的衣服、被褥拆洗一下，搬到一起就行了。 ”毛泽东很高兴地摸摸毛岸英的头说：“ 好，岸英，你总算记住了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过呢，结婚还是你们两人一辈子的大事，要热闹热闹。这样吧，我请你们小两口吃一顿饭，思齐妈妈也参加。要请什么人，你们三个人来请。 ”毛岸英想了想说：“ 那就请邓妈妈、蔡妈妈、康妈妈、谢老、陈叔叔吧。 ”毛泽东点点头说：“ 行。不过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叔华。还要请少奇和王光美。 ”毛岸英没想到爸爸对自己的婚事想的这么周全，欢天喜地回去准备去了。

婚宴在丰泽园饭厅举行。毛岸英穿着会见外宾当翻译时穿的礼服，思齐穿着平常穿的灯芯绒衣服，只有方口布鞋是新买的。客人们都来了，大家一看思齐穿得这么简朴，纷纷夸赞起来。朱德笑呵呵地对毛泽东说：“ 润之你真有福气啊，娶了思齐这么一个好儿媳。 ”毛泽东也笑着回答：“ 是大家的福气，也是总司令的福气。井冈山时期，敌人总骂朱毛。没有朱，哪会有毛。 ”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把带来的礼品，如枕头套，睡衣之类送给小两口，并向张文秋祝贺。杨尚昆忙着毛泽东出国的事，没有赶上婚宴，第二天给他们送来一条毛毯作为贺礼。

婚宴结束了，毛泽东率岸英、思齐送走客人，回到书房坐下，吩咐卫士把自己的一件大衣找出来送给小两口。毛泽东对他们说：“ 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我今天送你们两样东西。一件是这件大衣，这是我去重庆谈判时做

的，在国统区穿着好装门面，回到延安后再没有穿过，送给你们。白天岸英穿，晚上你们俩盖，也可挡挡寒气。”毛岸英、思齐说：“谢谢爸爸。”毛泽东喝了口茶，接下来说：“第二样东西么，那就是送你们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触龙说赵太后》。讲的是战国时期，赵括率四十万赵军与秦国作战，结果被秦军打败，赵军全军覆没。危急时刻，赵太后向齐国求援，齐国要求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作人质才能出兵。赵太后疼爱小儿子，坚决不答应让长安君作人质。这时，赵国老臣触龙对赵太后说：‘你爱长安君的姐姐燕后甚于爱长安君。你对燕后想的很远。燕后临嫁燕国时，你哭着对女儿说不要想家。燕后走后，你每次祭祀都代燕后祷告，不要让她回来，让她在燕国辅佐燕王，成就事业，使她的子孙都世世代代在燕国为王。现在你让长安君留在国内，安富尊荣，无有尺寸之功于赵国。一旦你去世，长安君还有什么政治基础可以在赵国立足呢？那长安君不是很危险了吗？’赵太后听了触龙的一席话，顿时醒悟，把长安君送到齐国当人质，齐国马上出兵，打退了秦军对赵国首都邯郸的包围。我送你们这篇文章的意思，你们懂了吗？”毛岸英流着眼泪回答：“我懂了。我一定照父亲的指示去做。”毛泽东点点头说：“好！记着文章上子义最后说的那段话，‘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你要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就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毛岸英、刘思齐走后，毛泽东抽着烟，又看了会儿文件。南方战事顺利，四野即将向广州进军。二野向西南进军，三野打完上海后又向福建及东南沿海进军。其他地方他都放心，只是担心三野向福建沿海进军时，可能碰到金门岛等海岛守军的抵抗。须知，解放军还没有军舰、飞机，攻占金门岛屿会有很大的困难。

且说第三野战军打完上海战役后，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及闽浙沿海岛屿。陈毅当即令叶飞兵团进军福建。驻守福建的是汤恩伯率领的李延年、刘汝明、李良荣三个兵团共 15 万人，人数也不算少，无奈都成惊弓之鸟。叶飞兵团攻克福州。10 月 15 日，又强行在厦门登陆，汤恩伯率残部退守金门岛。叶飞兵团准备渡船，越海作战。汤恩伯生怕被俘，赶紧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要求辞职，另派他人来金门指挥。蒋介石接到电报恼火万分，骂了几声“娘希匹”，吩咐蒋经国：“给汤恩伯发电报。告诉他，金门不可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汤恩伯得到电报，心凉了半截。转而一想，只有死守才有出路，便部署工事，调动军舰、飞机，决定来个立体战，或许有成功的希望。

叶飞兵团由于一路奏捷，也有些轻敌。想着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都在淮海被歼灭了，剩下几个逃到岛上的残兵败将还成什么气候，所以也未作更多的准备，弄了一些渡船，载运了三个团渡海进攻。10 月 24 日，三个团在金门登陆。汤恩伯命令部队顽强抵抗，又命令军舰、飞机一齐出动，将返航的渡船全部炸覆。这些渡船都是些木质渔船。金门岛和厦门之间是万顷碧涛，不比长江江面，厦门解放军炮火无法支援掩护，眼看渡船被炸成碎片。登岛的解放军虽然后路被断，但仍奋勇冲击。汤恩伯一看登岛的三野部队成为孤军，勇气大增，出动坦克反复冲击，飞机也轮番轰炸，军舰也开来炮轰，解放军阵地一片火海。叶飞在厦门看着金门岛上火光冲天，苦无渡船，只能在岸上干着急。

毛泽东在毛岸英结婚后，忙着出访苏联。眼看行期已近，带的礼物还没

有准备好，不禁有些生气。偏偏周恩来又来了电话，叫卫士把他从睡梦中叫醒。毛泽东知道发生了重大事情，立即请周恩来过来。周恩来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走进来，未及寒暄就说：“ 主席，金门登陆作战失利，登岛的三个团全部壮烈牺牲。 ”说完，把陈毅和叶飞的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放下电报，喃喃自语：“ 三个团，九千人啊！ ”这时江青走进来，向毛泽东告状说：“ 你看杨尚昆办的什么事？他挑的礼品没有几样是我能看得上眼的。这要送给斯大林，人家会怎么想？ ”毛泽东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江青的鼻子骂道：“ 谁批准你干涉中办的工作？这些礼品不好？没有千万烈士献身，我们有什么东西。你是改不掉的资产阶级作风，快滚！ ”江青被毛泽东狠批一顿，哭天抹泪地跑掉了。究竟结果如何，请看续回。

第二十回
缔盟约毛泽东赴苏京
求援助胡志明迎故人

话说开国大典以后，苏联政府第二天发来电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毛泽东非常高兴，征得苏联政府同意后，准备出访苏联，一方面是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庆祝活动，也是借这个机会与苏联政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一些大事，还想向苏联借一笔钱，帮助国内进行经济建设。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派刘少奇访问了苏联，取得了积极成果，王稼祥已接管国民党在莫斯科的大使馆。毛泽东深信自己此次访苏会取得预期的成果。出访日期定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编写材料，挑选送给斯大林的礼品。由于江青横加干涉，直到毛泽东动身时，礼品还没有挑好。为此毛泽东非常生气，批评了江青一通，还是杨尚昆出来承担了责任。事已至此，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只好让杨尚昆把礼品随后用车运去，自己坐车先走。

专列从前门车站开出后，先是向东开去。尽管专列沿线已有部队值勤，但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仍不放心，严密注视着沿途的情况。车子快到天津时，警卫部队忽然发现铁路线上摆着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命令紧急停车，自己下去查看，原来这是一颗已破旧的手榴弹。尽管这样，罗瑞卿仍下令公安部门严厉追查，务必弄清真相，同时又下令沿途公安厅局，一律加强戒备，确保行车安全。

专车顺利地开到沈阳车站，站台上早已戒严。列车停稳后，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走上来向毛主席问候，毛泽东也亲切地向高岗问好。月台上欢迎专列的沈阳姑娘们脸蛋冻得红红的，手持花束兴高采烈地喊着口号：毛主席万岁！

专列到了边境站满洲里时，高岗护送任务完成下车去了。苏联边防人员上车，护送列车进入苏联境内，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此迎接。车到雅罗斯拉夫尔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车迎接。毛泽东热烈欢迎这位担架上的谋友，谈谈笑笑，不觉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1949 年 12 月 16 日的莫斯科，天寒地冻，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冒着严寒，在车站欢迎毛泽东。由于天气太冷，毛泽东下车检阅了仪仗队，其他欢迎仪式一概免去，随即乘车去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

当天晚上 6 时整，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当毛泽东一行来到小会客厅门口时，厅门大开，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斯大林和毛泽东紧紧握手，斯大林羡慕地说：“ 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毛泽东回答说：“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不等毛泽东讲完，插话说：“ 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问毛泽东：“ 你来一趟很不容易，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回答说：“ 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 70 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 ”斯大林又问道：“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回答说：“ 恐怕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我想叫周恩来来一趟。 ”斯大林一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贝利亚失声笑起来，其他

人也都窃窃私语。只有赫鲁晓夫阴沉着脸，在最边上默默观察。显然，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此举是对他的不敬。斯大林虽然是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但他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他认为中苏任何协议，只有毛泽东和他签字，才是门当户对。毛泽东呢，也正在生苏联人的气，斯大林明明知道自己到苏联来是为了什么，但却一定要自己说出来，这说明没有诚意。会谈谈不下去了。毛泽东回到第二别墅，半个月内见不着斯大林的面。天气又格外寒冷，毛泽东生起病来，愤怒地对苏方干部说：“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难道就是让我在这里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

美国、英国通讯社见毛泽东到苏联后半个月没有消息，纷纷猜测起来。有一家英国通讯社发布新闻，“ 报道 ” 毛泽东被苏联软禁起来了。斯大林一看再坚持下去不好，便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毛泽东也发表《答记者谈》，声明“ 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这样，世界舆论才知道事件真相，谣言不攻自破。事情既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毛泽东的心情开始好起来，双方关系也较融洽了。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 70 大寿，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斯大林、毛主席和其他共产党的代表都坐在主席台上。苏联翻译费德林教授代读了毛主席的祝寿词，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参加大会的几千名苏联高级干部不断地对祝词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以后，紧接着是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这是革命前专供沙皇坐的包厢。演出结束后，剧场里几千名苏联高级干部回过头来向包厢欢呼：“ 斯大林！毛泽东！ ” 毛泽东站起来向大家招手致敬，并高呼起口号来：“ 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 观众们也跟着高呼口号，并对毛泽东再次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庆寿活动结束后，毛泽东又在第二别墅度过了 1950 年的元旦佳节。1 月中旬，周恩来也来到了莫斯科。苏联政府已为周总理安排了一栋别墅，为了工作方便，周总理还是住进了第二别墅，和毛泽东商量谈判的有关事宜。

毛泽东来苏时，带了陈伯达及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翻译师哲。陈伯达是福建人，以研究马列理论见长，在延安时曾写了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在解放区颇为流行，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汪东兴是红军老战士，毛泽东转战延安时，他是中央纵队一个支队的参谋长，多次深入沦陷了的延安侦察敌情，深受毛主席赏识，这次来专门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做得好霉豆腐，专门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周恩来来苏，又带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等。第二别墅人来人往，热闹非常。

经过几天的谈判，大致有了头绪。苏方根据周总理谈话的基本思想和内容，写了一个草案。周总理看后立即反对：“ 不对，我说得很多，草案却没有全部包括进去，要修改。 ” 毛泽东说：“ 干脆我们自己搞一个吧。 ” 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把住在莫斯科“ 苏维埃大旅社 ” 的李富春等人拉来，草拟了条约文本。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看了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中方提出的草案内容这么充实。斯大林看了这个草案后，约周恩来谈话。他对周恩来说：“ 条约中还应该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不允许第三国居民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 ” 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反驳说：“ 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还有那些外来的蒙古人，怎么办？ ” 斯大林没想到周恩来会来一个反问，顿时哑口无言，只

好自己取消了这条内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太严重了，竟干涉我国内政。还有对苏联专家的待遇，成立四个股份公司。中长铁路和旅顺军港是主权谈判的核心，斯大林尽管不情愿交还，但由于周恩来富有谈判手腕，还是说服了斯大林。至此《中苏友好条约》基本定形，除了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军港外，苏联还答应以利息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中国提供价值三亿美元的卢布贷款。

条约的谈判结束了，斯大林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到他的办公室里聊聊天，以增加和中国同志的感情联络。谈着谈着毛泽东又提起三十年代中国党内的斗争来，批评共产国际对王明博古的支持，诉说着当时自己遭到“五上五下”的打击和排挤。周恩来、王稼祥心里很不安。突然，毛泽东指着他们说：“就是他们打击我。”周恩来、王稼祥心猛地往下一沉，这时毛泽东又指着王稼祥说：“他就是在苏区打击我，犯错误的一员。”斯大林为了缓和气氛，故作惊讶地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毛泽东大概也觉得有些过分，接着说：“不过，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他又指指周恩来说：“他现在也是得力的干部。”大概毛泽东这时顿然醒悟，在斯大林面前贬低自己的副手并不高明，这只会增加外交谈判中的困难。斯大林也不想介入中国党内的恩恩怨怨，便把话引开了。最后，在沉重如铅的气氛中谈话结束。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国方面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记者们开着摄影灯准备拍照。这时斯大林才发现身旁的毛泽东的个子比自己高。为弥补这个缺陷，他装着无意识地向前走了两步，记者们便立即把这一历史场面留了下来。照片洗出后，毛泽东发现斯大林的个子怎么一下子长高了，想了一下顿时明白了，不觉感到可笑，对周恩来说：“在苏联呆了三个月，我们也该回去了。不知西南的战事结束了没有。”于是大家登车去车站。第二别墅的服务员和毛泽东等人相处三个月，深感中国同志通情达理，平易近人，感情极其融洽。临分别时，姑娘们个个哭得像泪人一般。毛泽东、周恩来一一抚慰，然后坐车走了。

3 月 4 日晚，毛泽东坐火车抵达北京。总参谋长徐向前立即来丰泽园汇报西南战况。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好啊，西南全部解放，现在只剩下西昌的胡宗南了。这几个残兵败将还是叫胡宗南的老对手陈赓去收拾吧。”徐向前遵命退出，立即给驻守南宁的陈赓发去电报。

原来蒋介石从成都飞到台湾后，立即给在新津的胡宗南来电，一定要他坚持三个月。胡宗南接到电报后召来参谋长罗列及兵团司令李文等人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成都战役。会上李文提出：“成都无险可守，不如西撤西昌，可以据险防守。”胡宗南感慨地说：“这个意见我向总裁讲了不止一次，总裁就是不同意，说成都这个地方位置显著，在这里打仗，容易引起国际干涉。我们作为军人只有团结一致，抵抗到底，才不辜负总裁重托。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

胡宗南部署刚刚完成，二野各路大军已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胡宗南听说自己黄埔一期的同学、也是老对手陈赓从云南带着第四兵团压了过来时，不禁心惊胆战。在军校时，他不止一次领教过陈赓的大棒子。战场上，他的

天下第一旅又被陈赓带领的四纵吃掉。今天自己穷途末路，陈赓偏又来凑热闹。想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于是瞒着部下坐飞机逃往海南岛。

罗列、李文等人听到胡宗南逃走的消息后，士气低落，不敢恋战，立即从新津、双流出动往西昌突围。陈锡联兵团的第十军赶上来，在川康公路上截住了李文兵团部。 12 月 25 日，李文兵团七个军被二野分割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方圆四十里的地区内。12 月 26 日，二野各军发起总攻。李文兵团溃不成军，不足三天全军覆没。孙元良、罗广文、裴昌会、李振各率兵团残部被迫起义。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被歼灭，只剩下少数部队由罗列带着逃往西昌，加上原在西昌的部分军队，合起来总共万余人。刘伯承命令陈赓兵团两个师会同 62 军合攻西昌。

再说胡宗南逃到海南岛后，蒋介石在台湾大为光火，把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找来，命他立即去海南岛查办胡宗南“ 不请示擅自脱离部队 ”的行动。顾祝同飞到海口后，对胡宗南说：“ 你老兄是怎么搞的？总裁发了大火。你还是飞回西昌去抵挡一阵子吧。蒋先生不是要你守三个月吗？三个月时间一到你就回来。 ”胡宗南无法，只好坐上飞机飞到西昌。 12 月 28 日他刚在西昌下飞机，蒋介石给他打来一份电报，命令他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由于地形不利，陈赓兵团一部于 1950 年 3 月 26 日才攻到西昌城外。胡宗南看守西昌的时间已凑足三个月，于 3 月 27 日凌晨坐飞机溜去海口，又转到台湾。蒋介石看他在西昌守了三个月，也就不再追究了，给了他一个“ 总统府战略顾问 ”的闲职。

胡宗南一飞走，西昌城内顿时大乱。残军一千，由罗列带着逃出城外，即被包抄过来的陈赓兵团 12 军消灭。捷报传到昆明，陈赓听说胡宗南逃走，非常遗憾，感叹之后，准备整理一下阵中日记，把自己的战争经验写出来。他刚写了几天，中央军委来了重要电报，交给他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神秘的任务。陈赓接受任务后，只向第四兵团政委宋任穷打了个招呼，便悄悄地率领一个工作组和一个强悍的加强连，携带电台离开了昆明，向南走去。

七月的滇南，正是雨季，每日大雨倾盆。又加上山高路险，汽车不能开了。陈赓等人乘马前进，渐渐消失在高山密林之中。从此，陈赓便神秘地失踪了。许多人打听他的下落，都没有结果，这且按下不说。

陈赓出走后，宋任穷又要管第四兵团的事情，又要管云南省的工作，忙得不亦乐乎。说起来，宋任穷也是陈赓的老战友，而且也是湖南人，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1934 年长征时，陈赓任干部团团长，他任政委。二人一起带着干部团警卫中央领导机关，多次率队夺关斩将，开辟部队通路。淮海战役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南京解放后，又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这次奉命率干部团赴滇，又与陈赓相遇，奉命担任第四兵团政委。陈赓一看老战友又来了，高兴得朝他胸口捶了两拳，便把第四兵团扔给他，神秘地出走了。宋任穷当即把这件事报告中央军委，同时按照陈赓的嘱咐，在镇南关一带作了军事部署。这时西南已经平定，但一河之隔的越南却是烽火连天。

越南是在 1862 年开始沦为法国殖民地的。法国侵略军在越南胡作非为，引起越南人民的反抗。第四兵团的部队打到镇南关时，越南战场上打得正热闹。这时的形势是，胡志明领导的解放区占全国土地面积一半，法占区只有十分之一。但法军从总体上看还占优势，胡志明领导的越军生活在山区根据地。由于越军在编训、作战上还存在许多问题，急需得到支援。胡志明于 1950 年 1 月亲往北京求援，回国不久，胡志明接到一个神秘的电报：“ 东兄即将

动身赴越。”胡志明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因为东兄和他有过一段共患难的日子。那还是 1924 年到 1927 年，胡志明化名李瑞，在孙中山那里当翻译，这位东兄则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二人过从甚密。

胡志明在越南太原市的“公馆”里等了几个月，终于在 7 月底见到了风尘仆仆的东兄。久别重逢，二人非常激动。东兄握着胡志明的手说：“李……啊！不对，胡主席！”胡志明笑着说：“东兄，你以后叫我丁好了。”东兄稍事休息后，便到越军总司令部商议边界战役的打法。越军司令武元甲指着地图说：“我们想乘敌不备，攻下四号公路北端的敌军重要据点高平。”东兄摇摇头说：“我一路来作了些调查。现在你们的部队还缺乏攻坚经验，应先打小据点东溪，取得经验。再迫使高平敌人出援，我们好在运动中消灭他们，高平自然也就可以解放。”武元甲对东兄的判断尚不服气，胡志明知道部队的家底，立即同意东兄的决心。其他人见胡伯伯下了决心，心里也明白东兄的打法合乎实际，也都一致赞成东兄的打法。

会议开完后，胡志明请东兄到自己的“公馆”共进午餐。二人走进郊区的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间茅草顶的高脚屋，离地一人多高。东兄顺着木梯走上去，只见屋子的地板是一层竹子，竹子上辅着一张草席，旁边有一只木箱，上边放着打字机。东兄惊异地问：“丁兄，你就住在这里？”胡志明摸摸长须说：“是的，这就是我的公馆。”东兄感动地说：“一席一毯，别无长物。丁兄，你太艰苦朴素了。”胡志明说：“还记得在黄埔时我对你说过的话么？革命不胜利，我就不结婚。东兄，今日我们久别重逢，当吟诗一首，以资纪念。”东兄说：“我先吟吧：乱石山中高士卧。”胡志明顺韵吟道：“茂密林里英雄来。”吟罢，二人大笑。

东溪作战并不顺利。守卫东溪的法军不到三百人，越军以三个团的兵力进攻。因指挥所设在几公里以外，指挥不灵。攻击时，越军拼命开炮，炮击停止后好长时间，越军才慢慢腾腾地冲锋。战至天明，东溪没有拿下，越军干脆撤出已占阵地。指挥官遥控指挥，部队行动混乱，被敌机扫射，损失很大。东兄帮他们总结经验，第二天晚上再战，部队进展迟缓，半夜还没有拿下目标。越军又想撤出，东兄坚决阻止，要求他们放弃只攻一点的打法，改为四面进攻。到底越军人多，法军四面招架，被越军找出空隙，攻进阵地，全歼守敌。越军也损失惨重，但总算是攻占了东溪。

不料这时，法军两个连从七溪北上，向离中国边界市布局关不远的越军开来。有些干部惊惶失措，想撤进布局关中国境内。胡志明闻讯大怒，只身来到布局关前。越军干部看胡志明站在关前，一个个都停下来，不敢走进关门。东兄急匆匆赶来说：“大家放心，这股敌人只是盲目窜扰，绝不敢穿过群山到这边来。”大家一听才放了心。胡志明依然站在关前，怒气冲冲地说：“太不像话了，像这样还怎么去打仗？”东兄劝了半天，胡志明怒气才息。东兄也是哭笑不得，暗暗想道：法帝与越南真是一对绝妙的对手。法军从未主动冲过锋，每次都是摆着挨打的架子。越南部队行动之迟缓，动作之不积极，均出我意料之外。像这样的战斗力要攻下两千法军据守的高平，可不是缘木求鱼么？看来，还是要把法军调出才好。

东溪战斗后，法军惊惶失措，高平守敌千余人在沙东上校指挥下弃城南逃，七溪守敌两千余人在勒巴上校率领下北上接应沙东兵团，准备合兵固守七溪。东兄建议武元甲集中主力在边界战场全歼敌军。“敌军脱离阵地，云集野外，正是野战的好机会。”武元甲乃集中几万大军开始攻击勒巴军，胡

志明也赶来，跑前跑后对战士们进行政治鼓动。战士们看到这位身穿农民布褂，脚蹬轮胎皮凉鞋的老人这么热情鼓动，很受感动，但做梦也想不到这位老人就是他们想念的胡伯伯。

越军发起总攻后，勒巴军伤亡惨重。战至第三天，勒巴深感灭亡在即，用无线报话机向河内求援。话没说完，越军已攻进山洞，勒巴全军覆没。接着越军移兵一公里外的沙东兵团，经两天激战，沙兵团被歼。这场战役共歼灭法军三千多人，太原、七溪、同登、谅山、安川等越北城市全部解放。

越北边境解放后，胡志明来到布局关看望东兄。由于劳累，东兄正在熟睡。参谋要去叫醒他，胡志明轻轻摆摆手，阻止了参谋的行动，在一旁悄悄地坐下来。东兄睡醒后，才知胡志明已来多时，连忙道歉。胡志明说：“ 不要这样，我们都是同志加兄弟。你来越南，我照顾不周。现在战役胜利了，我特来表示感谢。 ”说完，叫人把礼品送来，原来是几瓶缴获的法国香槟酒。东兄非常高兴，吩咐炊事班杀鸡宰鸭，款待胡志明。开席后，胡志明祝酒：“ 这次越北的解放，东兄和贵国的支持是第一条。我感谢东兄的帮助和指导，并吟诗一首，以赠东兄：香槟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敌兵休放一人回！ ”东兄诚挚地说：“ 丁兄，你的友情太令我感动了。越北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丁兄的领导和越南人民的斗争。丁兄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两人越说越亲热。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胡志明在东兄这里足足呆了五天，看望了东兄的所有助手，给他们每人一张自己签名的照片。这时，东兄和胡志明都接到电报，要东兄速回，率军赴朝作战。东兄七月入越，11 月底要回国，在越几近半年，成绩显著，丁兄不愿他回去。不过他也知道这是不得已的事，便送东兄出布局关，久久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光阴似箭，不觉已到了 1951 年春天。陈赓神秘地失踪八个月后，又神秘地出现在昆明。宋任穷高兴地捶他一拳说：“ 东兄，你总算回来了。 ”陈赓拍拍他的背说：“ 可又得马上走了。我从越南回来，就直接去了北京。毛主席要我率军赴朝参战，我就又去了朝鲜考察。现在中央正式任命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你赶快把李成芳他们找来。开个会部署一下。 ”宋任穷命令参谋去找李成芳。陈康等四兵团几个军长前来开会。参谋走后，宋任穷问道：“ 老陈，你去朝鲜看了一趟，怎么样啊？ ”陈赓神情严肃地回答说：“ 局势很严重。 ”接着，把朝鲜战争的来由和战场情况一一告诉宋任穷。欲知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起的，请看续回。

第二十一回
麦克瑟登陆仁川港
毛泽东拜将丰泽园

话说朝鲜自古以来一直与中国友好相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接连被西方列强打败，朝鲜也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为了争取民主与独立，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子金日成将军组建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抗击日本侵略军，两党两军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联和美国以北纬 38°线为界，苏军收缴北部的日军武器，美国收缴南部日军武器。金日成将军顺应人民要求，在北部平壤城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自主，举国欢腾。美国占领军此前已把多年避祸海外的李承晚拉出来，让他当了总统，在汉城建立了大韩民国。李承晚一登台，就组建了一支近 10 万人的部队，经常向北朝鲜骚扰。

金日成为了对付南韩军队的骚扰，在他的 5 万名抗日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 12 万人的军队。由于金日成将军指挥的军队久经抗日战争的锻炼，战斗经验丰富，经常给予南韩窜扰的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样打来打去，小规模的摩擦终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南韩部队在北朝鲜军队的打击下溃不成军，朝鲜人民军沿铁原——议政府——汉城和西海岸两条路线向南挺进。南朝鲜军队争先逃命，许多士兵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四处逃命，军官们或乘车、或骑马拼命南逃。

败报传到汉城，李承晚在他的蓝宫里急得团团转。正在这时，一架苏制雅克飞机飞到蓝宫上空进行低空扫射。李承晚惊恐万状，在卫士的搀扶下急忙逃入地下室。飞机飞走后，他赶快把美国驻南韩大使穆乔请来，顾不上寒暄一把抓住穆乔说：“大使先生，请你赶快转告贵国政府，请美国帮助我们作战，否则朝鲜半岛将会全部被共产党占领。”穆乔安慰他说：“总统阁下请放心，我将立即请求我国政府出兵。不过，你目前一定不能离开汉城，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为你而战。”李承晚战战抖抖地说：“好，我听你的，今晚我不离开汉城。不过你们要快快出兵，不然，我们都得完蛋。”

穆乔辞别李承晚回来，立即给华盛顿发电请求派兵出战。电报还未发完，使馆随员报告说：“李承晚总统已离汉城。”穆乔气愤地说：“这么怕死，还想消灭北朝鲜。华盛顿怎么找了这么个废物做自己的代理人。”李承晚一走，汉城人心涣散，政府官员争相逃命。北朝鲜的大军向汉城涌来，朝鲜人民军空军的雅克式飞机再度飞临汉城上空，撒下传单，劝告李承晚投降。穆乔知道汉城即将不保，起用“伦霍尔特号”轮船把美国人员眷属撤运回国，自己抡起大锤，砸毁发报机。他还想取下房顶旗杆上的美国国旗，不料，雅克式飞机又飞来扫射，他只好赶快逃出使馆，去寻找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的李承晚。

美国使馆一关闭，汉城更加人心慌乱。士兵蜂拥挤上汉江大桥，向南逃命。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大桥被南韩工兵炸断，残断的桥面上陈列着数百具士兵尸体，无数的车辆和士兵沉入江底。由于桥被炸断，5 万名韩国军队被在汉江北岸歼灭，逃到南岸的只有三万人。正当一些士兵用渡船、木筏南渡时，人民军的坦克驶进了汉城。

杜鲁门总统得知 6 月 27 日汉城被人民军占领的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取消休假，召开紧急会议，下令出动远东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支援南韩军队。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本来就积极主张发动侵朝战争。在此之前，他没有得到杜鲁门的同意，就擅作主张，命令空军轰炸了北朝鲜。此时得到杜鲁门的命令：“ 您可以使用自己的部队 ”，便放手大干起来，派 25 师师长迪安率自己的一师人首先开赴战场；命令驻日陆军第 8 集团军沃克入朝指挥作战。部署完毕后，麦克阿瑟命令部下准备座机，要亲自巡视战场。他的参谋长惠特尼将军劝阻说：“ 将军，据气象部门报告，明天风雨交加，不宜起飞。再说朝鲜战场形势险恶，万一…… ”麦克阿瑟掏出玉米茎烟斗，大大咧咧地说：“ 惠特尼将军，感谢你的好意。你还记得我们在西点军校学习时读过的《孙子兵法》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惠特尼回答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麦克阿瑟说：“ 对了，我今日就是要去看看朝鲜。当年我在太平洋上逐岛反攻，日本也没有把我怎么样，我就不信共产党比日本人还厉害。 ”说罢戴上在二次大战时戴的那顶油渍渍的打皱的军便帽，抽着烟斗去了机场。惠特尼将军非常崇拜自己的这位上司，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率军在太平洋上逐岛反攻、威名赫赫的美军司令官、西点军校的著名校友，在麦克阿瑟乘坐的“ 巴丹号 ”起飞以后，他下令四架战斗机起飞护航。

麦克阿瑟此行果然险象环生，一路上不断遭到雅克式飞机的攻击。在水原机场上降落时，两架运输机在机场刚被炸毁，正在熊熊燃烧。李承晚听说美军远东统帅麦克阿瑟来了，就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块浮木，满脸堆起谄媚的笑容，和飞将军拥抱。麦克阿瑟抬抬下巴说：“ 咱们去看看你的部队吧。”大家分乘几辆吉普车穿过溃逃的军队的洪流向北驶去，在一座小山前停住了。

麦克阿瑟一马当先，攀上山头，观察了一个小时。眼前的一切告诉他们，李承晚已完全无力对付南下的共军，只有美军出面才能阻止灾难蔓延。那么怎么行呢？在太平洋上的日日夜夜浮现在眼前，同时朝鲜半岛长而狭窄的地形又不断地在眼前晃来晃去。蓦地，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闪现在头脑里，他兴奋地大喊一声：“ 有办法了，回去！ ”

麦克阿瑟的办法是什么呢？原来这朝鲜半岛又长又窄，中部更加狭窄，恰像一只大马蜂浮在海里，最适宜于两栖登陆作战。回到东京后，他立即制定了一项“ 铬铁矿 ”行动计划，准备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切断人民军的退路。这时迪安已率第 25 师入朝作战，被人民军打得溃不成军，最后全军覆没。迪安在山地间藏匿时，让两个朝鲜人活捉。沃克随后率第 8 军团入朝作战，也是连连败北，退守半岛南端釜山港。麦克帅闻报不但没有半点忧愁，反而大喜不已，命令舰队增援沃克，要他死守，吸住共军主力；又调动飞机、军舰猛轰朝鲜半岛蜂腰部的群山港。釜山港的陆战一旅接到命令，准备在群山登陆作战。军官们向士兵们大声宣讲群山港的地形和可能遇到的抵抗。釜山港的朝鲜民众听着大喇叭里的广播，都知道美军准备在群山港登陆。

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得知麦克帅准备在群山港登陆，连忙派出重兵布防。不料一封神秘的电报传来，电报指出美国极有可能在仁川港登陆，军官们阅报后不禁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原来这仁川港虽然也位于半岛蜂腰部，却最不适宜登陆作战。由于港口的特殊地形，海水一涨一落，潮差可达 32 英尺。港外是长达几公里的泥滩，根本无法通过。涨潮时海水虽然可以淹没泥滩，

但军舰进港的有利潮位只能持续两小时，这么短的时间怎能使千军万马登陆呢？最要命的是军舰进入仁川港，必须经过狭窄弯曲的水道飞鱼峡，这里潮水的冲速可达 6 公里，极易沉船。只要有一艘船沉在这里，整个航道就会被堵死，拥挤在港内的舰只将会全部成为瓮中之鳖。麦克阿瑟是两栖登陆专家，怎么会在仁川登陆？

说话间，就到了 9 月 12 日，正当朝鲜人民军忙着在群山港布防的时候，麦克阿瑟从日本的佐世保港出发了。麦金利号旗舰行驶在大洋里，海上正刮着猛烈的台风，白浪滔天。麦克阿瑟衔着玉米茎烟斗，戴着油渍渍的军便帽，大大咧咧地站在舰桥上，命令参谋：“ 立即通知所有的轰炸机一齐出动，炸烂仁川港。 ”于是原来轰炸群山的飞机军舰都转而轰炸仁川港。在群山布防的朝鲜人民军感到奇怪，轰炸怎么停止了？两天后，美机移炸仁川港的消息传到人民军司令部，这时大家才明白，麦克阿瑟前面轰炸群山，完全是声东击西，他真正选中的地点果真是仁川。但已为时过晚，美军第十军团已开始在仁川登陆，轰炸机像乌云一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涌向仁川上空，整个仁川港已成一片火海，数不清的登陆艇向仁川港逼近，而仁川的朝鲜人民军只有一千人。

第十军团登陆后，立即会同登陆的李承晚部队的几个军团切断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一线，然后向北挺进。由于人民军主力全部到了釜山，北方守备空虚，第十军团和南韩军如入无人之境。苦守在半岛南端的沃克的第 8 军团也乘机反攻，人民军被美李军南北夹击，伤亡惨重。麦克阿瑟得意洋洋地回到东京，在机场上被记者包围，镁光灯的闪光几乎使他睁不开眼睛。好容易打发了记者，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司令部，正想再回味一下赌胜仁川的滋味，忽然发现桌上的报纸上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国庆讲话。他一把抓过报纸读起来：“ …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图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麦克阿瑟读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接着狂笑不止。惠特尼拿着一封电报走进来，探询地问：“ 将军，你这是怎么啦？ ”麦克阿瑟好容易止住笑，指指报纸说：“ 我的老朋友，你看，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警告我们，不许我们越过三八线。可笑，现在朝鲜和中国还有什么能阻止我饮马鸭绿江。中国人果要参战，那只能是一场大屠杀的牺牲品。 ”惠特尼说：“ 杜鲁门总统也是这个意思，他指示你可以自行决定前进方向。 ”麦克阿瑟吸着烟斗说：“ 好极了，命令部队越过三八线。我要让全世界看看美军的厉害。现在我们把球踢给了周恩来，看他们怎么捡起来吧。 ”说完又大笑起来。

麦克阿瑟既然把球踢给了周恩来，也就是踢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球队队长的毛泽东就不得不把这个球接过来踢下去。可是这一脚真不好踢啊！应不应该出兵？应该出兵。唇亡齿寒，朝鲜灭亡，美国、南韩可以陈兵边界，随时找借口发动战争。再说美国在出兵朝鲜时同时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强盗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自己却藏在房子里装聋作哑，不仅以后在世界上难以抬头，而且终有一天战火要烧进来，不出兵怎么行呢？可是说要出兵，怎么打？拿什么打？国家还在治理战争的创伤，经济落后，没有空军，陆军装备也很差，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当然可以争取苏联的军火援助，可是……毛泽东想起出访苏联的遭遇，暗暗摇了摇头。

从 10 月 1 日开始，为出兵朝鲜问题，毛泽东一连三天没有合眼，他极力想说服政治局委员们同意出兵：“ 同志们，大家再好好考虑一下。唇亡齿寒，人家马上要亡国噢，我们眼看着难过嘛，总该拉人家一把嘛。高岗同志，你站在高岗上看得远，你说说嘛。反正这一仗是早晚要打的。 ” 高岗接过话头说：“ 既然早晚要打，那就不如晚打。现在实在无法打，打不好，丢了江山，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再说我们谁都没有去朝鲜和美国打过仗，谁领兵去？ ” 毛泽东看看林彪说：“ 林彪同志是四野的老司令，打仗有经验。东北边防军十三兵团是四野的基本部队，林彪同志可以去嘛。 ” 林彪有些慌乱地说：“ 主席，我最近出汗出得厉害，傅连暲已给我开了假条，要我去苏联治病。 ” 毛泽东看到自己最信任的军事统帅也推托称病，大失所望，不悦地说：“ 好嘛，这个说难，那个有病，等着美国鬼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拉尿吧。 ” 说完愤愤地走出会议室。

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卧室兼办公室，毛泽东心力交瘁。卫士小李子照顾他躺下，轻轻地按摩着，毛泽东开始进入朦胧状态。卫士正要离开，忽然看见窗子没有放下来，便轻手轻脚地去放下窗子，一不小心，窗子脱手落下，发出一声巨响。毛泽东陡然惊醒，大发雷霆，命令卫士：“ 给我站着，背书！ ” 说完揉揉发红的眼睛，打个大哈欠，无可奈何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眼见得今天又睡不着了。毛泽东一辈子都为睡一觉而斗争，卫士们常为他睡了一个好觉而买糖吃。卫士小李子深知这次犯了大错，便背起书来。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所谓背书，不过是背一些他看到听到过的毛泽东写的诗词：“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 刚背到这里，只听毛泽东一声大喝：“ 你背的什么？ ” 小李子慌张地回答说：“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 毛泽东一拍大腿：“ 好，好一个彭大将军。小李子，你学习有进步，快去叫李银桥来。 ” 小李子把李银桥叫来，毛泽东连连吩咐：“ 你快去找汪东兴，派一架专机把彭德怀从西安接来，马上接来。另外，你们要给小李子记一功。 ” 李银桥问：“ 记什么功啊？ ”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他背书背的好，就记个学习功吧。 ”

1950 年 10 月 4 日，彭德怀吃过午饭后，又拿出西北建设规划看起来。这个规划已讨论修改了好几稿了，彭德怀还不放心，生怕哪里有毛病，造成损失。西北穷啊，花一个钱要有响声才行。没有看上几行，一行人匆匆地走进来。为首者对彭德怀的耳朵说了几句话，拉起彭德怀就赶往机场。从北京飞来的专机的发动机已经轰鸣着，他们钻进飞机后立即起飞，在北京机场降落后立即乘坐等候的汽车去中南海。

汽车在中南海丰泽园停了下来，毛泽东正在门口等候，一把拉住彭德怀的手向办公室走去。彭德怀坐定后，毛泽东从桌上的卷宗里抽出金日成刚来的电报递给他。彭德怀仔细地看完电报，担忧地说：“ 朝鲜这不就完了吗？ ” 毛泽东叹口气说：“ 是啊，朝鲜一亡，咱们就过不上太平日子了，唇亡齿寒嘛。我们通过印度大使警告美国政府，我们对朝鲜不能坐视不管，可人家不理睬，只有出兵了。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事。 ” 彭德怀早就知道十三兵团陈兵边界的事，现在见毛泽东决定出兵，又这么急把自己从西北接来，预感到毛泽东是要叫他带兵入朝了。打仗他不怕，可是无论怎么看，林彪应该是最理想的入朝部队的统帅。于是他建议：“ 林彪同志对东北、朝鲜的情况熟悉，最好由他带兵入朝。 ” 毛泽东摆摆手说：“ 算啦算啦，他已经请了病假。人家有病，总不能不让他治。其实他的病都在脑子里，怕在朝鲜打不好，面子上不好看噢。当然入朝是件很危险的事，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也是可能的。我

不勉强你，你回去想一想，想好了告诉我。我给你——”毛泽东伸出两个指头。彭德怀问：“两天？”毛泽东摇摇头说：“两小时。两小时后你给我回话。”

毛泽东送走彭德怀后，心里一直安静不下来，不知他是否愿意带兵入朝。两小时后，电话铃声大响，毛泽东一把抓起电话，电话里彭德怀大声说：“主席，我想好了，我去！”毛泽东高兴地说：“到底是彭大将军，咱们一言为定，明天政治局会议上见。”

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会议室召开，大家对出兵朝鲜的事还是议论纷纷，决定不下来。毛泽东向彭德怀递个眼色，彭德怀站起来说：“要出兵，必须出兵！美帝国主义一旦占领朝鲜半岛，要打我们随时可以找到借口。不打，就得随时准备打，国家也搞不成建设，不如早打，现在打，打烂了等于革命迟几年成功，有什么了不起的？”

政治局委员们被彭德怀的这番话震住了。高岗仍不服气，问道：“既然彭老总主张打，总该有人带着去打。彭老总，你敢不敢去啊？”彭德怀说：“有什么不敢去的。有人一听见美国军队就尿裤子，我可不怕他们。只要中央叫我去，我就打它个驴操的。”高岗被彭德怀抢白得脸红红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宣布说：“我们经过商量，决定由德怀同志带兵入朝，德怀同志已慨然允诺。我们今天就拜彭德怀同志为大将军，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西汉高祖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成就了西汉二百年天下。今天我们拜德怀同志为大将，一定可以奏凯而还，为我们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时，周恩来飞往苏联莫斯科，应斯大林的要求去商谈出兵问题。斯大林极力要求中国出兵，主动提出军火完全由苏联供给，由于中国没有空军，还答应派十六个团的空军协助志愿军作战。中国决定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带兵入朝。命令宣布后，又通知了金日成。彭德怀即动身去安东，准备带队参战。忽然中央军委来了命令，要他暂缓出动。他百思不得其解，便乱猜起来。

正当彭德怀在安东猜谜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也在猜一个谜。原来中共中央把出兵的事告诉金日成后，第三天苏联政府通知周恩来，苏联原来答应出动的志愿空军由于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要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作战，意味着部队在白天没有办法行动，意味着大量的牺牲。周恩来没有想到苏联这么快就背弃承诺，赶紧去丰泽园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脸色一下子变白了，“啪”地一拍桌子。周恩来半是猜测，半是劝解地说：“是不是他们真的没有准备好？”毛泽东瞪了周恩来一眼：“你怎么那么老实，给根鸡毛当令箭。斯大林本来就是想让我们单独出兵，他躲在一边避风险。单等我们宣布出兵了，才说不出动空军，让我们无法收回。没有空军还怎么打仗，你还得辛苦一趟。”

周恩来坐飞机到了莫斯科以后，又把在索契养病的林彪叫上一起去见斯大林。周恩来和斯大林握手时，发现斯大林老多了。宾主坐定后，斯大林淡淡地说：“听说你们已经派彭德怀率兵支援朝鲜，这很好嘛。彭是一员猛将。”林彪醋性大发，立即插嘴：“那是在国内打仗。出国和美军打，恐怕没有在国内顺当。”斯大林反驳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不义之师，士气必然低落。”周恩来立即接上话茬：“斯大林同志说的不错，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由于美军在技术装备上的压倒优势，他们现在很猖狂，我们由

于没有空军掩护，部队无法在白天出动，这就是说，无法组织有效的行动。所以我们决定暂缓出动部队。”斯大林听了心头猛地一震，阴沉着脸说：“既然这样，那就应该通知朝鲜同志撤出来，不要让他们白白牺牲。”

事情既然都说明白了，大家的心情反而轻松起来。宴席上，互相敬酒，畅饮高歌。只有林彪独坐一隅，坚不饮酒。斯大林笑着劝说：“酒里没有毒药，稍饮一口无妨。”周恩来也以目示意，让林彪做个饮酒的样子，让斯大林好下台。林彪还是连连摇头，连个样子也不做。斯大林无可奈何地说：“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作战！？”既然林彪如此无礼，大家也都不理他了。

周恩来在南俄海滨和斯大林会谈后，第二天坐飞机到了莫斯科，正想坐下休息会儿，工作人员紧急报告：“中央来电，决定出兵。”周恩来“霍”地站起来，训斥道：“胡说！”工作人员把电文递给他，周恩来一把抢过电文，急匆匆看了几遍，果然中央再经讨论，决定还是出兵，要他向斯大林交涉。周恩来放下电文，一言不发，双手抱着头，坐在沙发上半天不动。昨天刚摆出理由说明中国不出兵的苦衷，今天又要去向斯大林说咱中国可以出兵，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周恩来在沙发上坐了半天，终于抬起头来。还得和斯大林交涉，这是中央的命令。他立即要通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电话，要他安排拜会斯大林。维辛斯基倒也爽快，当天下午安排周恩来会见了斯大林。周恩来说：“我国政府经过考虑，再次决定出兵朝鲜。”斯大林嘲弄地说：“怎么，原来不能出兵的困难一夜之间都没有了？”周恩来严肃地说：“是的。中国政府决心不顾一切牺牲，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正如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说的那样，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斯大林眼睛有些湿润，感慨地说：“还是中国同志好。你们要一些什么武器，尽管说。另外我们要尽快帮助你们组建空军，请你们立即派出专家，挑选飞行学员来苏联学习，这事慢不得。”周恩来提议说：“我们是不是搞个协议，说明这批物资是贵国政府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无偿贡献，这样也好让朝鲜同志记住贵国政府的国际主义精神。”斯大林摇摇头说：“不要搞。万一泄露，可能让美国抓住把柄。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吧，难道你还怕我斯大林将来逼债不成？”周恩来明知君子协定靠不住，但斯大林已把话讲到这里，他也就不好再多说了。

这时美李军已逼近平壤，毛泽东来电让周恩来速回，商议出兵的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二十二回
救唇亡毛岸英新婚别
防齿寒彭德怀兵车行

话说周恩来接到中央来电后即乘坐飞机返回北京，这时彭德怀也被从安东召回北京。毛泽东把他们召来，在丰泽园商量起来。毛泽东看着地图，用红笔在“平壤”处画了个圆圈说：“现在是要立即入朝，在平壤占领阵地设伏，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彭德怀同意这种打法。他建议说：“我军装备较差，不宜打阵地战，还是打运动战好。”正谈论间，军委打来电话，报告平壤失陷，毛泽东有点着急地说：“现在平壤失陷，就照德怀的打法部署，最要紧的是要立即入朝。否则，美军占领全朝鲜，我们就不好出兵了。”彭德怀说：“主席，我今晚就走。明天是 10 月 19 日，要有事就往朝鲜找我吧。”周恩来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一路要小心。”彭德怀想起一件事，对周恩来说：“我军入朝，没有飞机掩护，后勤供应必然十分困难。我在西北时看到农民经常炒炒面吃，这东西运输方便，易于保存，没有饭吃时可以救急，是不是可以炒一些送往前线。”周恩来使劲点点头说：“彭总，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后勤部长，你有什么要求，直接找我。”彭德怀点点头说：“有总理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戴上军帽准备出发，毛泽东拉住他说：“且慢，让我和恩来为你饯行。”

当晚，毛泽东在丰泽园为彭德怀饯行，饭菜十分丰盛，毛泽东、周恩来频频劝酒。彭德怀虽有海量，但担着天大的担子，不敢多饮。毛岸英跑来跑去，招呼上菜，格外殷勤，惹得彭德怀不由地对他多看了几眼。

酒过三巡，毛泽东放下筷子说：“老彭，我有一事相求。”彭德怀停下筷子说：“主席，你说吧。”毛泽东指指毛岸英：“你如果愿意的话，请让岸英入朝打仗去吧。”彭德怀一听急得直摆手，连连说：“不行，不行！”毛泽东不悦地问：“为什么？”彭德怀说：“岸英学的是俄语，在苏联留学多年，现在大批苏联专家来了，正需要岸英当翻译，去朝鲜干什么？不行，不行。”毛泽东说：“朝鲜前线也有苏联军事顾问嘛。”彭德怀还是不断摇头：“不行，不行。”毛泽东生气地一拍桌子责问彭德怀：“为什么不行？岸英有什么问题不能去朝鲜？”彭德怀也一拍桌子，固执地说：“我说不行就不行。”

周恩来在一旁看着毛泽东和彭德怀吵架，心里很着急，生怕影响彭德怀出征的情绪，连忙劝道：“主席，你别生气。彭总，你也别固执。你们的想法我都明白。”二人一听都把头转向周恩来，听他讲些什么。周恩来缓缓地说：“抗美援朝是个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主席要把岸英送到朝鲜，表示了主席钢铁般的决心。彭总呢，生怕岸英在朝鲜有个闪失，对不起主席，所以坚执不收。我说的对不对？”

毛泽东、彭德怀都沉默不语，两人眼里都闪出了泪花。周恩来鼻子里也酸酸的，劝彭德怀：“老总，你就收下岸英吧，主席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既然作出了决定，那是很难改变的。”彭德怀眼望着天花板，任泪水往下流，猛然他一拍桌子：“好，我收了。”

毛泽东这时才露出了笑容，向彭德怀劝酒，彭德怀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毛泽东也破例端起酒杯，一下子把酒倒到嘴里。彭德怀扔下酒杯，大喊一声：“毛岸英！”毛岸英立正答应道：“到！”彭德怀大声说：“从现在起，你

就是我的参谋。我命令你，一个小时后在国防部会齐，跟我一起入朝。军中无戏言，你以后要小心侍候。”毛岸英响亮地答道：“是，一小时后在国防部会齐。”随即转身跑步执行命令去了。彭德怀举手敬礼，大声报告道：“报告军委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今晚启行赴朝，请指示。”毛泽东举手还礼，大声命令：“我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立即率军入朝，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以南。”彭德怀大声答应道：“是，坚决执行”随即钻进汽车，命令参谋：“出发！”

毛岸英从丰泽园出来，匆匆去北京医院看望刘思齐。思齐这一段身体不好，岸英常到医院来看她，所以思齐对岸英的到来并未觉得有什么意外。岸英心里可是如江海翻腾，燕尔新婚，离别出征，谁知以后还能否相见。他多么想告诉思齐自己要去朝鲜打仗的事，可是这是国家核心机密，没有公布前，不能对任何人讲。岸英想在思齐这里多呆一会儿，可时间不容许了，他对思齐说：“好好养病保重身体，出院后常去看看爸爸。”思齐这才觉得今晚岸英有些反常，正想再问时，岸英向她鞠了个躬，就转身跑走了。思齐连忙喊他，哪里还有他的身影，思齐笑笑说：“这冒失鬼。”

1949 年 10 月 19 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三兵团五个军和后勤部队、特种部队几十万人大举入朝。彭德怀坐着吉普车来到鸭绿江边，只见秋风凄烈，黑水翻滚，十三兵团的战士们肩扛着枪，背着干粮袋跨上江桥，向南开去。为了保密，桥边没有军乐相送，部队行进着，悄无声息，他们就这样默默地走上了战场。

守卫江桥的几个战士得知彭总到来，连忙过来敬礼，彭德怀问道：“打美国鬼子，害怕吗？”一个战士粗鲁地说：“怕它个毬，我们是高炮部队，鬼子的黑寡妇（美军的轰炸机）敢来骚情，打它个驴操的。”彭德怀使劲拍拍他的肩说：“有种，好样的。我奖给你们一支好枪。”说着把警卫员的枪摘下来送给他。战士不要，彭德怀命令说：“收下，我们到朝鲜打它个驴操的，有的是好枪缴。”战士这才收下，护送彭总进了朝鲜。

再说彭总走后，周恩来一夜没睡，把军委总后部长杨立三找来，商议为志愿军制作炒面的事，最后决定，发动中央机关为志愿军炒炒面，第一批三百万斤炒面一定要赶在 10 天以内炒出来。散会后杨立三忙去布置工作去了。周恩来把自己办公室的秘书召集来，严肃地说：“中央决定为志愿军加工三百万斤炒面，这是当前一项紧急政治任务，这几天除了必要的工作外，都来炒炒面。”说完走到自己的小厨房，和自己的炊事员一起炒起了炒面，炒了整整一夜，完成了办公室分配的定额。几天后，三百万斤优质炒面发往朝鲜前线。

从此时开始，中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 1950 年 11 月 4 日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声明“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接着，成立了由彭真负责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总会通过各种办法，对全国人民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195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全

国四亿人中就有二亿二千多万人参加了游行。1951 年 4 月 7 日，全国有三亿三千多万人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三亿四千万人签名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全国城乡，活跃着无数的宣传组，他们深入到本地的每一户人家中，宣讲为什么要抗美援朝的道理，务使每一处每个人都能深入地了解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及时知晓前线的胜利消息。车间里，农村里，地头田间，高校教室，机关办公室贴满了宣传抗美援朝的大标语和各种壁报、黑板报。通过彻底的宣传和动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真正是家喻户晓。人们都迅速地行动起来，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中去。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入伍的动人局面。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人，组成各种勤务兵团，开赴朝鲜担任各种战勤服务，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组成五十多个医疗队开赴朝鲜，担任战场救伤工作。各种文艺团体，络绎不绝地前往朝鲜战场，冒着敌机的轰炸为志愿军战士们作慰问演出，许多著名作家和记者先后奔赴朝鲜，进行采访和创作。

全国人民群众这时还创造了订爱国公约的办法，通过订立爱国公约、更进一步地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动员和组织起来，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了群众觉悟，推动了社会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党和政府还加强了清除美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的工作，在宗教界开展了自治自传自养运动，彻底肃清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使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会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切联系。

为了有力地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从 1951 年 6 月 1 日起，发起了捐献武器运动，到 1952 年 5 月底，短短的一年内，全国人民的武器捐款共达人民币（旧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亿零六千二百三十万余元，以每架苏制喷气式战斗机值十五亿元计算，这些钱可折合三千七百一十架战斗机。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一人就捐款买一架战斗机，被部队命名为香玉号，以示奖励。这是后话暂且接下。

炒面发走后，周恩来又想起了一件事，立即把杨立三找来，吩咐他说：“ 以后发往朝鲜的包装木箱要重新设计，不但要能装东西，前线的战士还可以用它当书架，衣柜等家具使用。另外朝鲜山大树多，战士穿的棉衣容易挂烂，今后发往朝鲜前线的棉衣都要用线把棉花布面一道道扎死。杨立三答应说：“ 是，我立即组织专家改进。 ”

杨立三走后，周恩来又要通了军委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他问道：“ 彭总联络上了没有？ ”电话里聂荣臻安慰他说：“ 加紧联系，彭总可能正在行军路上。 ”他嘴里这样说，心里很着急，出国第一仗啊，能不能打好呢？

周恩来在北京捏着一把汗，彭德怀在朝鲜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也悬着一颗心。入朝以来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战场的严峻形势。由于美军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大都在南朝鲜损失，金日成手里只有三个建制完整的师。入朝以来，一路上都是撤往鸭绿江的军人、老百姓。他们看到迎头南进的志愿军既没有飞机，大炮也不多，个个流露出失望的神色。要是志愿军初战没有打好，那影响可就太坏了。彭德怀和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反复商量，决定由 42 军抢占东线黄草岭、赴战岭有利地形，钳制美陆战一师和伪一军，掩护西线的主力 38、39、40 三个军在云山、熙川一线歼灭伪李军六、七、八三个师，为此，必须以主力一部插断熙川，防敌南逃。

部署决定后，彭德怀问大家：“插断熙川为此役之关键，必须挑选最可靠部队，你们都是四野的，了解部队，派谁去合适？”邓华脱口而出：“38军，叫梁兴初完成这个任务，他是四野的主力。”其他人也都同意。洪学智又补充说：“他那个主力师 112 师师长杨大易极有决断，插断熙川的任务交给他准错不了。”彭德怀点点头：“好，插断熙川的任务就交给 38 军，一定不能误事噢。”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都进入山区指定位置埋伏起来。美李军从半岛东西两侧挥军北上，中间隔着八十多里宽的大山，只要战斗打响，东西两侧美李军无法互相增援，西线三个李伪师定逃不了被歼的命运，现在就看 38 军能否按期插断熙川，断敌南逃之路。

美李军没有想到志愿军已入朝参战，放心大胆地向北前进。东线敌之主力是美军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的美国第十军和李伪第一军共 4 个师。其中美军第十军陆战一师和李伪第一军首都师、第三师沿长津湖向图门江边的惠山、江界进犯。西线敌之主力是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指挥的美国第一军和李伪第二军共 6 个师，正从平壤向鸭绿江边的新义州进犯。东西两线的美军和李伪军距鸭绿江已不到 60 英里，眼看着就可以实现饮马鸭绿江的计划，所以人人争先，个个恐后。分成多股，向北猛扑。志愿军刚一进入阵地，美李军就赶到了。

首先和美李军接触的是西线 40 军 118 师。1950 年 10 月 25 日凌晨两点钟，118 师师长邓岳在北镇不远的公路边上的指挥所里检查各团隐蔽的情况，忽然通往前沿的电话铃响了起来，邓岳一把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侦察员激动的声音：“公路上发现敌军！”邓岳一愣，怎么这么快？他问道：“确实是敌人吗？别搞错了。”侦察员在电话里肯定地回答说：“确实是敌人，说外国话，听不懂。”邓岳忙问：“有多少？”侦察员回答：“很多，足有一个团。”邓岳命令：“继续监视。”他察看了一下地图，估计是李伪第六师的先头部队，便拿起电话命令各团：“注意，伪六师先头部队从温井向北寨进犯，已逼近我军阵地；各团准备战斗。”过了一会儿，李伪军唱着小曲，嘻嘻哈哈地从公路上走了过来。邓岳屏住气，注视着敌军从山谷间的公路上走过。这时侦察员又来电话报告：“敌人已全部进入伏击地区。”邓岳大声命令：“打！”随即三颗信号弹从山上升起，静静的山谷突然天崩地裂般地炸开了。一阵火力猛袭以后，山头上冲锋号声接连不断，两个团的志愿军战士喊着杀声从山上冲下，李伪军原以为北方已是空白区，一点准备也没有，一下子就被歼灭了。

在 118 师攻歼伪六师第二团的同时，40 军的 120 师也歼灭了沿云山至温井的公路北犯的伪一师先头营，伪六师第七团全然不知大祸降临，一直扑到鸭绿江边上的楚山，用迫击炮猛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领土。正当他们得意洋洋，庆贺饮马鸭绿江的时候，40 军军长温玉成命令 118 师、120 师主力乘胜南下占领温井，切断了伪军第七团的退路。

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40 军旗开得胜，彭德怀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 38 军行动迟缓，还没有插断熙川。这里已经打响，北进到熙川附近的伪六师一部和伪八师可能闻警全部南逃，歼敌三个师的计划可能要泡汤了。彭德怀一面命令温玉成对伪七团围而不打，吸引熙川之敌来援；一面命令洪学智查清 38 军的位置。洪学智立即查清报告：“38 军距熙川尚有 60 多里。”彭德怀正在喝水，听完大

怒，把茶杯摔在地下，大骂起来：“梁兴初是小脚女人吗？动作怎么这么慢，还是主力，鸟主力。立即给他发电，放跑熙川伪八师，唯他是问。”

梁兴初为什么这么慢呢？原来其中有故。战役发起前，他已作了部署，命令主力 112 师担任插断熙川任务，命令 113 师担任主攻，114 师作为预备队。熙川之敌不知我大部队已经入朝，这时突然来个奇袭，消灭伪八师不是十拿九稳的事吗？谁知 112 师行进途中，巧遇北撤的人民军老战友，这位老兄原在 112 师，后来随金日成解放朝鲜。老战友相见十分亲热，师长杨大易也正想了解一下南边的情况，便攀谈起来。这位老兄大概是叫美军登陆仁川搞怕了，唉声叹气地说了一大通美国飞机多么厉害的话，临了惊问道：“你们往熙川走？那里有个美军黑人团，你们知道不知道？”杨大易一听大惊，赶紧发电报告梁兴初。熙川冒出个黑人团？梁兴初心里也嘀咕起来。领导决心不大，部队也就小心谨慎起来。结果 113 师如期赶到熙川，112 师还在路上，无法发起攻击，梁兴初在熙川急得直跳。迟至 10 月 29 日，112 师才慢腾腾地赶到。梁兴初立即命令发起攻击，战斗异常顺利，没打几枪就攻进了熙川。原来伪八师已于凌晨逃走了，攻占的是一座空城。还好，敌军留下了大批军需，杨大易挑了些罐头，命令给梁兴初送去。

梁兴初一直想着黑人团的事情，熙川一解放，赶紧命令侦察科长审讯俘虏，弄清此事。结果查明熙川根本没有个黑人团，梁兴初气了个半死，38 军什么时候打过这么糟心的仗。恰巧杨大易派人送罐头来，梁兴初把罐头扔到地上，用脚踩着骂道：“我叫你们打熙川，不是叫你们捡罐头来。丢人败兴，还有脸送来。”送罐头的参谋一看不妙，赶紧溜走了。

梁兴初贻误战机，放跑了熙川之敌。吴信泉率 39 军，温玉成率 40 军却打得有声有色。 40 军邓岳师抢占温井后，即于 10 月 28 日歼灭伪六师两个营、伪八师两个营，随后进至古场，猛攻伪七团，激战一夜，全歼该团。彭德怀即令“发电嘉奖”。吴信率 39 军包围了云山伪一师，11 月 1 日发起总攻，激战三天，全歼守敌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伪一师第十二团，击溃来援的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击毙团长。美骑一师是美军王牌军，主力在云山被歼，美李军闻风丧胆，彭德怀特令嘉奖。这时美李军才发现中国大部队入朝作战，慌忙后撤。中国人民志愿军由于粮弹不继，也撤出战斗，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共歼敌近 2 万，重创美李军主力，把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住了朝鲜战局。

出国第一仗取得了胜利，但彭德怀高兴不起来，预期的歼敌三个师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原因就是 38 军未能按期插到熙川，贻误了战机。战后，他把军长们召到大榆洞，总结经验教训，并部署第二次战役。

军长们坐着吉普车陆续赶到了，彭德怀出来和大家亲切握手，梁兴初伸出手，彭德怀却似没有看见，走过去和 39 军军长吴信泉、40 军军长温玉成亲切握手问候。梁兴初惴惴不安，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开会了，邓华先全面介绍了一下战役的基本情况，然后彭德怀站起来讲话了：“同志们，我们这一仗打得好啊。原来我很担心，没有飞机掩护，这个仗怎么打。现在我们有底了，我们只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扬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我们就可以打败敌人。”

彭德怀喝了口水，扫视全场一眼又讲起来：“40 军打得不错。118 师首战云水洞，再战温井，三战古场，连连奏捷。中央已决定把 118 师首战云水洞奏捷的 10 月 25 日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彭德怀微笑地看看吴信泉，接着说下去：“ 39 军立了一大功。云山大捷，重创美军骑一师，打出了威风，打出了个云山大捷。不要小看骑一师，这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起来的部队。原来是骑兵，现在改成步兵了，但番号没有变，说明这个牌子很吃香啊，一直没有打过败仗，可今天就败在吴信泉的手下了。 ”

接着彭德怀表扬了东线的 42 军，他们激战两昼夜，顽强地抗击了美军陆战一师和伪一军的进攻，粉碎了敌军迂回江界的企图，掩护了西线之战。

被彭总点名表扬的军师的将军们个个眉开眼笑，只有梁兴初阴沉着脸，等待着暴风雨的到来。果然，彭德怀话锋一转，讲起问题来：“ 仗是打胜了，问题可不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敌机猖狂得很，给我们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运输物资的汽车四分之三都给炸了，粮弹供应不上来。这个问题不能等，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我们组建空军上，那还早呢，等不起，我们自己要摸索适应朝鲜战争的运输方法。另外 42 军敢打硬拼是好的，但不够灵活，伤亡较大，要摸索适应朝鲜战争的阵地战法。这些问题都是难以避免的，只能在战争中摸索总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后我们要好好研究朝鲜战争的打法。但是

彭德怀讲到这里，口气陡然严厉起来：“ 但是，有的部队贻误战机不是没有经验，而是畏敌如虎，贻误战机，拿军令当儿戏——38 军梁兴初来了没有？ ”明明梁兴初就坐在彭德怀对面，彭总却大声喝问来了没有，军长们都明白，这是军中特有的点名法——对有大功或有大错的军人们的特殊点名法。有大功者经此一点，顿时成为全场人们羡慕的对象；有大错者经此一喝，顿时声威大减。现在彭总点梁兴初，自然不是为了表扬他。果然，会场上的人们刷一下都把头转向了梁兴初。

梁兴初一听到彭德怀喝点自己的名字，知道糟了，硬着头皮答应道：“ 到！ ”彭德怀把手掌猛地拍在桌案上，“ 啪 ”地一声巨响，众人吃了一惊，举座肃然。只见彭德怀瞪大两眼，脸色铁青，暴怒地喝骂道：“ 梁兴初你胆大包天，竟敢违抗军令，就因为你临战怯阵，伪八师得以南逃，没有完成预期目标。你，你你该当何罪！ ”

梁兴初，这个四野主力的军长，这个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威震黑山的虎将，平常四野的军长们见了都要避让三分的常胜将军，今日乖乖地站着，听彭德怀指名喝骂。谁叫他听信有黑人团来着，有个黑人团又有什么了不起，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邓华眼看梁兴初挨骂，到底是四野的老战友，替梁兴初求情道：“ 彭总，他还是主力嘛，来日方长—— ”彭德怀喝断邓华：“ 主力？叫一个黑人团吓得尿了裤子，主力个鸟！ ”梁兴初听见彭总这样蔑视他，不由得说道：“ 不要骂嘛。 ”彭德怀听到更加火上加油，雷霆齐发：“ 啊！你贻误战机还有理啊？违抗军令，按律当斩，骂你还是客气，我今天就要挥泪斩马谡！军法处长何在？ ”

军法处长在门外等候多时，听见传唤，大声应道：“ 到！ ”随即带着四名武装士兵走进来。邓华一看不好，忙喊一声：“ 刀下留人！ ”转而劝彭德怀道：“ 彭总，梁兴初贻误战机，按律应执行战场纪律。但他们以后认识了错误，在飞虎山打得还是不错嘛，血战五天五夜，完成任务，将功折罪，饶了他这一次吧。 ”洪学智和其他将领也都求情，彭德怀一想也是，便说道：“ 好吧，不看飞虎山这一仗，你梁兴初难逃死罪，坐下吧！ ”梁兴初满头大

汗地坐下。

彭德怀一看梁兴初不敢吭声了，语气便和缓起来：“命令就是命令，军令如山倒，不能打丝毫折扣。第二次战役就要开始了，我给大家打个招呼，军中无戏言，违令者斩。”

军长们开完会，个个大汗淋漓，这位彭大将军果然治军严厉，赏罚分明，今后要小心侍候。梁兴初更是教训深刻，暗暗发誓，一定要在第二次战役中打个漂亮仗。他正要打点行装返回部队，突然一个人闯进来，叫声：“梁军长！”梁兴初不看则已，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忙抓住他的手问：“老天爷，你怎么在这里？”

欲知此人是谁，且看续回。

第二十三回
毛岸英捐躯大榆洞
张魁印奇袭武陵桥

话说梁兴初磨拳擦掌准备返回部队打个翻身仗时，忽然毛岸英跑来找他。毛岸英为什么认识梁兴初呢，原来平津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四野全体军以上干部，毛岸英当时在会议上服务，得以结识梁兴初，并要求到这位黑山阻击战的大英雄部队去当兵，被梁兴初劝阻。现在在朝鲜战场再度相见，两人都很高兴。三言两语之后，毛岸英说：“ 梁军长，我想到你们军去。 ”梁兴初问道：“ 彭总这里离不开你，你到我那里去干什么？ ”毛岸英回答说：“ 当兵，从营长当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

梁兴初很想要毛岸英，但是又怕有个三长两短，婉拒说：“ 现在不行噢。我刚挨了彭总的批，再把你要走，这不是挖彭总的墙角吗？彭总怪罪下来我担待不起。 ”毛岸英还想说什么，梁兴初用话把他挡住了：“ 这样吧，这一仗打完了，我们 38 军翻过身来了，我一定跟彭总把你要来，给你一个团，而不是一个营。 ”毛岸英高兴地说：“ 不能翻悔呵。 ”梁兴初拍拍胸脯说：“ 军中无戏言。 ”毛岸英敬了个礼走了。梁兴初很感慨，决心打完这一仗后把他要来。

梁兴初坐着吉普车赶往军部，只听美军的大炮隆隆地响个不停，他狠狠地骂了一句：“ 他妈的，这么猖狂，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些混蛋吧。 ”

第一次战役结束是11月5日,第二天美军就发动了反攻,怎么这么快呢？原来这和麦克阿瑟的错误判断有关系。由于第一次战役美军损失不大，再加上志愿军没有追击，麦克阿瑟误认为中国出兵只是为了保卫边界安全，不想大打，仍决定大举进攻，在圣诞节以前结束战争。杜鲁门总统完全同意麦克阿瑟的计划，指示国务院通过瑞典和英国驻华外交机构，向中国表示一定要保障中国的利益，与此同时授权麦克阿瑟可以相机行事。

麦克阿瑟得到杜鲁门的支持，下令增调空军，使参加朝鲜战争的飞机达到 1200 多架。他命令飞行员狂轰滥炸，炸烂中国至朝鲜的所有道路，炸断鸭绿江上的所有江桥，以使志愿军得不到人力、后勤支援，把他们消灭在朝鲜。部署已定，美军飞机遮天盖地般地开始了大轰炸，飞行员们相机行事，也顺便轰炸鸭绿江北岸，安东等中国城市都遭到轰炸，遍地狼烟。

麦克阿瑟得报大轰炸已经开始，所有江桥都已被炸断后高兴之极，从日本东京坐飞机到了朝鲜前线。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克率领一大批军官记者来欢迎他，麦克阿瑟张开双手拥抱沃克，话中带刺地问他：“ 我的将军，你怎么脸色不好？想必是感恩节喝多了酒吧？ ”沃克也含沙射影地回答：“ 将军，我确实喝多了，不过我喝的尽是苦酒。我想问一下将军，你为什么不把东线的阿尔蒙德的第 10 军交给我统一指挥呢？ ”麦克阿瑟拍拍他的背说：“ 醋性子沃，你会拳击吗？谁打架不是用两个拳头？ ”其实麦克阿瑟的真实想法是不让沃克在朝战中独享威名，最高的荣誉应该属于威名赫赫的麦克阿瑟。

沃克依然忧心忡忡地说：“ 将军，我总觉得形势不那么乐观。中共军队突然出现，又突然失踪，可能酝酿着一场大战，我看还是统一朝鲜的军事指挥为好。 ”麦克阿瑟听了哈哈大笑，指指周围的山地，傲慢地说：“ 沃克先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我麦克阿瑟是谁，我在东京一坐，不要说中共？就是苏联也不敢来朝鲜打仗。中共出来点部队，只是怕我们过江，给

我们一个暗示。杜鲁门总统已经告诉中国政府，保障他们的边界安全，他们为什么还增兵呢，你就放心地北进吧。”

沃克心里直嘀咕，小部队？小部队能在飞虎山打五天五夜？他还想和麦克帅争论，一个参谋跑来报告：“将军，飞虎山的中共部队败逃，博川一线中共军队也已撤退。点验军灶，发现数目明显减少。东线阿尔蒙德来电，说黄草岭的中共军队也撤走了。”麦克阿瑟得意地问沃克：“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快追。”沃克也有了信心，脸色红润起来。记者纷纷拍照，麦克阿瑟点燃玉米茎烟斗，喷了口烟，大咧咧地说：“记者先生们，请你们告诉我们的公民们，圣诞节前，我们的 20 万孩子们都将回国与他们团聚。”记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麦克阿瑟低估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决心。虽然江桥都已被炸断，但志愿军工兵却架起了无数的水中桥。这种桥离水面半尺深，空中根本看不见，然而一到夜晚，宋时轮率领的华东三野第九兵团源源不断地淌过水中桥开入朝鲜，接替 42 军在东线的防务，42 军全部调往西线。这时西线集中了沃克的第 8 集团军和部分英军、李伪军，东线仍是阿尔蒙德的第十军。由于指挥不统一，两军之间仍然留着一条宽八十里的高山空档区。彭德怀在大榆洞已定下诱敌北上分而歼灭的战略原则，各部队且战且走，最后将西线沃克军团诱至西起纳清亭、经泰川、云山、新宠洞到宁边以东约 140 公里的孤形突出地带的大口袋。

战役开始后，彭德怀一天到晚呆在山坡口的房子里看地图，指挥作战。敌机活动得很厉害，洪学智看到敌机老是往大榆洞飞，怀疑敌机发现了志司驻地，忙命工兵连忙挖了个遮口的大防空洞，劝彭总到洞里办公。彭总嫌洞子里黑，看地图不方便。洪学智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警卫员乘彭总睡觉的时候，把地图挂到洞子里。彭总醒来一看没有地图，无可奈何，被洪学智连拉带劝地哄到洞子里。洪学智随后下令司令部全部上山疏散，隐蔽到防空洞里，刚隐蔽好，敌机就来了。

毛岸英上山后呆了会儿，忽然想起有一份重要资料还在房子里，便钻出洞向房子跑去。这时五架飞机已飞过来，直奔总司办公的那所房子，“轰轰”几下，扔下无数炸弹。一颗大汽油弹正好扔在那所房子里，顿时升起一片火海。彭德怀猛地想起毛岸英，在洞子里大叫：“毛岸英出来了没有？”说完就要往外跑。外面敌机投弹扫射得正猖狂，洪学智哪能让他出去，一下子把他抱紧。洪学智比彭德怀年轻，个子又大，彭德怀挣不脱，连叫：“毛岸英，快去救毛岸英哪！”人们都想去救，但外面是一片火海弹雨，实在无法去救，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燃烧。

敌机折腾够了飞走了，人们一下子涌出来，扑灭了大火，一看，房子里的铁板都已被烧化了。人们扒出烧成焦炭的毛岸英，用白布单蒙上。彭德怀来到遗体前看看，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最后彭德怀被洪学智扶到洞子里坐下，给水不喝，给烟不要，只喃喃自语：“怎么偏偏把毛岸英给炸死了呢？怎么偏偏把毛岸英给炸死了呢？”洪学智劝道：“彭总，你不要难过。这是战争，作为一个军人，战死是本份，活着是侥幸。”彭德怀依然喃喃自语：“怎么偏偏把毛岸英炸死了呢？”洪学智感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猛喝一声：“彭总，来朝鲜的不光是一个毛岸英，四十万志愿军的性命都在你手心里握着呢，你这样还怎么打仗？”彭德怀猛然醒悟，擦擦眼泪，命令道：“给我要韩先楚。”

韩先楚这时作为西线总指挥正在苏民洞附近的 38 军军部。说起来，韩先楚也是四野的一员猛将，对 13 兵团很熟悉，所以中央军委特地把他调来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二次战役一开始，即受命指挥协调西线五个军的行动，他的指挥所的代号就叫“ 韩指 ”。韩先楚到西线后，立即召集 38 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给大家打气：“ 38 军是我们的主力，一次战役没有经验，没打好，没有关系。现在是二次战役，我们拿出 38 军的黑山精神，一定可以打出主力的威风来。 ”38 军干部因没有打好，本身情绪低落，叫韩先楚一鼓动，顿时高兴起来，个个磨拳擦掌，要争先一试身手。韩先楚看火候已到，便朝梁兴初使个脸色，梁兴初站起来说：“ 同志们，一次战役没打好，责任在我，不怪大家。现在志司仍把我们当主力使，同意我的要求，让我们 38 军独立去打德川。我是下定决心要打好这一仗，别说冒出个黑人团，就是冒出个神仙团，我也要把他的脑袋摘下来。谁要跟我梁大牙开玩笑，贻误军机，我这支手枪可不认老朋友。 ”说完把枪“ 呯 ”地拍在桌子上。

会后，梁兴初把师长们召来，一个个布置了任务。师长们都走了，梁兴初把准备好的一张王牌亮了出来。

当天夜里，38 军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奉命来到梁兴初住所。梁兴初劈头就问：“ 准备好了没有？ ”张魁印报告：“ 一切都已就绪。 ”梁兴初斩钉截铁地说：“ 我再交待一遍，你的任务只有一个，插到德川以南的武陵里，炸掉武陵桥。炸掉了桥，我给你记头功。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桥上逃掉，你就不要回来了。 ”张魁印答应道：“ 军长，你放心。总攻发起前，地图上再不会有武陵桥了。 ”梁兴初夸奖一句：“ 有点 38 军的气魄，出发！ ”

彭德怀得到韩先楚的报告，说 38 军决心很大，已开始行动。他仍然不放心，嘱咐邓华多盯着点儿。这时他又想起毛岸英的事来，感激地对洪学智说：“ 洪大个儿，我看你是个好人哪，救了老夫一命。 ”洪学智说：“ 我本来就是个好人嘛。 ”彭德怀叹口气说：“ 只是毛岸英牺牲了，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噢。 ”洪学智说：“ 我看还是如实向主席汇报吧，主席可以理解。战场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何况这还是朝鲜战场。 ”彭德怀说：“ 那就如实向主席汇报吧。 ”遂提笔写了封电报，发往北京。

军委作战部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赶紧报告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聂荣臻听了大吃一惊，命令作战部保密，自己立即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说有紧急事情汇报。周恩来说：“ 好吧，我在西花厅等你。 ”过了一会儿，聂荣臻神色紧张地走进西花厅，沉痛地报告说：“ 毛岸英牺牲了。 ”周恩来一下子站起来问道：“ 你再说一遍！ ”聂荣臻说：“ 毛岸英牺牲了，这是彭总来的电报。 ”周恩来读完电报，心情沉重地说：“ 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告诉主席呢。 ”他想了会儿说：“ 暂且不要告诉主席，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这件事暂且按下不提。

再说 38 军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接受任务后，带着军侦察连和 113 师侦察连近 500 人向武陵桥奔去。两个连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原来林彪打仗，向来喜欢把编制弄得很大。同是一个连，他的一个连有几百人，一个团顶得上别人的一个师。38 军是四野部队，自然也是如此。这支精干的部队走出 38 军防区后，张魁印命令大家一律换上带来的李伪军的军服，于是侦察连摇身一变成为李伪军。侦察连为了侦察工作的方便，早在 6 月重返东北时就拼命学朝语。好在老师有的是，这支部队里有许多军官就是朝鲜族，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大部分人居然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朝语。张魁印还学会了一些英语，

李伪军的军官，大多都会说几句英语。

换好装，张魁印便带着部队大摇大摆地沿公路向德川走去。德川一带到处都是伪 7 师的部队，对于这支国军的出现，谁也没有在意，但快到武陵桥时却遇上了麻烦。原来这里的守军都换成了美国兵，没有通行证根本不让过去，看起来美军指挥官也知道武陵桥的重要性，生怕发生问题，特意让美军把守。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搞到伪军的一辆卡车，混过岗哨，把桥炸掉。张魁印挑选了几个战士装成伤兵在路上一拐一拐地走着，伺机夺车。走不多远，张魁印眼睛一亮，前面不远停着一辆中吉普，看样子抛了锚，司机正满头大汗地在那里修呢。张魁印走过去央求说：“ 老兄，让我们搭搭你的车吧。” 司机最烦的是伤兵搭车，一挥手说：“ 去去去。 ” 张魁印还赖着不走，看看司机手忙脚乱的样子，故意刺他：“ 这点小毛病都修不好。不瞒老兄，我原来就是吃这碗饭的。 ” 那司机让开身子说：“ 你修，修好了我就让你搭车。 ” 侦察科长，什么不会，几下子就把车修好了。司机挺佩服，让张魁印他们坐上来。车子向前开着，很快就到了一个山路拐弯处。张魁印下令：“ 干！ ” 几个人一齐动手，把司机刺死，藏到山上树林里，侦察兵开着中吉普向南驶去，不一会就到了武陵桥，在岗楼前停下来。

眼前就是大同江，武陵桥架在江面上。张魁印扔块小石子试试江水不深，便提着水桶走上岸来，一不小心，水洒了另一个侦察兵一身，两人便打起架来。这时岗楼下停了好几辆大卡车，司机和美军都跑出来看热闹。岗楼上的哨兵急得哇哩哇啦地叫，连连朝他们挥手，由于这里离前线太远，谁也没理他，只顾看热闹。

看得正热闹的时候，岗楼上突然唉哟一声，张魁印和侦察兵突然不打架了，一齐跑回自己的中吉普。美李军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儿，岗楼上的重机枪就向他们扫来。张魁印也端枪猛扫，打死了美李军，立即命令侦察兵开着吉普车和大卡车去接应侦察连，自己和另一个战士守在岗楼上。

几辆大卡车很快把军部侦察连运到武陵桥前，113 师侦察连留原地准备接应。张魁印从岗楼上下来，命令几个战士上去守住岗楼，自己指挥战士们往铁桥上绑炸药。正绑时，一辆美军军车从桥上开过来，一看桥上有许多人影在活动，司机猛然警醒，弃车逃跑，立即被岗楼上的哨兵打倒。谁知这家伙并没有被打死，趁侦察兵不注意，爬到车上，打开无线报话器，报告武陵桥发现共军。美军顾问闻报大惊，忙令李伪军从桥两端增援。

张魁印听到北边山谷间响起激烈的枪声，又看到南岸亮起无数车灯，知道是敌人已从南北增援武陵桥，113 师侦察连已和德川增援的敌军打响，便督促战士们迅速在江桥上绑好炸药。这时岗楼上的重机枪已经向南岸逼近的敌军猛扫，在他们的掩护下，战士们绑好炸药，上了汽车。张魁印一声令下：“ 炸桥！ ” 战士们便迅速点燃了导火线，顿时“ 轰 ” 的一声，大同江上不见了武陵桥。张魁印下令：“ 回去！ ” 汽车便调头向北，在山谷间与 113 师侦察连会合。张魁印打开报话机，向梁兴初报告：“ 军长，我已把武陵桥抹掉了，德川伪七师正向南逃来，我们正在阻击。 ” 梁兴初闻报大喜：“ 好小子，真有你的，我们立即发起攻击。 ” 回头对参谋长说：“ 立即提前发起攻击。 ” 军部一声令下，德川四周立即响起炸雷般的大炮声，38 军 3 个师似潮水般地从三个方面涌向德川，不到一天，便全歼伪七师。

42 军也展开顺利，在宁边一线歼灭伪 8 师。其他各军也都按计划顺利发

展。韩先楚兴奋地向志司报告了 38 军在德川的战果，彭总得到报告，高兴地对洪学智说：“ 这个 38 军还是很厉害嘛，奇袭武陵桥这一着棋妙不可言。 ”洪学智说：“ 他们是主力嘛。 ”正说着，邓华进来了，神色严肃地说：“ 敌军要向顺川逃跑，据侦察员报告，美军骑一师五团已向顺川移动。 ”彭德怀急了，说：“ 一定要堵住。 ”他把邓、洪拉到地图前。地图显示出，要切断敌军南逃之路，最好的一着棋是插断南下的咽喉三所里。彭德怀扔下铅笔说：“ 必须派一支部队插到三所里，堵住敌人。派谁去呢？ ”邓、洪没有表态，心里可想着 38 军。彭德怀似乎看出两人的心思，果断地命令：“ 我看 38 军打得不错，就让他们去。 ”邓、洪立即答应；“ 是！ ”彭德怀加重语气强调说：“ 告诉梁兴初，不惜一切代价插到三所里，只要插到了，就是胜利。 ”

梁兴初接到志司命令后，立即命令 112 师杨大易偷袭戛日岭，消灭土耳其军队，阻止敌军机动。他又把 113 师副政委于近山、副师长刘海清等人找来，命令说志司交给我们一个光荣任务，插向三所里，断敌逃路。你们必须在明天拂晓时插到三所里。 ”白天都是敌机轰炸根本没法走，只能在夜间行动，那就是说，要在一夜走完 150 里路，那怎么行呢？梁兴初看出他们的犹豫，不耐烦地说：“ 怎么，插不下去？我不勉强你。不过我这个主力军的师长政委可不能让草包当。你没这个能耐，就回安东留守处当炊事员去吧。 ”于近山一下子觉得受了很大的侮辱，他把桌子一拍，只说了一句：“ 梁军长，有种没种战场上见。 ”说完就要走。梁军长一声大喊：“ 站住！ ”于近山停下来，梁兴初走过来朝他脊背捶了一拳说：“ 你有种没种我还不知道，你没有种我就不找 113 师了。告诉你老于，不惜一切代价插到三所里，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你要牺牲了，我就认你妈做我妈，好好孝顺他老人家。 ”于近山回头敬个军礼说：“ 军长，你放心，听我的好消息吧。 ”

接受命令后，于近山等人立即率 113 师向南插去。为了躲开飞机，他们没有走大道，而是沿山间小路向南插去。战士们经过两天的战斗奔跑，已经疲劳不堪。有的干部建议让战士们休息一下，晚上再走。于近山断然拒绝：“ 你们走不动，我一个人去三所里。 ”战士们看到副师长副政委停都不停向南插去，一齐爬起来跟着前进。美军的飞机在头上绕来绕去，部队藏藏躲躲，一小时没走出几里路。于近山、刘海清急得直跺脚，像这样走什么时候才能插到三所里。俗话说急中生智，副师长刘海清猛然想出一个好办法，命令全师下山走公路，把头上的伪装全部去掉，把上身衣服都塞到裤腰里，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前进。飞机飞来飞去，战士们都捏着一把汗。奇怪的是，飞机都呼啸着从头顶上飞过，理都不理他们。原来美军飞行员们都知道，志愿军没有空军，只能在夜晚行动，即使在白天行动头上都要用树枝伪装，而且只走山间小路，只有美军和伪军才会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行动。没有想到 113 师这次就恰恰利用了美军飞行员的心理，偏偏在大路上行军，骗过了他们。

彭德怀得到报告说 113 师已插向三所里，便命令电台一齐打开收听 113 师的通话。起先还有联系，接着再也听不到 113 师了，通讯室里，话务员们一片声的呼叫 113 师，回答他们的只是沉默。彭德怀急得转圈圈，不断问邓华：“ 这个 113 师怎么搞的，跑到哪儿去了嘛，三所里要插不断，这一仗算是白打了，这个梁兴初啊。 ”

梁兴初得知 113 师呼叫不出来，知道彭德怀一定急了，也赶紧命令电台呼叫 113 师，呼叫半天，杳无踪影。气得梁兴初摔盆子打碗。偏巧彭德怀来电，问他 113 师哪儿去了，他无言以对，只好命令电台加强呼叫。

就这样，从 27 日开始，志司和 38 军司令部里的所有电台都在呼叫 113 师都在谈论着 113 师。这个 113 师到哪儿去了呢？眼看着天色发亮，已经到了 28 日的黎明，这是 113 师应该插到三所里的时间，可 113 师杳无踪影。

突然，通讯室里一片欢叫，彭德怀大惊，不知发生何事，正要询问，只见邓华飞跑进来，边喊边叫：“ 113 师已到三所里了，已到三所里了！ ”彭德怀大喜过望，连问邓华：“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邓华回答说：“ 113 师为了准时插到三所里，干脆扔掉伪装，装成伪军向南猛插，竟然骗过了美军飞机。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干脆来了个无线电静默。现在他们已经在三所里展开了。 ”彭德怀长出一口气说：“ 唉呀，把人急死了，总算到了，这下子可放心了。 ”

彭德怀刚舒了一口气，参谋拿着电报进来报告：“ 113 师来电，他们刚占领阵地，美军骑一师从北面价川赶到，南面敌军也北上接应，113 师粉碎了敌人 10 余次冲击，松鼓峰主阵地战斗尤烈。 ”彭德怀听完急命 38 军其余两师插到美军逃兵后面，插乱敌军，减轻 113 师正面压力；命令其他几个军迅速向安川、价川运动，全歼逃敌。发出命令后，彭德怀又端详起地图来，忽然大叫一声：“ 不好！ ”邓华闻声大惊，连忙过来询问。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二十四回
万岁军神战松鼓峰
英雄师奏捷横城原

话说彭德怀观看地图，猛然发现在三所里的西北面龙源里还有一处通往顺川的道路，不禁大吃一惊，急命志司发电指示梁兴初派兵攻占龙源里。电报还未发出，梁兴初的电报已来了。彭德怀看完电报后赞赏地说：“这个梁兴初确实不简单，我的电报还没有发出，他已经派 113 师的部队去抢占龙源里了，是一员虎将。”邓华说：“主力就是主力，这一次他憋足了劲，一定要打出主力的威风来。”彭德怀有点后悔地说：“上次我把他骂得狠了一点，这次战役结束后，要好好表扬他一下。”

于近山接到梁兴初的电报后，对着地图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龙泉里，他估计是电报发错了，把龙源里误写为龙泉里，来不及请示，即命令一个团进占龙源里，又派一个营炸断安化大同江上的另一座大桥。南撤北援的敌军在三所里和龙源里被阻，集中飞机大炮坦克猛攻。松鼓峰阵地位于三所里北侧，是阻击南逃敌军的第一道关口，战斗尤其激烈。松鼓峰名为峰，其实并不高，扼守此山的三连发扬黑山阻击战的精神，与拼命南逃的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打死美军三百多人。敌人出动 32 架飞机，10 多辆坦克，整个阵地成了一片火海，但美军就是被卡在山下过不去。战至最后阵地上只剩下王金传、邢玉堂、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候、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等人。这时敌军又冲上来，但三连已没有弹药了，危机之中，英雄们拿起枪，铁锹和敌人展开了肉搏。邢玉堂被汽油弹烧着了，他猛地抱住一个美军，让自己身上的大火把他烧死。赵锡杰扑上去，猛地扼住一个美军，一口咬掉他的鼻子，随后拉响手榴弹，与几个美军同归于尽。李玉安抡着工兵锹，发狂似的砍杀着敌人。美军什么时候见过这样拼命的战士，吓得掉头跑下山去。正好增援的部队赶到，数万美军就这样被卡住，一个也没有过松鼓峰。

美军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克一看形势不好，只好扔下全部车辆辎重，从安川方向逃跑，西线志愿军乘胜追击，歼灭其一部，西线战斗结束。是役共歼美李军数万人，伪 7 师、伪 8 师、土耳其旅全军覆没，美陆军 2 师、25 师大部被歼，美骑一师也遭重创。东线宋时轮兵团原为华东三野主力，许多人没有见过大雪，入朝后突遇寒流，很多战士没有棉衣，仍奋勇作战，歼灭美陆战 1 师一部和伪首都师大部。阿尔蒙德指挥残兵败将从海上逃走，第二次战役全部胜利结束，扭转了朝鲜战局。

38 军在此次战役中顽强果敢，起了重要的作用。11 月 1 日，彭德怀得知 38 军在三所里、龙源里顽强阻击敌军，致使敌弃械逃命的情况后极为高兴，当即手写电文一道。电文说：

梁、刘并转 38 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 38 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 113 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 日）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嘉奖令写好后，邓华、洪学智看了没有意见，正欲署名发走，彭德怀忽

然把电报稿要了回来。邓、洪以为他改变主意，没料到彭德怀在电文后面加了一句：“ 38 军万岁！ ”写完掷笔问邓、洪二人：“ 怎么样？ ”邓、洪二人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称一个军为“ 万岁 ”，真是旷古未有。当然二人心中是很高兴的，38 军是 13 兵团的主力，也是四野的主力嘛。但为了表示谦虚，二人笑着谁也不说话。彭德怀知道他们同意，便说：“ 没有意见那就发走吧。 ”

嘉奖电发走后，彭德怀若有所思地在房子里踱了会儿，忽然站住对邓、洪二人说：“ 我看还可以在 38 军召开个现场会，让西线的几个军长都去一下，一是向 38 军表示祝贺，二是总结一下经验。 ”邓、洪二人一致同意说：“ 很有必要。 ”彭德怀说：“ 那就赶紧让韩先楚准备一下，我也去。 ”洪学智一听连忙劝阻。“ 老总你不能去，你是统帅，不能冒飞机轰炸的危险，还是我去吧。 ”邓华也嘻嘻地说：“ 你也不能去，你得负责彭总的安全，还是我去吧。 ”彭德怀气恼地说：“ 38 军把命都豁出去了，我就不能去看看，你这个洪大个儿。 ”恰好这时，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记者要来给彭德怀拍照，彭德怀坚决摆手制止，说：“ 狗头有什么好照的，去照 38 军的战士们去。 ”

大榆洞离 38 军的驻地有 200 多公里路，沿途塞满了敌军逃跑时扔下的汽车、大炮、坦克和军需品，光是汽车就扔下了 1500 多辆，还都是刚刚出厂的呢，可惜我们的战士不会开，让敌机都炸毁了。邓华看着这些战利品被毁真心疼，暗下决心，回去后一定在全军普及汽车坦克的初步驾驶技术，保证缴到的车辆都能及时开下战场。

梁兴初听到邓华来到，笑呵呵地迎出来。军长们也都陆续到来，纷纷向梁兴初祝贺：“ 万岁军啊，祝贺你们万岁军啊！ ”梁兴初高兴得合不上嘴。西线的各军都是 13 兵团的部队，梁兴初和他们熟透了，又是胜利之后，忙搬出缴获的各种美国食品尽情地招待大家。吃好喝足之后，开始开会，梁兴初介绍了张魁印奇袭武陵桥，于近山猛插三所里等战斗经验，最后说：“ 和其他军比起来，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彭总对 38 军的表扬其实是对我们全体志愿军战士的表扬。我们入朝的各军都是万岁军，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整个就是一支万岁军。 ”大家听完以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邓华最后站起来代表彭德怀讲话：“ 大家都看到了，一次战役 38 军没打好，彭总大发雷霆。二次战役 38 军打得坚决漂亮，彭总评价又这么高。翻开中外军事史，哪一支部队获得过这样高的评价呢？没有。万岁军的口号，必将极大地鼓舞部队士气，同时也说明彭总治军严、赏罚非常分明，在他的指挥下作战不能马虎。我们以后要好好学习 38 军的主动、果敢的战斗作风，都要争当万岁军！ ”

正当西线军长们庆贺 38 军获万岁军美名时，一个消息传来，美军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克由于仓惶南逃，车翻人亡。军长们听了又是一阵狂欢，梁兴初吩咐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大家，军长们放怀畅饮，尽欢而散。

沃克阵亡后，杜鲁门总统立即任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接任第 8 集团军司令一职。李奇微是美国军界的后起之秀，也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他的父亲和麦克阿瑟是挚友。李奇微虽然资历浅，但二次大战时，当过空降师师长，富有战斗经验。在从美国飞往东京的旅途上，李奇微忧心忡忡，他不仅想到了朝鲜战场的危局，而且还想到今后要在麦克帅指挥下作战，这个关系怎么处好。要知道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曾建议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这一点麦克阿瑟不会不知道，他如果故意刁难，李奇微可就难办了。

不料，麦克阿瑟对李奇微格外优待，不仅让他放手去干，而且把第十军编入第 8 集团军，看来麦克阿瑟对这位世子兼老部下还是格外照顾的。李奇微怀着感激的心情坐飞机到了朝鲜，一下飞机，眼前的情景让他吃了一惊，二次大战时骄横的巴顿将军统率的美国陆军之花——第 8 集团军竟然是如此士气低落，士兵们个个无精打采，军营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得过且过的厌战情绪。李奇微吃饭时，士兵们放了一块床单放在桌子上当餐巾，盛饭的器皿都是一些粗糙的陶具。李奇微大怒，命令士兵马上换上整洁的餐布，重新用高级餐具盛饭。

吃完饭，李奇微想了一会，决定首先要恢复士气，恢复士气首先就从餐巾做起。于是，一夜间，第 8 集团军的所有士兵的餐桌上都铺上了洁白的桌布，士兵们走进餐厅，精神为之一振，话也就多起来，部队情绪逐渐活跃。

正当李奇微准备进一步整顿部队时，忽然志愿军和人民军大举杀来——人民军被隔断在南部的部队已收拢回来二个军，编成金雄集团——李奇微当即命令宪兵团封锁汉江大桥，凡朝鲜民众要过桥者格杀勿论。宪兵团封锁汉江大桥后，李奇微命令美李军全部经由大桥撤退。中朝军队光复汉城，人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捷报传到北京，毛泽东分外高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当即写了一篇社论《祝汉城光复》送给毛泽东审查。毛泽东看到社论里写着“ 汉城的光复，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 ”他感到写得还不够足，提起笔又加了几句，送还邓拓发表。1951 年 l 月 5 日，《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发表，社论指出：“ 美国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坦克和大炮，在伟大的中朝人民军队面前，无论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已证明无能为力。中朝人民军队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与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 ”

为了庆祝光复汉城，北京市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毛泽东情绪很好，周恩来见这是好时机，便决定把那件事告诉主席。

这天，毛泽东正翻阅《人民日报》，他的秘书和李银桥走进来，一脸的悲伤表情。毛泽东好生奇怪，问道：“ 汉城光复，大家都高兴得很。你们这是怎么啦？ ”李银桥悲伤地掉下眼泪，轻轻地说：“ 主席，你一定要挺住。 ”毛泽东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接到毛岸英的信，以为是军务匆忙，现在他似乎预感到了不幸，忙问：“ 是不是…… ”李银桥说：“ 是的，毛岸英同志已经英勇牺牲了！ ”毛泽东一下站起来又问：“ 什么？ ”李银桥和秘书没有说话，只是流泪不止。毛泽东脸色变得蜡黄，僵立着，一句话也不说，嘴唇抖索着，几滴眼泪掉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在李银桥的扶持下坐回沙发，口里犹自喃喃地说道：“ 岸英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娘，后来参加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李银桥说：“ 中办已经决定，把岸英同志的遗体运回来安葬。 ”毛泽东还在思念毛岸英，根本没有听清李银桥说的话。李银桥又说了一遍，毛泽东才听清了，摇摇头说：“ 算了，就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吗？多少志愿军烈士，都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让他也留在朝鲜吧。 ”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既然他已经作了决定，别人便不好再劝了。他正要退出，毛泽东喊住他：“ 银桥，你别走，陪我一会儿好吗？ ”李银桥一口答应，在旁边沙发上坐了下来。毛泽东说：“ 这件事暂且不要告诉思齐，她会难过的。 ”说着自己的眼圈又红了起来。李银桥把毛巾递给他说：“ 主

席，你心里难受就哭个痛快吧。”毛泽东果然放声痛哭起来，李银桥也眼泪直流，二人索性抱头大哭一场。哭完后毛泽东擦干眼泪说：“银桥，痛快哭了一场，心里轻松多了。”李银桥说：“我也是一样。主席，我给你弄点水来，你擦擦眼吧。过一会，思齐该来了。”

果然，毛泽东刚洗好脸，思齐就来了。自从毛岸英入朝后，思齐每两个星期来看望一次毛泽东。这次她一来，就讲起自己参加庆祝汉城光复的游行的事来，讲着讲着她忽然发现毛泽东听得心不在焉，再仔细一观察，毛泽东的眼圈有点红，她不由得担忧地说：“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呢。”毛泽东勉强点点头说：“你放心吧，我会注意的，你也要注意身体。岸英不在，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思齐没有听出毛泽东的话中话，生气地说：“岸英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来信，真是把人急死了。爸爸收到他的信了吗？”毛泽东摇摇头说：“没有，孩子，前线紧张得很，大概他没有时间写信了，让他好好尽国际主义义务吧，胜利了，他就会回来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留思齐吃晚饭，没有吃几口，电话铃就响起来了。毛泽东放下筷子，抓起电话：“喂，我是毛泽东啊。”电话里传来周恩来的声音：“主席，前线来电，李奇微正在发动磁性攻势，派出多股部队作侦察性进攻。”毛泽东倒吃了一惊：“这么快！看来这是李奇微的新战术。”

李奇微的磁性攻势说来也简单，他指挥美军退到了三七线以后，在三七线构筑了稳固的阵地，得到了国内大量的兵员和武器装备。这三七线正好位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非常适于美军构筑阵地。志愿军因连续作战非常疲劳，又因后勤供应线过长，已无力追击，便在三八线停了下来。李奇微最怕志愿军攻其不备，便在站稳脚跟后，派出多股小部队每天作侦察性进攻，使这些部队像磁石一样吸住共军，使他们难以发动突然袭击。这一手果然有效，不仅使中朝军队难以休整，而且也探明了共军粮弹不继。有了这个底数，李奇微便放心大胆地于 1951 年 1 月 15 日发动攻势，其时，距中朝军队攻下汉城才一个多星期。

彭德怀没有想到李奇微的动作这么快，忙命韩先楚去西线指挥，命邓华去东线指挥，这时志司已迁到靠近前线的成川郡君子里。毛泽东知道前线部队打得很疲劳，命陈赓速率三兵团入朝。陈赓性子急，让王近山指挥三兵团所属 12 军、15 军、60 军入朝，自己先跑到君子里向彭德怀报到。

彭德怀危难之中见陈赓到来非常欣喜。他与陈赓除了是战友关系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就是经陈赓介绍相识，最后结为秦晋之好的。陈赓向彭德怀报告了 3 兵团集结的情况，彭德怀不及细谈，拉住他说：“咱们先看节目去吧，人民军协奏团来慰问演出，我就借花献佛，欢迎你这位大媒人吧。”

剧场里锣鼓喧天，剧场外大炮声山摇地动。李奇微指挥第 8 集团军稳扎稳打，向北逼来。50 军和 38 军奉命在汉江南岸阻敌，掩护其他部队北撤。人民军在汉城举行降旗仪式后，携带着老百姓安详地撤出汉城。在西线进攻的是美一军和美九军，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坐着汽车沿公路长驱而入，而是爬山头，控制制高点，以营、团为单位，实施正面多路进攻。

美军步兵的冲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有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志愿军由于美国飞机轰炸封锁，粮弹供应不上去，更没有飞机坦克，因此兵员损失很大。38 军 112 师打得勇敢顽强，50 军也不含糊。这个 50 军原来是国民党 60 军，在辽沈战役中军长曾泽生率军在长春起义。这次汉江南岸打阻

击，曾泽生决心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的部队看扁了，一开打就把指挥所搬到了前沿。战士们见军长上了前沿，个个士气大振，杀声震天，在每个据点上同美军反复争夺，直杀得美军尸横山坡，血流成河。彭德怀得报，立即通令嘉奖了 50 军，50 军士气更为高昂。

战至 2 月 7 日，彭德怀令 50 军和人民军 1 军团撤至汉江北岸防御，38 军仍留南岸阻击。李伪军 4 个师向 112 师轮番进攻，38 军不愧为万岁军，以一师之兵抗住了 4 个敌主力师的进攻。

在 38 军苦战汉江南岸的时候，东线伪第 8 师被阻于横城地区，美 2 师 23 团及法国营被阻于砥平里地区。这两部之敌位置突出，比较孤立，彭德怀便命令在东线督师的邓华首先歼灭横城伪 8 师，之后再扩大战果。

邓华接令后，立即展开部署，首先命令 40 军、42 军主力和 66 军一部围歼伪 8 师，结果伪 8 师一部被歼，一部向横城方向逃窜，被 40 军 118 师、39 军 117 师、40 军 120 师、42 军 124 师包围歼灭。118 师即邓岳师，入朝以来连战连捷。每当脚蹬胶底靴的志愿军战士出现在伪军阵地上时，伪军士兵都以为是天兵天将下凡，吓得掉头就跑。伪 8 师虽经李奇微整训，依然畏惧怯战，结果不仅伪八师被歼，连美国的 4 个山炮营也搭上了命。横城一战，共歼敌 12000 余人。

接下来的砥平里一战打得不顺利，在这里据守的是美二师 23 团和法国营，志愿军攻击部队是 39 军和 40 军、42 军各一个师。凌晨 2 时，各部队发起攻击，美 23 团团长弗里曼直接给李奇微发电，要求撤退，美二师师长也请求李奇微准许 23 团撤走。李奇微命令不许撤走，死守砥平里，并派部队大举增援。弗里曼得令，只好死守，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拼命争夺砥平里制高点马山。山上守军一营人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下死伤过半，仍寸步不让，顽强阻击。入夜后，部队再次发起攻击，冲锋号声连成一片，杀声震天。急慌之中，弗里曼命令摇动警报器，用凄厉的警报声影响共军士气。志愿军因准备仓促，没有强大炮群的支援，只能靠勇敢冲锋。美军虽然士气不振，但有占绝对优势的立体火力的掩护，战斗顿成僵局。战至第二日黄昏，美骑一师坦克营三十余辆坦克冲进砥平里，骑五团也随即开到，形势已无可挽回，邓华只好命令 39 军军长吴信泉撤出战斗。2 月 16 日早晨，砥平里漫天大雪，吴信泉撤离砥平里时，想起部分牺牲的战友未及抢回，暴尸雪野，不禁泪如雨下，无奈情况危急，只好率军快速离开战场。正是“ 万马风云挥甲兵，战罢白发鲜盔缨。计取沙场百战事，多少忠魂眠野峰 ”（吴信泉诗）。

为了掩护东线歼敌，38 军在汉江南岸苦苦支撑着。到底是万岁军，尽管各据守要点纷纷告急，部队成连成营的阵亡，但仍前仆后继，不让西线的四个师的美李军前进一步。2 月 16 日东线作战结束后，他们才奉命撤退到汉江北岸，彭德怀再次发出嘉奖令，通令表彰了这支部队。

砥平里激战过后，李奇微乘直升飞机前来视察，惊魂未定的弗里曼用绷带吊着一只负伤的胳膊来迎接他。李奇微拥抱了弗里曼，感激地说：“ 你创造了一个奇迹，第一次据守成功，鼓舞了整个部队士气。你能做到的，其他部队也应该做到。 ” 弗里曼回答说：“ 将军，你不知道中国人的攻击是多么的可怕，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所幸我们有强大的火力支援，中国人死伤惨重。 ” 李奇微说：“ 我完全想象得到，请带我参观一下战场吧。 ”

弗里曼带李奇微视察了战场，只见雪野上横着几百具志愿军战士的尸体，弗里曼解释说：“ 倒在阵地上的中国士兵大概有两千多人，你看到的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都已被大雪掩埋。”李奇微点点头，满意地说：“好极了，下一步我将发动一个‘屠夫攻势’，让敌军付出更大的代价。”

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决定回国向毛泽东汇报一下前线的情况。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后，直奔中南海，不料毛泽东不在丰泽园，住在西山别墅，彭德怀又驱车奔向西山别墅。毛泽东正在睡觉，卫士们跑出来拦住彭德怀，不让他进去。彭德怀气恼地说：“前线军情如火，……”一把推开卫士，闯进毛泽东卧室，“啊”的一声又退了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只听毛泽东在屋里说道：“彭大将军，只有你才敢闯宫，进来吧。”

彭德怀进了卧室后，毛泽东急迫地问：“前线怎么样啊？”彭德怀回答说：“胜利很大，困难也很大。主要是后勤供应不上去，战士们只能靠自己携带的粮弹打仗，往往只能维持一星期。从月亏开始进攻，到月圆粮弹用尽，被迫撤出战斗。李奇微摸透了我们的这个致命弱点，给我们的战术起了个名字，叫‘月圆攻势’哩。”毛泽东半天没有说话，想象着前方将士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直等到香烟头烧疼了手指头，才猛醒过来，动情地说：“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是最可爱的人。”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你来有些什么要求？”彭德怀说：“尽快让 19 兵团、3 兵团开进朝鲜。另外，朝鲜战争敌我都有各自的优势，速胜不行，只能立足于持久战，希望主席予以考虑。”毛泽东回答说：“这都不成问题。另外我告诉你，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情大得很哩，都在捐献飞机大炮。我们的空军已训练好了，我已下令尽快出动。当然，我们的飞机还少，只能掩护后勤供应线。”彭德怀一把拉住毛泽东的手说：“那太好了，主席，我感谢你。”毛泽东笑笑说：“我和中国人民还要感谢你，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呢。”说到这里，彭德怀又想起了毛岸英，沉痛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毛岸英，向你检讨。”毛泽东摆摆手说：“莫说喽，岸英是打仗去的。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朝鲜牺牲了，岸英只是其中的一个嘛。你和邓华、洪学智不是也有好几次差点出问题吗，以后再莫想这件事了。”

谈完话，彭德怀想告辞，毛泽东拉住他说：“莫走，今晚在我这里吃饭，让我好好慰劳一下你。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最近中央决定你来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咱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吧。”原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的，但是他太忙了，毛泽东提议由彭德怀来接任，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

吃完饭后彭德怀又要辞行，恰好江青进来说：“电影《武训传》的片子送来了，彭老总看完片子再走吧。”毛泽东一拍手说：“着啊，老彭你运气好，这个片子可是刚拍出来的，叫一些人吹上天了。”

电影开演了，一个清末时的农民出现在银幕上，这就是武训。他为了给穷孩子们办两个义学，沿街乞讨，任人打骂骑坐……　　电影放完了，灯一下亮了。毛泽东问彭德怀：“怎么样啊？”彭德怀气恼地说：“我们志愿军战士大部分是农民出身，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把这样的影片放给他们看，能鼓起部队的士气吗？不泄气才怪呢！”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说的太对了。《武训传》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武训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

颂的吗？影片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彭德怀一心想着朝鲜前线，对武训什么的文化上的事不感兴趣。看看毛泽东还想讲下去，便想退出。正好总参打来电话，说美军进攻甚急，前线形势严重，毛泽东便打住话头，让彭德怀速返前线。

彭德怀走后，毛泽东沉思良久。他由刚才的电影想到了正在全国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又想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不禁对电影厂拍摄《武训传》这样的电影非常生气。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青年毛泽东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当时他就发表文章，即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发动农民对农村实行巨大的社会变革，没有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所以辛亥革命没有得到全国农民的广泛支持。虽然这个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和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农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苏区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无数贫雇农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参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党立即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同地主进行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结果是彻底铲除了解放区农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翻身解放的农民们以极高的革命热情参加了解放战争，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每当解放一片地区后，党和政府立即在农村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像老区一样，党深入发动农民，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农会，组建民兵，巩固了农村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立即着手在全国新区实行土地改革。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经过半年的讨论和准备，1950 年冬，全国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经过训练和培养的农村土改干部，组成无数支土改工作队，奔赴各村寨，深入地、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使农民群众尽快地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彻底打垮农村中的封建势力。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次土地改革的任务和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土改政策上，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地保留不动。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其土地数量标准，限制了没收地主财产的范围。这个政策更好地保护了中农，分化了地主阶级，减少了土改的阻力。

经过三年的土改运动，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从地主那里得到了总共七亿亩的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通过土改，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了，但作为具体的地主个人并没

有消灭，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以后，也分给他们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使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只有那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和抗拒土改的不法地主被依法惩办、甚至被判处死刑。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一直阻挠改革。为了等待西藏上层的觉悟和其他条件的成熟，中央一直没有对西藏实行民主改革。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尽管如此，直到 1956 年中央还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还可以不进行改革。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3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迅速平定了叛乱。3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是年 6 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随后，民主改革在西藏全区次第展开。民主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把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民主改革中，党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经过两年的时间，西藏全区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消灭了封建制度。

现在还是回到 1951 年 2 月吧。当时彭德怀闻报李奇微在朝鲜发动磁性攻势，战局紧张，立即辞别毛泽东，赶赴朝鲜指挥作战。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续回。

第二十五回
李长林率孤团勇征东线
傅崇碧领铁军血战铁原

话说彭德怀在北京期间，听说李军北进甚急，连忙乘车返回朝鲜。3 月 7 日，李奇微集中美李军 5 个军发起进攻，志愿军为诱敌深入，边打边退，志愿军 3 兵团和 19 兵团闻讯加速开进朝鲜。志愿军 3 兵团司令员是陈赓，他已先去朝鲜，不料腿疾发作，无法行动，只好先回大连治伤，3 兵团乃由副司令王近山带领入朝。19 兵团原为华北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由杨得志率领去西北作战，现在还由杨得志率领入朝。大军行经山东时，适逢朱德在山东视察，亲来看望。经过天津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赶来送行。杨得志、杨成武、杨勇是人民解放军中著名的三位战将，号称“ 三杨 ”。杨得志入朝后，杨成武率 20 兵团随后入朝，杨勇也紧接着入朝。

杨得志入朝后，本应赶赴临津江布防，不料美机轰炸扫射非常厉害，兵团部乘坐的火车在定州以北无法行驶，只好隐蔽在一个隧道里。是日傍晚，月黑风高，正是行军的好时机。驶出隧道后，火车头隆隆驶来接挂车厢，一阵猛烈撞击，列车缓缓驶出隧道，车速越来越快。驶上隧道后，杨得志才发现列车不是驶向前方，而是向来路倒退。再一观察，原来车头根本没挂上，反而把列车撞出隧洞，顺山坡急速滑下去。杨得志这一惊非同小可，忙命拉紧急制动闸，但是由于坡度大，车速快，制动闸已经不起作用。

前面就是定川站，路轨上停着一辆货车，眼看着两车就要相撞，危急关头，一个朝鲜小男孩从月台上跑过来把道岔扳开，列车掠过货车在另外一股道上停下来，杨得志、郑维山跳下车向小男孩道谢。这小男孩只有 13 岁，却背着一支冲锋枪。询问之后，才知这个小男孩是代替他哥哥在站上扳道岔兼警卫。杨得志听了，一阵感慨，这就是战争！他让警卫送给小男孩一些罐头食品以表谢意。

美李军不知志愿军诱敌深入，齐头并进向北进军。3 月下旬，李奇微探知志愿军后续部队大举入朝，为防被歼，在三八线构筑阵地转入防御。麦克阿瑟没有想到李奇微居然有此本事，把溃不成军的第 8 集团整顿一新，攻到了三八线，于是想借此扩大战争，给自己的军便帽上再加几道常胜将军的光环。不料杜鲁门总统看到一个小小的朝鲜战场竟牵扯了美国大部分陆军和主要的空军，国内怨声载道，盟国缩头缩脑，这仗打不下去了，况且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因此他想见好就收。麦克阿瑟的扩大战争的想法已违背了美国的利益，杜鲁门又讨厌他狂妄自大，一怒之下，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命令李奇微接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员和“ 联合国军 ”司令员，命令范弗里特接任第 8 集团军司令员。

李奇微上任后，立即制订“ 撕裂者行动 ”计划，一方面令美李军在三八线固守，一方面准备在元山一带半岛蜂腰部登陆，在 39 线切断志愿军后勤供应，南北夹击在三线与美李军对峙的志愿军主力，再演仁川登陆闹剧。不料志愿军迅速北撤，李奇微只得到一个汉城。

志愿军司令部这时已迁到接近前线的上甘岭，彭德怀在 4 月中旬召集志愿军各路大军将领在志司开会，决定乘李奇微指挥的“ 撕裂者行动 ”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元山登陆又未及实施之机，立即发起第五次战役，把美李军赶回 37 线。具体部署是 3 兵团实施中间突破，9 兵团实施左翼突破，19 兵团实

施右翼突破。

敌人并不清楚我军意图，仍向前推进。4 月 21 日，敌人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开城、高浪浦里、杨口、杆城一线。敌人分成美 1 军、美 9 军、美 10 军、伪 7 军四个集团，继续北犯。

出于 19 兵团在这次战役中要唱主角，杨得志深感责任重大，特召 63 军、64 军的军长和政委们前来兵团司令部再次交待任务，他把地图摊在桌子上，指着一道弯弯曲曲的蓝线说：“ 我们兵团实施右翼突破；就必须出其不意，强渡临津江。突破临津江的任务就交给 63 军了，傅崇碧你要在 10 分钟内突过临津江，有没有信心？ ” 傅崇碧说：“ 司令员放心，我要是用 11 分钟突过临津江，就来取我的脑袋。 ” 杨得志夸奖一句：“ 好，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

接着，杨得志又对其他两个军的战斗作了部署。3 兵团、9 兵团也都进行了部署。

大战即将拉开帷幕，志司驻地一派紧张严肃的气氛。洪学智明白，由于美军握有绝对制空权，我军的进攻一般靠晚上进行。在这一个晚上的时间里，部队要从集结位置往冲击位置运动，到了冲击位置后又要展开队形准备，然后攻击突破。一个晚上能有多少时间呢？须知这是几十万大军的战役行动。往往是部队展开了，突破了，天也就亮了。如果晚上完不成突破，白天突破就要受到限制。但是，五次战役中，63 军敢于昼间行动，并尽可能地粘住地面敌人，使美机分不清敌我而无法轰炸，取得歼敌 2 万 1 千 8 百余人的胜利。他们是怎么打的呢？

再说傅崇碧离开 19 兵团司令部后，一马来到军部。带了突击师 187 师师长徐信等人来到临津江畔，只见江岸陡峭，碧水如带，江山如画。靠近南岸的江水里，插着一道道铁丝网。他脱下鞋，要去探探江水的深浅，徐信一把拦住他：“ 军长慢来，这是我的事情。 ” 说完连鞋也不脱就走进江水里。傅崇碧看江水没膝，知道可以徒涉，便放了心。

1951 年 4 月 22 日黄昏，志愿军阵地上大炮齐鸣，顿时山摇地动，第五次战役打响了。3 兵团、9 兵团都完成了突破，其中尤以 9 兵团 40 军动作迅猛，一日间深入敌纵深三十多里，前锋到达加平一线，割裂了东西美伪军的联系。19 兵团由于准备充分，战役打响后，仅用十分钟突破临律江，187 师一马当先，登岸后猛打猛冲，打到绀岳山，全歼著名的英军格洛斯特营。孤胆英雄刘光子一人就俘获英军 63 名，只是英军听不懂刘光子的话，63 名战俘无法带下战场。刘光子灵机一动，用朝鲜话喊：“ 巴利卡！巴利卡！（快走） ” 英军士兵果然听懂了，举着双手跟着刘光子走了。

战役打响后，志司作战室里，参谋认真地作着标图作业，彭总要清楚地了解各部队进展情况。插在地图上的不断地更换位置的小红旗展示出了各部队的态势图。

右翼 19 兵团扫清了临津江西岸之敌，突破了临津江，63 军攻占了绀岳要点及其附近地区。人民军第 1 军团于 4 月 22 日晚攻占开城后，又渡过临津江逼近汶山。

中央突击集团 3 兵团也进展神速，突破后在炭洞、粟隅地区予美 3 师以沉重打击。4 月 24 日晨，3 兵团主力突击至三八线附近的花峰村、炭洞、板巨里地区。美军拼死防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左翼是 9 军团并指挥 39、40 军。9 兵团突破敌人防御后，40 军即乘胜向敌纵深发展。战至 4 月 24 日，40 军已攻击到加平以北之沐洞里，完成了预

定的战役割裂任务，在东西两线的敌人中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割裂了东西线敌人的联系。39 军则在突破后攻击前出至原川里、芫村里地区，将美陆战 1 师隔断在北汉江以东地区。26 军、27 军、20 军则突入敌人纵深 18——20 公里，20 军且在伪 6 师正面打开了一个十公里宽的缺口。9 兵团直属各军在龙华洞、白云山附近歼灭美 24 师及伪 6 师各一部。

李奇微在志愿军的猛烈打击下，慌忙命令美 1 师、美 9 军向磨叉山、哨城里、钟悬山、姜氏峰、玉女峰、龙华山地区撤退，在那里构筑阵地防御。他又飞调美骑 1 师第 7 团及英国部队 27 旅和加拿大第 25 旅两个营共约两个旅的兵力赶到加平地区防御，堵塞被 40 军打开的战役缺口。

志愿军各突击兵团继续勇猛攻击。根据志司的命令，右翼 19 兵团猛攻伪 11 师、英 29 旅防御阵地。 4 月 25 日 18 时， 19 兵团突破敌人防御，占领汶山、直川里、七峰山等地，歼敌 4 千余人。其一部前出至道峰山，突入敌人纵深达 25 公里，对敌侧后造成威胁。中央突击集团 3 兵团攻击前进到哨城里、宝藏山地区，歼其一部。左翼 9 兵团 25 日晚经激烈战斗后，占领清溪山、云岳山和中板里、永阳里地区，歼灭敌人一部。李奇微把美军主力撤至锦屏山、县里、春川地区，构筑第二道防线阵地。志愿军各部于第二天，即 4 月 26 日开始攻击敌人第二道防御阵地，并于当天占领敌第二道防御阵地所在的锦屏山、县里、加平一线。右翼 19 兵团于 4 月 28 日攻占国杞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人民军第 1 军团攻至汉城近郊的北岳山区。中央突击集团 3 兵团于 4 月 28 日攻至自逸里、富坪里地区，其一部又攻击前进，逼近汉城。左翼 9 兵团亦于 4 月 28 日攻占铸锦山、祝灵山、清平川地区，其一部又攻击前进，逼近汉江。

在志愿军连续打击下，李奇微将主力撤至汉城以南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抵抗，美骑 1 师在汉城周围构筑了严密的阵地，准备给攻城的志愿军以大量杀伤。彭总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遂于 29 日命令停止了攻击。1951 年 4 月 29 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战斗结束。

战役结束后，志司和各兵团总结战斗。洪学智认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攻势，从战役部署上看，口子张得大了，想一下子消灭敌人五、六个师，过后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再加上战役发起时出现的误差，没能突破后插入敌人侧后形成迂回包抄，所以打了个平推，所形成的包围圈，也多是战术的，没有形成大的战役包围；我军在这次攻势中仍然是靠自己身上背的那点粮食、弹药，所以还是礼拜攻势。

李奇微和范弗里特转入防御后，生怕志愿军发动奇袭，乘中朝军队未转移时，又采用李奇微的磁性战术，派出多路小股部队进攻，企图像牛皮糖一样粘住中国人民志愿军。

彭德怀鉴于第一阶段没能大量歼灭敌人，决定发起第二阶段战役。这次的打法是主要在东线进攻，歼灭伪军，西线担任掩护。东线突破成功后，部队再插向敌后，迂回到西线，插断西线美军的退路，然后西线兵团从北向南压，东线兵团从南往北攻，南北夹击，歼灭西线美军。

担任东线突破的是 3 兵团和 9 兵团，担任西线掩护的是 19 兵团。5 月 6 日，彭德怀正式下达第二阶段战役的命令，西线 19 兵团和人民军第 1 军团即开始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掩护 3 兵团和 9 兵团转入东线。5 月 16 日，各突击兵团按计划发动猛攻。王近山因为第一阶段战役没打好，这次决心打个翻身仗，不料志司有令，把 12 军调走配属 9 兵团作战，指派宋时轮

任东线指挥。王近山对这些都没有计较，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多着哩。

第二阶段战役一开始打得很顺手，3 兵团和 9 兵团突破很快，5 月 16 日早上都完成了突破，朝敌人纵深插去。12 军和 9 兵团的 27 军都进展神速，12 军一直插到 37 线，这个军的 91 团猛插 300 多里，插到了 37 线以南。

李奇微不愧是美军将领之花，他的磁性战术再一次发生了作用，经过几天的进攻后，探知西线正面只有 19 兵团，9 兵团和 3 兵团都已移向东线，猛向西线侧后插来。李奇微怕被迂回包抄，命令西线美 10 军的两个师插向东线，反而插断了 12 军和 27 军的归路。这样一来，战场情况逆转，形势对敌有利。

这里有一个问题，12 军和 27 军插到 37 线附近后，为什么不迅速迂回西线而猛往南插呢？原来东线和西线之间有一列长长的山脉，从北到南，横贯半岛北部。中国人民志愿军两个兵团有六、七个军，难以很快从大山的小路上迂回到西线去，只好顺山势走向插向南部，以便分头从山间小路插过去。李奇微正好钻了志愿军的这个空子，反而派军队插到东线。那么美军何以能插过来呢？原来美军打的是火力优势，穿插到东线的不到一个军，人数又少，又有空中优势，所以山间小路尽够他们用的了。

彭德怀一看东线形势不利，乃于 5 月 21 日，也就是进攻开始 5 天后，下令结束第二阶段战役，东线穿插部队北撤。几十万大军进攻容易，猝然之间撤出却难了。

现在且说穿插得最远的 12 军 91 团吧。北撤命令下达后，91 团和上级失去了联络，电台不知怎么搞的，和 31 师师部、12 军军部呼叫不通。91 团团长李长林根本不知道敌情已发生重大变化，还在准备攻击下珍富里以南的伪李军第三军团部哩。不料 31 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找上门来，李长林大吃一惊，连忙扶他坐下，看他满身尘土血迹，问道：“ 你是怎么过来的？ ”枫亭连水都顾不上喝，气喘吁吁地说：“ 快！北撤！立即北撤！这是师里的命令。 ”

等到枫亭喘息稍定，李长林才知师长赵兰田接到北撤的命令后，怕把 91 团落下，特派枫亭插过敌军封锁线赶来传达命令，掩护他的几个战士均已牺牲，但命令总算传达到了，枫亭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但另一个问题又让大家焦心起来，北撤，怎么个撤法，路上都是敌人，两三个人都钻不出去，何况是一个大团。大家围着李长林，看他怎么办。李长林围着地图看了一会儿，猛然一拳击在桌子上：“ 办法有了！ ”大家一阵欣喜，连忙问：“ 怎么走？ ”李长林指着地图说：“ 你们看，从原路撤回那是万万不行的。等到天黑再走也不行，来不及了。必须立即出发，从什么地方走呢？往南走，再钻进大山，这里是敌人的后方，守备一定虚弱。等我们到广州后再钻出来，这里是前沿。即使有敌军阻挡，也可以冲过去。 ”大家齐声称赞此计甚妙。李长林立即命令部队摘下胸标埋掉，戴上缴获的钢盔，穿上衬衣，立即出发。部队顺着山路向南走去，一路虽有伪军游荡，也以为是执行任务的友军。

部队过海南汉江后即钻入山林，这时又下起了阵阵的小雨，部队悄悄地经过一座座的伪军驻防的村庄，谁也没有对这支匆匆北进的“ 国军 ”产生怀疑。这也难怪，近来不断地有国军途经这里追击共军。李长林、枫亭心中暗喜，继续率军北上。

在进到元人洞时，忽然一小股伪军从路边上插进来和 91 团一起行动，这可讨厌了。李长林和枫亭商议后，部署精悍的侦察排三三两两地插进队伍，两个人盯住一个敌人。侦察排长让战士们一齐动手擒获了全部敌人。审讯之

后，才得知敌人发现 91 因失踪，估计已经北移，派一个联队前来堵击，这一个班正是敌军的侦察班。审讯完毕后李长林情知形势严重，不敢逗留，率队向北疾进。

第二日拂晓，91 团经一夜急行军，过了广川，钻出大山。这里是前沿，李长林命令全团子弹上膛，以警戒姿态前进。突然，前面出现一股伪军向他们走来，李长林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李长林。两支队伍快要擦肩而过时，李长林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而那个伪军官长也认出了李长林，还未等李长林开口，他就大喊起来：“ 老李，老李！ ”李长林大吃一惊，91 团队伍“ 哗啦 ”一声散开，伪军官忙喊：“ 别开枪，我们是人民军！ ”李长林这才放了心，跟他攀谈起来。

这个军官是谁呢？原来是李长林在太岳军区工作时的一个朝鲜老战友，后来随金日成回国，不料在此相见。两人都擦了把冷汗，多险哪！这要是开了火，还不……朝鲜老战友告诉他，这里已接近人民军前沿，自己带着侦察队南下侦察，说完向他指了指部队集合的地点，让他们先去那里休息会儿。李长林听完松了一口气，两人还想谈一会，无奈一个有侦察任务在身不敢久留，一个率后撤之师急欲归队，便匆匆话别。

按照老战友所指的方向，李长林果然找到了人民军大部队，他把一百多名俘虏交给人民军，自己又率队前进。经过六天的艰苦行军，这个团终于在文登里和师长赵兰田会合。赵兰田和李长林紧紧拥抱，任激动泪水往下流。

范弗里特看到共军逐次北撤，便命令在西线的四个师全力进攻，准备得手后拉平战线，把东线志愿军部队全部隔断在三八线以南。彭德怀命令 19 兵团 63 军坚守铁原半个月，掩护东线的 3 兵团、9 兵团及人民军 5 军团、3 军团、2 军团北撤。杨得志接到命令后倒吸一口凉气，不说炮火空中优势，单就人数来说，63 军也处于劣势。该军自突破临津江以来，部队减员很大，仅有 2 万 4 千人，而美军则有 5 万人，阻击的时间又长达半个月。他感到没有把握，便给彭德怀去电陈述困难，责怪人民军第 1 军团及志愿军 65 军未能按命令在连川以南完成阻击任务，仅四天就将敌放至涟川附近，63 军仓促备战，恐怕难以完成任务。

彭德怀接到电报后非常恼火：“ 军情万分紧急，不容讨价还价。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 63 军一定要守住铁原，命令杨得志， 63 军打光了，守住了铁原就是胜利。 ”

事已至此，再讲也没有用处，杨得志立即要到 63 军军长傅崇碧的电话：“ 傅崇碧吗？铁原这一仗关系到朝鲜战争的全局，是我军入朝以来少有的一个恶仗，你一定要顶住，有什么困难吗？ ”话筒里传来傅崇碧的声音：“ 首长放心，困难一大堆，我们想办法克服。半个月内我放过一个敌兵到铁原，愿军法从事。 ”杨得志激他一将：“ 你敢立军令状吗？ ”傅崇碧说：“ 敢！ ”杨得志激动地说：“ 好同志，我以全兵团的名义感谢你。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什么，我已下令，兵团全部直属部队都补充到你们军，他们已经出发了，下午就会到你们军。 ”傅崇碧激动地大喊起来：“ 感谢首长的支持，我们马上把这个决定传达给全军将士，再进行一次彻底的政治动员，一定不让美军从我们这里前进一步。 ”

打完电话，杨得志看着地图上的东线 5 个兵团，感到 63 军这场战斗关系太大了，又要通了本兵团 65 军的电话：“ 肖应棠吗？你们怎么搞的？敌人并未增加新的力量，你们为什么不挡住敌人，让他们很快进入涟川地区？ ”话

筒里传来肖应棠结结巴巴的声音：“首长，这都怪人民军一军团撤得太快，我们的翼侧暴露，不得不放弃战斗啊！”杨得志严厉地命令道：“这件事以后再说，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投入战斗，袭击放人侧背，阻滞敌人前进，掩护 63 军抢修工事，坚守铁原。如果铁原失守，唯你是问。”肖应棠情知事关重大，立即组织部队攻击敌人侧背，有力地掩护了 63 军的正面阻击战斗。

杨得志刚讲完话，通往志司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杨得志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彭德怀的声音：“杨得志吗？坚守铁原的部署准备得怎么样了？”杨得志说：“彭总放心，如果守不住铁原，我让警卫员提我的头去志司复命！”彭德怀沉重的命令传过来：“此役非同寻常，63 军就是打光了，也要守住铁原。”杨得志满头大汗地说：“我明白，一定坚守铁原 20 天。”

范弗里特眼看着东线志愿军逐次北撤，命令空降伞兵，挡住 12 军和 27 军的退路，然后督率西线 5 个师全力攻击 63 军防地。6 月 1 日，范弗里特集中兵力，开始攻击，敌军打起黄磷弹，让一道黄色烟柱给敌机和炮群指示目标，炮声已连成一片，轰隆隆持续不断，63 军阵地上一片火海。首当其冲的 189 师，反复与美军争夺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第二天，敌军集中一百辆坦克成扇面形黑压压地向 189 师压来，189 师战士们隐蔽在壕沟里，等敌坦克超过壕沟后，一齐跳出来将手雷塞到坦克履带里，几十辆坦克被炸，后面坦克吓得退了回去。

傅崇碧在指挥部里不断地接到前沿报告，得知部队损失很大，188 师坚守的高台山阵地上，563 团损失尤大，有的连仅剩下四个人了。第二天敌人必将集中更多的坦克进攻，而铁原一带又都是坦阔的平地，最便于坦克进攻。明天这一仗怎么办？傅崇碧看着地图，苦苦地思索着，想御敌之法。猛地，他看到离铁原不远的东北方向上有一小块蓝色的图案，一下子计上心来，兴奋地喊道：“水库！好，炸掉水库，让大水下来把铁原变成泽国，看坦克怎样活动！”他一刻也没有迟疑，立即命令 188 师去炸水库，大水顿时漫下来，铁原平原烟水浩森，敌坦克，步兵无法活动，只好停止攻击，188 师赢得了几天的时间休整备战。

几天后。大水退去，敌军又开始准备攻击。傅崇碧看到敌人用几百辆坦克围成一个围墙，搭帐篷休息，不能让敌人这么舒舒服服地打仗，他把 187 师徐信找来耳语几句。187 师原来担任预备队，徐信挺不满意的，这时接受了战斗任务大为高兴，立即令全师饱餐一顿，准备好武器进入指定位置，入夜后，徐信看看手表，猛一举手：“开始！” 187 师炮火猛地向沉睡的敌军营帐开火，突击部队冲到敌人营地，乱杀乱打。敌军毫无准备，被歼无数，坦克、汽车大多被烧，黑烟冒了几天。

战斗开始以来，彭德怀、杨得志焦灼不安，两人驻地均距前线不远，从望远镜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铁原方向的硝烟。他们一会儿打一个电话到傅崇碧司令部，坚守铁原 12 天，傅崇碧也不知接到彭德怀和杨得志的多少电话。

西线铁原阻击战打得难分难解之际，东线各兵团陆续撤回北部，只有 60 军 180 师没有消息。彭德怀急忙命令三兵团寻找，但找来找去仍无踪影。彭德怀焦急万分，估计 180 师出事了。几天后，该师师长郑其贵突围而回，60 军军长韦杰见他身后只跟着几个人，忙追问：“你是怎么跑回来的？180 师呢？为什么电台和你联络不上？”郑其贵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怕暴露目标，把电台砸了，让部队分散突围。”韦杰大惊，又追问一句：“那就是说，你把部队扔了， 临阵脱逃。一个师，整整一个师让你扔给了敌人，你还敢回来！

还有脸回来！”韦杰叫来军法处长把郑其贵等人看起来，等候志司处理。

彭德怀看到韦杰报告，气得不得了，急忙把洪学智召回志司，把韦杰的电报拿给他看。洪学智看了大吃一惊，对彭德怀说：“这是入朝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其实 60 军插的最浅。12 军、27 军插得那样深都回来了，180 师并没有被敌人发现，完全可以回得来，怎么可以惊慌失措，把部队扔下自己跑回来，一定要严肃处理，执行战场纪律。”彭德怀痛苦地抱住头：“这是入朝以来我们唯一的一次损失，怎么向党交代啊！”洪学智劝道：“彭总，有些事情是很难预料的。好在东线部队除 180 师外都撤回来了，47、42、20、27 四个军已在新幕、伊川一线构成了纵深防御，是不是让 63 军撤出铁原战斗，到伊川休整？”彭德怀说：“对对对！让 63 军撤出铁原战斗，我这就去伊川迎接他们。”洪学智忙要阻止，彭德怀拨开他说：“洪大个儿，你别拦我，我这次是一定要去，这次亏了 63 军。另外，你通知 3 兵团，让他们出动侦察部队去敌后搜索营救 180 师的失散人员。”

傅崇碧接到撤出铁原战斗的命令后，指挥部队有秩序地撤离阵地，开往伊川。指挥部离开之前，傅崇碧最后眺望了一下战场，向长眠在这里的战友告别，便匆匆北上。部队刚撤到伊川，彭德怀的吉普车也开到了，傅崇碧见彭总冒着被敌机炸死，被地雷炸死，被流弹打死的危险穿越一百多里战区迎接部队，心情非常激动。他知道，这是彭总入朝以来第一次单身出外迎接从前沿回来的大功部队，是任何言词都不能表达的特殊奖赏。万岁军 38 军打得那么好，尚且没有获得这种殊荣。傅崇碧连忙命令部队列队对彭总行持枪礼。

彭总从战士们中间穿过，只见战士们灰尘满面，军装破烂，有的战士只穿着一条短裤。他一个个抚慰战士，和他们握手，理理这个的破军装，摸摸那个的烂军帽。抚慰完毕，彭德怀站在子弹箱上向大家行个军礼，说：“同志们，63 军这次立了首功，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志愿军司令部感谢你们，彭德怀感谢你们。我要向毛主席汇报你们的英雄业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有你们这样的英雄部队而骄傲。”

战士们听了，一股暖流在心中荡漾，他们禁不住痛哭失声，哽咽着高呼口号“祖国万岁！”“一切为了祖国！”。彭德怀也泪流满面，和将士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正在战士们激动不已的时刻，杨得志、李志民率领 19 兵团司政后人员带着大批新军装、成箱成箱的高级香烟和茅台酒来到 63 军驻地，慰劳部队，总结经验，庆功领奖。彭德怀命令西北调来的几万名老战士全部补入 63 军。

范弗里特在铁原损失惨重，又探知志愿军在后方休整的四个大军到了前沿，情知不敌，只好转入防御。敌我双方又在三八线形成对峙局面。

彭德怀眼看第五次战役虽然歼敌 8 万，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东线敌军且侵占了三八线以北的一块地区。这里都是高山，敌军占领这块制高点对我军事上不利。志愿军在西线的阵地虽然伸到了三八线以南，但这里地势开阔，利于敌坦克行动。彭德怀想再打一个第六次战役，夺取敌军在东线侵占的三八线以北地区，计划制定后，“联合国军”总司令又放出风来要求与中朝军队进行谈判，彭德怀感到情形复杂，决定派邓华率首批入朝各军军长梁兴初、吴信泉、温玉成、吴瑞林回国向毛泽东汇报。邓华高高兴兴地率军长们出发了。他没有想到，这次回京，竟会给他的军事生涯埋下祸根。

究竟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二十六回
批武训江青露峥嵘
妒彭总林彪藏祸心

话说邓华来到北京时，正是 6 月上旬，他们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报到后，立即被安排住进北京饭店。周恩来听说邓华来了，立即坐车去北京饭店看他们。周恩来和大家握手后，看他们还穿着棉军服，叹口气说：“ 前线供应这么困难，五黄六月，将军们还穿着棉衣。 ”说完，马上拿起电话，要通总后部长杨立三：“ 杨立三吗？邓华他们来了，你马上带人过来，给他们一人做一套新军装，另外，给他们每人发 200 元零花钱。 ”

打完电话，周恩来又问邓华：“ 为了改善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中央已经同意你们组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由洪学智同志兼任司令员。洪学智同志有没有什么想法？ ”邓华笑笑说：“ 他开始不愿意干，后来彭总发了脾气，他才接受了。 ”周恩来问道：“ 噢，是吗？彭总是怎么发脾气的？ ”邓华说：“ 彭总说，你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 ”周恩来勉强地笑笑说：“ 可以理解，带兵打仗十几年，一下子改做后勤工作，是不容易拐过弯来。 ”

接着，邓华又汇报了五次战役的情况，当他说到 180 师的失利时，周恩来眼里闪出泪花，轻轻叹息道：“ 一万多人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的家属还不知道怎么痛苦呢。 ”邓华和军长们一阵默然。为了打破这种令人难堪的气氛，邓华问道：“ 总理，我们在朝鲜打仗，也不太清楚国内的形势，你给我们讲讲好么？ ”周恩来想想说：“ 国内形势很好，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也取得了预期的发展。我们很快就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海南岛、舟山群岛都已经解放，最近达赖喇嘛派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北京，和中央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18 军在取得昌都战役胜利后，已经向拉萨开进。他们也很苦噢，在进军途中翻越雪山涉过水河，没有粮食吃，连野菜野草也找不到，战士们只好拾骨头砸成粉来充饥，甚至吃棉衣里的棉花、观音土，很多战士被饿死，冻死，累死，病死，可他们仍然坚持行军。 ”

邓华听了感叹道：“ 18 军比我们还苦啊！ ”周恩来说：“ 中央想了很多办法支援 18 军进藏，空军十三师从国外买了三十多架运输机，给进藏部队空投给养。空军的同志们也不简单啊，开辟穿越世界屋脊的航线，谈何容易。据刘亚楼说，有一段航线是在山谷里，两旁的山峰差点就要碰到飞机翅膀了。 ”

周恩来还要讲下去，电话铃响了，邓华接过电话听了一下，对周恩来说：“ 西花厅来电话要你回去。 ”周恩来站起来说：“ 这样吧，你们先在北京玩玩。毛主席这几天正忙着会见西藏代表，商议西藏和平解放问题，18 军军长张国华也到了北京。等毛主席忙过这件事，我就让毛主席接见你们。 ”

周恩来走后，邓华对梁兴初说：“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总理好像有什么心事，神情不太愉快。 ”梁兴初说：“ 我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可能是累的吧，总理太忙了。 ”邓华摇头说：“ 不像。记得我们准备出国的时候，总理又是找我谈话，又是调老洪来十三兵团，忙的要命，但不像今天这样心事重重的样子。 ”

两人正说着，几个人又走进来，邓华等人一看，为首的正是肖华（原东

北解放军兵团司令，现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又是四野的老战友，大家格外亲热。肖华埋怨邓华：“你们来了，也不给我打个招呼。走走走，都到我那里吃饭去。”军长们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跟着肖华、邓华到了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小餐厅。席面已经摆好了，人一到，立即上菜。都是老战友，大家也不拘礼，频频干杯。酒酣耳热之际，邓华问道：“老肖，今天总理来看我们，好像不太高兴。你消息灵通，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肖华左右看看，把负责招待的几个战士支到门外，才悄悄地说：“你们不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军长们一听大吃一惊，忙问道：“出了什么事？”肖华沉吟着说道：“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上海有家私营电影公司昆仑影片公司最近拍成了一部电影《武训传》，讲的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镇人武训行乞办学的事，大明星赵丹主演。这位赵丹真有两下子，把武训这个人演的活灵活现的。”

邓华问道：“原来是一部电影啊，这和总理又有什么关系呢？”

肖华说道：“老兄有所不知，孙瑜拍片前，曾在上海的一次招待会上问过总理，征求过总理对武训的意见。这武训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总理对他没有更多的研究，只告诉孙瑜，武训办了几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夺去。当时招待会上人多，大家都来向总理敬酒，总理也还有许多应酬，所以也未及细谈。当时也没有当回事，谁知道后来出了这么大的事呢。”说完忙招呼大家吃菜。

邓华无心吃饭，催着肖华讲下去：“别卖关子呀，快讲下去。”

肖华喝了口酒接着说：“今年二月，片子拍好了，孙瑜带着片子到北京送审，正好碰上中央开会，放映厅里坐的满满的，三个小时的放映时间大家动都没动一下。放完电影后，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向孙瑜表示祝贺。这时候，有人向主席告了状。”

大家问道：“谁呢？”

肖华悄声地说：“你们想还会有谁。正是江青告的状。毛主席没有看这个电影，当即把片子调去审看，听说彭总当时也在座。毛主席看完片子后，觉得这个片子否定农民革命，便亲自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应该重视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人民日报》 5 月 20 日刊登了。这一来，全国就开始批武训了，许多说过武训好话的人都挨了批评，作了检查。周总理也都向中央作了检讨呢。”

邓华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呢。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肖华说：“咱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以后也得多几个心眼，小心吃亏。”这时女服务员又上来几道菜，肖华赶忙招呼大家：“快吃，拿出你们打美国鬼子的劲头，把这些菜消灭光。”军长们在朝鲜每天都是凉水拌炒面，实在馋了，风卷残云般地把这些菜一扫而光。

再说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以后，秘书报告说：“班禅喇嘛马上就要离京回西宁了，给他的礼物已准备好，请你再看看礼单。”周恩来接过礼单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完后又问秘书：“礼单的藏文本呢？”秘书说：“没有印藏文本。”周恩来责备地说：“这怎么行呢？重新写礼单，藏文名称放在汉文名称的上面，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就要打心眼里尊重，来不得半点马虎。”秘书答应一声“是”赶快重新印制了。

这件事刚忙完，丰泽园来了电话，请周恩来去一趟。周恩来赶紧坐车赶去，毛泽东请他坐下说：“等一会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要来，我们一起

商量一下进藏的事。”卫士送上茶来，周恩来掀开茶壶，一连喝了几口。毛泽东看他舌焦唇干的样子，想起一件事，问道：“前几天，我托人给你送去一张条子，你收到没有？”周恩来回答说：“收到了，感谢主席的关心。”毛泽东说：“要节劳，注意身体。批评武训传的事，要适可而止。我听说你也作了检讨，这又何必呢。”周恩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有错误的，应该检讨。”毛泽东挥挥手说：“算啦，我派江青去山东调查一下武训，回来发表个调查记，就算是批评武训传的总结。对孙瑜他们要加强教育，让他们以后再拍些好片子。”周恩来说：“我一定把主席的话转告给孙瑜、赵丹。另外邓华他们已经来了，主席什么时候接见啊：”毛泽东说：“这事慢不得，明天就让他们来。”

正说着，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来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吩咐卫士赶快上茶。还没端上来，李维汉又来了，毛泽东握住李维汉的手，哈哈地笑着说：“你们办了一件大事，了不起哇”。李维汉又说：“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具体的事，协议的签订全靠中央决策得好。”毛泽东缓缓地说：“还是你们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功劳大，请坐吧，我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看看怎样落实好好协议。”

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望望毛泽东说：“主席，现在就开始吧？”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开始吧。”周恩来说：“今天主席把大家找来，商议一下进军西藏的事。这次和阿沛来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为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我们要进军西藏，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维汉同志先讲讲。”李维汉说：“好，我先来汇报吧。在中央的领导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上签了字。班禅喇嘛对协议签订起了积极的作用，表现出了很大的爱国热情。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地位完全平等，两人分管前藏和后藏。达赖驻锡地是布达拉宫，领导着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班禅的驻锡地是后藏的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领导着堪布会议厅，也就是堪厅。李维汉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有点口渴，拿着茶杯猛吸了几口，又接着讲起来：“由于堪布会议厅和噶厦政府失和，九世班禅恐遭不测，便于 1923 年离开西藏，最后在青海塔尔寺仙逝。按照惯例，西藏噶厦政府、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和青海塔尔寺的班禅行辕均开始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驻在青海塔尔寺的堪布会议厅经过一系列工作，确认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是九世班禅转世，也就是这次来京的十世班禅。但是噶厦政府拒绝承认十世班禅，十世班禅现在还只能住在青海香日德。另外现在十四世达赖还在亚东。这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应该积极促成他们的友好团结，并创造条件，让达赖、班禅回返驻锡地，这也是西藏僧俗大众的热切愿望啊！”

毛泽东点点说：“这个问题确实重大，需要慎重研究。”

周恩来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很重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其中有两条专门讲了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一条讲的是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一条讲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共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达赖喇嘛已于 5 月 28 日来电，同意这两条内容。现在达赖驻亚东，他和噶厦对中央尚有疑虑，搞不好就可能出走国外。所以我建议不要由中央出面直接派代表护送班禅回西藏，以免达赖起疑心，以为中央有意让班禅代替达赖，使他下决心流亡国外。”

毛泽东说：“我看就这样办吧，让维汉和西北局具体研究下班禅返藏的有关事宜，保证班禅安全返藏。下面就请国华同志谈一下 18 军进藏的事吧。”

张国华欠欠身子说：“我们接受进藏的任务后，先让王其梅副政委率先遣队探路，大军随后跟进。在昌都，我们歼灭顽抗的国民党土匪和藏军 5 千人，解放了昌都。不幸的是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热情奔走的格达活佛被敌人毒死，昌都解放后，我们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现在部队全部驻在昌都、甘孜听候中央命令。”

毛泽东说：“昌都这一仗打得好，给那些阻挠和平解放西藏的反动分子一个下马威。现在你们必须立即进军西藏，我已命令新疆的王震兵团派部队从叶城进藏，配合 18 军的进藏活动。现在进藏的主要问题是后勤支援问题，中央已下决心，尽最大的可能支持部队进藏，这个问题就请总理给你们谈一谈吧。”

周恩来点点头说：“主席对支援部队进藏极为重视，在国家外汇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主席亲自批准进口三十架高空运输机。现在为了使后勤保障工作适应进藏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进军支援司令部，下辖工兵师、汽车师、35 个兵站，四个办事处。另外阿沛·阿旺晋美表示要动员几万头牦牛为大军运输物资，这些牦牛队也由支援司令部负责调度。总计后勤支援部队 8 万人，就是说，进到工布江达以西的一个师 8 千多人，每个人平均有 8 个人为他做后勤保障工作。适应进藏生活的需要，现在重庆赶制 20 万斤饼干、赶制蛋黄饼、姜糖片、皮大衣。皮帽子一律用滩羊皮制做，又暖和又轻。为保证空投，昌都、甘孜的机场已经修好了，沿途设立了航空站，导航台。”

张国华感动地说：“感谢中央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挥挥手说：“要感谢我们的战士噢，听说吴忠师在甘孜断粮一月，战士捉田鼠吃，还坚持修机场，真了不起。”

周恩来提示说：“主席听说吴忠师断粮的消息后，急得两天都没有好好吃一顿饭，督促空十三师试飞空投，空投效果还可以吧？”

张国华回答说：“解决了大问题。”

毛泽东点燃香烟，猛吸一口说：“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加快修筑公路。一条是青藏公路，一条是康藏公路，这两条公路修到拉萨，不仅可以充分保障部队给养，更重要的是可以运送大量物资去支援西藏的建设。”

张国华回答说：“我们正在组织部队，工兵师和民工在抢修。”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我看就这样吧，张经武作为中央代表先经印度去西藏，张国华谭冠三率部队由昌都出发进藏。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

李维汉等人走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明天你就让邓华他们来吧。我请他们吃顿饭。”

第二天，邓华率军长们来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敬礼报告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握到梁兴初时，毛泽东问道：“你就是那个万岁军军长？”梁兴初报告说：“主席，我只是一个小卒。”毛泽东笑笑说：“小卒过河，拼命而行。同志们辛苦了。”梁兴初说：“主席辛苦，我们只管打仗，主席可是日理万机。”毛泽东说：“还是你们辛苦，你们把美国人打回到三八线，不简单呢。现在美国人放出风来要谈判，我们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防止他用缓兵之计。当然也可以谈，在三八线停战，大家都有面子嘛。”

大家谈了一会，李银桥进来请军长们吃饭，毛泽东说：“四菜一汤，没有什么好吃的。”说完便带着邓华和军长们进了餐厅。席面已布置好，虽是四菜一汤，却很丰盛。毛泽东举筷说：“你们从朝鲜来，吃了大苦，我让他

们把菜搞得实惠些，你们也不要客气，一定要吃好。”

邓华说：“主席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毛泽东问：“什么事？”邓华回忆说：“记得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后，主席下令给每个战士发几块银元改善伙食，叮嘱大家一定要吃好，那次可真是解了馋。”毛泽东神色严肃起来：“是啊，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多少人倒下了。你们在朝鲜一口炒面一口雪，叫美国人尝到了中国人的厉害。就是后勤供应跟不上，想个什么法子让战士们吃好呢？”邓华回答说：“我们总结了经验，摸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挖坑道，挖库洞，从鸭绿江到三八线，沿途都挖汽车洞、粮食洞、住宿洞，朝鲜从北到南一列长山，正好让我们挖洞子。三八线阵地上的部队则挖坑道，敌机轰炸时藏在坑道里，敌人步兵上来后钻出坑道打，伤亡可大大地减少。”

毛泽东一听高兴极了，连忙嘱咐邓华：“这几天让军长们去玩玩，你给我把这些情况写成一个材料。”邓华答应道：“回去我马上就写。”毛泽东说：“这下可好了，终于找到一个办法了。来来来，吃菜，喝酒，就像咱们当年在通渭县城时那样，要解馋。”

邓华回到北京饭店后，立即摊开纸笔写起来。他在写下《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的题目后，便飞快地写起来。几天后文章写好，毛泽东派秘书来取走了文稿。这时间前线的日子也到了，工作人员忙着收拾行李，购买车票。正要启行时，电话铃突然响起来，邓华拿起听筒，只听得对方说道：“是邓华副司令员吗？”邓华应道：“是，我是邓华。”对方说道：“我是林总办公室秘书，林总要和你谈谈，车子已去接你了，请你马上来。”

林总？邓华心中一震。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林彪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了。他深知林彪打仗爱动脑筋，指挥作战有办法，但也知道这位上司城府极深，现在突然召见，有什么事情呢？

邓华下了楼，果然车子已经来了在等着，他坐上车后，车子立即开动。6月上旬的北京已经很热了，邓华想着前线，对林彪的突然召见有些不悦，心情格外烦躁。

十几分钟后，车子在林彪的房子门前停住了，邓华走进客厅，只见窗子的窗帘已拉上了，房子里显得有些暗，林彪的夫人叶群招呼他坐下，摆上糖果，然后去请林彪。林彪出来后请他坐下，两个便闲聊起来。

林彪慢吞吞地说：“听说你回北京了，是不是很忙啊？”

邓华知道林彪嫌自己没有主动来看他，有看法了，连忙解释：“回来后还没有安顿好，主席召见，又让写文章，总政总参等单位又抢着让去座谈，一直没顾上来看林总。林总身体近来好吗？”

林彪欲言又止：“前些时不大好，老出汗。在苏联治了一段时间，也不大见好，回国后又忙着筹划朝鲜前线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就马马虎虎吧。听说老洪对改做后勤工作有想法？”洪学智本来是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入朝前在华南军区任司令员，协助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工作，是林彪根据邓华的提议，硬把洪学智从华南拉回到十三兵团的。邓华明白，林彪这时提到这件事，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他林总对自己的支持。邓华心领神会，回答说：“老洪对做后勤工作开始有意见，现在想通了。林总调老洪来十三兵团可真是调对了，他在前线发挥了大作用。”

接下来，邓华简单地介绍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五次战役的概况，林彪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最后才说了几句看似平常，实则包藏祸心的话：“你们打得不错，四野的老底子嘛。五次战役不大好，这也怪不得你们，彭

总对新入朝的部队也不熟悉嘛！”

邓华听得很明白，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前四次战役打得好，并不是彭总指挥有方，是我林彪带出来的队伍好。第五次战役其他部队一入朝，这不是问题来了，180 师整个儿就全军覆没了嘛。

林彪恐怕邓华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又补充了几句：“唉，都怪我这个身体，去年十月间，我生病，老出汗。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前线的情况。”说着命人打开一幅大军用地图。邓华听林彪话中藏话，贬斥彭总，想起在朝鲜前线的日日夜夜，对林彪的这种作法非常反感。他觉得彭总一点没有派系的观念，该骂的就骂，该奖的就奖，对 38 军的批评和奖励典型地说明他的这个性格。但林彪就总喜欢搞派系这一套，处处抬高自己，这就不对了。就拿四野来说，当年出关的十万部队不都是从山东和晋察冀抽的吗？没有罗荣桓和聂荣臻的大力支持，把大批主力部队交给林总带领出关，哪有四野，邓华自己就是从晋察冀军区抽走出关的嘛。

心里面有了想法，说话时便表露出来了。林彪指着地图，一会儿问 38 军穿插三所里的路线，一会儿又问 180 师解体的地点。邓华不想多讲，林彪问一句，他答一句。林彪听出了他的敷衍和冷淡，停下提问，问道：“你好像有什么事？”邓华答道：“是的，我已买好了车票，火车就要开了。”林彪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要紧，打个电话，把车票退了。”邓华摇头说：“林总，我得赶回朝鲜前线，彭总正等我回去呢。下次来京，我一定向林总详细汇报。”林彪一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看了邓华一眼，冷冷地说：“好嘛，你走嘛。”

邓华走了以后，林彪在客厅里坐着生闷气，叶群走出来愤愤不平地说：“好个邓华，跟着彭德怀跑了一趟朝鲜，就不认老领导了，眼中就没有林总了。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吧。”林彪说：“瞧什么，彭总现在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群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不知道以后谁是谁呢。”

话未说完，电话铃响了起来，叶群拿起电话问道：“喂，噢，是江青同志啊！要来看望林总？欢迎，当然欢迎，请来吧。”她放下电话对林彪说：“江青要来看你，这是个不安分的人物，主席让她批武训传是有深意的，你要跟她把关系搞好，看来她也有求于你，这正是好机会。”

江青来到林彪家里时，叶群正在门前迎候，车停稳后，她走过去亲自打开车门，江青笑吟吟地走出来。叶群发现，江青一下子变得年轻起来了，禁不住惊异地说：“江青同志，你这么年轻漂亮，真让人羡慕。”江青搔首弄姿地说：“是吗？现在批判武训传，忙得我团团转。这不，主席又要我去山东调查武训。”叶群巴结地说：“那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林总刚才还跟我说，让我找点东西给你补补，别弄坏了身子。”江青惊喜地说：“是吗？林总对我这么关心啊！”叶群说：“可不是，他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吃，就在客厅里等你呢。你快进去吧，别让他等急了。”

林彪看到江青进来，忙上前和江青握手。江青早就知道林彪因为怕出汗，一直不洗澡，不洗脸，但因为要拉拢他，也就顾不上这些了，和林彪紧紧地握手。二人分宾主坐定后，江青说：“听说林总身体不好，一直要来看你，但因为忙着批判武训传的事，总分不出身。近来身体好吗？”林彪淡淡地笑笑说：“多谢江青同志关心，马马虎虎吧。倒是你要注意身体噢。”江青矜持地说：“我只不过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哨兵。林总是知道的，主席不让我多

管事，我就只好每天看看报纸，有什么问题就向主席提出来。”林彪说：“江青同志政治上很强，艺术上也是内行，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机会我要向主席提出来。”江青感激地说：“我还年轻，还要向林总很好地学习，主席是非常器重林总的。噢，立衡和立果呢？”叶群答道：“他们都去上学去了，感谢江青同志对豆豆和老虎的关心。”

接着，两个女人在一起议论起孩子、衣服来，家长里短，林彪听得心烦，便要通了总政的电话：“是肖华同志吗？江青同志以李进的化名去山东调查，你们总政要大力支持，提供一切方便。”

打完电话，林彪对江青说：“我已让肖华派人参加调查组，这样你会更方便些。”江青说：“有军队的支持，我就更放心了，天不早了，我得动身了。”

江青从林彪家出来，心情非常振奋。革命取得了胜利，朝鲜战争也大体定局，今后是和平建设，自己该出出头了。江青读过一些历史书，知道功高震主的无数历史典故，自己这次出谋批判《武训传》，一下子批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总算报了 1937 年书记处限制她参加领导工作的一箭之仇。在开往山东的火车上，江青一边咀嚼着这些事，一边下定决心，以后再搞几件批武训传这样的事，慢慢地爬上权力的上层。武则天可以做女皇，自己为什么不能？

山东堂邑县长知道中央调查团来县调查武训，连忙做了布置，找了许多熟悉武训的老人和学者。江青等人在堂邑下车后，指着县长说：“你就是堂邑县长？我叫李进，奉中央命令来调查武训，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县长忙说：“我们找了很多老人和前清的秀才……”这时有人暗暗地扯扯他的衣角，他不由得把话打住。等江青进屋去了，他才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上级。只见那老上级对他附耳几句，县长不由得脱口而出：“原来是江青同志，可不得了，我得对那些人打个招呼。别让他们胡说。”

江青在堂邑调查了一个多月，收集了一大批材料，回京后对毛泽东说：“你看看，这个武训多差劲，又吃地租，又搞女人，是个大流氓大地主嘛。他还跟一个寡妇搞破鞋，生了一个小豆沫呢。”毛泽东看看材料说：“堂邑县黑旗军头领宋景诗的情况都属实吗？”江青说：“完全属实。当然，宋景诗中间也投降过清朝，不过那是假投降，是策略上的需要嘛。我看可以把宋景诗拍个片子，对《武训传》也是个更好的批判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你让电影局去组织吧。”

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长叹一口气说：“这文化理论方面的事得有个人抓抓了。”江青说：“这还不容易吗？现成有一个人摆着。”毛泽东问：“谁？”江青附耳几句，毛泽东摆摆手：“他都病了几年了，怎么能抓起这个工作？”

欲知此人是谁，且看续回。

第二十七回
当先进郝建秀苦创工作法
作主人老孟泰悄建器材库

话说江青推荐康生领导全国的理论工作，被毛泽东一口拒绝。毛泽东说：“康生小病大养，几年都没有工作了，他怎么能负责这项工作呢？还是由陈伯达多抓些吧，你以后多跟他联系。”江青也不敢多说，瞅机会跑到康生家里，给他透露了这个消息。康生其实也无大病，只是前年夏天和饶漱石争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失败，被饶漱石略施小计，给安在山东分局书记的职位上，一气之下称病不出，在家养病。时间久了，康生自己觉得也不是办法，便于去年夏天搬到北京养病，以便打探消息，更图东山再起。他听了江青的暗示后，思前想后，觉得再称病下去会被人们遗忘，但现在复出又太突然，最后也没想出个办法来，只好继续等着。

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接连奏捷，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大高潮。城市农村，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标语，报纸上接连发表社论和前线战讯；宣传小组包干到户，在房前炕头，向人们讲解着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意义；广播里每天都播送着志愿军战歌；青年人踊跃报名参战，成年人争着捐钱捐物，河南著名豫剧女演员常香玉一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遂被志愿军空军命名为“常香玉号”，一时传为佳话。全国人民更是响应中共中央增产节约、抗美援朝的号召，埋头苦干，支援前线。这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战线上的干部、工程师和工人们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和扩大工业生产，其间真是英雄辈出，难以缕述。更有几个先进模范人物，虽然远离朝鲜战场，但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也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引着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成为全国的大模范。

一个大模范出在山东青岛。这里历来是纺织厂集中的地方，建国后，国家又在这里办了许多纺织厂，招收女工。一些农村姑娘听爹妈讲起解放前纱厂女工的苦难生活，不愿进厂当工人。开始招工时，应招者寥寥无几。正当招工人员为难时，一个农村小姑娘跑来报名来了。只见她个头不高，眼睛却大而有神。招工人员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说：“我叫郝建秀。”工作人员又问她：“你来当工人，爹妈舍得吗？”郝建秀说：“参加祖国建设，有什么舍不得的，我还是青年团员呢。”工作人员点点头说：“你被录取了，明天就来厂报到吧？”

第二天，郝建秀到纱厂报到，只见纱厂门口悬灯结彩在欢迎新工人呢。郝建秀刚走到门口，已有几个干部走上来，帮她提行李，送她到宿舍休息。宿舍是新建起的五层大楼，窗明几净。郝建秀随着干部进了一个房间，只见房子里摆着几张新床。干部把她的行李放到一张床上，又带她看了洗脸间。一切都是新的。郝建秀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住进了这么好的宿舍，真是新社会、新国家，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郝建秀收拾好她自己的床铺以后，到洗脸间拿起拖把擦走廊。其实走廊已擦得很干净，但她劳动惯了，又想着自己已成了工厂的主人，不由得想把六层楼收拾得更干净，让新来的姐妹们一进厂就感觉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她擦了走廊又擦玻璃，干得满头大汗，不觉已到中午。车间主任跑来招呼新工人去餐厅吃饭，见这个新来的小女工对公家事情这么热心，不觉点点头，心里暗想：真是个好苗子，以后要多加培养。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郝建秀和女工们刚开始不熟悉纺纱工作，个个手忙脚乱，老师傅手把手教她们，也很快就学会了。正式顶班后，郝建秀和女工们日日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受到表扬。每天下班后，厂里不是放映电影，就是组织舞会，姑娘们玩得挺开心。只有郝建秀经常躲在宿舍里闷闷不乐地想心事。

车间主任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感到很奇怪，可不能让这位刚从农村来的小姑娘受委屈，这可是事关工农联盟的大事啊，于是，他把郝建秀找来，关心地问道：“建秀啊，你最近怎么老是闷闷不乐的。有什么心事吗？能否给我这个老大哥讲讲？”郝建秀一摇头说：“没有。”车间主任问道：“没有？那怎么大家都玩去了，你一个人躲在房子里？”郝建秀说：“我没有钱嘛。”车间主任大吃一惊，这个小女工挺不错的嘛，怎么思想上有这么多的问题？转念一想，感到这句话里面可能还有话，便耐心开导道：“建秀，现在咱们国家还有困难，工资是不高，咱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主动为国家分忧啊！”郝建秀瞪了主任一眼说：“你把我看扁了，我觉悟再低，还是青年团员哩。我是看到报上登着常香玉一人就给志愿军捐了一架飞机，可我才捐了多少？我想多捐，又没有钱。主任你说我该咋办？”

车间主任这才明白郝建秀的心思，开导她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想办法多为国家创造财富。如果你在有限的时间里多纺一两纱，多织一尺布，如果全国的女工都能这样做，那对国家的贡献多大。”郝建秀说：“可我是个工人，文化又不高，又不让加班，我怎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车间主任严肃地说：“这我就要抨批你了，一个工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没志气的话？不懂就学，不会就问。我是完全支持你搞革新的，你就放心地干吧。”郝建秀高兴地答应道：“我一定按党的要求去做。”

从此以后，电影场里、舞会上更看不到郝建秀的影子了。车间主任眼见郝建秀的班次完成的工作量越来越多，知道郝建秀的革新正在取得进展，便特意到机床前观察。只见郝建秀两手翻飞，忙个不停，而又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观察了几个班次以后，她帮助郝建秀总结了一下，指出几个要改善的环节，同组的姑娘们还提了许多改进意见。使这种新方法更加完善。郝建秀班组的产量更高了，郝建秀高兴了，自己和姑娘们总算能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了。

时光很快地流逝。郝建秀的新工作法渐渐地传扬开去，厂里的姑娘们下班时也都不去舞会跳舞了，一个个跑来找郝建秀要求教她们新工作法。郝建秀也不推托，就在宿舍里给她们表演起来。这样教着教着，忽然厂里面要开大会。郝建秀和姑娘们带着小板凳早早去会场里坐好。主席台上已坐得满满的，郝建秀只认得厂里的几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大会开始了，厂长站起来喊道：“请郝建秀同志到主席台上来！”郝建秀以为是喊的别人，压根儿也没想到是喊自己，所以泰然不动，还在和几个小姐妹研究改善新工作法呢，直到车间主任过来拉她，才知道是喊自己呢。她急得脸都红了，挣脱车间主任的手，连连说：“我不去，我不上主席台，叫那么多人看着，怪害羞的。”厂长见郝建秀硬不上主席台，同工会主席下来，连劝带哄地把她拉上主席台。

厂长好笑地瞧瞧低着头、紧张地坐在一旁的郝建秀，大声宣布：“郝建秀工作法命名大会现在开始！我先来介绍一个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部领导。”工人们听说纺织部的领导都来参加命名大会，禁不住欢呼起来：“郝建秀！

郝建秀！”

开完大会后，郝建秀找到车间主任，气呼呼地说：“我对今天的大会有意见。”车间主任给她倒了一杯水说：“我知道你会找我提意见。你是觉得新工作法是大家创造的，不应该以你的名字命名，是不是？”郝建秀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车间主任说：“我们研究过你的思想表现，组织上正要让我给你说说呢。现在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考虑问题都要从这一点出发。你不想以个人的名字命名新工作法，这是好的。但你想过没有，以一个普通工人的名字命名新工作法，对全国的工人兄弟姐妹是一个多大的鼓舞，对全国人民又是一个多大的教育。再说新工作法主要是你创造出来的嘛。”郝建秀听车间主任讲得有道理，也就不再坚持了。她正要告辞回去，车间主任又叫住她说：“别忙，还有件事要问问你，你在家上过几年学？”郝建秀回答说：“高小毕业。”车间主任念叨着：“高小毕业，高小毕业？”郝建秀认真地说：“真的，我上过小学，还有成绩册呢。”车间主任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到我这里来一下。”

郝建秀对车间主任的问话好生奇怪，回到车间跟姐妹们商量后，姐妹们纷纷揣猜，一定是要叫郝建秀写介绍经验的文章，所以先来问问她的文化程度。她们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自从郝建秀工作法在报纸上登出以后，全国纺织厂都掀起了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热潮，其他战线也都表示要学习郝建秀的主人翁精神。报纸上关于学习郝建秀的文章接连不断，可就是没有郝建秀自己写的文章。听了大家的分析，郝建秀也觉得有道理。本来她早就想写一篇厂里领导和车间姐妹们如何和她一起创造新工作法的文章，可就是文化低，写不来。如果领导上能找个人来帮帮自己就好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第二天，郝建秀兴冲冲地到车间主任办公室去。车间主任已等着她，见她来了，什么也不说，把她带到厂长办公室。郝建秀进去，厂长赶快过来，把她让到椅子上坐下，严肃地说：“郝建秀同志，有一个非常光荣、也非常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郝建秀站起来说：“有什么任务？就交给我吧，我三天不睡觉也要完成。”厂长笑笑说：“好，有这股劲头就好。组织决定送你到大学学习。”郝建秀一听慌了，急得叫起来：“不行呀，厂长。我才上了两年小学，怎么能上大学呢？不行，不行！我要回车间去了。”说着拔腿就跑，车间主任赶快挡住。厂长生气地批评郝建秀：“你还是共产党员不是？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你怎么能打退堂鼓？黄继光是这样的吗？”郝建秀委屈地说：“可是，我实在文化太低了。”厂长又批评起来：“文化可以学嘛。你看了《高玉宝》没有，文化比你还低呢，可人家还写出了小说，你要好好向高玉宝同志学习。党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先去北京工农速成学校补习文化，然后再去华东纺织学院学习。你要想为党多做贡献，就得有知识。工农分子知识化，这是毛主席的要求。你还想打退堂鼓吗？”郝建秀一听是毛主席的指示，立时感到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举起右手宣誓道：“我一定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厂长这才高兴地笑了。

车间的姐妹们听说郝建秀要被推举上大学了，纷纷跑来向她表示祝贺，郝建秀把自己的工作服、工作帽包好，交给姐妹们，叮嘱她们为自己保存好。大家开玩笑地劝她别保存工作服了。又是模范，又上大学，毕业后还能再当工人？郝建秀正色说：“我永远是个工人，上完大学我就回厂来，不论组织上让我干什么，我都要顶班劳动，和大家一块干。你们记住我的话，我要是做不到，你们就来打我的脸。”姐妹们一听，都感动地哭了，郝建秀一想到

要和日夜相处的姐妹们分别了，也鼻子里酸酸的禁不住抱头痛哭一场。

正当厂里的姐妹们难分难舍地送郝建秀去北京学习时，报纸上又登出了鞍钢老英雄孟泰的事迹，郝建秀一听广播，立即带着姐妹们做了很多“百宝箱”，放在车间的各个地方。办完了这件事。她才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的校园一看，到处都张贴着学习孟泰先进事迹的标语。在学校学习的高玉宝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们听说郝建秀来了，立即跑到女生宿舍来看她。他们刚从东北鞍山钢铁公司参观回来。模范爱模范，英雄喜英雄，郝建秀连忙向他询问孟泰的先进事迹，高玉宝等人七嘴八舌地向她介绍起来。

孟泰确实是个老英雄。若论年纪，他已经可以做郝建秀的爷爷了，几十年前，就已经到了鞍山当炼铁工，解放战争时期，孟泰跟随东北野战军南征北战，炼钢炼铁，支援前线，辽沈战役结束后又回到鞍山钢铁厂，依然当他的工人。他的许多工友都因工作需要提拔成干部。有人为孟泰鸣不平，觉得孟泰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起码也得给个什么“长”当当。孟泰摆摆手：“现在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了，还什么长不长的，赶紧干活。”

这时正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鞍山钢铁厂是国家恢复建设的重点工程中的重点工程。鞍钢规模虽大，叫日本人掠夺，国民党军队破坏，解放时已成一个烂摊子。日本人听说中国要修复鞍钢，都摇摇头，谈何容易，五十年也修不起来。当时确实是困难重重。不说别的，光器材就丢得差不多了。要修复高炉，从哪里一下子弄这么多器材来。正在厂长急得直跳脚的时候，孟泰找上门来了，对厂长说：“厂长，我那里有些器材，不知用得上用不上。”厂长以为孟泰南下时带来了几个小零件，高兴地说：“行啊，有一件是一件，你赶快拿来吧。”孟泰为难地说：“我拿不动啊。”厂长惊讶地问：“什么零件？这么大！好，我带几个人和你去抬去。”

当下，厂长叫了几个小伙子，一起去抬孟泰的大零件。孟泰把他们带到厂区角落里一间破旧的土平房前，推开屋门请厂长进去。厂长进屋一看，惊喜万分，只见屋里靠墙用木板钉着一层一层的架子，架子上下摆满了高压气门、三通水门、弯头、活接头、渣套、里外接头、法蓝轮盘等紧缺器材，光是弯头就有几万个，三通水门一万多个。厂长用两手摸摸弯头，抓抓水门，生怕这些器材跑了，看够了，摸够了，才问孟泰：“老孟，你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孟泰指指厂区外大片大片的草甸子说：“从那里拣来的。”厂长奇怪地问道：“草甸子里怎么有这么多器材？”孟泰说：“厂长，你刚来鞍山，不知道呀……”

原来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鞍山，他们也很看重鞍山钢铁厂，派来重兵布防，赶着工人恢复生产。工人们不愿意让鬼子炼出钢来造子弹去打自己的同胞，乘鬼子不注意，顺手就往草棵子里扔几个水门，一脚就往烂泥坑里踢进一个弯头，能拆就拆，能扔就扔。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军队开进鞍山，又拆又卖，许多器材就这样被烂草，沙土掩埋起来了。

孟泰跟着大军回到鞍山以后，知道要恢复鞍钢就需要器材。他想起了那些被扔掉的器材，现在该是让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了。于是，他成天在草甸子里走来走去收拣器材。这时工厂无法开工，工友们还不能发薪金。大家见无事可干，都出去打柴火，补贴家用。孟泰依然转来转去收拣器材，家里没烧的了，就拔几把野草对付对付，工人们见孟泰天不亮就爬到地沟子里，还以为他害了梦游症呢。

这样拣了几个月，孟泰拣回来的器材堆满了小屋。由于扔的时间长了，这些零件又脏又锈。孟泰用水把它们洗干净，擦去锈迹，抹上机油，没有帽的给配上帽，没有螺丝的给装上螺丝，又找了些旧木板，在屋里靠墙钉上架子，把这些器材分门别类放到架子上。

听了孟泰的讲述，厂长这才知道这些器材的来历，激动地握着孟泰的手说：“老孟啊，你这个仓库可救了国家的急，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孟泰笑笑说：“什么学不学的，国家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就得当好这个家，厂长你说对不对？”厂长连声说：“太对了！太对了！”

当天厂长回去后，就派了个工料员协助孟泰管理这个仓库。有了器材，高炉的恢复建设就快多了，接连修复了三个高炉，孟泰仓库的名声也传出去了。鞍钢的工人们都学孟泰的样子，到处拣拾器材，解决了不少难题。更重要的是孟泰这种以厂为家的精神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孟泰精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代表精神了。

高玉宝看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接过来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呢，老孟泰在技术上也有两下子呢。他改进了高炉上的水管冷却箱、蒸气管道和铸铁机的冷却水道，还改进了瓦斯管理方法，不但提高了产量，还减少了能耗。你说这一增一省，该为国家省多少钱啊！”

郝建秀看大家谈得这么热火，学习体会这么深，不禁着急起来，向高玉宝说：“啊呀，你们这些老大哥水平这么高啊！我又没有文化，万一学习跟不上趟怎么办啊！你们可得好好帮我。”高玉宝安慰她说：“你可别这么说。你文化低，谁又文化高啊。”郝建秀说：“你是作家呢，我哪能和你比啊！”高玉宝摆摆手说：“快别这么说了，什么作家啊！你还不知道我那两下子。我写《高玉宝》的时候，大字识不了一斗。不会写的字，都用画代替。后来组织上知道我要写书，派了个同志来帮助我，这才把书写出来了。没有党，我们这些人算个什么啊！”

讲到这里，大家又议论起当前的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来。

旧中国经济本来就非常落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八年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年反革命内战，又使这本来就落后的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所有公私财产，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使中国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为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作好准备，中国人民从 1950 年开始，进行了三年恢复经济建设。

在农业战线上，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四亿农民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下被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些农民还在自愿和互利的条件下开展了互助合作。各级政府部门又从发放贷款、推广技术、保障供应、流通供销等方面予农民以支持和帮助，结果是促进了农业生产。

于此同时，国家还拨出了大笔资金用于兴修水利，进行了著名的根治淮海、修建官厅水库，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等重大水利设施建设，全国有二千万人直接参加了水利设施的建设，完成了 17 亿立方米的土方量，这些土方量相当于开挖了 23 条苏伊士运河。

在交通运输战线上，铁路交通的恢复和建设被摆在优先地位。1950 年在修复原有的铁路后，又马上接着修建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和天水到兰州的天兰铁路。俗语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人民为了改变蜀道难的状况，在本世纪初（即辛亥革命前夕）集资准备修建成渝铁路，谁知腐败的清朝政

府却把筑路权拱手让给外人。四川人民愤怒之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朝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革命党人遂乘机在武汉发动起义，辛亥革命得以发动成功。清朝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四川人民修建铁路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直到全国解放，四川省连一寸铁路也没有。成渝铁路开工后，仅用了两年时间圆了四川人民四十多年的铁路梦。当 1952 年 7 月 1 日全线通车时几十万四川人民聚集在成渝线上，欢呼铁路建设者们的丰功伟绩，歌唱党的英明的领导。天兰铁路的通车，则把兰州这座西北重镇更紧密地和北京连接起来。火车通到兰州郊区一个叫夏官营的小村时，世世代代不知火车为何物的农民们都从家里跑出来，观看这些会跑的铁房子。

总计，三年经济恢复建设期间，修复、加强旧铁路一万余公里，新修铁路 1267 公里。

在大规模修建铁路的同时，公路的建设也在全国普遍展开，并开始修建通往西藏拉萨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在工业战线上，首先恢复了东北的一些原有的大企业，接着又兴建了一批骨干企业。鞍山钢铁公司是破坏得很严重、也是恢复得较早的一个大企业。鞍钢的恢复生产，有力地支持了铁路建设和治淮工程。这时，国家又在青岛、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等地兴建了大批棉纺织厂。阜新海川露天煤矿、山西重型机械厂也都投入了生产。能源工业和母机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又支援了其他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在贸易战线上，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取缔投机倒把，打击囤积居奇，取消了黑市，充分发挥国家银行的调节功能，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党和政府还采取措施，努力壮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使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

这个期间，国家还对经济性质进行了改造。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宣布冻结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管制美国的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随后，国家又采取征用、代管、征购、加强管制等措施处置美国在华公私企业。对于那些接受美国津贴的各种文化教育救济慈善等机构，接管后予以改造，使之为新中国服务，对于其他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国家则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置。

进城后，党在坚决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于私营工商业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秩序的做法，国家予以坚决的打击，对于他们正当的经营活动和收益则给予保护。1950 年物价稳定后，由过去的通货膨胀而刺激起来的虚假购买力（即抢购保值）消失，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主遇到了一些困难。党和国家迅即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定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增长农村购买力等办法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且使他们得到很大发展。

三年经济恢复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煤和电的产量增加了一倍，钢铁产量增加了八倍，轻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

大家正谈得高兴，党支部书记拿着几张《人民日报》跑进来说：“ 好消息！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已经签订，大家快来看啊。 ”郝建秀拿过报纸一看，果然报纸上登着消息和照片。郝建秀惊奇地说：“ 班禅喇嘛这么年轻啊！简

直是个小孩子嘛。”高玉宝说：“别看班禅年纪小，可有主意呢。”党支部书记听见高玉宝说话，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对高玉宝说：“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校长请你今天去给学生们作了个报告，讲讲高玉宝苦难的童年。你赶快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吧。”高玉宝连忙答应了，从学校侧门出来，穿过一条小马路，进了对面人民大学的校门。

附小的校长听说高玉宝来了，连忙跑出来迎接，歉意地说：“我们刚才接到紧急任务，要去前门车站欢送班禅喇嘛南下参观，你看……”高玉宝说：“没有关系。你们什么时候定下时间了，通知我就是了。”校长连连道歉：“实在对不起，咱们就一言为定。”校长还想讲些什么，教导主任过来报告说：“校长，学生们已经上车了，咱们走吧。”校长说：“好，出发吧。高玉宝同志，再见！”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二十八回
统大陆一野二野进西藏
释前嫌达赖班禅会拉萨

话说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班禅喇嘛准备南下参观。北京前门火车站人山人海，鼓乐齐鸣，少先队员载歌载舞。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到车站送行，在一片欢送声中，列车徐徐启动。

班禅大师离开北京后，前往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访问。6 月初的北京，天气已十分炎热，越往南越热。班禅今年 14 岁，14 年的生涯都是在青海度过的，习惯了青海高原的凉爽气候，对内地的炎热颇不耐烦。在南行的列车上他又问堪厅负责人计晋美：“ 我给达赖佛的电文发了吧？ ”“ 前天就发了。 ” 班禅又问：“ 电文没有错吧？ ” 计晋美回答说：“ 怎么会呢。我给你背一遍：‘ 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 怎么样，没有错吧？ ” 班禅叹口气说：“ 我知道处长办事可靠，但我总放不下心。这次来北京，给我的感触太多了。我虽然只有 14 岁，但毛主席，周总理都没有把我当小孩看，一个个优礼有加，真正是尊重我们藏族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我要是对协议的落实没有出上力，怎么对得起中央对我的信任呢？ ” 计晋美安慰他说：“ 大师不要着急。有中央的领导，协议一定会落实的，张代表他们已先行入藏了。 ”

张代表即张经武将军。张将军是湖南人，曾在红一方面军担任过教导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解放军纵队司令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为了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把他调出来担任中央政府代表。5 月 23 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后，张经武即按照中央的决策带领 18 军联络部长乐于泓经印度先去亚东，争取达赖回拉萨。

1951 年 6 月 30 日，张经武一行离开北京，转道香港、新加坡、印度、锡金，于 1951 年 7 月 14 日到达西藏亚东。其间转车换机，骑马乘驼，不必细说。

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闻知中央代表到了，即派噶伦（即地方政府主要成员）然巴、索康、饶噶厦、洞波四人拜访中央代表。张经武迎进帐房，如礼相见已毕，提起此行目的：“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已经签定。中央对达赖活佛非常关心，希望达赖活佛早日返回拉萨。我想明天就会见达赖活佛，转达中央的意见。 ” 然巴干笑了几声说：“ 张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西藏，自然应及早拜谒达赖佛爷。根据惯例，明日朝见达赖佛爷时，由达赖佛爷升座，百官傍侍，然后张代表经传唤进殿。达赖佛爷下座迎接毛主席大函，然后即升座。在座旁右侧给张代表和部长设座。不知张代表是否同意这种安排？ ”

张经武没有说话。乐于泓立即反对：“ 这个仪式不妥，不能表现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正确关系，也不能表达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拥戴态度。我建议仪式改为这样，我们上山后，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到达赖卧室见面交信。 ”

张经武点点头：“ 我同意乐部长的建议。这次阿沛作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北京，周总理亲自代表中央去迎接，是何等的重视，何等的礼敬。中央

代表到了西藏你们怎么能够以传唤的方式让中央代表拜会达赖呢？这不是太不礼貌了吗？”

然巴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张经武的方案。第二天近中午时，然巴噶伦亲自率领仪仗，迎接张代表一行去会见达赖。当时达赖住东噶庙上，名曰庙，其实是一座大帐篷。张代表一行走上山来，噶厦及僧官百余人在帐前迎候，大家如礼相见，由噶伦陪同张代表一行休息。过一会儿，然巴进来请张代表去达赖内室，张经武一行进了达赖卧帐，达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来与中央代表握手相见。张经武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函。达赖表示感谢并请张代表一行就座。

大家坐定后，张经武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达赖，看他年纪轻轻，只有十八岁，但由于本人聪慧，又有经师指导，小小年纪，已经历阅政治风波，所以说话干练，城府颇深。仔细地读完毛泽东的信，又想了好一会儿达赖才问道：“毛主席身体好吗？”张经武回答说：“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很关心大师，希望大师早日回到拉萨。”达赖说：“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我准备六天后即动身回拉萨。请你转告毛主席，由于我这里没有协议的副本，现在无法对协议表态。再过几天，阿沛就要带正式文本到拉萨了，那时我们就可以正式表态了。不知张代表意下如何？”张经武说：“大师的想法我完全理解。不过协议的内容已经电告噶厦，大师早一点表态，会提高大师的政治威信，这些还请大师三思。”达赖说：“还是等等吧，不就是几天吗？”

乐于泓看这个话题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为了掌握谈话的主动权，对达赖说道：“张代表的话还希望大师多考虑。另外解放军马上就要进藏，希望大师指示地方政府帮助大军进藏。”

达赖和噶伦们听到解放军进藏，他们也明白，这是经他们同意，写上了协议的，不好多说什么。好半天，达赖才问道：“请问你担任什么职务？”乐于泓说：“我是 18 军联络部部长。”达赖说：“这个问题也等阿沛来后一起商量吧。”

张经武见会见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告辞回了中央代表驻地。

第二天，陪同阿沛到北京签订协议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也赶到了亚东。张代表派人请他来议事，凯墨等人按时来到。大家如礼坐定后，乐于泓即说：“关于协议问题，我们昨天已与达赖活佛谈了。张代表已带来了协议的抄本，噶伦也都见了中央代表和毛主席的信，噶厦应及早表示态度才对。”凯墨说：“还是等阿沛来和诸噶伦见了面，噶厦再表示态度吧。”张代表说：“协议是大家签了字的，是一定要执行的。还是尽早表态，这样对达赖佛有好处，对西藏人民有好处。另外，我们想请噶伦转告达赖佛，班禅大师已数次通电拥护达赖大师。为了团结，是不是请达赖大师对班禅大师有个态度才对。”凯墨说：“张代表有所不知，这里面有一件很麻烦的事。认选转世灵童，一般都要认选上一世活佛圆寂一二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投生转世，至少也要十个月以上，十月怀胎嘛。而十世班禅呢？九世班禅曲吉尼玛是 1937 年 12 月 1 日在玉树寺圆寂，两个月零 18 天后，十世班禅宫保慈丹就诞生了。仅两个多月，怎么来得及诞生新的灵童呢？不过这都是老例，佛祖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可得知的。我一定把张代表的话转告达赖佛。”张代表说：“这就对了。达赖、班禅两位大师尽释前嫌，握手言和，乃是西藏僧俗民众日夜翘盼的啊。”

凯墨从张代表辕帐出来后，即去达赖处转告了张代表的话。马上有人站

出来反对：“ 不行。宫保慈丹距九世班禅圆寂只有两个多月，怎么会是转世灵童？ ”凯墨说：“ 佛法无边，你我凡夫俗子哪能理解？不要说上世班禅已经圆寂，就是在世时，他的灵魂还不是依附在别的人身上？安知宫保慈丹不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达赖点点头说：“ 凯墨的话有道理，对佛法的了解比较精当。你们先退下，待我占卜，便见分晓。 ”

众人退下，达赖焚香占卜。大家都紧张地等待占卜的结果。卦词出来后，达赖稍加研读，即知宫保慈丹确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当即宣布：“ 经我占卜，宫保慈丹确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我要向十世班禅发电，请他尽快驻锡扎什伦布寺，以便弘扬佛法。 ”凯墨闻命下去起草电文去了。达赖又问然巴：“ 我们后天就要回拉萨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然巴回答说：“ 已准备好了。 ”达赖问：“ 张代表呢？跟我们一起走吗？ ”然巴回答说：“ 是的，中央代表护送佛爷回去。 ”

达赖在亚东的行辕乱纷纷地准备起程回拉萨，暂且按下不表。且说班禅大师在 5 月 30 日给达赖大师发去电报后，即去南方参观访问。所到之处，人们载歌载舞欢迎大师来访，当地主要行政官员都来迎接，礼仪非常隆重。班禅心里非常感动，决心一辈子拥护中央领导，建设好新西藏。6 月 28 日，班禅回到青海塔尔寺，稍加休息后便召集堪厅成员开会，布置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事宜。

这样等了半个多月，计晋美喜气洋洋地跑来报告：“ 达赖大师回电了。经达赖大师占卜，确认佛爷是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班禅一把夺过电文急匆匆读起来，只见电文上写着：“ 5 月 30 日来电，此间于 6 月 4 日接悉，甚慰。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决定后已公布扎什伦布寺。现在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先来电为荷。 ”班禅看了看发电的日期，是藏历 7 月 19 日，他反复看了几遍电报，然后一言不发地陷入了沉思。

计晋美以为班禅接到达赖的这封电报后会欣喜异常，此时却见班禅毫无欣喜之色，不禁问道：“ 佛爷，达赖大师的这一纸电文既可平息有关佛爷身世的论争，又可化解前嫌，使佛爷回到扎什伦布寺，乃大喜之事。佛爷为何愁眉不展呢？ ”

计晋美问了几遍，班禅才叹口气说：“ 处长有所不知，今后我的担子更重了。要是万一出个差错，对不起毛主席和中央的重托，对不起西藏僧俗的希望，也难以向我佛复命啊！ ”

计晋美没有想到这个 14 岁的小佛爷志向如此之高，心中更加高兴，劝慰了几句，就按照班禅的指示积极地作进藏准备。他从电报上看到，达赖佛爷已经从亚东起身，向拉萨进发，不久必将电迎班禅进藏。

现在再回过来说达赖回拉萨的事吧，1951 年 7 月 21 日，达赖在中央代表的护送下，从亚东起身，向拉萨进发，免不得晓行夜宿，沿路僧俗跪拜迎接，历经半月有余，途经帕里，堆那、加拉、康马、江孜、车仁、打隆，浪卡子、白地、湟索楚卡、曲水、湟塘，终于 8 月 17 日抵达拉萨。这天，拉萨城里家家门口都用白灰洒成乐字形的吉祥图案，屋顶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经幡，屋檐上都插上了新树枝。从早晨 6 时起，僧俗人众已在街上络绎不绝，人人喜气洋洋，罗布林卡那里更是万头攒动，人人都想借此机会得到达赖的摸顶祝福。

中央代表张经武一行已先到拉萨几天，和噶厦留在拉萨的司曹布置欢迎

达赖的有关事宜。早上七时半，一批批执事官员。高级官员、藏军队伍、军乐队走进城来，最后是一群铁棒喇嘛拥着达赖坐的四人黄轿。道路两侧排列着各寺庙顶香持幡的喇嘛，其余僧俗人众站在远远的高岗上和草地上瞻仰达赖仪仗。这时布达拉宫的接官厅已布置一新，廊房内架设了达赖的大黄帐篷和宝座，廊前筑起了一土台，专供达赖下轿。在军乐队的军乐声和喇嘛的法号声中，达赖一行往布达拉宫走来。达赖从轿窗里望着外面欢迎的人群，联想到去冬深夜出走，今日返回拉萨，不禁感慨万分。

大轿到了布达拉宫前的接官厅，乐于泓代表张经武到轿前献了哈达。达赖出了轿去休息室换上僧服，受百官拜贺，然后又改坐八人大轿去罗布林卡为众人祝福。人们一看达赖前来，蜂涌而上。铁棒喇嘛挥捧驱逐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用手护头，挤到达赖轿前，得到达赖的摸顶祝福。

诸事已毕，达赖即同噶伦商议，派人迎接班禅进藏。噶伦中虽然有人不甚满意，但因班禅身分已经达赖占卜认定，所以不敢阻拦。商议结果，乃决定派出僧俗官员和西藏三大寺代表十余人亲往青海塔尔寺迎接班禅进藏，并派出藏军第五代本沿途保护，一路民众均须支应乌拉。商议已定，即令噶厦部署行动，去电班禅，通知进藏有关事宜，噶伦们得命分头准备去了。

噶伦们走后，达赖又想到了执行协议的事。这时他已感到共产党确实不同于国民党，十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消除了自己和班禅的隔阂，班禅已通电明确表示拥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自己又安然回到拉萨，班禅也不久即来西藏，动乱了多少年的西藏出现了空前的祥和气氛，自己也应该对协议早些表态。无奈阿沛正和 18 军在来藏的路上，无法看到协议的文本。想到这里达赖不禁有些着急。

正当达赖为此事操心的时候，凯墨跑来报告，阿沛已同 18 军王其梅副政委领导的先遣支队到了大昭，再有 8 天，即可到达拉萨。达赖算了一下日期。阿沛可于 8 月 25 日到达拉萨。他吩咐凯墨：“ 阿沛一到，即让他来见我。 ”凯墨答应了，给阿沛发电，催他快来拉萨。

阿沛·阿旺晋美随 18 军先遣支队于 7 月 25 日从昌都出发后，一路跋山涉水，往拉萨进发。阿沛·阿旺晋美是噶厦的噶伦之一，昌都解放后，担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又受达赖的派遣，作为噶厦首席代表，前往北京和中央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在北京期间，他和其他西藏代表备受中央关怀，同时也感到西藏上层一些人总想阻止解放军进藏是如何的不明智啊！北京一月，代表们大受教育，纷纷写信给自己的家属不要移往国外。协议签订后，阿沛和张国华商定，决定先去昌都，陪同 18 军先遣支队一同进藏。

先遣支队共有 300 多人，包括一个强悍的战斗连、一个文工队和一些工作人员，由 18 军副政委王其梅亲自担任司令员，18 军的一些师职干部担任其他领导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噶与先遣支队同行。

从昌都到拉萨，江河阻行，关山万重，再加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真是备尝辛苦。阿沛虽是藏人，也很少走这条路线，对在冰天雪地、人烟稀少的高原上跋涉不大习惯。虽然他们有马，但很多地方根本不能骑马，只有和战士一起步行。

先遣支队走到嘉黎时，部队已经断粮。在营地旁边的小河里，一尺多长的大鱼游来游去，大家数数，至少有几百条。人们议论纷纷，商议着把这些鱼抓上来，煮了，美美地吃一顿。但因为部队来前受过教育，知道藏胞禁忌抓鱼吃，所以虽然议论，并不敢动手。王其梅司令员听说有人商议抓鱼吃，

马上跑来干涉，下令战士们离开小河，战士们闻令都走开了。

在战士们议论着抓鱼的时候，阿沛不动声色，在帐篷里悄悄地看着。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现在是最好的考验机会，还有什么比断粮更难受的事呢，他看了一会，发现这些解放军果然纪律严明，虽然嘴里不住地议论，但没有一个人动手。他点点头，叫来亲随，附耳几句，那亲随连连答应，出了帐门，消失在黑暗中了。

开饭了，战士们每人分到一小碗黑豆煮草根，大家香甜地吃着。王其梅一边吃一边讲自己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斗争生活，大家听后大受鼓舞，紧紧裤带，准备早点休息，以便明天赶路。这时忽然传来哨兵的喝问声：“什么人？站住！”战士们哗啦一声立即拿起枪散开。只听得黑暗里有人答话：“别误会，我是阿沛的人，给你们送粮食来啦！”阿沛也钻出帐篷解释说：“是我的人，让他们过来吧。”

一会儿，只见几十个人，用牦牛驮着粮食过来了，还赶来了一些山羊老牛。王其梅握住阿沛的手问：“阿沛噶伦，据我们所知，这里没有粮食，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粮食？”阿沛笑吟吟地说：“共产党，解放军真没有说的。我都看到了，你们宁肯饿着肚子，也不抓鱼吃，真是纪律严明，从心里尊重我们藏族的风俗习惯。这些粮食都是我的工布江达庄园里的存粮，你们就放心地吃吧，吃饱了我们好赶路。”王其梅感动地说：“多谢阿沛噶伦。”阿沛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这样客气呢？快让战士们吃吧。”

经过一个半月的艰难行程，先遣支队终于到了拉萨河边。乐于泓等人渡过河来，看望先遣支队。第二天部队渡过拉萨河。乐于泓和王其梅在河边等待阿沛夫妇到来后，一同乘船去举行人城式进入拉萨。这时，18 军先遣团也已到达边界，加速向拉萨开来。在先遣支队抵达拉萨一个多月后，先遣团终于在 10 月 25 日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东郊，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 18 军直属部队也同时到达拉萨。拉萨河西岸，人欢马叫，战士们整理军容，准备举行大阅兵式。

阿沛这时已朝拜达赖，奉上协议正文。达赖和噶伦们看到十七条协议都是经他们在电文中首肯的，也没有更多的话说。虽然有人对解放军进藏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无法反对，况且 18 军先头大部队已到拉萨，兵临城下，也只好装出高姿态，欢迎大军进城。

1951 年 10 月 26 日，18 军举行入城式。在拉萨东郊恰曾林卡的一片空地上，搭起了阅兵式检阅台。台子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台子上方，横挂着“拉萨各族各界欢迎解放军大会”的会标；检阅台两侧，竖挂着两条大标语：“庆祝西藏和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胜利到达拉萨”。

入城式开始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18 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拉鲁·才旺多吉、朵噶·彭措饶杰、夏苏·举墨策仁多吉等人登检阅台。拉萨僧俗人众两万多人围在会场周围，观看阅兵式。

阿沛·阿旺晋美一看时辰已到，站起来宣布：“西藏各族各界欢迎解放军大会现在开始。”话音刚落，只听见场外一个威严的声音发出了口令：“稍息，立正！”就这一个口令，顿时使会场安静下来，鸦雀无声。只听得马蹄得得，先遣团团长郄晋武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到检阅台前，举手敬礼大声地报告道：“报告军长，受阅部队整理完毕，请指示，阅兵总指挥郄晋武。”张国华还礼，命令：“阅兵开始！”郄晋武应道：“是！阅兵开始！随后骑

马返回阅兵部队前，发出一连串口令：“向右转，原地踏步走！”自己骑马走到队头，发布命令：“阅兵开始，齐步走！”

随着这一声“走”字，18 军军乐队马上奏起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郄晋武一马当先，和副团长、政委率部队进入场内。部队以连为单位，排成整齐的方队，迈着正步经过主席台前，口令声此起彼伏，西藏僧俗眼看解放军战士头戴钢盔，军容严整，又都训练有素，动作整齐划一，令人精神振奋，不禁鼓起掌来。

部队入场完毕后，在检阅台下的左侧整齐地坐下来。

接着是藏军入场。他们吹着号，打着洋鼓，军乐低沉，队伍不整，动作乱，形如游民。两相对照，显得格外无精打采。不要说西藏僧俗群众个个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就是检阅台上的拉鲁等人也看着扎眼，但干着急没有办法。

藏军入场后坐在主席台下的右侧，两支部队比邻而坐，真是泾渭分明。阿沛·阿旺晋美宣布升国旗。18 军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五星红旗开始冉冉上升，18 军炮兵部队奉令鸣放礼炮。谁知炮声一响，藏军一下子站了起来，操枪上膛，乱成一团，拉鲁等人在检阅台上纹丝不动，暗自高兴，阿沛·阿旺晋美在台上拼命喊道：“这是大会的礼炮，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喊了几遍，藏军才平静下来，冲散的群众也都跑了回来。

升旗仪式后，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讲了话，拉鲁·才旺多吉致了欢迎词，表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藏，拥护西藏和平解放，拥护“十七条协议”，算是代表噶厦正式表了态。张国华代表进藏部队讲话，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表示要为执行协议，保卫好祖国西南边疆而奋斗。

大会结束后，18 军以红旗，军乐队为先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军乐中开始入城。藏军满怀敌意地站在会场出口的两旁，端着英式老步枪，刺刀朝下，有意划破经过的解放军战士的绑腿。部队忍辱负重，为了照顾大局，没有理会藏军的小动作，倒是拉萨人倾城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18 军文工队也打着腰鼓，在八角街上行进，更增添了古城的喜庆气氛。

在 18 军进军西藏时，西北第一野战军部队从阿里入藏，西南第二野战军十四军部分部队进军察隅。进军西藏的任务至此完成。

达赖喇嘛同阿沛等人协商后，于 10 月 28 日致电毛泽东，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正式表了态。

班禅在青海得知 18 军已进入拉萨，达赖已经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协议，认为进藏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 12 月来到西宁，准备启程返藏。毛泽东特命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代表自己和中央人民政府赶往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非常高兴，命令堪厅组织盛大集会，欢迎中央代表。欢迎会上，班禅真挚地讲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习仲勋也发表了讲话，称赞了班禅的爱国热情，祝班禅一路顺利，早日安抵西藏。

散会后，习仲勋对班禅说：“中央让我转告您，您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班禅说：“我想回到日喀则以后，先在后藏进行民主改革。”习仲勋

说：“ 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事不要办。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这是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 ”班禅点点头说：“ 我记住了。 ”

12 月 13 日，班禅在堪厅和噶厦代表、藏军第五代本的护送下启程返藏。行经三个多月后，终于翻过唐古拉山，拉萨已经不远了，班禅满心欢喜，突然西藏工委来电，计晋美看完电报后大吃一惊，连忙过来报告班禅：“ 大师，拉萨出事了。 ”说完把张经武的电报送给他，班禅看完电报也大吃一惊，说：“ 这个脓疱总有一天要破的。 ”

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西藏上层一些官员抵制协议，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把他们赶出西藏。在他们的支持下，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用低价强行购买藏民的柴草和牛羊，不准他们把食品卖给解放军，但解放军有强大的后勤支持，自己又开荒种地。他们见阴谋诡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便唆使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 人民会议 ”，煽动一些人在八角街上游行示威，派出藏军包围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阿沛·阿旺晋美住宅，向中央代表张经武将军呈交请愿书，要求解放军撤到内地，仿照前清治藏办法，西藏不驻军队，只留中央代表，一时间闹得拉萨乌烟瘴气。

事件发生后，张经武将军、张国华将军数次约见达赖和噶伦，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是破坏协议。阿沛·阿旺晋美数次对达赖陈说厉害，班禅又来电责备鲁康娃等人。达赖喇嘛感到鲁康娃等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下令解散伪“ 人民会议 ”，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个司曹的职务，一场闹剧顿时烟消云散。此后，解放军生产自救，工委又开放边贸，康藏、青藏两大公路也在 1954 年通车，内地物资源源不断运进西藏。驻藏部队和干部不用西藏人一草一粮，反而不断接济贫困百姓，僧俗百姓安居乐业，人人称道解放军是天菩萨。少数反动分子无计可施，便唆使一些无赖向解放军战士挑衅，怎奈解放军战士骂不还口，这些坏分子倒是日益孤立。

事件平息后，班禅喇嘛加速向拉萨进发，终于在 4 月 28 日到达拉萨。西藏工委和噶厦及拉萨市民举行盛大欢迎活动，庆贺班禅安抵拉萨。当天下午，班禅即去布达拉宫拜会了达赖喇嘛，交谈数日，交情愈厚。一个多月后，班禅离开了拉萨，经数日跋涉，终于回到了离别近二十年的驻锡地——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张经武将军见两大活佛会于拉萨，一野二野进藏部队均已到位，便起草电文向中央汇报。又一件大事完成了。毛泽东非常欣喜，想写一首诗作为纪念，忽然电话铃大响，毛泽东接过电话，没听几句便大吃一惊，急问道：“ 有这么严重吗？ ”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二十九回
毛泽东批斩贪污犯
洪学智大破绞杀阵

话说 1952 年 4 月，毛泽东正为西藏和平解放、大陆统一而高兴时，忽然接到周恩来的报告，说彭德怀在朝鲜前线突患重病，头部长了一个大包，医生怀疑为癌，急需回国治疗。毛泽东拿着电话耳机思忖了好一会儿。他早已得到朝鲜前线的报告，知道自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美军把战争的重点从前方移到后方，布下绞杀阵，企图用他们的空中优势炸断志愿军的运输线，彭德怀和洪学智正在指挥志愿军后勤部队同敌人的绞杀战术作殊死的斗争。这时候彭总突然生病，谁去朝鲜顶替他呢？

想了会儿，毛泽东决定还是把周恩来找来一起商量一下再作决定。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驱车来到丰泽园，进了菊香书屋后问候道：“ 主席睡得怎么样啊？ ”毛泽东弹弹烟灰说：“ 还是老样子，这两个月事多，总睡不大好啊。特别是天津这件事，使我伤透了脑筋。那两个人的后事处理得怎么样啊？ ”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问的是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被处决的事。刘青山、张子善本是年轻的老革命，天津解放以后，被党委以重任，管辖北方最大商埠天津市和周围县市。位高权重，本应亲民勤政。不料两人进城后，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完全忘记了毛泽东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警告，贪图享受，大肆贪污公款，机场建筑款等款项。共盗用救济款 171.4 亿人民币，两人共贪污 3.7 亿元（均为旧币）。

毛泽东敏锐地看到进城后，少数领导干部已经变质、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此风如果蔓延开来，数十年革命成果可能毁于一旦。他和政治局诸同志商议后，决定从 1951 年 12 月 1 日开始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 ”运动。“ 三反 ”运动从 1951 年 10 月开展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新问题。原来许多犯有贪污腐化罪行的干部是被一些不法资本家拉下水的。他们用行贿、美人计等手段拉干部下水，又利用这些下水干部的掩护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牟取暴利。上海有一家药房的老板，腐蚀拉拢干部多人，自称自己的药房是“ 干部改造所 ”。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大量药品，这家药房竟把旧棉花稍作处理充作药棉，用自来水充作青霉素针剂，卖给国家，朝鲜前线的伤员因用了这些假药，轻伤变成重伤而导致截肢、死亡。有的军工厂偷工减料，制造的手榴弹拉不响，大批志愿军战士因此饮恨沙场。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得知上述情况后，不禁大怒，决定在“ 三反 ”运动进行的同时，立即从 1952 年 1 月起，在全国大中城市，对不法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工厂的工人们和工作队组成“ 打老虎队 ”查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罪行。当时全国一半以上的私营企业都在上海，上海自然是运动的重点，但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却有恃无恐。原来他们心中有一张底牌，那就是他们的不法活动多得到了本地或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和掩护，共产党再厉害，总不能对自己的有功之臣开刀吧。1948 年，蒋经国在上海领导限价，开始也是很厉害，但最后查到自己的姨表兄妹孔令侃等人开办的扬子公司时，宋美龄立即出面干涉，蒋介石也随后撤

回蒋经国，限价失败。他们以为共产党也会和国民党一样，一旦查到自己人的头上时便会撒手，只要保护伞不倒，自己也不会被怎么样。因此无论是“三反”或是“五反”都碰到了很大的障碍。

正在这时，张子善、刘青山的贪污案被揭发出来。论律张、刘当斩，但是他们二人的职位太高，谁也不敢定罪。有关部门便把卷宗送到丰泽园，请毛泽东定夺。

毛泽东看了卷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进城后，大部分干部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周恩来住在西花厅，鱼池不养鱼，花坛不种花，下去视察工作，都是在机关食堂掏钱打饭吃；自己呢，也是力求节省，丰泽园的柱子的油漆早已掉光，房管部门几次提出要油漆都被禁止了。张子善、刘青山竟胆大包天，贪污这么多的钱，实在是死有余辜。但他们毕竟是有功之臣，杀戒一开，紧跟着就是一批干部人头落地。毛泽东顿时感到笔重如山，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想来想去，感到还是有必要把张刘处以刑典，否则运动就会走了过场。

周恩来已得到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也正想把这事向毛泽东汇报，便回答道：“法院接到主席的批示以后，于 2 月 10 日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张子善、刘青山死刑，张刘二犯已被处决。”毛泽东说：“这我已从报纸上看到了，不知对他们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周恩来回答说：“根据主席的批示，考虑到张刘二犯在战争时期功劳较大，因此，对他们的后事安排不同于其他死刑犯。一是给他们二人做了两口较好的棺材；二是对他们的家属不按死刑犯家属对待。”毛泽东点点头说：“应该这样。张刘被处决后，社会上有些什么影响？”周恩来回答说：“张刘二犯被处决，吓坏了上海的不法资本家，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主动交代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党内那些包庇姑息三反分子的领导干部都被撤销了职务，运动进展得异常迅速。”毛泽东说：“这两个运动关系到革命成果能否保住的大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来不得半点手软，一定要搞彻底。但处理上要宽，资本家中的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的比例不要超过 5%。但对那些严重触犯刑律的决不能客气，上海的那家自称为干部改造所的药房老板一定要置之刑典。”周恩来说：“此人实在是丧尽天良，不杀不足平民愤，不足以平军愤。”

两个人说了一会“三反”“五反”的事，毛泽东便提到谁去顶替彭德怀的问题。周恩来说：“就让陈赓代替彭总吧，他已经在朝鲜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开城主持谈判，不能离开。”毛泽东欣然同意：“好，就这样定了，让德怀回来治病吧。”

事情定了以后，周恩来准备告辞回去，毛泽东站起来说：“上海的形势比较复杂，你是不是去上海一趟，对上海的干部讲讲话，让他们严格按照党的政策组织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还要肯定，五星红旗上还有一颗小五角星代表他们嘛。中宣部的《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种‘左’的错误，陆定一向中央作的检讨还比较深刻。最近，他们又发表了冯定的文章，我看冯定的文章就讲得比较全面。”周恩来说：“好，我立即去上海。”毛泽东又吩咐道：“50 年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怎么炸得那么巧，是不是我们内部有问题啊？让罗瑞卿赶快查查。”周恩来回答说：“罗部长正在查呢。”毛泽东说：“让罗长子抓紧一点儿。”

周恩来从丰泽园回来后，即命令总参发电，催彭德怀回来治病，自己收

拾了一下，告别邓颖超，坐飞机去了上海。上海电影界专门召开茶会欢迎周恩来，郑君里、孙瑜、赵丹、秦怡、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张瑞芳等名导演名演员四、五十人都跑来欢迎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很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重庆领导他们上演郭沫若的剧作《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痛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轰动一时。张瑞芳当时在《屈原》里饰演婵娟，她通过演出实践，总感到婵娟痛斥宋玉时的台词“宋玉，你这无耻的文人”不够有劲，建议郭沫若改成“宋玉，你是无耻的文人！”。郭沫若一听就觉得这样改确实有力得多。为什么呢？郭沫若琢磨了一会儿，顿时就明白了。原来的那句台词其实是叙述句，去“这”用“是”后，就变成了判断句，判断句比叙述句更有力地认定了判定对象的性质，自然要有力得多，郭沫若为此还称张瑞芳是自己的一字师呢。

自重庆分别后，1949 年 6 月周恩来曾在北京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了面。这一晃又是三年。所以这次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只有孙瑜和赵丹因为武训的事挨了批有点不好意思过来和周恩来握手。迟疑之间，周恩来已经向他们走过来，主动伸出手来，孙瑜、赵丹也只好握住周恩来的手。周恩来笑着问道：“你们听说了没有？我为《武训传》的事向党中央作了检讨。”孙瑜大吃一惊，回答说：“我们一点没有听说过啊！”周恩来说：“1949 年文代会期间，你曾问过我关于武训兴学的事，我没有表示反对。电影拍成后，在中南海放映审阅，我也在场。算是从拍片到放映，都经过了我的批准。”孙瑜一听，心里非常不安，没想到拍了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武训，惹了这么大的祸，不仅连累了赵丹等同仁，还害得总理检查，因此他得到通知出席第二天在文化广场的万名干部大会时，心情非常沉重，不敢看在主席台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的周总理。

周恩来口才很好，今天他在文化广场中讲了几个小时，毫无倦意。讲着讲着，周恩来提起了武训传的事。孙瑜禁不住抬起头来。只听周恩来讲道：“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作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电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

孙瑜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电影大会上严厉批判《武训传》，严厉批评编导和演员，没想到总理承担了主要责任，对他和赵丹是这样的爱护，热泪禁不住流下来。

周恩来在上海视察已毕，又乘飞机回到北京。这时彭德怀已回到北京，周恩来忙安排他住进医院，又让机关安排彭总到公园逛逛。休息好，尽快恢复健康。机关负责人接到周恩来指示后，想了一会儿，决定先安排彭总到北海公园住一段时间。一来是这个地方在城中心，治病办事都方便；二来是这个地方湖光山色，风景优美，适于疗养。

彭德怀得到通知后很高兴，以为北海公园房间千余，自己临时住一间养病亦不为过，便欣然前往。到公园门口一看，一块大木牌赫然立在门口，上面大书“内部修缮，暂停开放”几个大字。彭德怀深为诧异，怎么早不修，迟不修，偏偏自己要来才修。走进园来，他仔细观察，只见荷花映红，白塔耸立，绿波荡漾，湖柳依依，果然是千古名园。只是这么大的园子，却静无

一人。所到之处也并无“修缮”痕迹。彭德怀明白了，园子根本不在“修缮”，所谓“修缮”者，只是因为自己要来，为了安全保卫的方便，禁止群众游园的借口而已。他感到一阵心痛。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安营扎寨，什么时候离开过群众，怎么一进城就这样作威作福。他把头一扭，转身就走。负责人问他：“彭总，怎么不往前走了？”彭德怀愤怒地说：“我不住了。”负责人问：“为什么？嫌不好？”彭德怀说：“我不想叫全国人骂我彭德怀的祖宗三代。”说罢，怒气冲冲地走了。从此，彭德怀再也不逛公园了。

彭德怀离朝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由陈赓代理。洪学智因为要送彭总回国，已从香枫山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赶到志愿军司令部桧仓。陈赓说：“老洪啊，我入朝时间短，经验不多，本应由你来代理彭总的职务嘛。”洪学智说：“老陈啊，这个时候还讲什么职务高低。要说资格，你才是老资格，1922 年入党的老党员，连彭总都让你三分呢。你放心吧，我保证配合你的领导，把工作作好。”陈赓说：“有你帮忙，我就放心了。咱们说好，前方是我的。你还在后方破敌人的绞杀阵。”洪学智答应道：“是！”

什么是绞杀阵呢？原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 20 兵团入朝，加上原有三个兵团，志愿军在兵员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志愿军已在三八线构筑成了 200 多公里长的防线，美军为了配合夏秋季攻势，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仿照 1944 年 3 月盟国空军攻击封锁德军在意大利境内使用的铁路线的绞杀战术，对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实行严密的封锁，企图用绞杀战术把朝鲜半岛变成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亚平宁半岛。为此，李奇微调来了大批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侵朝空军增至 15 个联队零 5 个大队,海军航空兵为 4 个大队，飞机总数为 1680 架，后来又从日本调来 4 个联队零 1 个大队，再加上伪李空军，飞机总数达到 2000 多架。

彭总得到美军即将发动“绞杀”战的情况后，大吃一惊，急忙把洪学智召到桧仓，不及寒暄，就单刀直入地说：“洪大个儿，据可靠情报，敌人要将战争转到后方了，妄图完全切断我们的后勤运输线。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咱们说好，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打赢这场战役，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洪学智说：“是，我立即制订作战方案。”

就在洪学智制订方案的时候，敌机已分批出动，不分昼夜地轰炸志愿军后方铁路、公路、桥梁、人员、物资、车辆。三登库区 80 多节车皮被炸，损失夏季军服 5 万套。彭德怀急了，把洪学智叫来，命令加快制订作战计划。洪学智忧心如焚，赶快制订好作战方案，向彭德怀、陈赓汇报。三个人站在大军用地图前对作战方案进行推敲。

洪学智指着大军用地图说：“现在铁原以南铁路已全被炸断。在敌人飞机疯狂轰炸下，抢修铁路已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敌人空袭兵力分散，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公路的作用，利用汽车运输。为了保证汽车运输线路的畅通，首先要把公路全部修通。这个任务只靠后勤司令部的兵力是完不成的，应该动员全部二线兵力及朝鲜民工一起上，争取一月之内通车。另外从鸭绿江到前线的所有公路两旁，利用沿线山多山大的特点，密设汽车掩蔽部，使汽车随时可以开到掩蔽部避开敌机的轰炸扫射。另外加强沿途防空哨，及早发现敌机。”

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从现在开始，二线部队 11 个军、9 个工兵团 3 个工程大队全部投入修路，责任到团，分段包干，由陈司令和你

给他们分配任务。为了加强沿途防空哨位，除原有的公安 18 师及部分警卫团外，再调 50 军 149 师配属志后，加强防空哨。除了报警外，防空哨部队还要负责搜索抓捕敌特。再给你配属 10 个高炮营，掩护转运站和几个大兵站。怎么样，你满意了吧？”洪学智说：“彭总想得真周到。”彭德怀瞪了瞪眼：“洪大个儿，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告诉你，我还有更好的东西给你呢。”洪学智急问：“什么东西？”彭德怀拍拍他的肩说：“飞机！老兄，飞机！你不是一直想飞机吗？现在咱们的空军训练好了，中央军委已下令空 4 师、空 3 师、空 24 师、空 6 师、空 8 师、空 10 师出动，组成志愿军空军部队，由刘亚楼直接指挥，开始参战。别看我们的空军年轻，可都是从陆军挑的最好的小伙子，训练成绩也很好，李永泰、王海、张积慧、单子玉、刘玉堤都是政治技术双尖子飞行员。”洪学智高兴得拉住彭总大喊：“太好了，为了这个好消息，我得和你下一盘儿。说好了，这盘棋你可以在棋子上拴绳子。”彭总说：“下一盘儿就下一盘儿，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

彭德怀打仗行，下棋不行，老输，输了就要悔棋，把棋子拿回来。洪学智怕彭总悔棋，每次下棋前总先要声明：“不许在棋子上拴绳子啊！”彭总求胜心切，今天听洪学智慨允可以拴绳子，大为高兴，立即摆开棋盘，结果两胜一负，赢了洪学智，彭总高兴极了。

下完棋后，洪学智急忙辞别彭总，回香枫山志后勤司令部去。一路上天空里飞机的隆隆声响个不停，大队大队的敌机遮天盖地地飞来飞去。突然，一队敌机发现了洪学智的汽车，超低空飞过来。洪学智的司机急忙把车子开到隐蔽洞里藏起来。敌机扑了个空，一架架地从高压线底下钻了过去。一架敌机钻高压线时，爬升早了点，结果尾翼挂在高压线上掉下来了，没有了尾巴的飞机擦着山飞了会儿，一头撞在山上爆炸了。

洪学智看敌机飞远了，忙命司机把车开出掩蔽部，加速赶路，总算安全地回到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洪学智一回到志后，立即部署反绞杀战的战斗。首先是要修通公路，抢运棉军装。按商量好的方案，洪学智一声令下，二线部队 11 个军和朝鲜民工几十万人一齐上阵修路。各团包干，互相比赛，果然进度很快，一个月的时间全部竣工。公路普遍加宽，除主线外，还加修了许多迂回线。炸了这里，那里照样通车。清川河等江河上的大桥全部改为水中桥。防空哨密布公路沿线，一发现敌机的踪影立即鸣枪示警，晚上行进的汽车闻警立即闭灯行驶，白天行进的汽车立即进掩蔽部躲避。不上岗的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同朝鲜地方政府一道，反复搜剿驻地的特务匪徒，有的搜剿团一个晚上就捕获匪徒 47 名。几经搜剿，匪徒大部被歼。敌机失去了耳目，乱轰乱炸，收效甚微。

1951 年 7 月一过，草叶变黄，秋雨连绵，眼看着冬季就要到了。美军和志愿军都已饱尝朝鲜严冬酷寒的滋味。1950 年 12 月第二次战役时，刚入朝的华东第 9 兵团没有防冻经验，部队减员很大。美军敏锐地注意到了季节的变化，在开城，美国首席代表乔伊的态度忽然变得强硬起来，美军的飞机连连扫射开城的中朝谈判代表团驻地。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向乔伊提出严重的抗议，乔伊却狂笑着说：“南日将军，你还是多想想今年的冬天怎么过吧。难道你不认为，在联合国空军的严密封锁中，严冬将使你们失去最后一个筹码吗？”

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知道敌人将集中轰炸正运往前线的志愿军冬装，急忙发电给志后，命令洪学智一定要保证在 9 月使全体部队穿上棉军服。

洪学智知道这个命令的份量。当时志愿军在朝鲜有 4 个兵团，再加上人民军，共 100 多万人，也就是说需要 100 多万套棉军服。用火车车皮装，得装 1000 多节火车皮。怎么样把这些棉军装运到朝鲜前线呢？洪学智找来志后作战室主任赵南起，要他带一班子人尽快制订出一个计划来。赵南起原来是作战参谋，入朝后一直主管运输方面的参谋业务，善于解决难点问题。志后成立时，洪学智特别把他要来，让他主管作战室工作。

赵南起由于入朝久，情况熟，业务专，接受任务后，很快制订了抢运冬衣方案。洪学智看后，非常赞成，立即把志后高炮、兵站、通信、警戒各部队的负责人和所有后方机关、二线部队的军需官找来，让赵南起给他们介绍整个抢运方案和各部队的任务。会议开了几天，赵南起反复交待各种作战要求，直到大家都确实弄清楚了自己的任务，洪学智才让他们回去。

从 8 月底开始，志愿军部队开始了一场抢运冬装的战斗。在白天，各特种兵部队的汽车与敌机斗智斗勇，直接到安东装运自己部队的棉衣。一到夜晚，铁路线上又热闹起来，一列列火车架着高射炮，一段一段地开进朝鲜。二线部队早就在这里隐蔽待命，列车一到，立即卸货，然后人背马驮，把军装送到前线各部队。

讲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是在黑夜作业，冬装长短号数不一，怎么会保证不发生差错呢？这可不必担心。原来部队行动前，早就进行了彻底的动员，发放军装的军需人员带着大家反复演练，熟悉了各种号数的军装包运标志，居然很少发生差错。

洪学智坐镇香枫山，见冬装抢运顺利，非常高兴，正想向彭总汇报，忽然一道电文飞来。原来物开里兵站空降了几个用直升飞机送来的特务，被潜伏的搜剿部队连人带飞机抓获。审讯特务之后，得知敌人已经探明物开里储藏有志愿军的大批冬装，特派几名特务乘直升机空降在物开里，准备用电台指引敌机进行轰炸，不料敌机正好降落在剿匪部队的潜伏点，被连机带人抓获。

洪学智看了电文后，立即把作战室赵南起找来，命令他：“ 立即调一个高炮团、一个高机连去物开里潜伏，今天晚上就走，黎明前进入阵地，叫美国鬼子尝尝咱高炮的厉害。 ”

赵南起接令后，连地图都不看，立即要通了物开里附近的一个高炮团，命令他们立即去物开里潜伏。炮团奉令后，当夜爬上物开里附近的几个山头，用树枝伪装起来，然后休息待命。

天亮后，战士们被叫醒，飞快地吃了早餐，便在自己的炮位上坐下来，等待战斗的开始。一直等到正午时敌机还没有来，团长命令战士们抓紧时间吃完午饭，继续警戒待命。

突然，远方的天空传来隐隐的隆隆声。团长举起望远镜一看，只见几十个黑点出现在远方的天际上。团长赶紧命令：“ 发现敌机！准备战斗。 ”命令一下，只见各炮位立即行动起来，耳机里一片声地传来炮长们准备完毕的报告声。这时敌机已飞近物开里，他们没有想到物开里会有高炮潜伏，个个摇头摆尾，低低地飞来，眼看着物开里上空布满敌机。

团长看到敌机已飞入潜伏区，立即命令：“ 打！ ”顿时高炮喷出道道火舌，立即有 5 架飞机冒着烟栽下来。敌机慌忙向另一个山头飞去，隐蔽在那里的高机连立即开火，敌机又被击落几架。敌机指挥员眼看未投一弹即遭重创，恼羞成怒，指挥敌机向高炮阵地扑来。高炮部队正中下怀，打得敌机一

架架往下掉。朝鲜老百姓原来在周围山头上看热闹，这时见志愿军高炮部队神勇无比，都跑过来为高炮搬运炮弹……

物开里对空战打响后，洪学智不断向赵南起询问战斗进展情况，知道伏击战打得很漂亮，心里非常高兴。这时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来。洪学智抓起电话一问，原来是二线部队的一个军长打来的。这个军长告诉他，一个从物开里回来的军需官亲眼看见，物开里有一些汽车被敌机发现炸毁。洪学智的脸一下子堆满了阴云，立即把赵南起叫来，责问他说：“你不是说高炮团打得很好吗？怎么物开里一些汽车仓库被炸了？你立即去物开里查一下，回来报告我。”

赵南起一听，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去物开里调查。洪学智犹自不安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快到傍晚时，赵南起从物开里回来了，难过地向洪学智报告：“司令员，我去看了，确实有很多汽车和一些仓库给炸了！”洪学智气得一跺脚说：“怎么搞的嘛，为什么不隐蔽好？”赵南起回答说：“本来都隐蔽好了的，都用树叶子盖着，谁知敌机飞得太低，激起的气流把树叶子都吹走了，汽车和仓库都暴露出来了。”洪学智又追问：“棉衣损失了多少？”赵南起回答道：“一件也没损失。粮食、器材也一点没有损失。”洪学智莫名其妙地问道：“那是为什么？”赵南起回答说：“因为——那都是假的，是仓库故意做的假模型，欺骗敌人的。”洪学智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而气恼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讲？让我着急。”赵南起委屈地说：“你不让我讲嘛。我才讲个开头，就叫你给打断了。我建议把物开里仓库的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志后仓库。虚虚实实，让敌机摸不着头脑。”洪学智立即同意，又问赵南起：“高炮团打得怎么样？”赵南起说：“棒极了！打落敌机 10 架，打伤 20 架。我们自己也牺牲了 20 名战士，运送炮弹的朝鲜老乡也牺牲了十几名。”洪学智命令：“立即起草电报，我要通令嘉奖这个高炮团。”

志后部队同敌机斗智斗勇，终于在 9 月底让志愿军和人民军共 145 万人都穿上了冬装。在开城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伊这时还蒙在鼓里，眼看天气天天变寒，他们的冬装还没有运来，个个冻得战战抖抖。不过乔伊知道，他们的冬装会很快送来，因此他一点也不着急，反而有些高兴，幸灾乐祸地想，看志愿军没有冬装，如何渡过今年的严冬吧。

出乎乔伊的预料之外，9 月 30 日，开城的所有志愿军官兵一齐换上了崭新暖和的棉军装。乔伊惊呆了，不过又想，这也许是志愿军总部对开城志愿军官兵的特别优待。但是李奇微的一封电报使他清醒过来。这封电报告诉他，据侦察得到的情报，志愿军和人民军全体部队都已穿上了新棉军服。乔伊怎么也想不通，在 2000 架飞机的日夜轰炸下，中国人民怎样把冬装运到前线的？他终于忍不住对参加谈判的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说：“恕我冒昧，将军。我想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创造世界军事史上这个奇迹的？”解方回答说：“乔伊将军，你们的封锁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请你记住，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乔伊对谈判代表团成员、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吉少将说：“我亲爱的将军，你们空军的阻隔战术失败了。”

李奇微得知阻隔战术失败，志愿军都穿上了冬装，便改变战术，从 1951 年 9 月集中轰炸新安川、价川铁路的“三角地区”。这里是北朝鲜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枢纽和咽喉。敌机每天出动 100 多架，集中轰炸“三角地区”两处仅 1 公里的地段，死咬不放，铁路运输完全被切断。物资运不进来，汽车也

无物资转运，公路运输也等于被切断了。

洪学智一看敌机改变战术，忙从各部队抽调了十几个高炮营，配属在咽喉地区，狠揍敌机。铁道兵集中配属在这两处咽喉上，炸了修，修了炸。敌机一个炸弹下来，路基上就是一个大坑，回填土方，费时费力。铁道兵战士想了个办法，利用枕木排代替泥土放在弹坑里，省时省力，效果很好，非常适用临时通车之用，一旦铁路修通，铁路运输部门便在晚上把几十列火车集中起来，一列紧跟一列地通过咽喉地段。这样，只要有一天铁路修通，就会有一大批物资通过咽喉地段。

就在反绞杀战最困难的时候，洪学智得到通知，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保护平壤以北的交通线。洪学智听后松了一口气。志愿军空军虽然年轻，但敢于同敌人拼刺力。空三师入朝参战 86 天，击毁敌机 64 架。二十多岁的大队长王海指挥大队击落敌机五架。李永秦、刘新勇等人也屡次击落敌机。从此，敌机再也不敢单架出动，飞行中一看到志愿军飞机冲过来扭头便跑。空袭大大减少。

李奇微得知志愿军空军神勇无比，大吃一惊，忙从各空军、海军航空兵部队抽调优秀飞行员入朝作战。当时美军中最优秀的飞行员是戴维斯。此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落日机无数，号称“空中霸王”。在朝美国飞行员听说戴维斯入朝参战，士气大振。戴维斯也决心一显身手，教训教训这些胆大包天的志愿军飞行员。

这个戴维斯果然厉害，一升空就与别人不一样，紧紧地盯住一架志愿军战斗机不放。不料这位志愿军飞行员也不简单，一个侧滚就躲开了，反而从后面盯上了戴维斯。戴维斯毫不在意，现在正是他显身手的时候。他一拉飞机，飞机翻过来朝后爬去。谁知这位志愿军飞行员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一拉飞机机头，一串火舌从机头喷出，不偏不倚，正好钻进戴维斯的飞机。飞机顿时被烟火包围，戴维斯无奈只好跳伞。接着，他的僚机也被击落。

志愿军战士们都在看着天上的空战，一看美国飞行员跳伞，都拿上武器在下面等着，戴维斯着陆后立即被活捉。

洪学智得到敌工部门报告，知道被击落的是空中霸王戴维斯，立即命令送来。审讯一番之后命人带走。戴维斯说：“我有一个请求。一个小小的请求。”洪学智说：“什么请求？”戴维斯说：“我想看看击落我的飞行员。”洪学智说：“可以。”便命令赵南起请那位飞行员来。

戴维斯在房里等了不大会儿，只见一个穿黄上衣，蓝军裤的小伙子在赵南起的陪同下走了进来，看年纪也就是二十二、三岁。戴维斯仔细辨认了一下，认出他就是那位击落自己的飞行员。他问道：“阁下能击落我，至少有 1 万个小时的飞行经历吧？”那位战士摇摇头说：“我只有 100 个小时的飞行经历。”戴维斯不服气地摇摇头说：“你只有 100 个小时的飞行经历？我已有 2 万个小时的飞行经历。你这次击落我完全是偶然。”洪学智说：“戴维斯先生，你又错了。让我告诉你吧，他已击落美机几架。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戴维斯听了默默无言，最后问道：“我能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吗？”洪学智说：“可以，让我告诉你，他叫张积慧，飞行大队长。”戴维斯佩服地对张积慧说：“你能击落我，说明你的空战技术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祝你好运气。”说完，便跟着押送人员走了。

戴维斯被押走后，洪学智正要起草命令，通令嘉奖空四师张积慧大队，忽然赵南起走来报告：“刚才陈司令员来电报，说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

里特的儿子小范弗里特驾机轰炸我库区时被击落，他通过开城谈判的邓副司令，要求我方查一查他的下落。”洪学智说：“可以，就请你去查一查吧。”赵南起查了几个月，一直没有查出来。因为在绞杀战期间，志愿军击毁的敌机太多了。单是从 1952 年 1 月到 5 月，志愿军击毁的敌机就有 1743 架，其中在空战现场击落的就有 600 架，其他的也大都带伤坠毁，机毁人亡，实在无法查找，但死于空战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范弗里特得知儿子战死，尸无着落的消息后，痛哭了几天。他还想出动飞机报复，但飞行员们个个怕死，只能在夜间偷偷溜出来活动。美军的绞杀阵彻底失败。

1952 年 6 月一过，天气慢慢转热。洪学智指挥志后部队为全军发放夏装，忽然赵南起跑来报告：“陈司令有电，请你速去桧仓，有要事商量。”

究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三十回
筹“一五”周恩来求援助
论“三改”刘少奇讲国情

话说洪学智接到陈赓的电报后，急忙乘车赶往桧仓。没想到出来迎接他的竟是邓华。洪学智奇怪地问道：“你不是在开城谈判吗？什么风又把你吹回来了？”邓华说：“先进去吧，进去就知道了。”洪学智随邓华进去见了陈赓。陈赓说：“你来得正好，事情是这样的。总理来了命令，要我立即回国，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由邓华同志代理。咱们一起研究一下战局吧。”

自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又粉碎了美李军发动的夏秋季攻势，歼敌近8万人。在后方，志愿军又大破敌军设下的绞杀阵。为了配合开城谈判，美李军又在策划一次新的战役。陈赓、邓华、洪学智经过仔细地考虑和讨论后，决定革新战术，粉碎敌军的新的攻势。部署已定，陈赓交接了工作，于1952年6月中旬启程归国了。到了北京，他立即向周恩来报了到。

周恩来这一个时期工作异常紧张。三年经济恢复建设已取得了预期的进展，有些重点工程已开始建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治愈了战争的创伤，正在为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作准备。其间真是英雄辈出，捷报频传。在青岛，一年仅16岁的女纺织工郝建秀创造了新工作法，提高工效好几倍，被人们称为郝建秀工作法。在鞍山钢铁公司，有一个叫孟泰的老工人，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每天下班后不回家，在厂区内外收拣多少年来被人们丢弃的器材。当时正值鞍山恢复建设，极缺零部件，孟泰即将自己收藏的一房子器材捐献给厂里，确实解了一些燃眉之急。在山西一个叫西沟的村子，有一个叫李顺达的人领着农民互助合作植树造林，使大家的日于逐步好过起来。真是百废俱兴，千业兴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眼看朝鲜战场已经稳定，短期内战争不能结束，决定按计划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领导制订建设计划的重担自然是落到他的肩上了。周恩来深知事体重大，领导部长们反复推敲计划。但大家对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再者许多重点工程都急需苏联的合作，所以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北上访苏。周恩来又日夜忙着访苏的事，累得肝部疼痛起来。

陈赓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报了到。过了几天，周恩来即把陈赓接到西花厅，两人一起去丰泽园。毛泽东把他们接进去后，陈赓着急地问道：“主席，这次是要给我一个什么任务啊？”毛泽东说：“这个不急，你先说说你对美军的作战能力的看法吧。”陈赓说：“好吧，那我就向主席汇报一下。朝鲜战争表明，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墨守成规善于变化。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它要两天时间。我们在夜晚包围它后，如果当夜没有消灭它，第二天白天美军就会出动飞机坦克把这个团救援出去。原因就是敌军的装备占压倒优势，而我军的技术装备太落后。如果我军的技术装备有较大的改善，朝鲜战争的局面就会有更大的改观。现在情况下，敌人要把我们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但我们把美军赶下海去，也是不容易。证明战争将是持久与长期的。我们准备长期坚持吧！逐渐改善我们的装备与交通，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点点头说：“很好，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事。朝鲜战争表明，技术装备已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次苏联装备了我们六十个师，又给了我们一些飞机。但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中央决定创

办军事工程学院，专门培养空军、装甲、雷达、火箭、海军等方面的高级技术干部。谁来办呢？你来办吧！”陈赓连忙推辞：“主席，这个我隔行，恐怕办不好。”毛泽东笑笑说：“你隔行？谁又懂行，你指出来。”陈赓无言以对。周恩来劝道：“陈赓同志，你虽然不懂军工，可你懂得办军校嘛。长征时期，你不就是干部团的团长吗？”毛泽东说：“对了。我们挑选你正是因为你有办军校的经验。不懂军工技术，可以学嘛。”陈赓说：“好吧，我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陈赓走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商议了几件事。毛泽东说：“提起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事，我又想起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来，国务院的方案拟订好了没有？”周恩来回答说：“已经拟订好了。调整的重点是北京和华东、华南。准备把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各专业也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专门办工科，北京大学从现在的沙滩迁到燕京大学校园，现在五道口一带创办地质学院、钢铁学院、机械化学院、矿冶学院、航空学院、政法学院、邮电学院、医学院，再加上附近的清华、北大，使这一带成为北京的大学城，华东的高校现在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南京。准备取消南京的金陵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有关系科并入其他学校。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改为工科大学。在上海再创办航空学院、体育学院等大学。在广州，取消岭南大学，把中山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国家大规模建设就要开始了，需要大批人才。一定要办好这些大学。要抽调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军事工程学院去。”周恩来说：“还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主席，在美国英国的许多学者正在积极争取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李四光、邓稼先已回来了，钱学森也正在争取回国。”毛泽东说：“很好，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谈了一会知识分子问题。蒋介石临从大陆逃走前，动员大学教授科学家撤到台湾，确实走了一些，但大部分人都扔掉飞机票，藏起来等待解放。李四光、邓稼先、钱学森等人本来在美国、英国已经成家立业，但一听新中国成立，谢绝一切挽留，放弃别墅、汽车，毅然远涉重洋回来报效祖国，说明广大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是热爱祖国的。当然，由于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新中国还一时不太习惯，组织他们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使他们尽快对新中国习惯起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应从爱护、尊重、鼓励他们的爱国热情出发，万不可因为他们有点历史上的瓜葛就把他们列入另册。

毛泽东又问道：“恩来，你还有什么事吗？”周恩来回答道：“中央这次决定我率政府代表团访苏，我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关于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延长期限的换文，我很担心，要是斯大林同志不同意换文，撤走苏联海军，那我们的压力就大了。”毛泽东说：“我看不会。现在朝鲜战局已经基本稳定，美国急着想结束战争，斯大林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争取苏联海军继续留驻旅顺口，只要他们不走，美国的战争狂人就不敢往东北扔炸弹，这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现在我们只有一边倒。朝鲜战争苏联没有出兵，但给了我们许多有形无形的支援。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在朝鲜就更难打噢。我们一定要尽快增强我们的国力，加强国防力量。你要大力支持陈赓的工作，只要是他需要的，都要尽量满足他。”周恩来答应说：“好，那我走了。”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为了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党已经对教育工作进行了改革，实行国家对学

校的领导，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了革命的政治教育，在高校建立了中共党委，以保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

为了解决工农兵群众接受教育的问题，党和国家大张旗鼓地在城市和农村展开了扫盲教育运动，组织工人、居民、农民和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识字班、冬学（冬天农闲时举办的学校）、夜校的学习，编印了大量的结合时事教育的通俗的文化学习课本。通过扫盲运动，使全国大部分工人、农民和妇女识了字，可以看报写信。同时，党和国家又大力发展小学中学教育，注意吸收工农子弟入学，给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工农子弟发放助学金。党和国家还在全国办了大量的正规的工农速成中学，选送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优秀的工人农民到学校学习，采用各种方式提高工农兵干部和优秀的工人农民的教育水平。许多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被保送到各类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

于此同时，党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以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工业建设人才和教师。大批高等院校的教师愉快地服从国家的需要，离开原来的大学和城市，到条件比较苦的边远城市参加新的大学的创办。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的培养速度大大加快了。以国内急需的地质勘探人才为例，建国前全国只有一百余人，建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发展到一万多人。很多大学里其他专业的学生，急国家之所急，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改学地质专业。他们毕业后，奔赴地质勘探第一线，踏破戈壁荒山，风餐露宿，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专业的学生也都是愉快服从国家分配，争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工业建设第一线去。

党和国家还建立了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在文艺工作上，党继续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上，党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消灭了一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

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建国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渴望加强学习。党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清除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组织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接受革命实践的教育。1951 年《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此年 9 月，北京大学十二名著名教授发起学习运动，北大开始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学习运动，北京、天津的其他高校也紧接着开展学习运动。周恩来受中央委派，向京、津两市的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党总结了京、津两市高校教师的学习经验，并推广到全国所有高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其他行业中的知识分子中去，全国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学习，广大知识分子批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使自己的立场进一步站到人民立场上来，力争更进一步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克服关门主义倾向，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一大批符合党章要求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成为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党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领导干部，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

此后，党还引导广大知识分子结合具体事例，发动了几次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但也出现了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开始抬头。

现在还是回到 1952 年夏吧。

陈赓是个急性子，接受了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任务后，便到清华大学进行考察，请何东昌教授、周培源教授推荐一些教授，随后又考察了全国一些城市。考虑到军事工程学院的设备和教学主要靠苏联，决定把学院建在哈尔滨郊区。决心已定，陈赓便下令调集 5 千名建筑大军修盖校舍，自己则拿着何东昌等推荐的教授名单找周恩来要人。偏巧周恩来因为忙着出国的事，一直不得空闲。陈赓插不上嘴，索性乘周恩来上厕所小解的时候跟了进去，好在他和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时起就一直摸爬滚打，无须顾及那么多繁文缛节。周恩来在卫生间里听了陈赓建校的汇报后，拍拍他的肩说：“ 你呀，还是在黄埔时的那个急性子。你要的这些教授，我都给你。 ”说完拔出钢笔在教授名单上写起批示来。写完后他又对陈赓说：“ 你再看看，还需要调哪些教授。出国之前，我要专门找些人开个会，解决军事工程学院的师资、校舍等问题。”陈赓感激地说：“ 有总理的支持，我就放心了。 ”

周恩来结束了卫生间的公私工作后，又回到会场和部长们推敲和苏联谈判的细节，一直忙到 8 月中旬，其间又开了两次会，解决军工学院的师资建设问题，回来又在办公室批阅各种文件。邓颖超担心他累垮了，好几次在办公室外面喊他休息会儿。可是怎么能休息得下来呢？全国党政军日常大事都得他处理，即将访苏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陈云、李富春、粟裕等人也隔三差五地过来向他这个团长请示出国的有关事宜。累是累，周恩来心里可是很痛快，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各种准备工作基本成熟。

1952 年 8 月 15 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国访苏。团长周恩来，副团长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代表团成员有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副总参谋长粟裕。代表团顾问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再加上工作人员，代表团共有 60 多人。

飞机起飞后，中间休息了一夜，第 3 天在莫斯科机场降落。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在机场迎接。周恩来检阅了仪仗队后，即驱车去郊区的国宾别墅，李富春等率代表团其他成员仍住进城内的苏维埃大旅社。

代表团稍事休息后，即得到苏联外交部通知，斯大林将在 20 日会见代表团。周恩来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便和陈云李富春等带着厚厚的两大册计划去会见斯大林。大家都是熟人了，所以谈起来格外顺当，三言两语，便进入主题。周恩来说：“ 经过五次战役，朝鲜战局已稳定下来，我们和美李军在三八线形成对峙局面，估计短期内战争不会结束。考虑到朝鲜战争的现状，我们希望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如果贵国政府能批准这一换文，这将是对中朝人民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个有力支持。 ”斯大林说：“ 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直接援助了苏联，我们也应该支持你们嘛。我个人完全同意苏联海军继续驻在旅顺口。这个换文发表，将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当然我们作为客人不好要求留下去，只能由你们主人主动提出才行噢。 ”

周恩来见这个要求一下子被斯大林接受，心中非常高兴，又建议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加强中苏友谊。现在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铁路线要绕满州里，绕了一个大弯子，很不方便。我们建议修筑从我国集

宁到蒙古乌兰巴托的铁路线。这条线路修通后，可直接在乌兰巴托与苏蒙铁路接轨，这样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路程就近多了，非常有利于加紧中蒙苏三个国家的联系和合作。”斯大林高兴地说：“好啊！我完全同意，不过这还得征求蒙古国的意见，我准备邀请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苏。他到莫斯科后，咱们一起与他商量一下，我想泽登巴尔同志肯定会赞赏这个计划。”

接着斯大林和周恩来又谈好由苏联提供一亿卢布贷款，在中国华南种植和割制橡胶的项目。这几件事谈好后，周恩来便提起这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斯大林同志，中国党和政府为了尽快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决定从1953年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其中不少项目需要贵国政府的合作和支持。我们带来了一个要求支援的清单，请斯大林同志过目。”说完便把两大本翻译好的材料递给斯大林。

斯大林接过材料翻了一下，问道：“你们准备在这五年中，工业产值的每年递增速度是多少呢？”周恩来回答说：“百分之二十。”斯大林摇摇头说：“太高了。我知道你们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工作很出色，但订计划应量力而行，每年的递增速度应不高于15%，能留有余地，应付意外的事变和困难。”他看看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说话，知道他们有些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又补充说道：“你们放心，我们苏联党和政府大力支持贵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你们需要的设备贷款，派出优秀的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

周恩来等人听了，不禁喜形于色，不料斯大林说：“你们的计划很庞大，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的意见。我看是不是这样，由我们两国的有关部门组成几个专业组，具体讨论研究一下这个计划，再作最后的决定吧。”

周恩来见斯大林面有倦容，再说第一次会谈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便准备告辞。斯大林说：“请再等一下。上次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来谈朝鲜停战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他们连敌我双方部队的位置都弄不清楚,这怎么行呢？我想知道朝鲜确切的敌我态势，你看怎么办呢？”周恩来说：“这很好办，请彭德怀同志来一趟莫斯科。”斯大林说：“对对，我请彭德怀同志秘密访苏。”周恩来说：“还应请金日成同志来。”斯大林说：“应该应该。”

会谈结束后，中苏双方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论证中国政府的一五建设规划。由于许多项目涉及到苏联的专业、资金、技术，讨论起来非常费事。苏方的工作人员又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因此工作组的运转比较缓慢。周恩来非常着急，和陈云等人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安排讨论，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工作，各个工作组的工作开始走上轨道。苏联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工作这样认真、仔细，简直不知疲倦，深为感动，都主动配合，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周恩来却累得淌了几次鼻血。

工作组的工作刚刚走上轨道，彭德怀、金日成又秘密地到了莫斯科，周恩来少不得安排他们的食宿。斯大林得知彭德怀、金日成于9月1日到了莫斯科，立即于9月4日会见彭德怀和金日成，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也被邀请参加会谈。

大家坐定后，斯大林看看彭德怀，见他英武朴实，一身正气，确有大将风度，不由得心里有几分喜欢。他问道：“彭将军，我急着想知道，朝鲜前线敌我态势如何？”彭德怀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了朝鲜前线敌我双方的态势图。斯大林极为满意，当即说：“中朝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为了有利于谈判，我再给中国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但中国的空军不要出击到三八线以南，那样会给敌人扩大战争制造口实。朝鲜人民军空军应该积极行动，我可以给

朝鲜同志四个师的飞机，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两千辆汽车。”

大家听了，心里非常高兴。周恩来说：“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感谢斯大林同志的援助。”斯大林笑着说：“不要这样说嘛。中朝人民在前线打击侵略者，也是在支援我们嘛。西方对我们搞封锁，我们需要的那些稀有金属还不是靠中国同志的支援。”

说到这里，斯大林又问周恩来：“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军衔呢？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周恩来回答说：“本来是要逐渐实行薪金制的，因为朝鲜战争这个工作停了下来。”

会谈结束后，大家准备回去，斯大林说：“请大家留步，我要为彭将军组织一个舞会，请大家赏光。”这一段时间，周恩来等人工作得太辛苦，也正想找机会轻松一下，于是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分乘汽车驶向斯大林别墅。先是会餐。斯大林向大家一一敬酒，轮到彭德怀时，斯大林忽然换了大杯，给自己斟满白酒，同时也让服务员给彭德怀换上大杯，斟满酒。斯大林举起大酒杯，对彭德怀说：“彭将军，我已很长时间不用这么大的杯子喝酒了。今天欢迎你，我破例用了大杯敬酒，为你和志愿军的英勇善战，干杯！”

中国代表团成员见斯大林用这么大的杯子敬酒，很为彭德怀担心。谁知彭德怀举起大杯和斯大林一碰，便一饮而尽。斯大林也一饮而尽。两人倒过杯子，相视而笑，众人都为二人的豪爽鼓起掌来。

宴会以后，又是舞会。彭德怀不会跳舞，斯大林便拉着他的手绕场一周。人们看见斯大林这么敬重彭德怀，不禁为中苏友谊频频鼓掌。

周恩来刚送走彭德怀，刘少奇又率领由他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刘长胜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要来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周恩来免不得又是一番忙碌。毛泽东因为留在苏联的高级干部太多，国内还有一大摊子事要人处理，便指示周恩来回国，由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继续谈判。周恩来便于 9 月 22 日结束访问飞返北京。

周恩来回国后没有几天，刘少奇便于 10 月 2 日率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李富春、驻苏大使张闻天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团员和苏联党政领导人马林科夫都到机场迎接。当时世界上有 45 个共产党派代表团来莫斯科祝贺，莫斯科装扮一新，到处是红旗鲜花。机场上礼炮声不断，仪仗队一队一队地轮换接受检阅，记者成百上千地在机场上挤来挤去。中共代表团下机后，迎接礼仪更是隆重。斯大林特别指示，把刘少奇的座位安排在大会主席来宾席第一排的首席位置上。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刘少奇想单独同斯大林交谈一下，征求斯大林对中国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但是他知道斯大林忙着开中央全会，安排人事问题，所以不好主动提出来。迟疑之间，他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刘少奇拿起耳机一听，原来是斯大林打来的，请他去克里姆林宫谈一下。刘少奇放下电话，便率代表团去了克宫。

刘少奇是第二次访苏了。1949 年他曾率中共代表团访苏，为毛泽东访苏作了准备，转眼间四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次重见斯大林，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只见他倦容满面，气色很不好。根据这次苏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斯大林已选定马林科夫作自己的接班人了，所以会见时其他人都没有参加，只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在座。

对于中国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觉得中国的经济基础太薄弱，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充分发挥他

们的积极性发展国家经济，等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后再对他们进行改造。1948 年他在天津讲话时就讲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要大家保护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怕什么，政权在人民手里，又有国营企业作国家经济的骨干，还怕资本家来造反么？不料，自己的这个讲话在党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毛泽东也批评说，这个问题没有这么讲的，刘少奇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向斯大林谈了中共准备在 1954 年实行三大改造的部署。

斯大林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说：“ 我们过去在对资本家是实行没收其财产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的，在农村采取的是消灭富农的办法，把 300 万富农赶到西伯利亚。这样太急了一点，结果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内战结束后，列宁同志及时地在全国推行新经济政策，还是要调动私营的积极性，实际上是在补课。这样情况才逐渐好起来。你们应该做得更好些，学生应该超过老师嘛。 ”

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对。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好的作用，现在他们也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所以我们用赎买的办法实现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可以出任副厂长、副经理，他们还可以拿点定息。 ”

斯大林听了，眼神里闪出一丝疑虑，但没有表态。接着问道：“ 那么富农呢？对他们怎么办？ ” 刘少奇说：“ 我国农村中的剥削阶级一类是地主，一类是富农。我们所说的富农和苏联的富农还不完全一样，他们还是参加劳动的。因而我们对地主的办法是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对富农则是没收他们的大部分财产，中国人多，地主富农加起来有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所以不宜集中，就地监督劳动，争取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工作我们已经通过土改革命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是通过组织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互助合作，逐步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没有意见，只是问道：“ 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完成这个工作？ ” 刘少奇说：“ 十五年。 ” 斯大林说：“ 我看可以。我过去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不大妥当，给你们造成了一些困难。你们完全可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大胆实践，我是希望学生超过先生的，以后你们还可以用你们的经验多多帮助亚洲其他国家的同志嘛。 ” 刘少奇说：“ 是的，毛泽东同志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派韦国清同志帮助越南同志制订奠边府战役计划。 ” 斯大林说：“ 那很好嘛。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现在我们苏联已不再是一支孤零零的突击队了。 ”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席间人们谈笑风生，只有饶漱石寡言少语，不时以阴冷的目光望望刘少奇。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对其他中国党代表团成员都很热情，唯独对自己淡淡的，联想到自己即将被从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很不高兴。

刘少奇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国后，处理了一些公文，不觉就到了 1952 年年底。这时中共中央正在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原来作为草案已于去年 12 月下发给党内。劳动互助组织在老解放区的农村中已有较大发展。例如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早在 1943 年就在西沟带头办起了互助组，1951 年他又在西沟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参加初级合作社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折股入社，由合作社组织全社社员进行生产，劳动量折合成工分，年终按工分领取报酬，另外，合作社也对农民的股份给以一定的红利。

但是，在老解放区农村，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助组织发生涣散现象，出现了两极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意见不一。中共中央于 1951 年 9 月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组织是中国四亿农民的必由之路，只有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并使其不断地从初级阶段逐渐向公有制的高级阶段发展，才能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民增加生产，走上富裕之路，也才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也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规模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党委按照《决议》的指示，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注意积极发展、稳步前进和自愿互利，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试验，证明这个《决议》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乃于 1953 年 2 月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和修改，通过后正式公布。

1953 年夏天在粮食供应方面出现的严峻情况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3 年是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和工矿区人口大量增加。工业化的发展又加大了对原料（棉花、油料等）的需求，这样，一些适于种植原料作物的地区大大增加了种植面积，专门或主要种植原料作物的农户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量大为增加，而当时小农经济的农业无论是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还是在提高粮食的商品率方面都是能力有限，粮食供应不足。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导致小农存粮惜售，粮商粮贩乘机大量收购粮食，囤积居奇。1953 年 9 月 4 日，北京粮商在几小时内把北京粮市上的粮食抢购一空，待机牟取暴利。

一个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共中央的面前：如何保证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说：“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 炸药 ’，前面是‘ 黑色炸药 ’，后面是‘ 黄色炸药 ’。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

怎么办，经过反复的讨论，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要保证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量，只能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即国家统一收购农民的粮食，统一按定量对城镇、工矿人口及需要供应商品粮的农民、牧民、猎民实行粮食配给供应，禁止粮商、粮贩收购粮食和擅自经营粮食。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措施，是何等的大事，1953 年国庆之夜，中共中央还在天安门城楼里讨论这个问题，当晚中共中央拍板定案，在全国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在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党委会同政府部门，派出无数支工作队，分工包干，深入每户农户家中，逐户核定产量，动员交售余粮。当时全国有农户一亿户，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党的威望，由于在土改中党和农民形成的亲密关系，也由于工作队员们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说服工作，加之在统购中充分照顾了农民的合理利益,所以 1953 年秋冬的统购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但是，这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全国农户有一亿，如果每年逐户核定产量，动员售粮，工作将是非常繁难的。为了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

有必要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也就是说要把一亿农户组织成为若干万个农业合作社。

这样一来，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将要大大加快才行。另外，只有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农业，才能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这两方面的客观要求加起来的结果是，从 1953 年底开始，全国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把农业增产和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决议》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上。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在加快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同时，党也特别强调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

据 1954 年底的统计，互助组由 1951 年底的四百九十万个增加到一千万个，初级农业社由 1951 年的三百多个增加到四十八万个，参加农业互肋合作组织的农户有七千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原来的 19.2%增加到 60%。在产量方面，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优于互助组，80%的合作社增产增收。

1955 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六十七万个，经过整理，巩固了六十五万个，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在加快进行。1953 年 6 月，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中，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改造和改组，国家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使私营企业的大多数都同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联系和合作。私营企业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的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到公私合营的高级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后，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利用、限制、改造 ”的政策，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决定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1954 年 1 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以上工人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方代表居于企业的领导地位，企业利润划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大块，这就是当时所说的“ 四马分肥 ”的办法。这样一来，资方红利只占企业利润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利润归国家和工人所有，这就使这些公私合营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私营企业都是一些设备陈旧简陋生产率很低的小厂、小作坊，再加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等原因，原料、市场都受到限制，继续经营甚为困难，便纷纷出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国家当时正在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可能抽出那么多资金和干部投入这么多私营小企业。但这些小企业一再要求实行公私合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4 年 12 月，中共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对这些小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组织手工业者组成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再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后，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加快了速度。

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题。

且说 1952 年年底，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斯大林给毛泽东送来了一袋机密材料。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三十一回
王近山秦基伟大战五圣山
邱少云黄继光献身上甘岭

话说饶漱石在莫斯科担心东窗事发，心里惴惴不安。刘少奇瞅出他心中有鬼，一想到今后就要同这个人在一起共事，不禁有些担心，再加上前段时间一大批地方诸候纷纷上调中央工作，着实费了一番工夫，宴会上显得力不胜酒。宴会后斯大林就派人送他到索契海滨休养去了。

刘少奇走后，斯大林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找来，摒走房间里的警卫秘书，然后才问道：“那一口袋材料送走了吗？”莫洛托夫说：“您放心，我是以最高机密的方式委托一位局长亲自送给毛泽东同志的。”斯大林点点头说：“好。毛泽东由于我们历史上对中国问题的一些失误，对我们是有意见的，现在我们要尽量同他搞好关系，我想，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这个举动会满意的。”莫洛托夫说：“是的，我同意您的看法，他肯定会感激我们的。”

那么，这些材料到底是什么材料呢？由于事关机密，外人一概不知。连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知道，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们当然更不知道。他们只是发现，毛泽东接到这份材料后，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李银桥不敢问其中的原因，只是劝毛泽东好好休息一下。毛泽东忽然坐起身说：“银桥，中央如果有人要推翻我，你怎么办？”李银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跟主席走！”毛泽东又紧问一句：“我回井冈山打游击，你也去吗？你还能吃得那个苦吗？”李银桥说：“能！主席走到哪里，我跟到那里。”毛泽东瞅他一眼说：“你还算是个忠臣。”

两人说了一会儿，毛泽东还是没有睡着，只好拿起枕头边的李贺诗集读起来。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李银桥拿起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主席睡得怎么样啊？”李银桥捂住话筒，对毛泽东说：“周总理的电话。”毛泽东说：“总理刚从苏联回来，有关访苏的情况已经在政治局作了汇报。现在来电话，肯定是朝鲜前线有重要事情，我来接吧。”

毛泽东接过电话没听几句，脸色忽然严峻起来，对周恩来说：“电话上说不清楚，你来吧，让彭总、向前、荣臻也来。”毛泽东放下电话对李银桥说：“美军要在上甘岭大打了，你快去准备些茶水，这个会要开得长些，让厨房给大家煮几碗鸡丝面当夜餐。”李银桥知道情况严重，急忙唤上卫士准备去了。

周恩来率将军们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丰泽园。军情如火，将军们一来，毛泽东就命令彭总介绍前线的态势，以便作出决策。会议室里已由机要秘书挂起了军事地图，彭德怀拿起指示棒，指着地图讲起来：“这是上甘岭，现在这里已是大军云集，空前大战已拉开战幕。”随着他的介绍，毛泽东对这次决战的严峻形势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原来自 1951 年 4 月以来,志愿军前线部队接连粉碎美李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歼敌 8 万人。志愿军后勤部队又大破美军的绞杀阵，大批物资源源送上前线。这时志愿军的前线部队在山里挖了许多条坑道。朝鲜的山多为石山，挖起来挺费劲，挖通了又非常坚固。既可以屯兵，又可以存放给养，还可以依托坑道作战。后勤部队也在运输线上开挖了许多大石洞，作为转运物资，掩蔽车辆之用，交通运输的困难局面大为改观。前线坑道里堆放的给养，足够部队四个月作战之用。由于苏联的支援，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武器装

备有了很大的改进，空军、炮兵、高射炮兵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强。现在，不但夜晚是志愿军的，白天的一半也是志愿军的了。

美李军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也在前沿和纵深修筑了大量堡垒，用无数战壕把堡垒联接起来，顽强固守。但由于他们士气低落，志愿军的坚固坑道阵地又使美李军的空军火力优势失去作用，所以经常被志愿军夺去阵地。

这时开城的谈判也陷入僵局。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是从 1951 年 7 月开始的。中国、朝鲜、苏联三国考虑到敌我双方在三八线已成僵持状态，美李军妄想灭亡北朝鲜的企图彻底破产，也就同意进行谈判。谈判地点就在三八线上，离开城 6 公里的一个小村庄板门店，志愿军工兵们在这里盖起了几栋木房子，作为谈判大厅和工作用房。

谁知谈判开始后，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伊横生枝节。先是蛮横地提出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在北朝鲜境内二十公里的地方，并为了配合这一要求发动了夏秋季攻势，不料遭到了中朝军队的沉重打击。接着乔伊在战俘问题上又大作文章，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当时美国扣留着 13 万北朝鲜战俘和 1 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志愿军战俘大部分是 180 师的。中朝方面控制的美李军战俘相对少些。如果按一比一的条件交换战俘，那么将有许多战俘不能同家人团聚，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和国际公约的，当然不能为中朝所接受，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的蛮横态度受到伙伴们的激烈批评。本来参加联合国军的许多国家都是为了敷衍美国的面子出点兵，他们更关心的是欧洲的安全，眼看美军在朝鲜伤亡重大，毫无胜利的希望，唯恐殃及池鱼，纷纷要求结束战争。美国国内又适逢大选，竞选双方都以朝鲜战争为借口攻击对方，争取选票。杜鲁门总统知道自己因朝鲜战争无获胜希望，主动提出不参加竞选下一届总统，但却想为自己的民主党争取一些选票，便决定在朝鲜发动一场大的攻势，把战场推往北方。

这时，北约部队司令员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辞掉军职，杜鲁门调李奇微接替麦克任北约司令员，算是对他的一种奖赏，另调克拉克上将接任联合国军司令员。说起来，这位克拉克上将的父亲同麦克阿瑟也是挚友，他本人也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意大利战役中有过出色的表现，战后任美国陆军野战部队参谋长，专管训练。

这位克拉克上任后，也想模仿他的前任麦克阿瑟，搞一次元山登陆。无奈志愿军雄兵百万严密防范，克拉克无隙可钻，便和第 8 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等人频频到铁原、金化地区视察。回来后，两个人对着沙盘商议起来。范弗里特指着三八线上的一座高山说：“ 上将阁下，我建议在这里发动攻势。 ”克拉克看看沙盘，原来范弗里特的指示棒指的是五圣山。从沙盘上看得很清楚，五圣山正好耸立在朝鲜中部，是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西瞰金化、铁原、平康地区，东扼金城通往通川至东海岸公路。五圣山海拔 1000 多公尺，山高坡陡，地形复杂。特别是位于上甘岭的两处高地，地处前沿，直接威胁着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如果从这里突破成功，就可以在五圣山打进一个楔子，进一步夺取五圣山。夺取了五圣山，就实现了中间突破，坦克可以在平康平原大展身手了。克拉克在沙盘前想了一会，觉得这步棋不错，便点点头说：“ 好吧，就让我们在上甘岭和共军决一雌雄吧，这次攻势就叫做金化攻势。 ”

在上甘岭防守的是秦基伟指挥的志愿军 3 兵团 15 军。自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美李军接连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上甘岭一带激战尤烈，391 高地

数次易手。争夺战中，15 军又涌现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名字就叫邱少云。

1952 年 10 月 11 日，邱少云所在部队奉命到 391 高地的山坡上埋伏，准备第二天晚上突然发起冲锋，歼灭敌人。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战斗纪律的作战任务，部队潜伏的地方离山顶上的敌军只有 60 公尺，稍一不慎，就会被敌军发现，招致重大伤亡。所以部队天黑后出发前，部队首长又反复讲了注意事项，强调了要遵守潜伏纪律。

趁着夜黑，邱少云和战友们悄悄地摸到 391 高地的山坡上。这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正好供部队潜伏。部队钻进草丛后，又用野草把自己从头到脚全部伪装起来。凉风吹过，山头上敌人的说话声听得清清楚楚。

天亮了，邱少云从自己藏身的地方望去，竟看不到战友的丝毫踪迹，只有满山坡的野草随风晃动着。

快到中午时，邱少云看见山头上出现几个敌军，对着山坡上的荒草呜哩哇啦地议论着，似乎怀疑荒草里潜伏着共军部队。其中一个人向后一招手，“轰隆”一声炮响，一颗汽油弹落在山坡上的荒草里，大火立即烧了过来。邱少云潜伏的地方恰好就在这里，大火很快烧到他身上，浑身插着的草都一起燃烧起来。大火烧得全身的皮肉吱吱响，但邱少云动也没有动，只是痛苦地把手向地里插去。周围的战友看着邱少云被火慢慢地烧死，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大火烧了二十分钟，直到邱少云牺牲才熄灭。

入夜后，反击战打响了，391 高地上美李军的阵地被志愿军猛烈炮火打了个底朝天，潜伏的部队一跃而起，一眨眼就冲上山头，消灭了敌军。

391 高地收复后，战士们下来收敛邱少云的遗体，但怎么也搬不动。用手电一照，战友们大吃一惊，邱少云的双手竟然整个插进了地里。为了遵守潜伏纪律，保护战友，邱少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战友们挖开泥土，把他的双手取出来，对邱少云的遗体进行了认真的殡殓，然后抬到山头上，在一排排的鸣枪声中，安葬了英雄。

391 高地刚刚收复，惊天动地的炮声响起来。10 月 14 日凌晨之时，美李军在范弗里特的指挥下，出动大批飞机对上甘岭狂轰滥炸，随后以美七师、伪二师共 7 个营的兵力向上甘岭猛冲。美李军的 300 门大炮延伸射击，40 余架飞机轮番轰炸，30 多辆坦克一边开炮一边掩护着步兵冲锋。

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接到上甘岭守军 15 军军长秦基伟的报告后，命令秦基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阵地，随后急忙和副司令员杨得志等人商议对策，议定调动一切力量，和美李军在上甘岭决战。决心已定，邓华便赶紧将部署报告中央军委。

听了彭德怀的介绍，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场大战的严重性。设若 15 军守不住五圣山，让美李军从中间突破，那将是又一个仁川登陆。毛泽东在地图前看了一会，转过身来说：“我同意志司的意见，估计这场大战将会越打越大，要求前线全军树立敢打大仗的决心。在战术上要充分利用坑道，尽量减少让美军突破。”其他人也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即由周恩来为军委起草电报发往志司。

中央军委的电报传到朝鲜志司时，邓华正急得乱跳。原来上甘岭防御阵地电话线路已被炸断，前沿情况不明，派出去查线的电话兵都牺牲了。邓华下了死命令，要秦基伟一定想办法接通前沿的电话，全力支援前沿。秦基伟

接到命令后，立即变更部署，调 45 师到上甘岭参战，命令全师炮兵支援前沿战斗，终于修通了电话线。邓华得知上甘岭两个高地还在 15 军手中，不禁松了一口气，接着把中央军委的命令传达给秦基伟，叮咛道：“ 一定不能让敌军突破五圣山，否则那又是一个仁川登陆。 ” 秦基伟在电话里说：“ 请放心，我们全军都经过了彻底动员，我们的口号是一人舍命，十人难当。美李军敢来送死，就叫他们有来无回。 ” 邓华说：“ 好，你们 15 军是陈司令四兵团的基本部队，你们一定要发扬四兵团的优良传统，把这个仗打好。 ” 秦基伟说：“ 是！ ”

上甘岭这个仗打得这么激烈，其实坚守在两个高地上的部队只有两个连。美李军则每天出动几个团的兵力冲锋。志愿军两个连在高地上利用坑道顽强阻击。敌军仰攻，积尸累累。战至 15 日，两个连伤亡较大，进入坑道坚守。黑夜时分，秦基伟命令两个营配合坑道部队反攻，又恢复地表阵地。

秦基伟得知地表阵地恢复后极为高兴，忙向邓华报告，邓华对着地图想了一会，忽然对杨得志说：“ 我有个想法，我们的战役指导思想必须改变。 ” 杨得志问：“ 为什么？ ” 邓华把他拉到地图前说：“ 你看，我们坚守两个高地的只有两个连，敌人却成团成团地向我钢铁阵地冲锋，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我们要利用克拉克的这个错误，抓住这个歼灭敌人于野外的好机会，痛歼敌军。 ” 杨得志说：“ 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看来克拉克把他在意大利的经验拿到朝鲜战场上来了。我们再调整一下部署吧。 ”

从此开始，志愿军调整部署，痛歼集团冲锋的敌军。短短几天，敌即死伤近万人，顶得上第一次战役歼敌人数，而且被歼的大都是美军。比较起来，志愿军的伤亡人数却少得多。战至 18 日，美李军又占领了地表阵地，志愿军进入坑道坚守。

秦基伟当即调来 7 个连，分别增援两个高地。这正是 10 月 19 日之夜，志愿军的炮群在坑道战士无线电报话机的指引下，向地表敌军猛轰，急风暴雨般的炮火劈头盖脑地浇在敌军头上。随后 7 个连分成两股，分别向两个高地反击。秦基伟在指挥所里守着电话，前沿不断传来消息，反击部队进展顺利。秦基伟不禁擦了一把汗。突然，电话铃又响起来，秦基伟一把抓起电话，听了几句，突然神色大变，严厉地命令道：“ 要想办法，天亮前一定要拿下 597 高地，否则损失太大。 ”

秦基伟放下电话，对政委谷景生说：“ 炮火延伸射击后，597 高地敌人主峰和零号阵地上残存的火力点突然复活，部队攻击受挫。 ” 谷景生说：“ 你不要愁，我们九纵队跟着陈司令打洛阳，战淮海，富有攻击精神，一定可以拿下火力点。你先抽支烟，我来守电话。 ” 秦基伟点点头。离开座位，抽起烟来。谷景生要通前沿指挥所的电话，催问道：“ 喂，597 高地拿下来了没有？ ” 对方答道：“ 还没有，爆破员接连牺牲，主攻连只剩下 16 个人了。 ” 谷景生大声地说：“ 不管剩多少人，天亮前一定要冲上主峰。 ”

秦基伟听谷景生打电话，心情更加沉重。如果今晚冲不上主峰，部队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明晚再攻，代价更大，敌军有了固守的经验会更加猖狂，坚守在坑道里的部队处境就困难了。想到这里，他不禁焦急起来，正想打电话催问时，电话铃响了起来，谷景生一把拿起电话耳机，听了几句不禁喜形于色地说：“ 冲上去了？好！什么？再说一遍，黄继光？ ” 谷景生把耳机紧贴着耳朵，听着前沿指挥员的报告，两行热泪禁不住流下来，对方讲完话，把电话挂上了，谷景生还呆呆地握着耳机。

好一会儿，谷景生才站起来说：“部队已经冲上 597 高地，两个高地的地表阵地都恢复了。可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却倒下去了。”秦基伟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谷景生说：“主攻连攻击受挫后、把剩下的战士编成一个班，分成几个爆破组去炸敌人的火力点。几个小火力点都炸掉了，到最后炸敌人的大火力点时，几个战士又接连牺牲，连长又派出最后一个爆破组，其中有一个战士叫黄继光。他们在最后冲击时，两个人牺牲，黄继光负伤，手雷也都打完了。黄继光为了开辟部队的通路，毅然扑到敌人火力点的枪眼上，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敌人的机枪子弹，部队得以冲上主峰。”

秦基伟听了，连连感叹道：“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指挥部里的全体人员摘下军帽，为烈士默哀。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正巧来指挥部采访，秦基伟问他们：“你们看过苏联电影《马特洛索夫》吗？”记者们听了一笑，这部电影在全国城市农村到处放映，谁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主人公马特洛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在部队攻击德军阵地时，用自己的身体堵住德军碉堡的枪眼，为部队歼灭敌军创造了条件。秦基伟严肃地说：“我们部队里也出现了一个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他的名字叫黄继光，你们应该马上到他的部队去采访，把黄继光的英雄事迹报道出去。”记者们听说部队里出了这么个惊天动地的英雄，马上冒着炮火采访去了。

黄继光牺牲后的第二天，美李军又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向上甘岭两个高地进攻。上甘岭经过一星期的激战，树木全被炮弹炸飞，两个高地上的地表阵地全被摧毁，土石全被炮弹炸弹犁成松土，走在阵地上，松土没膝。秦基伟听着双方的炮声山摇地动，真为高地上的战士担心，连连督促自己的炮群按照高地上无线电报话机的指引，猛揍进攻的敌人。于是 130 门大炮组成的志愿军炮群一齐怒吼起来，成吨成吨的炮弹落到敌军的冲锋集团中，敌国士兵成百上千地死在阵地前。范弗里特恼羞成怒，调来大量李伪军，像潮水般的向高地扑来。高地上的两连守军也伤亡过大，被迫进入坑道，地表阵地又为敌军所得。

上甘岭战役的第一阶段到此为止。一星期激战中，敌军出动 7 个团的兵力，15 军 45 师出动了 3 个团的兵力。敌军死伤近万人，45 师也伤亡了 3 千人。45 师已经无力向高地补充部队，秦基伟当即调 15 军 29 师参战，准备夺回地表阵地。部署已定，秦基伟忙向邓华报告。邓华说：“你们打得好啊，以小的代价痛歼美军近万人，是朝鲜战场上少有的大胜仗。志司决定通报嘉奖。现在克拉克犯了战术的重大错误，成团成团的步兵向我钢铁阵地进攻，这是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志司决定组织一个大的反击战役，将敌军歼灭在野外。现在我特令你们转入坑道坚持，另调三兵团 12 军参战，由你统一指挥。国内新调来 1200 名新战士，志司决定全部补到 45 师。你们要守好坑道，准备里应外合，歼灭上甘岭敌军。”秦基伟答应道：“是，一定要守好坑道。”

放下电话后，秦基伟向谷景生说：“老谷，现在我们要转入坑道作战了，这个仗怎么打呢？”谷景生说：“老秦，你还记得打淮海时的近迫作业吗？”秦基伟说：“当然记得。”谷景生说：“当时，我们为了减少伤亡，用近迫作业接近敌人。敌人呢，则用挖坑轰炸破坏我军的近迫作业，我们则组织部队袭击敌人的破坏部队。现在虽然时间地点不一样，但道理是一样的。我军进了坑道，敌军肯定要来破坏，我们不妨组织部队分成许多小分队晚上出来袭击敌人，敌人挨了打，又摸不着我们。你看怎么样？”秦基伟说：“有道

理。咱们就把上甘岭变成个肉磨子，叫敌人大量在这里消耗。我们就这样上报兵团吧。”

15 军是 3 兵团的基本部队，陈赓回国创办军工学院后，3 兵团的司令一职又由副司令王近山代理。15 军转入坑道作业后，他一直忙于部署反击战役。考虑到 45 师消耗太大，急需休整。他命令 12 军 31 师接替 45 师，由 15 军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作战。接到秦基伟的电话后，他指示秦基伟：“我同意你们的计划。记住，要通过你们坚决而灵活的作战，把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秦基伟接到兵团的命令后，立即命令 45 师把两个高地上坑道里的两个连队撤下来，可是两个连队都不愿意往下撤，45 师师长也不想撤。谷景生火了，接过电话命令道：“一定要撤下来，要保护战士的积极性，他们在坑道里守了这么多天，急需休整，马上撤下来。”秦基伟拍拍谷景生的肩膀说：“你这个命令下的好，对战士的处境体会得深。”

31 师的一个连当夜通过封锁线，进入 597 高地的坑道，把 45 师的那个连换了下来。连长已被炮火炸瞎了双眼，他在洞口指着阵地前的山坡对新来的张连长说：“那是一号区，那是二号区……”张连长一一记下后，便命令战士们背着连长撤下去。

张连长接防后，检查了一下坑道，坑道很长，但空气污浊。检查到坑道深处，发现一个俊秀的女战士没撤下去。张连长火了，训斥道：“你怎么不走，一个女孩子家，真是乱弹琴。”女战士毫不理会他的发火，在油灯下整理着药箱。张连长无奈，只好命令她说：“你好好呆在这里，不要到洞口来，洞口危险。”

话没说完，只听得一阵爆炸声，原来上面的敌人又用炸药炸坑道口了。张连长拿起报话机呼喊火炮支援。顿时一批炮弹飞来，洞口上面的敌人被炸得七零八落。张连长恨恨地骂道：“好你个美国佬！一班出去，给鬼子送些好酒花生米。”一班出去了，张连长蹲在洞口重机枪后面准备接应。不一会，只听得外面一连串爆炸声，接着枪声响成一片，敌军阵地上的探照灯也打了过来。张连长正担心间，出去袭击的战士们回来了，班长一边跑一边说：“我们后面跟来了一串敌人。”张连长命令道：“快进坑道，我来对付他们。”他把战士们让进坑道后，用重机枪向跟来的敌人扫去，只听得敌人惨叫声不断，而死在坑道前面。

守了几天，坑道里的水越来越少，夜晚出去取水的战士大多牺牲在路上。没有水，战士们咽不下饼干，眼看着连队的战斗力受到影响。张连长急了，拿起饼干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吃饼干，我们死都不怕，还怕吃饼干吗？吃！”他嚓嚓几口咬碎饼干吃起来，平时好吃的饼干现在却如同沙子，怎么也咽不下去。好容易咽下去了，已憋得张连长脸红耳赤。

忽然，一曲甜美的姑娘歌声在坑道里响起来：“长江万里流东海，江边是我的家乡。早晨姑娘挑水去，两桶江水清悠悠。嗨——清悠悠。”张连长一听，顿时口里生津，饼干也不那么难咽了，再看看战士们，也个个有了精神，艰难地吃起了饼干，张连长不由得朝这位女卫生员瞅了一眼，心中暗想，多亏了她，看来战争也不能没有女人。战后一定要为她请功。

王近山得到秦基伟报告。得知坑道断水，命令秦基伟：“一定要把水送进去。”洪学智在后勤司令部组织技术人员改进水桶，把水桶隔成几个水箱，即使子弹打穿水桶，漏掉的也只是一个水箱的水。新式水桶做好后，运输队

把水不断地运进坑道。有了水，坑道里的战士们又活跃起来。

这样打到 10 月 30 日夜，志司的反攻部署已经完成，104 门大炮同时开火，把 597 高地炸得尘雾迷漫，15 军两个连的兵力紧跟炮火冲上高地，坑道里张连长也率连队冲出，就近消灭了敌人的几个隐蔽的火力点，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全部恢复了主阵地。张连长一连人，这时加上女卫生员只有十几个人了，奉令坚守高地西侧阵地。

范弗里特看到 597 高地一团军队被全部歼灭，又惊又怕，索性调了一个多师的兵力疯狂反扑。志愿军虽有坑道，但也伤亡不小，张连长阵地上只剩下他和女卫生员了。他命令女卫生员赶快进入坑道，女卫生员起初不愿，被张连长狠骂一通，赶进坑道。这时美李军漫山遍野地冲上来，张连长左打右打，敌人成片成片倒下。无奈敌军太多，渐渐逼上来，张连长忙呼炮火支援。秦基伟在报话机上问：“ 几号区域？ ”张连长还想回答，哪知敌军已冲到跟前，张连长忙喊道：“ 敌人冲到我跟前了，快向我开炮！ ”然而炮声还没有响。张连长知道秦基伟怕炮误伤自己，正想拿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忽然坑道口响起了机枪声，冲上来的敌军纷纷倒下。张连长一喜，忙呼叫炮火支援坑道，顿时大炮声轰鸣起来，漫山遍野的敌军被炸得七零八散，只剩下少数敌军跑下山去。

这时，张连长才想到坑道口的机枪声，是谁从死亡线上把自己拉回来的呢？他走到坑道口一看，重机枪后面的射手原来是女卫生员。一股激情顿时在他身上激荡，不由得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597 高地被夺回后，15 军、12 军又夺回了 537 高地。敌军虽然猛烈进攻一星期，终因战术错误导致死伤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11 月 25 日，在上甘岭轰鸣了 43 天的炮声终于沉寂下来。

上甘岭战役一结束，洪学智等人立即前来考察，只见两个高地上的土石被炸成一公尺多深的松土，无法行走。许多坑道被炸短 3 公尺多。秦基伟介绍说：“ 上甘岭是个面积只有 3.7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敌人共投入兵力 6 万多人，火炮 300 门，坦克 170 辆，出动飞机 3000 架次，敌人共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0 余枚。我军投入兵力 4 万人，火炮 138 门，高炮 47 门，比敌人少得多，但由于我们有坑道作依托，结果敌人被歼灭近一半，我们的伤亡要小得多。 ”

洪学智感慨地说：“ 你们说，如果没有坑道，上甘岭战役的结局会是怎样？想起来都后怕。你们赶快把上甘岭的战役总结写出来，周总理催要了几次，说毛主席正等着看呢。 ”

这时，突然一阵甜美的姑娘的歌声飘过来。在硝烟飘荡的战地上，这歌声是那样的令人陶醉，这是谁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三十二回
大建国王崇伦与时间赛跑
勇戍边模范旅向荒原开战

话说洪学智等人在上甘岭考察时，山上忽然传来一阵姑娘甜美的歌声。循声找去，原来是张连长阵地上，一个女卫生员在唱歌。秦基伟介绍说：“这就是协助张连长守住阵地的女卫生员王燕。”洪学智连连称赞道，“了不起，了不起。只有我们人民战士才会有这样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秦基伟说：“我已通知司令部，为张连长和王燕记大功一次。”洪学智点点头说：“应该，应该。赶快让他们下去休整去吧。”秦基伟说：“是。张连长，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新营，你去担任营长。王燕，你去担任营卫生所所长，立即执行命令吧。”张连长高兴地答应一声：“是！”拉着王燕跑了。洪学智笑眯眯地看着他俩的身影，赞赏地说：“蛮好的一对嘛，仗打完了我给他们做媒。”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等到大家笑完了，洪学智又说：“坑道是个好东西，还要继续挖。”秦基伟试探地说：“能不能让国内造一些挖掘机，送到前线来。上甘岭的石头太硬。”洪学智一口答应：“我完全同意，现在我口述电报。”参谋立即打开电报纸簿，把洪学智的话记下来。口述完毕后，洪学智改了几个字，命令马上发给彭总。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召见后勤部主任杨立三，让他把任务布置下去。由于东北工业基础雄厚，杨立三把造挖掘机的任务交给东北几个工厂，其中把造挖掘机拉杆的任务交给了鞍山钢铁公司机械总厂。工人们早就从报纸、广播里听到上甘岭大捷的消息，现在听说又要给志愿军造机器挖坑道，打击侵略者，个个欢欣鼓舞，立即钻进车间干起来。

拉杆这种零件只能在铣床上加工，总厂的铣床都是老古董，一次只能加工一根拉杆，还得慢慢地干，而且稍微把握不好就出废品。一天干下来，成品不多，废品不少，像这样干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而志愿军战士都是天天在前线流血啊！车间党支部支书记暗暗着急，想了一会儿对大家说：“必须改造这老爷车床，提高工效。如果因为我们耽误了机器生产，那就是对党对人民对志愿军的犯罪行为。”大家一听嚷道：“支书记，你领着我们干吧。”支书记便和大家一起商量起来。正谈得起劲时，车间主任韩剑光走来，对支书记说：“老支，你过来，我给你说个事。”支书记走过来，韩剑光忧愁地说：“老支，王崇伦又泡病假了，你知道不知道？”老支说：“为什么？”韩剑光说：“还不是想着私营厂工资高，想离开鞍钢进私营厂。”支书记说：“我去跟他谈谈，不能让一个工人兄弟掉队。”

王崇伦是鞍钢机械总厂的工人，技术上有两下子。鞍钢解放前他生活很苦，身上穿的是破布袄。鞍钢解放后，他生活变了样，穿起了蓝制服，吃上了白面馒头。王崇伦对共产党感激得很，积极工作，加入了青年团。这时私营工厂为了和国营工厂竞争，用较高的工资挖国营工厂的技术工人，有些工人去了私营工厂。王崇伦思想上也有些波动，便请了病假。

王崇伦是个勤奋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孔，浑身都是力气。劳动惯了，一闲下来浑身不是味儿，只好背起粪筐，到街上捡拾马粪。朋友们见了，大为惊奇，问他：“今天不是星期天，你怎么不去干活呢？”王崇伦自我解嘲地说：“我自己给自己放了假。”朋友们听了纷纷批评起来：“你这就不对了，哪里还像个领导阶级的样子？我们都为你难为情，亏你还是青

年团员呢。你想想，这样做对吗？走走走！我们送你回车间去。”王崇伦说：“好啦，你们不用送了，我今天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到车间去干活，行不？”朋友们说：“一言为定，可别变卦啊！”王崇伦连连点头说：“一定，一定。”

朋友们走后，王崇伦也不捡粪了。背着粪筐回了家，一进门就对妈说：“妈，我不去私营厂了，明天就去车间干活去，离开厂子心里不是味儿。”妈说：“不去也好，那私营厂也不是好干的。”娘俩正说着，支书记来了，娘让王崇伦赶快躲起来，支书记问道：“大嫂，崇伦呢？”娘有点慌乱地说：“他去街上捡粪去了，还没有回来呢。”支书记说：“崇伦回来，你告诉他，大家伙儿想着他呢，叫他回厂来吧。”王崇伦在屋里听着，思绪翻腾。在旧社会，他在厂里拼死拼活，老板工头像没瞅见似的，理都不理他。现在自己两天没去上班，支书记还到家里来看他，他再也不好意思在屋里藏着了，一步跨出里间。

支书记见王崇伦一下子从里屋走出来，倒吃了一惊，问道：“你原来在屋里啊！怎么样，离开集体的味道不好受吧？”王崇伦默默地点点头说：“不好受。”支书记开导他说：“小伙子，现在你是领导阶级的一员，可不能光顾着自个儿的事。现在厂里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准备工作，热火朝天。你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国家，还会有咱们今天的好日子吗？”王崇伦说：“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就去车间干活去。”支书记高兴地一拍王崇伦的肩膀说：“这就对了，咱俩走吧。”王崇伦和支书记一起大步流星地走着，俩人还哼起了他们最喜欢的歌：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

车间里的工人朋友们见王崇伦回来了，一点也没有瞧不起的意思，个个都跟他打招呼。王崇伦走到自己的刨床前，开始干起活来。他技术高，干的挺顺手，刨好的零件个个都是合格品。可是铣床那里人们吵吵嚷嚷，废品越来越多，铣工和车间主任、支书记急得头上直冒汗，可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王崇伦觉得自己是领导阶级的一员，不能让国家的利益受损失，应该积极想办法搞技术革新，解决拉杆生产问题。回家以后，他把自己院子里的墙砖拆下来，摆成铣床的架势，琢磨起来。琢磨了几天，终于叫他琢磨出道道来了。他赶紧画了个图，利用工余时间做了个新工具。

工人们一听说王崇伦要在铣床上试验自己的新工具，都跑来看热闹。王崇伦从来没有经过这个阵式，心里直嘀咕，千万别出洋相才好。谁想到越嘀咕越出问题，铣床一转动，拉杆带工具都一下掉了下来。王崇伦头脑里“轰”的一声，汗立即冒出来，把内衣都打湿了。围着看的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支书记生气地吆喝他们说：“都瞎嚷嚷什么，新事物哪能一下子就成功，快回去干活去。”

工人都走了，支书记拍拍王崇伦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泄气呀。咱厂张明山发明反围盘，经历的困难比这大多了。你要想着国家的事，不要因为面子上不好看打退堂鼓啊！”王崇伦点点头说：“书记，你放心，我不会打退堂鼓的。可是，工具为什么会往下掉呢？”支书记说：“先放松会儿，抽支烟吧。”支书记点着烟，往旁边的木凳上一坐，谁知凳腿是活动的，一下子把支书记摔在地上。王崇伦拍手大喊：“好！好啊！”支书记恼怒地斥责他：“我摔了跤，你不赶紧扶我一把，反而叫好。你这小子真坏。”王崇伦

赶紧把支书记扶起来，解释说：“ 书记，你别误会。你这一摔，一下子使我想出了个好主意。咱们的新工具成啦！ ”支书记高兴地命令：“ 那就赶紧试验。 ”王崇伦在新工具上加了一块铁片，用螺丝固定死，然后开动铣床，铣床转动着，同时加工着两根拉杆，一会儿就加工好了。王崇伦和支书记用卡尺一量，全部合格，再加工也合格。支书记和王崇伦兴奋地在车床上干着，一会儿就加工好了一堆拉杆，一件废品也没有。王崇伦乐坏了，还想继续干下去，支书记把铣床关掉，拉着王崇伦的手就走：“ 回家休息，明天再干。 ”

由于王崇伦发明了新工具，全部拉杆按时按量地做好了，机器运到朝鲜前线后，洪学智立即把它们分配给了部队。

拉杆的活儿刚做完，工厂又接到为新疆王震将军所部制造矿山开采机的任务。王震将军所部的老底子是抗日战争时期驰名中外的三五九旅。该旅驻守陕北河防，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陕甘宁边区又被胡宗南几十万部队层层包围封锁，延安和边区的日子真是困难极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商议后，决定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开进延安郊区南泥湾，屯垦生产。这南泥湾是个小盆地，古代曾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后来屡遭兵祸战乱，居民星流云散，遂成荒芜之地。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后，开荒种地，烧砖盖房、立炉锻冶，一下子把南泥湾变成了个“ 花花世界 ”。战士们丰衣足食，练武习文，边区人民闻讯纷纷前来参观，三五九旅遂成为八路军生产自救的模范。更有几位作家和作曲家写成了“ 唱唱南泥湾 ”的民歌，民歌唱道，“ 往日的南泥湾呀，到处是荒山。如今的南泥湾呀，鲜花开满山。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 ”这首民歌作成后一下子唱遍了解放区，王震将军和三五九旅的好名声传遍了全国。

王震带的三五九旅不仅能生产，也能打仗。抗日战争快结束时，该旅万里南征，直打到王震将军的老家湖南。解放战争初期，他率队中原突围，胜利回返延安，毛泽东亲自到延安城外迎接这位湖南将军。

1949 年北平解放之后，毛泽东拟调王震兵团来北平担任警备任务，王震却主动放弃了这个美差，要求中央军委派他去新疆，当时新疆国民党部队十万人已在陶峙岳将军率领下起义，急需调派得力部队进疆，毛泽东感到王震兵团很适合担任此项任务，便决定王震兵团进疆。王震得令后，立即率第一兵团所辖二军及六军沿河西走廊进疆。这时部分国民党部队正在哈密等地谋叛，美国特务支持的乌斯满匪徒杀烧抢掠，无所不为。王震兵团进疆后，立即镇压了少数国民党部队的叛乱，改编了十万国民党部队，追剿乌斯满匪徒。新疆地广人稀，情况复杂，兵少了不够用，兵多了养不起。新疆原有国民党部队十万，现在又来了十万解放军，部队军粮供应一下子发生了困难，部队急得哇哇叫。王震将军却从图书馆里要来了清朝名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资料，把自己关在乌鲁木齐西大楼里看起来。

看了几天，王震从大楼里钻出来，笑嘻嘻地说：“ 有办法了，大家跟我走。 ”司令部的参谋们，后勤部的助理员们纷纷爬上大卡车，在一连武装警卫的保护下，跟着王震向玛纳斯河流域的深处驶去，最后在一个叫奎屯的小村外停下来。

王震走下车来，抓起一把泥土看看，虽然不是很肥，但也是黑油油的，连走几处检查都是一样。王震望着准噶尔盆地里的万古荒原，兴致勃勃地问大家：“ 这里怎么样？我看比南泥湾好哩。 ”他从参谋手里接过新疆省地图，

比划着说：“ 新疆省的面积几乎是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而人口却只有几百万人，并且主要是少数民族。地方大，要的军队多；人口少，兵多了又养不起。怎么办？还是老办法，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绝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我决定全疆部队除留下一个师剿匪外，其余没有战斗任务的，全部转入生产，争取在几年内在天山南北建成二百多个团级农场，不仅充分满足部队需要，还支援地方建设。一旦有事，担任战斗任务的部队不需携带军粮，可随时进入部队农场宿营、补充粮食。二百多个团场遍布天山南北，劳武结合，对防止外敌入侵和镇压内部叛匪，维护治安秩序，必然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你们看对不对？ ”

随行人员听了，都觉得这办法太好了，纷纷问王震，司令员怎么想出了这一套办法？王震说：“ 学习历史嘛。另外咱们三五九旅有这个经验嘛。咱们说干就干。现在就开荒。 ”参谋们从小村子里借来了犁，王震扶着犁，军官们用绳子拉着，在荒原上拉开了军垦第一犁。

全疆部队接到兵团司令部开展大生产的通知后，一齐行动起来了，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天山牧区、巴里坤草原，到处都响起了军垦战歌。为了筹措生产费用，部队全体官兵两年不发饷，几百个团场一下子都在两年内建起来了。有了团场的军事支持和后勤保障，剿匪部队来往自如。

农场建起来后，王震又命令军队开矿山，建钢厂，需要大批凿岩机，乃向中央求援。中央即把任务交给了鞍钢机械总厂，王崇伦车间的任务是做凿岩机上的卡动器。

卡动器的制做需要一系列工序，先要在插床上插，然后在磨床上磨，铣床上铣，刨床上刨。可是车间里的插床太陈旧，一个卡动器在插床上加工下来，足足需要两个半小时。一天下来，插床前堆满了要加工的零件，而其他车床都没事干，工人们议论纷纷，有叫领导增加插床的，有叫技术员设计新车床的，有叫把卡动器分一部分给其他车间的。王崇伦知道这都不现实，国家没有钱买插床，就算买来也不知到了何时；技术员少，各科设计任务已经不少，分不出时间解决插床的问题，把任务分给其他车间也不现实，他们的任务也排得满满的。自己是主人翁，应该为国家分忧。

从此，王崇伦只要有空，就到插床那里去看，一边看一边想，想了多种改进办法，可是想来想去都行不通，看来只有创造一种新工具了。他一连几天想着新工具的事，白天在车间里想，晚上在家里写写画画，几天下来，王崇伦脸色发黄。妈妈和媳妇暗自给他做些好吃的，让他补充营养。经过半个月时间，王崇伦终于设计出一副新工具的草图。他兴冲冲地拿给车间主任韩剑光看。韩剑光看了图纸，拍手叫好，连忙叫来班组长，按工种各自加工新工具零件，技术员和工人们也都帮着他画图，提建议，使新工具更加完善。

零件的加工都布置下去了，就是新工具的底座还解决不了。这种底座只能翻砂铸造。按规定得报到总厂技术室，技术室同意后得设计科设计图纸，然后把图纸转给生产科，生产科再下达任务，至少也得三个月时间才能铸造好。怎么办呢？王崇伦想起了废铁堆，说不定那些废铁堆里就有这种底座。于是不管刮风下雨，王崇伦一下班就去翻总厂的那些废铁堆。这些废铁堆翻起来既费事又费力，王崇伦连着翻了四天，才在一个废铁堆里看到了一个大铁坨子，好像是自己需要的那种机器底座。于是，他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外拉，一不留神脚上的新皮鞋被铁棍撕破了，但那个大铁坨子总算拉出来了。王崇伦看着，心里乐了，这家伙还正是自己要找的那种底座。

新工具造成了，把它装在其他车床上一试，完全行，不仅能加工卡动器，而且加工一个部件只要四十分钟，比插床节省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这种新工具不但能做卡动器，还能加工凿岩机上的十四种部件。过去车间不能做的这些部件，现在都能做了。工人们高兴极了，给这种新工具起了个名字，叫“万能工具胎”。

自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以后，车间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两三倍，凿岩机很快造好了，一批批运往新疆和全国各地。王震将军收到这批机器后，马上分发到各个矿山。战士们得到了新机器，采煤的采煤，开铁矿的开铁矿，很快把第一批焦炭和铁矿石运到八一钢铁厂，八一钢铁厂炼出了第一炉钢水。

正在这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王崇伦在车间革新的事迹。按照当时的工作定额，王崇伦一年干了三年的活儿，被称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报纸还专门发了社论，号召青年们与时间赛跑。王震将军看了好几遍报纸，赶紧把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左齐找来，拍拍报纸说：“老左，看看工人老大哥的先进事迹吧，咱们又落后了。你得赶紧布置一下，叫部队好好学习王崇伦的先进思想，把边疆建设好，保卫好。”左主任想了一下说：“我看先开个全兵团英雄模范大会，到时你给大家讲讲话吧。”王震说：“开大会我同意，讲话不行了。我马上得去湖南一趟。”左主任问：“司令员老家有什么急事吗？”王震摆摆手说：“不是老家有急事，而是咱们部队有件急事要马上办。”

左主任不知部队发生了什么事，要劳驾司令员往老家跑一趟。王震叹口气说：“作政治工作就是作人的工作，你们怎么想不到呢？我们不光要鼓励部队吃大苦戍守边疆，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问题。你看咱兵团的干部们都老大不小了，大部分都没成家。过去战争年代，没有办法，现在条件好一些了，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我准备到湖南动员些妹子来，让她们和我们的战士们成家立业，建设新疆。”

王震去后不久，第一个湖南妹子即响应王震号召，报名参军来到新疆，分到库尔勒二师，二师立即派警卫连长去乌鲁木齐接她。当时匪患严重，道路不宁。警卫连刘连长奉命后，即率一个班乘车去乌鲁木齐。这刘连长二十余岁，高挑身材，浓眉大眼，富有战斗经验。新来的湖南妹子也是清秀如水，还是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呢。

军车开出乌鲁木齐市后，直向南疆奔去。面前是无垠的戈壁，风细沙静，天高云淡，戈壁风光自有一种雄壮的风味。忽然，对面的天际下出现十几个黑点。刘连长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一阵，判定是土匪，连忙停车，准备战斗。湖南妹子一听土匪来了，毕竟是第一次见这个阵势，不由得心慌意乱。刘连长劝慰说：“别怕，你跟着我，小小几个土匪还不够我塞牙缝的。”

说话间，土匪近了，一色的高头大马，马蹄扬起阵阵尘土。刘连长下令：“打！”两挺轻机枪随即吼叫起来，匪徒纷纷落马。一匪徒见势不好，摔过来一颗手榴弹，正好落在湖南妹子跟前。刘连长一个飞跃，踢飞手榴弹，顺势抱住湖南妹子滚到沙坑里。手榴弹爆炸了，刘连长手臂负了伤，妹子却安然无恙。

土匪被打跑了，大家乘车重新赶路，湖南妹子为刘连长包扎好伤口。刘连长这才想起还没有问问人家的姓名呢，便问道：“同志你怎么称呼啊？”湖南妹子回答说：“我姓杨，叫杨林，你呢？”刘连长边卷莫合烟边回答：“我吗？你就叫我老刘吧。”杨林“噗哧”一笑，刘连长奇怪地问道：“笑

什么？”杨林刮刮脸皮子，调皮地说：“这么年轻轻的，就叫老刘，也不害臊。”说着“咯咯咯”地笑起来。刘连长不好意思地看着窗外。啊！今天戈壁的阳光为什么这样明媚？

回到库尔勒以后，刘连长交了差，湖南妹子被分到师部卫生队。来卫生队看病的人陡增，不是胃疼，就是腰疼。杨林对每一个病人都亲亲情情地接待，实在没病的也好言安慰一番，可就是不见刘连长来换药。杨林几次去看他，都被他谢绝了，杨林一气之下向师长告了状。

自杨林来后，卫生队的工作大有改观，师长非常高兴。现在听杨林告状，他非常生气，立即把刘连长叫来，劈头就问道：“好你个野小子，敢对我们的女医生耍态度，看我怎么收拾你吧！”刘连长奇怪地说：“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耍态度来着？”师长一拍桌子：“还敢狡辩，人家都告了你。”刘连长一听急了，赶紧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师长听了，笑眯眯地说：“我明白了，杨林对你有意思了，这是好事嘛。”刘连长耳红脸赤地说：“可是……”师长问：“可是什么？”刘连长说：“还有许多年纪比我大的同志都没有成家呢，我怎么好占先？”师长一听，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半天才停住笑说：“傻小子，这种事怎么能发扬风格。好了，你们俩个愿意，我来当媒人。”

自刘连长和杨林结婚后，更多的湖南女知识青年来到部队，安家落户。不久，王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原来国民党十万起义部队和解放军一部划归生产兵团，在乌鲁木齐设兵团司令部，在全疆十二个地、州各建一个农业师又组建了几个建工师，大规模展开了生产建设。

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凯歌声中送走了 1952 年，迎来了 1953 年。这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实行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掀起了劳动竞赛的热潮。党于 1954 年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历史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提出了总目标和总任务。一个气势非凡的大建国高潮在全国掀起。

1954 年 4 月，著名革新能手王崇伦和鞍钢的其他六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响应国家号召，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工业战线迅速掀起比赛赶帮的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很多妇女也积极投入到工业化建设高潮中去，过去妇女从未涉足的工作岗位，今天也已不再是男工的一统天下。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事迹像风一样传遍了全国各地，激起了更多的妇女的革命豪情。中华大地，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

党和政府为了充实工业战线的力量，从全国各条战线抽调数万名优秀干部充实到工厂、铁路交通战线上去。在党的大力提倡下，全党开始了学习文化知识的运动，努力把自己变成经济建设的内行。由于工业建设的全面展开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钢厂、纱厂、基建、铁路、矿山，充实了工业战线上急需的建设力量。大批高校学生提前毕业走上建设岗位。

从 1953 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实施起，工业战线上真是捷报频传，凯歌不断。 1953 年 12 月 16 日，我国重工业建设中的第一批重点工程

项目——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 7 号炼铁炉竣工投产、鞍钢工人们向毛泽东写信报喜，毛泽东致电鞍钢全体职工，热烈祝贺工人们的建设成就。这时，作为内地钢铁企业的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正在加紧建设。

1956 年，吉林省长春市又传来捷报，我国第一座汽车生产厂——长春汽车制造厂（即第一汽车制造厂）竣工投产，一辆辆解放牌载重大卡车从流水线上开了出来。中国第一辆汽车开出流水线，标志着中国不会制造汽车的历史已去不复返了。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第一”：中国有史以来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蓝天，第一座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四川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通车，第一座机床工厂——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辆拖拉机从洛阳拖拉机厂的生产线上缓缓开出，第一台火车机车驶出制造厂的大门……

连接西藏和青海、和四川、和新疆的三条公路建成通车，极大地便利了内地和西藏的交通。在西北，从天水到兰州的铁路已经修通，从兰州到乌鲁本齐的铁路正在建筑中。这时新疆也是一片繁忙的建路景象，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公路上，一队队的汽车来往不断，给新疆运来了许多专家学者和工厂设施。天山南北，生产建设兵团建起了二百多个农牧（团）场。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捐出三年的津贴，建起了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新疆水泥厂等中型工矿企业。新疆学院得到了扩建，新建了八一农学院、新疆矿冶学院、新疆医学院等高等学府。

王震在乌鲁木齐西大楼部署着新疆的工作，突然，军区作战室送来军情报告，乌斯满匪徒被我部队追剿，逃进巴里坤天险落鹰峡。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三十三回
乱朝纲苏朋被捕通渭县
尽职守扬帆种祸疗养楼

话说乌斯满乃是阿山哈萨克的一个头领，新疆和平解放时，在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麦克南的挑唆下，发动叛乱，经解放军剿匪师的进剿，损兵折将，仓皇逃入巴里坤天险落鹰峡。这落鹰峡两旁都是高陡的雪山，峡口如斗，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乌斯满自以为固若金汤，没料想解放军雪夜偷袭，乌斯满防线立即崩溃。乌斯满惶恐之中，率残兵败将向南疆逃去。

王震得知乌斯满向南疆逃去，急令驻在库尔勒的二师出动剿匪。二师两个团在欧阳师长的指挥下，追剿残匪，黄新廷指挥青海驻军会剿，终在青海境内追上残匪。乌斯满被活捉，其余残匪大部被歼。部队奏凯而还。

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着。

国民党中央败逃台湾时，在大陆留下了大批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又同本地的土匪相结合，形成了一股一股的政治土匪，他们对新成立的共和国进行土匪游击战争。另外，国民党还留下了大批特务分子，长期潜伏，待机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便猖狂活动起来。他们散布谣言，破坏工厂、铁路，围攻人民基层政权，甚至攻占县城，残杀干部和人民群众，发展特务组织，进行武装骚乱。有些特务分子甚至潜入我要害部门，窃取情报。仅 1950 年一年内，在新解放区，就有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历来匪患严重的广西，被害干部群众就达到七千多人。

为了迅速消除匪患和隐患，安定社会秩序，保障革命和生产的进行，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这个指示的引导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克服了一段时期某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充分发动群众，吸引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实行公安司法机关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从 1950 年开始，开展了全国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那些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头子实行坚决的镇压。为了使镇反运动有法律依据，也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判刑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华东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调集 24 军、25 军、35 军对华东地区的土匪实行清剿。24 军仅用二十多天的时间，便歼灭安徽大别山地区的土匪。25 军全歼浙西山区的土匪。苏南、苏北匪患也全部肃清。共歼灭土匪十一万四千多人，消灭海匪八千人。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调集 42 军、58 军、47 军、46 军、21 兵团大部、43 军等部队，对中南地区的土匪进行清剿。42 军、58 军全歼豫西土匪。48 军攻占江西赣南匪巢翠微峰，全歼江西土匪。47 军、46 军和二野驻湖南的 114 师等部拔除湘西八面山据点。接着，剿匪部队又在湘西之九龙山、凤凰、麻阳举行会战，全歼湘西土匪。21 兵团四个师和 43 军 127 师等部以出敌不意之迅猛动作，突然包围大瑶山。进剿部队深入大瑶山反复拉网扫荡，全歼大瑶山土匪，匪首或被活捉、或被困饿而死，无一漏网。桂

南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之土匪也被歼灭。中南军区在剿匪中共歼灭土匪 15 万人。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调集 11 军、12 军、60 军、62 军、7 军等部对西南地区的土匪实行清剿。60 军首先聚歼成都、岷江一带土匪。第三兵团歼灭了川东地区的土匪。第 10 军和川西军区陆续调集部队，歼灭了川西毕节、乐山、康定、阿坝等十余县的土匪。云南军和第四兵团、贵州军区和第三兵团分别扫清了云南、贵州匪患。至 1953 年夏季，西南军区共歼灭土匪 116 万余人。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调集部队歼灭了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五省区的土匪数万人，西北匪患肃清。

总计，在三年剿匪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出动 6 个兵团部、41 个军部、140 个师共 150 万余人的主力部队，共剿灭土匪 240 万余人。

对潜伏的特务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在大陆潜伏的特务分子共有 60 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60 万人。经过肃反运动，他们大都被查了出来，依法进行了处理。

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旧中国一直未能解决的广西、湘西的匪患也被肃清。城市中的黑社会势力被全部清除。我国社会得以实现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援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尾声时，彭德怀已从朝鲜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适值上甘岭战役的捷报送到北京，军委作战室立即向彭总报告。彭总正忙着和调往朝鲜前线的许世友、郑维山等将军谈话。接到前线的报告后，他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 你不要把电话挂了，我立即和主席联系。 ”彭德怀等了会儿，周恩来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来：“ 主席现在要看这份材料。你马上过来，让许世友他们也来，主席要接见。 ”

彭德怀挂上电话后，立即带着将军们过来，他办公的地方离西花厅很近，不一会就到了西花厅，把材料送给周恩来，大家一起坐上车到了丰泽园。卫士们把他们引到小会议室坐下，就请毛泽东过来和大家见面。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递过的报告，匆匆翻了一遍，不住地称赞：“ 打得好。”翻完了往靠背上一仰，吁了一口气说：“ 坑道是个好东西啊！能守能打，还能存放给养。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还有阵地战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不晓得挖洞子，现在晓得了。你有飞机千架，我有坑道万里。你打你的钢铁仗，我打我的坑道战。坑道里有吃有喝，结果是我们的坑道战打败了他们的钢铁战。现在每个师都有 3 个月粮食，都有仓库。 ”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大家吃饭，算是为将要入朝的将军们送行。将军们走后，毛泽东又问起 1950 年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的事。周恩来回答说：“ 罗瑞卿正和上海市市委副书记潘汉年，上海公安局长扬帆查这件事，还没有查出结果来。 ”毛泽东眉头皱了几下，没有说话。周恩来走后，江青说：“ 多少案子都破了，这么个案子就一直破不了，我看这其中有鬼。康生不是闲着没事干？就让他来管政法，抓这个案子嘛。”毛泽东说：“ 康生不是有病吗？ ”江青说：“ 他的病都是让饶漱石给整的，休息了几年好多了，前不久陈毅来还说到这事呢。 ”毛泽东说：“ 好吧，就让他来管一管吧。 ”

周恩来见毛泽东好几次问到轰炸上海的事，心里有些着急，回到西花厅以后，当即把罗瑞卿召来，问他说：“ 上海的那个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主席很关心啊！ ”罗瑞卿说：“ 这个案子我们抓得很紧啊。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直接抓这个案子。据他说，国民党飞机炸上海主要是企图破坏上海的市政工

厂设施，被炸的水厂、电厂都是解放以前就有的嘛，国民党当然对这些工厂的位置很清楚，不好说是我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周恩来说：“肃反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的原则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罗瑞卿说；“我们再查查，尽快向中央提出我们的看法。”

罗瑞卿一看总理的话说完了，便起身告辞说：“总理，如果没有事的话，我就回去了，西北局公安部和甘肃省公安厅的几个同志正等着我呢。”周恩来问：“那里出了什么事？”罗瑞卿回答说：“甘肃省通渭县的公安局长苏朋违法乱纪，搞了几个大冤案，逼死了几个人。”周恩来眉毛一挑，回忆道：“通渭县，不就是长征快到陕北时我们大休整的那个县吗？我们就是在通渭县文庙小学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嘛。我记得毛主席在会上还朗诵了他写的诗《长征》。”罗瑞卿说：“正是这个县。”周恩来说：“通渭人民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嘛，你抓紧查清这个案子。”罗瑞卿说：“好的，我马上去办。”

罗瑞卿从中南海出来，几分钟就进了天安门对面的公安部。西北局公安部和甘肃省公安厅的几个领导干部正等着他。罗瑞卿一进办公室，就让他们开始汇报。听着听着，罗瑞卿脸色沉重起来，骂道：“这哪里像个公安局长，简直是胡来。”

通渭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通渭县地处陇中，西汉元鼎三年建县，原名平襄，后经历代变迁，北宋崇宁五年正式改名通渭县，建国后划进天水专区。1951 年 2 月，全国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通渭县自然也不能例外。经县公安局侦察，破获了一些案件，惩办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是，时任通渭县公安局长的苏明严重违法乱纪，行刑逼供，任意捏造案情，甚至见几人一起喝酒，也疑为反革命团伙，随便扣上一个罪名，抓起来乱打乱吊。一年时间，通渭县出现了四个特大案件，被捕者达 200 人之多，不禁令甘肃省公安厅诧异，一个小小的通渭县，人口不足二十万，城小土瘠，何以有这么多的大案发生？

当时中央连续召开公安会议，强调在镇反中要重证据，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草率从事。甘肃省公安厅怕通渭县的镇反出现草率从事，刑讯逼供的问题，责令天水公安机关派人核查。天水专署公安、检查机关核查后，果然发现这些案件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牵连既广，时间也拖得久了。全县百姓被吓得风声鹤唳，也不知哪天公安人员找上门来。

天水专署深感通渭县问题严重，紧急报告甘肃省公安厅，省厅立即派出有力干警数名，由省厅王国祯带队，会同天水专署公安、检察干警去通渭县核查，果然发现问题十分严重。被捕诸人中，除了几个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外，其余 133 人根本就没有政治问题。苏朋完全是拿党的工作当儿戏，草菅人命，在狱中逼死 3 人，在甘肃省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罗瑞卿在公安部听了汇报后，当即指示：“对错捕诸人，召开大会释放，每人给 20 万元的赔偿费，要苏朋在大会上检讨道歉。县委书记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亦应检讨。对苏朋的问题，你们可写一个报告，由甘肃省委上报中央。总的原则是苏明已经触犯刑律，必须制裁，以此教育干部。”

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接到指示后立即乘火车返回兰州，当即报告甘肃省委，又报告西北局，商定由甘肃省委派出领导干部，带领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天水专署公安处十几名高级警官去通渭办案。1952 年 11 月下旬，办案组到了通渭县。他们都是老公安，深知办案的要诀，生怕苏

朋知道后从中作梗，下车后就住进城外车站旅馆。夜深时分，才派人把县委书记王宪宜、县长马文杰悄悄地从被窝里拉出来，请到车站旅馆。来人中有些是上次来通渭县核查案件的，马文杰认识他们，办案组给他们说明来意后，马文杰奉命立即行动起来，派人把公安局的几个股长叫起来，由办案组给他们交待了任务，股长们立即回去准备去了。

当晚，通渭监狱突然满布岗哨，苏朋家门口也由潜伏哨监视起来了。监狱中的人犯以为大祸临头，个个战栗，无法入睡，转眼已到天明。

天亮后，通渭县干警已经在县体育场布起岗来，全县机关干部学生居民得到通知一齐去体育场开会。好在这些时来，几乎天天开大会，不是镇反，就是土改，或者是抗美援朝，总之是天天皆有国家大事通知百姓，所以对今天的大会谁也没有感到意外。进了会场，大家才感到气氛异常，体育场周围的房顶上架起了机关枪，场内军警荷枪实弹、警卫森严，不由得紧张起来。

苏朋一夜安睡，全然不知夜来之事。第二天八时，还要去公安局上班，却被县长马文杰派人请去开会。苏朋也没有想到事情有变，便大咧咧地朝主席台走去。台上也没有陌生面孔，除马县长外，都是县里的一些负责人，苏朋坦然坐在主席台上。

大会开始了，马县长站起来用手卷成喇叭，大声命令：“ 大会开始，带人犯！ ”随着一阵手铐脚镣的碰撞声，150 多名人犯被带上会场，黑压压地站在台下。苏朋见马县长不经他知道，把这么多人犯带上会场，气得站起来，指着马县长的鼻子骂：“ 马文杰，这些人犯是我抓的，你有什么权利处置他们？要是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马县长驳斥他说：“ 你身为公安局长，毫无常识，滥捕无辜，刑讯逼供，草营人命，已经触犯刑律，还不赶紧向全县人民谢罪！ ”苏朋跳起来，命令台下的干警：“ 马文杰要造反了，快给我抓起来。 ”这些平时唯命是从的干警现在个个面如秋霜，毫不理会苏朋的命令。苏朋急了，从腰间掏出手铐，跑过来要铐马文杰。马文杰大喊：“ 苏朋要造反了，同志们快动手！ ”四、五个警察拿着手枪跑到台上来，“ 咔咔 ”两下，干净利落地给苏朋带上手铐，把他看起来。

逮捕了苏朋后，马文杰在台子上宣布：“ 经过省里和天水专署联合调查，苏朋在办案中错捕了许多人。今年以来的四个大案中，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其余 133 人纯系错捕。奉上级指示，这些错捕的人今天一律释放，每人发给赔偿费 20 万元。我是通渭人，没有做好工作，向全县父老乡亲道歉，向 133 名受害者家属道歉。 ”

马文杰宣布完毕，公安干警立即给人犯打开脚镣手铐，县府工作人员把赔偿金一一送到他们手中。马文杰从台上下来，一一向他们抚慰一番。这些人以为按过去苏朋惯例，今天又要上法场陪斩，不想却被平反，个个嚎陶大哭。参加大会的老百姓指着苏朋大骂，马文杰怕发生意外，立即命于警将苏朋押走，办案组已在体育场对面的县政府高房上目睹了平反经过，大会结束后，便把苏朋带到天水监狱关押起来。

1953 年 1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查署党组和公安部长罗瑞卿把苏朋问题的处理经过报告了毛泽东。紧接着，罗瑞卿又报告了湖南省桃源县公安局长高富江违法乱纪的处理经过。毛泽东气恼地拍着这些文件说：“ 你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当的嘛，怎么让这样毫无常识的人来当公安局长。以前湖南邵阳就出过乱杀多人的事件，平原内黄也发生过公安局长胡来的事情，怎么还不吸取教训？人命关天啊，人命关天啊！你要收集全国的类似案例，加

上导言和批语，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国的公安局长，作为学习教材。查一下，全国还有没有苏朋这样的公安局长。要快，办好后直接向我报告。”

罗瑞卿答应道：“是，我立即去办。”

罗瑞卿走后，毛泽东心情很不平静，连饭都没有吃，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地抽烟。李银桥走进来劝道：“主席，不就是两个县公安局长嘛，又不是大功臣，何必气恼呢？”毛泽东说：“银桥，你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春秋时期，山东有两个诸侯国齐国和鲁国。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鲁国的国王当时是鲁庄公，他当国王当到第十年的时候，齐国发大兵来打鲁国，鲁庄公准备发兵抵抗。有个知识分子叫曹刿的去见鲁庄公，问他打仗会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鲁庄公回答说我对鬼神很敬重，鬼神必然会庇佑我，曹刿说，鬼神的事很难说清楚。鲁庄公又说我平时有什么东西总爱分给大家，曹刿说那是小恩小惠，没有什么了不起。鲁庄公又说我对于所有的案件虽然不可能每件都办得十分好，但总是尽量弄清楚，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曹刿说凭这一点你肯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肯定会打胜仗。结果弱小的鲁国果真打败了强大的齐国。我不是可惜那两个公安局长，而是怕这样的人一多，我们就会渐渐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啊！”

李银桥听了，才知这事情的重大，但他不好再说多的，只是默默地陪毛主席坐会儿。进城以后，江青动不动就病，岸英又牺牲，来请示工作的官员们都毕恭毕敬，毛泽东经常有一种孤独感，希望卫士们在跟前随便点儿，就像一家人一样。他坐着和毛泽东拉了会儿家常，毛泽东心情渐趋平静，恰好江青要去苏联治病，前来辞行，李银桥走了出去。

这时，经过林彪的推荐与说项，江青已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秘书，和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一样，同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毛泽东问道：“康生的住所安排好了没有？”江青说：“杨尚昆同志已把盛宣怀过去的公馆拨给了康生。我看了一下，挺宽敞的。”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好，这司法上的事情是得有个人管管了，最近有几个县又出了些事，弄得我心烦。噢，你不是要去苏联疗养吗？什么时候走？”江青说：“最近就要动身，去了还住巴尔维哈疗养院。”毛泽东点点头，没有说话。江青知道毛泽东要休息了，赶紧退了出来，收拾了一下，就走了。到苏联后，被安排住进了巴尔维哈疗养院。

巴尔维哈疗养院，地处巴尔维哈海滨，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不远，风景秀美，空气新鲜，是苏联著名的风景名胜。又因距莫斯科很近，因此巴尔维哈很适用于政府官员来疗养。为此，苏联部长会议在这里修建了巴尔维哈疗养院，来疗养的有苏联部长会议的主席、副主席、部长、将军，苏联党政领导人及重要部门负责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总而言之，这是一所全苏最高等级的疗养院，一般人休想问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领导人也先后来此休养。江青曾于 1949 年来过一次，享尽了清福。事隔三年，她又找了个理由来了。疗养院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把她安排到高级疗养区，给她一个人一栋疗养楼。楼高二层，近山傍水，餐厅、卧室、健身房、电影厅、舞厅，应有尽有。

江青刚来时，巴尔维哈还是严冬，虽然生活舒适，但却不好散步，颇感寂寞，幸好蔡畅不久也来疗养，常去看望她。对于这位威望很高的蔡大姐，江青也不敢冷漠，甚或有些巴结，两人总还能说得来，日子也就很快过去了。

转眼间 1953 年的春天来了。虽然夜间还很冷，但白天却是和风送暖，春光明媚。疗养院里的人们心情格外舒畅，纷纷沿着海滨踏青散步，尽情领略蔚蓝的大海的迷人魅力。

江青为春天的风光所触动，也约上苏联女翻译出来散步。湿润的海风徐徐地从大海上吹来，白桦树上绽出了点点嫩黄色。江青把双手插在黑呢大衣口袋里，吸了一口海滨湿暖而略带咸味的新鲜空气，和人高马大的苏联女翻译说笑着，尽情欣赏着这带有异国风味的风情画。忽然，女翻译指着前面说：“ 瞧！那一排雪醋栗上的花蕊多好看啊！ ”江青随她的手指看过去，果然是分外妖饶。她用刚学会的俄语短句赞叹地说：“ 奥钦哈拉所（很好）！ ”便和女翻译朝前走去。

雪醋栗树前已经有个人站在那里欣赏花蕊了，从个头穿着打扮来看是个中国同志。这会是谁呢？须知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共和国的重要干部啊。她走了过去，有意地注视了他一眼，正巧那个人也回过头来。四目相视，两个人都不禁愕然，赶快把眼光移往别处。江青再也无心踏青了，拉着女翻译匆匆地回到了住处。女翻译不知江青何以突然心绪恶劣，又不好多问，便告别回了自己的房间。女翻译走后，江青冲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恼地自言自语：“ 怎么会是他？真是冤家路窄。 ”思前想后，被她想出一个主意，先发制人，回京后就去找康生商量，把他抓起来，让他永世不得出头。可是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工作呢？

真是天与其便，三天后，在海滨相遇的那个人竟登门拜访来了。那天江青午休起来，听苏联护士说有两个中国客人前来拜访，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江青说：“ 知道了。 ”梳洗一番后才慢慢地踱下楼来，一边走一边问：“ 是谁呀？ ”“ 江青同志，是我呀！ ”江青一看是蔡畅，忙不迭地跑下来，拉起蔡畅的手嘘寒问暖，嘴里不住地埋怨女护士没有叫醒自己，让蔡大姐等了这么长时间。蔡畅说：“ 没关系。江青同志，你瞧我把谁带来了？ ”江青朝后一看，原来正是在醋栗树前碰到的那个人。只见他微笑着，谦恭地问候道：“ 江青同志，您好！ ”江青伸出手去，说：“ 您好！ ”蔡畅看他们俩人淡漠地，便介绍说：“ 江青同志，你应该认识他。扬帆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文化救亡工作。 ”江青最怕有人提起三十年代上海的那段往事，她明明认识扬帆，却故作陌生似的摇摇头：“ 记不起了。 ”扬帆提醒她说：“ 怎么会记不起呢？我们经常在一起嘛。记得您那次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雷雨》，我们还在后台交谈过嘛。 ”江青说：“ 是吗？那后来你去哪里工作了？ ”扬帆说：“ 后来我去了新四军，给项英同志当秘书。 ”江青又问道：“ 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怎么叫扬帆？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扬帆回答说：“ 我在上海工作时用的名字是殷杨，有时也用扬帆，到部队后就正式叫扬帆了。现在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还叫扬帆。 ”江青点点头，一字一顿地重复道：“ 上海公安局长，扬帆，我记住了。 ”随后，又和蔡畅聊起天来。蔡畅看江青态度冷淡，心绪不宁，便和扬帆告辞出来。

回到自己的房间，扬帆一跺脚，错了！今天去看江青，大大地错了！

从此，扬帆心绪恶劣，再无心休养下去了，恰好上海市委也催他回来，于是扬帆匆匆地结束了休养生活回到上海，他的夫人李琼见他气色不好，忙问原因，扬帆没有说，直到晚上更深人静时，扬帆才叫醒李琼，悄悄地对她说：“ 祸从平地起，我可能要倒霉了，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李琼惊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扬帆说：“ 我在巴尔维哈碰到江青了。 ”李琼说“ 那又

有什么关系呢？”扬帆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啊，我已经得罪她了，1939 年我在皖南向中央写过一封信，告发了江青。”李琼担忧地问：“到底是为什么事呢？”“扬帆说：“说来话长，我今天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如果哪一天我出去工作不回来了，那就是这件事上起的祸头。”

原来 1937 年时，扬帆在上海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和江青有过来往，那时江青还叫蓝苹，在上海滩上也还算小有名气。扬帆偶然听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提起，蓝苹来上海后，思想上追求进步，还经常到工厂教女工识字，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 年 10 月被捕，很快变节登报自首，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国民党特务作纪念。出狱后，时而演演进步话剧，时而又演演反动电影，政治态度飘忽不定。扬帆听了，叮嘱地下党的同志，尽量争取蓝苹回到进步阵营中来，但鉴于蓝苹社会关系复杂，又有这么一段变节经历，扬帆也提醒地下党的同志防止蓝苹起消极破坏作用。

当时扬帆的工作多得很，对蓝苹也没有更多地去注意。时间一长，后来又被调新四军，成天行军打仗，扬帆把这事也就忘了，忽然有一天项英把他找去，劈头问道：“上海有一个女演员叫蓝苹的，你认识不认识？听说她社会关系复杂，又自首变节过，这些情况你知道吗？”杨帆回答说：“我认识蓝苹，地下党的同志也介绍过蓝苹自首变节的事，确属事实。”项英把一张上海的小报递给他说：“这个蓝苹已到了延安，改名江青，据说，毛泽东同志还要和她结婚，这太危险了，我们应该把这个情况迅速向党中央反映！”

扬帆听了大吃一惊，这才感到蓝苹不一般，有手腕，过去自己小看了她，作为一名党员理应向中央反映，但是毛泽东同志要和蓝苹结婚，一纸情况反映，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实在难说，项英看出他的担心，拍着胸脯说：“你放心吧，你写出来，以我的名义发给中央。”扬帆到此，也只好答应，把蓝苹在上海的表现写了出来，项英阅审后，又在最后加上一句：“此人不宜与毛泽东同志结婚”，按照行文要求，又写上材料来源是军部秘书扬帆。电文写好后，项英即签上自己的名字交电台发往延安党中央。

江青这时已与毛泽东同志初步确立了恋爱关系。心中非常得意，这天晚饭后，她正欲陪伴毛泽东同志去延河畔散步，康生悄悄地走来，把她拉到自己的办公室，插上了门，然后取出一纸电文，默默地递给江青，江青接过电文，读了几行，脸色巨变，等到读罢全文，已是满头大汗，绝望地对康生说：“张……　康生同志，这纯属谣言。”康生什么话也没有说，拿出火柴，把这张电报烧个一干二净，然后才对江青说：“放心，我只要当着社会部长，任何人也动不了你一指头。”江青感激地说：“康生同志，日后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忘不了你的好处。”康生笑笑说：“咱俩，谁跟谁啊！”

电报烧毁了，可江青牢牢地记住了项英和扬帆的名字。皖南事变时项英死了，可扬帆还活着，这始终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没想到冤家路窄，两人在巴尔维哈又见面了。

李琼听了扬帆的介绍，半疑半信地说：“你这完全是按照党章办事啊，总不会为这把你抓起来吧？”扬帆摇摇头说：“你哪里知道党内斗争的厉害。”李琼安慰他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要出了事，我保证把孩子们拉扯大，你就放心吧。”扬帆拉住她的手说：“有你这句话，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三十四回
攻金城朝鲜停战
说秦楚高饶下台

话说江青在巴尔维哈碰见扬帆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不得一口把扬帆吞下去。回国后，她立即找康生商量，康生放下正在鉴赏的文物，想了会儿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不但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华东局的这些人都是内奸、特务，1950 年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肯定是他们捣的鬼。但是，这事急不得，要扳倒扬帆，就必须扳倒华东局，这是何等的大事，得耐心等待机会。不然，打蛇不死反被蛇咬。当然，我们也要创造条件，关健是要让毛主席对他们起疑心，只要毛主席点了头，这事就好办了，我教你一个办法。”他对着江青的耳朵嚼咕了几句，江青面露喜色，连连点头。

当晚吃过饭后，江青悄悄地对毛泽东说：“那个案子有头绪了，康生同志怀疑华东局有问题。”毛泽东大吃一惊说：“是吗？这可不能瞎说哟。”江青一跺脚说：“康生同志已经掌握了证据，上海公安局破获了一大批台湾潜伏电台，破获后又让他们继续和台湾保持联系，情报就是通过这些电台送出去的。”毛泽东听了，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吩咐江青说：“这些事先不要宣扬出去，现在朝鲜战场上打得正激烈，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江青答应说：“是，我一定保好这个秘。”毛泽东因为忙着要处理彭德怀从前线来的一封电报，便回了办公室。

上甘岭战役结束之后，美李军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但他们不甘心失败，节生横枝，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准备再发动一次战役，讨些便宜。中朝军队为了配合谈判，于 1953 年 5 月 13 日发起夏季攻势，歼敌几个团，把阵地向南推进了 140 平方公里，美军被迫同意了以现在的阵地为军事分界线。彭德怀受命于 6 月 20 日从北京前往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不料李承晚集团突然将朝鲜人民军近 3 万名战俘押到军队训练中心，宣布这些战俘已“就地释放”。世界上各国都纷纷谴责李承晚是“出卖和平的叛徒”，美军当局也因为李承晚这样做妨碍了美国的利益而大为恼火。李承晚面对各国的责难不但不知悔改，反而表示要单独打下去，开城谈判再度搁浅。

这时，彭德怀已经到了平壤，和开城的李克农、桧仓的志司邓华通了电话，决定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当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电报说：

毛主席：20 晨抵安东，南北朝鲜均降雨，故白日乘车至大使馆，与克农、邓华均通电话。概括目前情况，停战协定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6 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 21 日见金首相，22 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

毛泽东在办公室想了一会儿，又来到地图前仔细端详，只见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的敌人阵地非常突出，态势对我有利，易于被我三面攻击，在这里防守的是南朝鲜的首都师和六、八、三师，打敌人的这个突出部，也正符合我军的战役意图。他关掉照明灯，和周恩来在电话中商议了一阵，周恩来也认为彭总的决心是对的。考虑成熟，毛泽东便提笔写道：“6 日 22 时电悉，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电报写好后，毛泽东叫来秘书，吩咐他立即把电

报送给周恩来，斟酌后发往朝鲜。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赶快从平壤赶往桧仓志司，和邓华等人商议后，即把金城反击战的任务交给杨勇统率的 20 兵团。彭德怀叮嘱杨勇说：“这次虽然是打伪军，但不能有一点大意。你们的敌人都是伪军中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首都师里有个什么白虎团，听说打仗很有两下子，要十分注意。”杨勇说：“彭总放心吧，我们就像打美军一样严密部署，保证达到战役目的。”彭总点点头说：“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回到兵团司令部后，杨勇即按照志司的部署，把 5 个军分成中央集团、西集团、东集团，三个集团各抽出一支部队，在战役发起后插向敌后，攻击敌人要害部门，断敌退路。志愿军司令部抽调了 1000 多门大炮和两个师的卡秋莎火箭炮，在金城一线布好阵地，准备支援 20 兵团作战，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也抽调 10 个团的 2000 多辆汽车日夜赶运作战物资，一派备战繁忙景象。

1953 年 7 月 13 日夜，天色昏黑，浓云低垂，闷热异常，金城一线的李承晚部队个个昏昏欲睡。突然，大地一阵晃动，接着是火光映红天际，几秒钟后，炸雷般的轰隆声响遍金城四野，原来是志愿军的火炮一齐发射了。任你水泥碉堡，铁丝网，在 1000 多门大炮的轰击下，都成了一堆碎砖烂瓦。炮火延伸射击后，20 兵团各个突击部队即紧跟炮火，冲到李伪军阵地，把那些震昏了头的李伪军士兵从战壕里揪了出来。只用了一小时，20 兵团全线突破阵地，向纵深发展。各集团预先挑好的渗透支队也向敌后猛插，其中尤以西集团动作迅速。该集团由 68 军和 54 军的 130 师组成，突破敌军阵地后，即命渗透支队分成若干股向敌后穿插，607 团的一个侦察排长杨育才也率领一个 13 人的侦察班奉令插向敌后。

杨育才虽然入朝不久，但战争经验丰富。胆大心细，文武双全。率侦察班出发后，眼见沿途敌军溃乱，往来频繁，忽然想起 38 军插断三所里的事来，当即命令全班换上李伪军首都师的服装，俨然是一支国军小分队，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前进，无大阻拦。走不多远，忽然一个敌兵骑着摩托车迎面而来，杨育才举起右手，命令敌兵停车。敌兵见是位头戴大檐帽的长官，便停下来，掏出手绢擦了擦汗。就在这一瞬间，侦察兵一拥而上，把他活捉，带入山间树林。杨育才掏出匕首问道：“你肯定是共军的探子，快说，你的任务是什么？”敌兵战战抖抖地说：“别误会，我是首都师的传令兵。”杨育才假装不信：“传令兵？我在师都当侦察课长这么多年，怎么没见过你？”那个敌兵说：“我才入伍，原来是邮局送电报的，分到白虎团后当传令兵，你怎么会见过我？”杨育才收起匕首说：“原来是这样。我们刚从共军那边侦察回来，不知道新的口令，怎么办？”敌兵说：“那还不好办，我告诉你，今晚的口令是冬天。”杨育才故作不信：“你还是跟我们到师部去吧。”那个敌兵从口袋里掏出口令条子说：“你看。确实是冬天。”杨育才这才放下心来，命令把传令兵绑起来，塞上嘴，然后说：“对不起老兄，我怀疑你是共军的探子，等我到你们团部查清你的身份后再来放你。”

离开山间树林以后，杨育才对侦察兵说：“白虎团团部离这里已经不远，我们去奇袭白虎团团部，把这只白虎的虎头捣烂，你们说好不好？”侦察兵们齐声说：“好，我们也都是这个主意。”杨育才说：“好，我们就去奇袭白虎团！”说完，一撩黑斗篷，率侦察兵们向敌后奔进。

走着走着，前面黑暗里突然有人喊道：“口令！”杨育才大声回答：“冬天！”对方又问：“哪部分的？”杨育才大骂起来：“老子是师部的，你是

什么东西，敢来问老子。小心我叫白团长枪毙了你。”敌兵见过来的官长军容丰伟，气势凌人，一派高级军事机关官长的派头，知道来头不小，毕恭毕敬地送他们过了警戒线。就这样，杨育才一口气闯过敌军三道警戒线。前面是一个大村庄，只见军官们出出进进，小吉普、摩托车跑来跑去，电话线向四面八方扯去，杨育才心想，这就是白虎团团部了。他叫侦察兵们做好战斗准备，然后领头大踏步向囱虎团团部走去。

白虎团团部在战线后面,敌兵作梦也没想到 14 个人的小分队敢来老虎嘴上拔毛，再加上敌兵来来往往，谁也没有对首都师的这一小队国军注意。虽有哨兵问他们口令，也都叫杨育才答出口令蒙过去了。杨育才推开白虎团会议室的大门，只见灯光明亮房间里聚集着 70 多个军官正在开会，杨育才从军衔上可以看出，白虎团的营长、团长什么的都在这里了。

白虎团团长见一个青年军官推门进来，以为师部有什么紧急军情，正想问时，杨育才的美式冲锋枪响起来了，团长立即倒在地上，其他 13 个人也端枪猛扫，任你军官再多，也挡不住 14 支冲锋枪喷出的一大片弹雨。结果，伪军官当场被打死 54 人，被活捉 19 人。接着，杨育才又让被活捉的团部军官集合团部参谋、副官，然后把他们统统赶到仓库，锁上门板，留下三人警戒。自己带着其他的侦察兵捣毁了通讯设施。

这时，西集团正向敌战线后部压过来，白虎团因团部全部被歼，无法行动，很快溃乱。首都师师部和白虎团联系不上，大为诧异，派机甲团来援，行至白虎团团部时，被杨育才等人挡住。这里，各种反坦克炮有的是。杨育才和侦察兵们操炮就打，机甲团不防这里有变，当即被击毁几辆坦克，道路被阻。机甲团团长陆根株正欲组织抵抗，忽然大兵杀至，整个机甲团，炮营都被歼灭，陆团长也被活捉。

激战数日，也是天公作美，敌机无法飞行。李承晚部队一向靠飞机壮胆，没有了飞机，也就没有了胆子。战至 14 日晚，金城川一线李伪部队被全部肃清，李承晚大骂美军坐视不救。克拉克接任以来，屡战屡败，也自觉面上无光，便调集飞机坦克猛攻志愿军阵地。无奈自上甘岭之战后，美军士气大损，进攻也是强弩之末，被志愿军打得焦头烂额，只好收兵回营。

金城一战，志愿军歼敌 6 万人，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克拉克无奈，只好给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写信认输，保证遵守停战条款。李承晚闻讯大怒，气冲冲地质问克拉克：“将军，你不应该认输，这样做，你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战败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克拉克生气地说：“总统阁下，都是因为你的拖延，我们美军又有 17000 人战死，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李承晚说：“你们美国人不干，我自己单独干，我要北进！”克拉克冷笑两声说：“北进？总统先生，这次共军的金城战役就是专门教训你的，你去看看你那些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残兵败将吧，所谓北进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哟！”李承晚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悻悻地走了。

1953 年 7 月 27 日，一个注定要写入历史的日子到来了，朝鲜停战协定今天要签字了。这天拂晓之前，板门店还是大雨滂沱，破晓时分雨又一下子住了，被大雨清洗后的黎明，空气格外的清新。板门店筑起了供签字用的木屋。10 时整，双方代表分别从南北两个方面走进了签字会场。美军代表因为连遭大败，个个没情没绪的，一进来就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中朝方面的代表则服装整齐，精神振奋。

签字开始了，联合国军代表团团长哈里森在 9 份蓝色封皮的协议书上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中朝方首席代表南日也在同样的 9 份蓝色封皮的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是交换签字，最后是彭德怀和克拉克签字。

签字完毕，彭德怀、克拉克和会场里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表，正是 10 时 12 分，记者一涌而上，请双方司令员讲话。彭德怀司令员对新华社记者说：“ 美国侵略者在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但是这场战争终于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的演说赢得了记者们的热烈鼓掌。在会场的另一边，克拉克将军则垂头丧气地对美联社记者说：“ 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美国记者们听了，个个黯然神伤，匆匆离开了会场。

这天晚上 10 时整，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生效，美李军阵地上顿时升起了数百颗照明弹、信号弹，庆祝协议生效。士兵们哭着、喊着、笑着，庆幸自己可以活着回国。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上，则非常安详，战士们望着当空皓月，见圆月低垂空中，活像是一只中国喜庆时挂的红灯笼。从前沿阵地上向北望去，只见松岳山矗立在远远的夜空下，战士们不禁感慨万千。须知，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的第一枪就是从这里响起的。

朝鲜战争停战的消息传到北京，刘思齐高兴极了，毛岸英很快可以回国了。令她不可理解的是抗美援朝三年多，毛岸英竟一封信都没有寄回来，她准备在毛岸英回来后，好好问一下他。这天，她照例来中南海丰泽园看望父亲。

丰泽园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欢乐的气氛。刘思齐走到菊香书屋门口，卫士朝她使一个眼色，刘思齐顿时精神紧张起来。她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暗暗落泪，旁边茶几上放着一堆材料。刘思齐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喊了一声“ 爸爸 ”。毛泽东回过神来，拍拍沙发说：“ 坐吧。 ”刘思齐坐下后问道：“ 爸爸，朝鲜停战，大家都高兴得要命，你老人家怎么伤心起来了？ ”毛泽东拍拍她的头，没有作声，半天才说：“ 娃，胜利来之不易啊！侵略者被消灭了一百多万，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几十万同志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了，其中也包括岸英。 ”

毛岸英牺牲了？刘思齐怀疑自己听错了，毛泽东颤声地说：“ 娃，是真的，岸英入朝不久就牺牲了，他们都瞒着我。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后怕你听了难过，我也就没有告诉你。 ”说完，他站起来，从写字台的柜子里取出一沓绑扎得好好的信递给思齐。刘思齐一眼就认出这都是她给毛岸英写的信，她拿着这些信，不禁嚎陶大哭起来，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好久，毛泽东才劝住思齐，对她说：“ 娃，岸英已经牺牲了，你也得为自己的生活想想了。有合适的男同志，不论职务高低，只要人好，你喜欢，我就认他作女婿，这是我的一桩心事。只有你生活得幸福、愉快，我才高兴。岸英泉下有知，也才会放心。 ”

刘思齐一把甩开毛泽东的手，哭喊道：“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岸英，你还我的岸英！ ”卫士闻声想进来劝，毛泽东挥挥手，让他出去，然后抚摸着思齐的头说：“ 娃，你就批评我吧，谁叫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

毛泽东送走了刘思齐，把秘书田家英叫来，问他：“ 最近江青老告你的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田家英说：“ 江青同志进城后，变了许多，讲吃

讲穿，横行霸道。我又没有多少时间去巴结她，她就以为我看不起她，对我不满。”毛泽东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和谁都搞不到一起，你别理她，一切都听我的。”田家英回答说：“是。”毛泽东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现在是我最主要的助手，名义很高，职务很低。最近邓小平和杨尚昆几次向我提起，要你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国家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你有没有意见？”田家英推辞说：“我当好主席的秘书也就够吃力的了，何必再担任中办副主任呢？”毛泽东说：“还是担任上好，这对你的工作也有好处。”田家英到此，也不好再推辞，便答应下来。

接着毛泽东又问道：“最近开的财经会议你听说什么了没有？”田家英一愣，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从今年 3 月以来，因为财经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习仲勋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撤销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务院各部委的党组工作，改为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七个工业方面的部被划归国家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6 月 14 日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异常活跃，会议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知应该汇报这些情况，但这样一下子就牵扯到党内最高领导核心的团结问题，事关重大，田家英有些犹豫了。

毛泽东知道田家英有顾虑，鼓励地说：“你讲嘛，讲错了也没有关系，是我问的你嘛。”田家英壮着胆子说：“好吧，既然主席问到，我就如实汇报吧。高岗在这次财经会议上搞了很多名堂，他对开会的人们说，刘少奇、周恩来已经失去毛泽东的信任，他已组成了经济内阁，说中央有圈圈摊摊，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点点头：“这些我已有所闻，今天你一讲，更清楚了。财经工作有错误，财经委员会 1952 年 12 月公布的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刘少奇把几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我已作了批评，但还未形成一个路线嘛。要纠正全面否定财经工作的议论，这些意见，你对周恩来讲一下，会议的总结还由总理去做。”

高岗得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做会议总结的消息后，大为不满，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毛泽东改变态度的原因，最后想到这是不是因为毛泽东看我高岗的力量敌不过刘周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他反复斟酌了半天，觉得自己的判断有道理，看来要取得最高权力，还得再拉一些人。拉谁呢？全国六个大行政区，东北区和华东区是已归入自己掌心，西北区地远人贫，可以先不管他，华北区没有多少实权，也可暂缓考虑，唯有西南区、中南区地广人稠、物华天宝，举足轻重。中南区、西南区两大总管是林彪、邓小平，何不找他们商量一下呢？陈云长期主管组织工作，建国后又管财经，是在全党有很高威望的同志，也应该多加拉拢。考虑已定，高岗即开始行动。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林彪。

高岗和林彪是老战友了，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一起在东北打仗。林彪在前面打，高岗在后面搞后勤，俩人配合很好，所以，对于高岗的来访，林彪非常欢迎，叶群也张罗着递烟倒水，格外热情。高岗摊开双手，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小叶，你这样热情，我以后都不好来了。”叶群眼圈一红说：“高主席，你说什么话来。要不是你当年出来讲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原来在东北时，叶群为了报复一个在延安整风时向她提过意见的女干部，以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电，把这位女干部调走。中央发现后，电令罗荣桓处分叶群。慌乱之中，叶群找到高岗求救，高岗找到罗荣桓说情，结果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为此叶群非常感激高岗。

高岗听了叶群的话摆摆手说：“这点小事何足挂齿，这都怪刘少奇、周恩来多事，他们一直在白区工作，哪里能够理解我们这些根据地军队的人。现在中央要分一线、二线，如果让刘少奇主持一线的工作，我们不是更要受气吗？大家怨气都很大。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发现了很多问题，安子文拟了一个八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根本就没有林彪同志嘛。其实呢，我们四野功劳最大嘛。”

叶群这时到里面拿糖果去了，林彪对高岗说：“你说的有道理，中央对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越来越不当回事了，杯酒释兵权。你要出来说说话，我是支持你的。”高岗说：“只要把刘少奇他们推下去了，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知道林彪爱出汗，不喜人久坐，便告辞走了。

高岗走后，叶群从里面跑出来问林彪：“高岗和你说些什么？”林彪把刚才的谈话向她概略地介绍了一番。叶群听完脸色大变，指着林彪哭喊着：“你呀，上了高岗的大当，这是掉脑袋的事呀！”经叶群一提醒，林彪顿时醒悟，汗如雨下，着急地说：“这可怎么办？”叶群眼睛转来转去，一下子想出个主意，对林彪说：“无毒不丈夫，只好这么办了。你赶快向主席报告，就说高岗来活动，你没有表态，特向主席报告，请求主席指示。”林彪想了想，同意了叶群的建议，拨通了丰泽园的电话。毛泽东接到电话后，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放下了。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南下杭州、广州游说时，第二次中央组织会议上饶漱石又大吵大闹起来。原来此年（1953 年）初，中央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来京到中央工作，再加上去年 8 月调到北京的邓小平，东北局、西南局、中南局、西北局、华东局的主要领导都调到北京来工作了。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主管政务院文教口的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中央机构，不隶属政务院，主管国家的全面计划，权力很大。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从这个名单上也可看出这个委员会的厉害，而高岗正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又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这个委员会主席的，真是地位显赫，职高权重，超出了调京的其他中央领导，故政界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

饶漱石眼看高岗荣膺重任，便想攀龙附凤，步步高升，在这年 6 月——8 月的财经会议期间，跟着高岗转，明批薄一波，实批刘少奇，想帮着高岗扳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们取而代之。

财经会议结束后，中央又召开组织会议，饶漱石便在会上揪住安子文的错误不放，明批安子文，实批刘少奇。毛泽东得知后，批评饶漱石说：“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他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第二次全国组织会议的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饶漱石、安子文以及六个中央局组织部长组成。领导小组按照中央的要求，多次召开会议批评饶漱石的错误。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讲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高岗得知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连忙跑到丰泽园去找毛泽东，为饶漱石

说项。毛泽东始知高饶串通一气，要推倒刘少奇是真。他故作奇怪地问高岗：“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来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可以走来嘛。”高岗一看话不投机，也就坐了坐走了。

不久，毛泽东得知高岗又去邓小平那里活动，要拉邓小平扳倒刘少奇，被邓小平严词拒绝了。邓小平当时警告高岗：“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这时，各地负责干部也纷纷打来电报，电话，向毛泽东报告高岗的活动。

毛泽东这时要准备去南方休假，向政治局提议他离京时，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过去也一直都是这么搞的，书记处的同志都没有意见。唯独高岗坚持轮流主持，这样便可使刘少奇地位降格。但毛泽东没有答应。

作了这些安排后，毛泽东又拿出几本法学著作研究起来。明年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他已指定田家英、胡绳、陈伯达等人组成宪法起草小组，准备今年 12 月到杭州起草宪法。这是一件大事，毛泽东不敢委于他人，要亲自动手，因而有空就钻研有关法学的著作。今天他看了几篇却看不下去了，高岗近来活动得很厉害，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也闹得很厉害，东北局、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跟着饶漱石在后面闹，看样子高、饶配合默契，想搞掉刘周由他们来掌实权。想到这里，毛泽东冷笑了几声，现在先不管他，等疮烂透了露出病根再收拾也不晚。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去杭州，一路上和地方党政军大员交谈，告诉他们：“有人想推翻中央，推翻我。”地方大员们早已听说了“秦楚大战”的说法，现在更加明白，毛泽东要摊牌了。这些人本来对高岗没有什么好印象，这时便纷纷向毛泽东揭发高岗的阴谋活动。原来此年 8 月底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到各地游说，吹嘘自己，说他自己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是他把毛泽东迎到陕北；说刘少奇是白区的党的代表；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理应由根据地和军队的代表坐天下；刘少奇周恩来应该下台，由他高岗饶漱石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政务院总理。

特别使毛泽东震惊的，是高岗同军队进行接触，要拉队伍了，看来高岗的问题不解决是不行了。

12 月 24 日，毛泽东到了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坐火车先后赶到杭州，几个师的军队奉令开来布防，柔情似水的杭州城顿时变得气氛紧张不安。

12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到了杭州，大家都在议论着“秦楚大战”的事。毛泽东在住所里正在作最后的部署，忽然卫士来报，高岗来见。毛泽东放下笔，想了一下说：“好嘛，来叫战了，请吧。”高岗脸色阴沉地走进来，毛泽东用下巴点点沙发说：“坐。”高岗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半晌才说：“主席，我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使你要搞秦楚大战。”毛泽东冷笑两声说：“不是你得罪了我，是你得罪了党，你太狂太傲了，你哪里还有点党员的气味呢？当年中央到陕北时，陕北根据地被王明的左倾路线差点断送了，正是中央下令释放刘志丹同志，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几年你在后面搞了很多小动作，为什么呢？不就是想当党的总书记吗？”高岗一阵默然，又说：“既然主席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可是饶漱石又有什么问题呢？他不应该受我的问题的牵连。”毛泽东故作奇怪地问：“高岗同志，饶漱石

就在杭州嘛，他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来找我嘛，怎么要你一趟趟地来说情呢？”

高岗听了，再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出去了。

1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开始了。参加会议的人们个个脸色铁青，神情紧张。毛泽东也是板着脸，毫无笑容。他点燃一支香烟，开始讲起来：“ 今天我们开会，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高饶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一个财经会议，一个组织会议，高饶挑拨离间，大刮阴风，大烧阴火，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

高饶的问题被揭露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继续帮助高饶。毛泽东表示，高岗在检讨后，还要安排适当的工作。

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主持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指出了高饶问题的严重性。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发了言，严肃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作深刻检查，高岗且以自杀来对抗批判，幸被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中央接着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核实了他们的活动事实。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召集专门会议，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揭发和批判。刘少奇及时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这些情况。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